中華文史叢書之十七 十八

明、崇禎刻本影印

寶顏堂秘笈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皇明象胥錄

四夷考

（合訂本）

茅瑞徵
葉向高 撰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皇明象胥錄

據明崇禎刻本影印

國立北平圖書館
善本叢書第一集

皇明象胥錄序

周官職方氏辨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周知其利害曲臺禮亦云夷蠻戎狄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盍周

之衛蠻鎮夷即禹之要荒所謂
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
海八表同風以明一統豈好大
騖遠哉
聖祖龍興用夏變夷功侔天地
文皇帝三犁之烈震讋殊方綏

耳離⿰月欿之倫鳥居獸語之類莫
不回面請吏待璽纛乃能國于
時胡亏粵鏄蠻琛夷賷軨積於
内府東鶼西鯨南茅北黍鱗集
於外庭葢賔五帝所不賔臣三
王所未臣軼唐駕漢於斯盛矣

承平寖久瑕釁漸生橇音雖懷
鷹眼未革或鳴鏑近圻剽掠人
畜或負嵎菁莽衝突郊原掖賞
而金繒歲增搶番則藩籬日撤
豈狃𩨦跳梁自其天性抑干掫
弛警實啓戎心乎年友茅伯符

往郎職方最留意邊防扼塞茲以動卿領大鴻臚局閒務簡乃出其向所所蒐次四夷考更加訂定閒手以示余曰此亦臚寺官守所宜及也余受而卒讀深服其證引宏博諸如山川道里之

近遥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氣候涼燠之異宜無不備寫像形審求根實而覈夷情之終始鏡失得于

叅朝察叛服之所繇爲緜鏇之收縱此寧直侈輿輪廣大備輶

軒吝諏蓋安攘遠略具載是錄洵可稱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已然余獨私惟錄中所敘北狄僅及兀郎哈種落而韃靼女直金元遺孽尚缺焉不及豈以其人外獸內傒順傒攜故擯之王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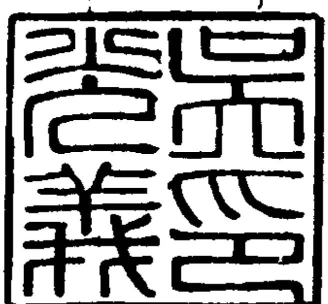
以示膺懲耶嗟乎大寧徙而左臂單寒開平移而烽火日逼朔方東勝豺虎縱橫朶顏福餘犬羊反覆朝鮮我東藩折于奴我不能救也卜素我欵虜逐于插我不敢問也玄菟樂浪我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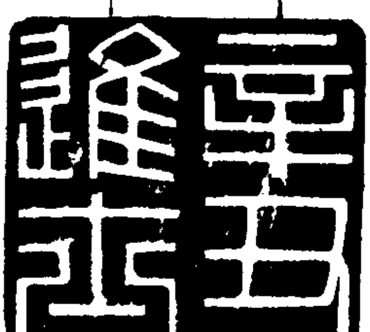
淪沒于奴兒干我不能窺寸土也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伯符有心人必別已講求石畫可佐廊廟而特不欲侈口跳盪以封疆爲嘗試則非余黔淺所能測其涯略已余往受事山海伯符適

典職方每心折其明習邊計清執罕儷乃一再躋起恬處閒局余復得時相過從讀所論著僭爲數語弁諸首伯符經濟甚富而高文老筆不減周官曲禮異時秉樞而運帷算茲錄其嚆矢

云

年弟吳光義頓首撰





皇明象胥錄序

天啟癸亥予與伯符茅公同事兵曹讀其所著萬曆三大征紀敘事題情清從案牘抄稿中拈出肯綮示人無異鑿礦而為金者於是已知為一代良史才已

又讀其所著四聲考引古證今
確有根據益徵博雅迹揚鴻
臚職典要復出前編詳加攷
訂以題蒙首
世系以後續以新紀用補鄭譜
首公之所未備語曰不生石多至

下非伯符續世真才能然哉夫古今局面固不同矣唐虞三代之方輿要荒已為異域禹貢所載諸夷狄皆今內地三苗逆命竟不窮蹤化以干羽周之興也通道九夷八蠻制官職方象寄

鞮譯之力廣輪擴矣並且有肅慎楛矢外西旅之獒召公陳諫越裳之雉周公遜謝雖聲治不尚壺嶠要亦天地風氣未大開故中國局面未大變耳此後則惟漢唐為最雄而我

皇明
二祖開創更過之成宗所及胡
越一家傳數歲哉夫漢有班孟
堅地理志不聞另有紀事之書
唐顏師古作王會圖不過分辨
朝貢諸夷粧服詭異點綴太平

盛蒙而山川道里土俗物產興

廢叛服以亦無傳　豈為伯符此也

無總條貫設有御弟方略立作

麻麻借箸之用哉詩曰昔先王受

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

國百里此概今昔强弱之殊勢

而忽用簡以增式廓也後者每念河套南至哈密滄爲幸地惜不以鳴伊吾之劍再揮銅柱之標而後快況今遼左門庭外乎是謂敵愾

祖宗鴻圖不在宜慕漢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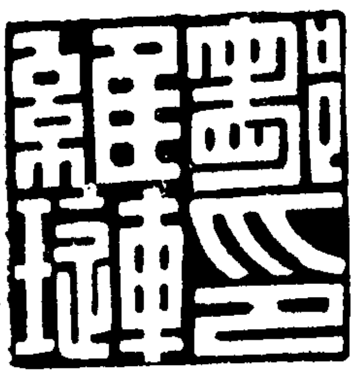
武功而在茲脩虞周之文德〻〻既脩聲靈故暢及踵穿胷奇肱脩股方且來享來王又何有於舊疆武而要借伯符之所饒辯者何也良醫治病痺不以針石先參苓重元氣也伯符胸

有武庫膺在目十篇中乃懍〻
重內治經邊備若有蔑乎閫玉
至謝西域患止正盧扁因手能
使元氣充而針石之有神者也
聖天子欲飛吉首方州治命其
人以秦內順外嚴之治則含仰符

其詳乎毛編此歟有目共覩予
非謏也天下爭每為膚淺所壞
而不急求上醫如伯符疆場起色
何日之有謹筆此以俟司
廟謨者采擇焉

豫章友弟鄧維[illegible]頓

肖書





象胥録序

鄭端簡公吾學編所次四夷
考精核簡嚴居然良史而根
據多畧且編纂亦止於
世廟余往在職方閲按歷代
史牒及耳目近事稍為增

定以訖萬曆紀年如佛郎機魯迷諸國前考所缺者併据攟訂入庶幾展卷可晳本末蠻陬夷落如指諸掌矣頃居臚寺多暇因發篋中舊稿重加參證乃竊嘆

皇靈之遐暢而 廟戰之善定

畫也國初

真人首出梯航重譯

文皇帝遣中使三下西洋疑

勤遠畧而北犂虜庭南討交

阯蓋締構規摹倍應廣大

曾幾何時而南交棄河套失哈密亦不守寢假而遼左翦爲異域矣雖云外夷逆順譬同癬疥而未嘗不賅中朝生嚮指內治脩則鱗介可化爲衣裳邊備弛則藩籬將荐爲豺

虎深維往轍固强徽洋失之林也島夷出沒鯨波西戎遠在天末從古不能與　中國爭衡而通番之船不禁則勾引轉滋費胡之來日衆則窺伺漸啟至閩浙之海寇内訌而

序三

湖陝之流賊飈發所在伏莽又何論要荒絕徼之外乎鴻臚昔號典客掌諸歸義蠻夷寄象鞮譯自湖職守況常從事借箸綱羅舊聞不為俎越輒因蒐錄成書貂續端簡題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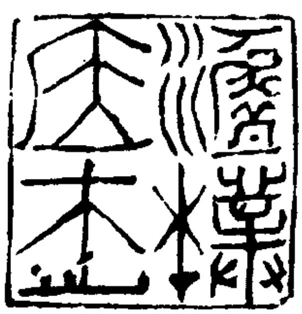
胥以志
國家賓師之畧他如北虜女直
及西南溪峒諸蠻夷別有裒
集間與端簡詳略不無異同
要以聚米畫地各暢人意非
敢鬪奇耳食如優孟之學叔

教也時

崇禎己巳秋日之吉歸安茅瑞徵

書於南鴻臚署之嘉會軒





皇明象胥錄

凡例

一東夷首朝鮮琉球以請封脩貢謹爲我外藩也次日本海上設防倍宜詰毖夫寧有戒心焉南蠻首安南蓋嘗郡縣其地矣占城而下並爲波臣略從海道爲次西戎首哈密故領袖西域尚存遺意土魯番而下皆西域夷也西番種人頗繁茀以番括之兀良哈則北狄矣虜部猥雜別有編纂兹不復贅列云

一諸國曾通朝貢雖小必書此外賈舶所至間爲收錄若要荒殊詭萬狀不能殫述也

一諸國須有勘合及載在祖訓者大書備錄其小邦偶一脩貢附入之如佛郎機和蘭不列王會仍次滿剌加呂宋後

一各夷名號全以 會典及歷朝實錄爲據間與稗史異同並爲改正

一諸國沿革本末博攷歷代正史凡有關大體備錄之

一拂菻在嘉峪關外榜葛剌雖係東印度然在西
天數中　會典並列東南夷未當今改入西域
欵下

一臨文有犯
御諱遵照近例改書

一家鮮一編纂盡于萬曆紀年以往歲備員兵曹
耳目較核爾後姑從闕疑以俟君子
賜書學慙窺豹雖偶抽鄴架探討略盡四夷然空
涉酉岩演繹應竊五技與開牖面庶啟蓬心

若上茅瑞徵識

男 胤京
胤武 同訂正

皇明象胥錄目

卷五

祖訓不征諸夷

朝鮮　日本　大小琉球　安南　眞臘

暹羅　占城　蘇門答剌　西洋　瓜哇

彭亨　百花　三佛齊　浡泥

右凡十五國職掌所載又有瑣里西洋瑣里

覽邦淡巴須文達那諸國

須有勘合國

暹羅　日本　占城　瓜哇　湍剌加　眞臘

蘇祿國東王　蘇祿國西王　蘇祿國峒王

柯支　浡泥　錫蘭山　古里　蘇門答剌

古麻剌

洪武十六年始給暹羅國以後漸及諸國每

國勘合二百道眹元則換給

皇明象胥錄一

歸安茅瑞徵伯符撰

朝鮮

朝鮮直遼東南古箕子國初箕子胥餘旣陳洪範避地朝鮮商衆從者五千人武王因封焉乃教民禮義田蠶爲約八條俗貞潔夕戶不闔飲食以籩豆其號朝鮮以日東出鮮潤或云境有汕水故名周衰地邊燕燕自立爲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稱王將起兵逆擊燕尊周室大夫禮諫使西說燕罷

其兵後子孫稍驕燕遣將秦開西闢地二千餘里築鄣塞朝鮮寖微秦并天下築長城抵遼東朝鮮王否服屬外徼否死子準立會陳項起燕齊趙民多亾附是時去始封已四十餘世矣漢興脩遼東故塞界浿水屬燕王盧綰綰反走匈奴燕人衛滿聚黨千餘椎結胡服度浿水說準居西鄙扞邊準拜爲博士遂得秦故空地益誘燕齊亾命役屬詐稱漢兵至還攻準準亾入韓滿遂自王朝鮮都王險孝惠時滿約爲外臣保塞益威行旁小國兼有

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地凡數千里傳子及孫右渠
漢使涉河誘諭不奉詔已又襲殺何武帝遣樓船
將軍楊僕勒兵五萬從齊浮海左將軍荀彘出遼
東擊之城守不下乃使濟南太守公孫遂以便宜
幷軍急擊其相殺右渠降因分置樂浪臨屯玄菟
眞番四郡時元封三年也昭帝省爲樂浪玄菟二
郡而玄菟徙居高句驪西北其沃沮濊貊並屬樂
浪以斥遠分置樂浪東部都尉漢末公孫度起玄
菟越海收東萊諸縣自侯遼東傳孫淵封樂浪公

淵又自立爲燕王魏滅之晉永嘉亂陷入高句麗
高句麗本扶餘別種世以高爲氏至高璉併有朝
鮮居平壤死年百餘歲平壤亦曰長安城南臨浿
水卽樂浪郡地外復有國內城漢城爲別都號三
都云自璉後稱高麗貢獻無常隋封其六世孫湯
爲高麗王煬帝渡遼水親征至再不克振旅而還
唐武德初其王建武遣使入朝命道士以像法往
爲講老子建武築長城千里東北首扶餘西南屬
海尋爲蓋蘇文所弑旁擾新羅太宗詔北輸粟營

州以總管張亮帥募兵四萬吳艘五百泛海趨平壤李勣帥騎士六萬趨遼身誓師東拔遼蓋二州歸高宗巳平百濟會蓋蘇文死子男生與弟修郄遂以李勣節度轉燕趙食餉遼東乾封三年勣率别將薛仁貴等拔扶餘城大破之王藏請降剖其地爲州縣置安東都護府總章中徙高麗民三萬於江淮餘衆及奔新羅及突厥靺鞨儀鳳二年封藏朝鮮郡王畱安東死子德武爲都督後稍自國元和末遣使獻樂工其國東徙鴨綠江東南千餘

里歷後唐同光中高氏屢奉職貢長興三年權知
國事王建代立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高麗國
王建益并新羅百濟地自廣東徙松岳以平壤爲
西京子孫終五代修貢不絕周世宗嘗以帛數千
匹市銅高麗以鑄錢宋太宗卽位其王伷遣國人
金行成就學擢進士是後詣監肄業以爲常會契
丹伐女眞道高麗界女眞意高麗搆禍因貢馬愬
于朝太宗出所上告急木契示高麗使歸白王治
還所俘而王治方奉表契丹得所取女眞國鴨綠

江東地數百里淳化後遂爲脅制朝貢中絕咸平六年遣使來朝言晉割燕薊屬契丹遂有路趣玄菟乞王師屯境上牽綴契丹丹索前地其王詢徙昇羅州以紓禍大中祥符三年與女直設奇邀擊契丹築城鴨綠江東自是絕不通中國垂四十三年熙寧初詢孫徽來脩好神宗亦欲結之以謀契丹改登萊貢道由明州元豐元年造兩艦報聘自定海絕洋而東而徽奉契丹正朔往往兩屬通使元祐八年高麗獻黃帝鍼經詔頒天下其使請鬻歷

代史及冊府元龜等書禮部尚書蘇軾疏却之有
旨書籍經買者聽宣和中求二醫往歸日王楷語
曰聞朝廷將用兵遼遼兄弟國存之足爲邊扞女
直虎狼不可交也願二醫歸報天子早爲備及回
奏無及矣先是遼使高麗置保州金巳克黃龍府
高麗請還舊疆不許及遼亾王楷稱藩如遼例而
宋自高麗改貢道明越困於供給兼慮爲金閒罷
一切使命紹興三年楷脩貢仍溫詔答焉當是時
其國都開成府依山險名曰神嵩即松岳也東京

新羅爲東州樂浪府南京百濟爲金州金馬郡西京平壤爲鎮州而西京最盛元興契丹衆九萬餘竄據江東城元遣偏師會高麗滅之歲輸貢後絕信使太宗命撒禮塔往征抵王京其王瞰奉牛酒勞師尋叛竄海島憲宗末遣世子倎入朝瞰卒歸國更名禃世祖徵禃脩世見禮朝上都至元初立瀋州處高麗降民遣使通好日本諭旨爲鄉導期得要領併相視䑲羅道路禃爲其臣林衍所廢立弟淐議征之無何禃復位來朝詔西京內屬改東

寧府畫慈悲嶺爲界以安撫使佩虎符戍其西境中書省請屯田金州安撫使阿海略地平珍島殖致書日本使通好經略使忻都入海拔耽羅城詔高麗僉軍助征日本以皇女嫁世子愖襲父爵改鑄駙馬高麗王印賜之愖子謜謜子燾嗣王燾傳弟暠以訖元亾　國朝洪武元年遣符寳郎偰斯賜高麗王顓璽書二年顓表賀貢方物　詔齋金印封爲高麗國王頒大統曆復諭王冏圍蒐乘謹備倭無祟信釋氏　賜六經四書通鑑漢書使者

言王顓有任女遭亂沒軍中
上令中使訪歸本國仍厚衣飾三年遣使代祀其
國山川會定取士格　詔許高麗安南等國貢赴
京師會試以沙漠平往諭四年　賜高麗貢士金
濤第以不通華言給道里費回籍中書省奏禁使
者闌出貨物不許五年安置歸德侯陳禮歸義侯
明昇於高麗王顓請遣子弟入太學表言躭羅國
多畱蒙古人及蘭秀山逋寇宜詰治　詔躭羅已
屬無滋疑忌逋寇可傳檄定其罷兵以貢馬不誠

卻其使七年諭中書省高麗頻涉險來貢宜令三
年或比年一聘八年王顓被弑以養子禑嗣貢愆
期　勑遼東守臣勿與通十年請顓謚號
上曰顓弑久今始請謚將假朝命鎮服其民且掩
逆跡其勿與降勑切責遣都督僉事濮眞往訊死
之十二年高麗屬夷龍州土官鄭白等內附守將
潘敬葉旺以聞　勑無受降開釁十六年陪臣張
伯崔涓來貢以頃歲不庭渝約卻不受　命禮部
咨諭之十八年許禑嗣王　賜故王顓謚恭愍貢

布萬疋馬千匹謝明年請易冠服不許二十年指揮僉事高家奴等市馬高麗還言禑辭馬直諭鎮守延安侯唐勝宗償直如勅初遼瀋民多避亂高麗及往市馬故元降將咬住等言

上索之至是高麗送馬並流民二百八十餘來歸二十一年降人言王禑欲寇遼東其將李成桂還兵囚禑　勑嚴備往偵狀是歲廢禑立昌昌復廢立瑤權國事益恭愍王顓無嗣爲嬖臣洪倫等所弑國相李仁人誅倫迎立養子禑禑昏恣興師內

寇以李成桂爲副將至鴨綠反兵禑惶懼遜子昌國人弗順恭愍妃安氏擇立王氏孫定昌君瑤二十四年瑤遣子奭朝明年正旦 詔班尚書下奭未歸而李成桂復廢瑤自立其國都評議司奏瑤信讒妄殺子奭亦痴騃非門下侍郎李成桂莫可主國

上曰高麗僻處東夷聽自爲聲敎成桂遂更名旦徙居漢城請更國號 詔仍稱朝鮮王氏自建開國歷四百三十餘年而絕李成桂者全州人自言

遠祖翰仕新羅爲司空六世孫競休入高麗至成
桂凡十七世竟代王有國
上以遠夷置不問心固弗善也且遣使請朝鮮印
及封誥表不遜下吏索撰表人鄭總安置雲南二
十六年遼東奏朝鮮陰誘女直人五百潛度鴨綠
江將寇邊下勑切責 諭守臣謹備絕貢使二十
九年請印誥不許且老聽以子芳遠襲卒謚康獻
永樂元年芳遠表言洪武中賜金印龜紐頂經建
文更制乞如舊頒給 詔予印誥及冕服九章春

秋會通等書二年

上欲屯田遼東徵牛朝鮮芳遠以萬頭獻　勑遼東都司分給屯田每頭酬絹一疋布四疋　賜其王文綺表裏六年世子禔來貢七年論進馬供用芳遠獻萬匹助征虜十六年請老子裪嗣時遷都北京距朝鮮爲近二十一年征阿魯台駐蹕沙城裪遣陪臣崔雲奏事令還京胥命宣德元年芳遠卒謚恭定　賜嗣王裪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因謂禮部尚書胡濙聞裪勤學故賜之令小

國民蒙惠亦朕所樂也二年　勅進馬五千匹四
年復獻海東青　詔珍異非朕所貴其勿進使還
賜王磁器勅貢獻唯土物無以金玉七年遼東都
司言諸屯缺耕牛諭朝鮮選給萬頭償以絹布五
萬疋如前例時毛憐建州夷詐爲忽剌溫野人犯
朝鮮境朝鮮以兵攻建州遣使勅諭八年總兵官
巫凱奏朝鮮擅兵
上曰遠夷爭競但謹邊備而已復欲遣子弟入就
學不許仍　賜書俾學國中九年聞黑龍江七姓

野人議侵朝鮮　勑諭嚴爲禦正統二年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其子童倉與叔凡察逋居朝鮮界尋得罪亡歸四年建州都指揮李滿住等言朝鮮招叛朝鮮亦言凡察誘侄童倉逃匿慮與李滿住同謀生釁諭仍還境城凡察等言諭阻留部落六年諭復愬凡察舊居境城阿木河仳離失所撫恤備至近徙東陲忽潛依李滿住誰爲追阻滿住居婆猪江屢引忽刺溫掠臣邊今凡察與同惡背恩已甚

上勑祹國家倚王爲東藩如凡察滿住異類畜之無與較七年以建州朝鮮搆怨命錦衣衛指揮吳良等齎勑諭朝鮮集境城人口質審去留戒凡察無妄索會瓦刺寄令女直諸部誘脅朝鮮祹拒之白其事

上勑奬祹忠誠　賜綵幣并諭祹東寧等衛諸逋逃無問漢人女直並擒解無貽累爾國十年倭犯朝鮮來獻俘時虜寇邊　詔朝鮮備馬三萬景泰元年貢馬五百奏比歲馬耗損未能猝辦止勿復

貢裪卒子珦嗣遼東報虜掠開原瀋陽及圍撫順
女直李滿住凡察董山等爲迫脅入寇勑珦飭邊
防勦三年珦卒謚恭順子弘暐嗣五年　賜弘暐
宋史從其請也弘暐穉而孱七年遜其叔瑈遣内
臣冊瑈爲王天順三年登州衛運遼軍布花舟漂
至朝鮮撈捄得十之七瑈給衣糧送歸朝　賜勑
奬諭是歲瑈納建州酋董山私授中樞密使諜得
其制書遣科臣往瑈飾詞出制書示之讋服貢馬
謝罪四年朝鮮誘殺毛憐衛都督郎卜兒哈兩降

勑解讐五年建州衛野人乘夜掠義州諭朝鮮無
挑禍成化三年卻所進海東青白鵲王師征建州
瑈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率兵萬餘協攻遂斬李
滿住及擒勦部落以俘獻　璽書褒異加賜金綺
瑈尋卒　賜諡惠莊子晄嗣始册封率遣內臣時
遼左薦饑御史侯英疏稱中使繹騷朝鮮號秉禮
國乞簡廷臣往
上是之著爲令六年晄卒諡襄悼以子幼立兄子
娎嗣王七年娎奏李滿住子索而哈聚衆脩怨乞

邊臣應援十一年復奏建州野人糾毛憐等衛夷侵擾時禁外國互市銅錢弓角等物十三年娶奏小邦北連野人南隣島倭

高皇帝嘗賜火藥火砲今乞弛禁市弓角令歲市五十無過多十四年朝鮮貢使還被寇掠官較捕獲都御史王越請梟示彰國法仍還原刦以慰遠人十五年建州酋伏當加等復盜邊　詔朝鮮夾擊娶遣右議政尹弼商等渡江擣巢多擒斬明年春來獻捷　賜宴禮部亡何建州掠朝鮮從騎以

報擣巢之役弘治初歲貢獻如例七年娎卒謚康靖八年封子㦕爲王十二年㦕請摟還下海民戶遼東守臣亦奏軍民逃聚海島得及時解散從之㦕病風令弟懌權署國事正德二年懌嗣王十三年修貢請更會典所載宗系嘉靖改元遣脩撰唐臯宣諭以親藩入繼大統意始

毅皇帝時懌請冊世子中使金義陳浩夤緣內降往賜懌銀金幣括取異物及童男女至是以禮官言報罷十五年以　皇子生頒詔朝鮮先是　皇

嗣冊封始遣使外夷
上特令詔諭因著令甲明年脩撰龔用卿等使朝
鮮還請凡事關禮制一體諭知即令陪臣賫示報
可十八年表賀上 廟號尊謚及
睿宗祔廟明堂禮成御奉天門延見使者二十三
年朝鮮民洪贇等航海漂入通州海門界傳詔
京師給衣糧護歸明年漳州民李王乞等通番漂
朝鮮送遼東都司權國事世子峼以王懌訃來告
峼嗣未踰年卒立其弟峘二十六年峘獲福清通

番人馮淑等幷貨物解遼東咨稱閩人向無汎本國者項前後獲千人皆市易日本鬮出火藥軍器恐起兵端

上令查勘海道　賜岠金幣旌忠順三十一年岠以　國初所賜樂器敝壞奏求律管仍乞遣官赴京肄習以遵朝制三十六年大內災岠上表奉慰三十八年倭犯朝鮮擊之盡殪因賀冬至奏聞幷歸所掠獎賜有差明年賀使至遼直虜傷從官一詔自今朝鮮貢使並迎護出境隆慶元年表賀

肅皇帝尊諡部議尊諡　廟號無稱賀禮然不當
以律遠夷　賜幣報聞其冬峘卒諡恭憲從子昖
嗣立初李成桂易姓
高皇帝心惡其簒而傳者復訛以爲仁人子因著
祖訓稱李仁人及子成桂凡先後殺王氏四子以
爲永鑒其後嗣累表白世系非仁人後并言恭愍
弑由嬖臣仁人誅倫立禑迨禑寇遼先臣成桂反
兵傳昌至瑤竟以國人擁戴請命代立未嘗身與
弑逆願得湔雪萬曆三年重脩會典乃更定如今

文云二十年倭乘朝鮮弛備大縱兵巨酋行長清
正等分道陷豐德諸郡昖倉皇走義州願內屬
上采廷議遣兵部侍郎宋應昌等濟師復王京昖
得返國詳具日本傳當是時朝鮮八道幾覆非
天子深念藩籬前後特簡重臣經略朝鮮勢必不
守大抵朝鮮恭謹異它夷　國家寵禮亦加等自
洪熙後歲遇元旦及　萬壽千秋節皆遣使表賀
貢方物它慶慰謝恩無常期嘉靖十年始令外夷
元旦朝賀例攺冬至大事必須詣其國請封告哀

率遣近臣及行人册封弔祭朝鮮使至例得瞻拜
太學禁網亦疎弘治中因女直貢夷讐殺槩譏出
入嘉靖十三年陪臣蘇洗讓請得出館游觀如舊
禮部尚書夏言覆許正使員役五日一次出館令
通事一人陪侍以示禮遇且寓防衛
上輒可其奏攷四履東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
里其東西南並濱大海北隣女直南隣倭西北限
鴨綠江江出靺鞨之白山平壤在其東南自昔憑
以爲險分八道以統州郡曰京畿曰忠清曰慶尚

曰全羅曰黃海曰江原曰平安曰咸鏡設官舉士
略倣中國因田制俸俗柔讓以蹲踞爲恭崇釋尚
鬼惡殺多所諱忌士人喜讀書工詩文衢路悉搆
嚴室號扃堂未婚者曹處誦經習射歲以季秋燕
高年吉凶悉稟家禮釀用秔廣袖戴折風巾茅居
苧衣色尚白法無苛條其敗常犯贓及再嫁書名
三司子孫不齒人首無枕骨背扁側境內山川丸
都神嵩北嶽海鴨綠江爲大又有江曰大定曰大
同而漢江最勝自鴨綠東流入於海歷數千里至

漢城滙爲巨浸南卽古百濟又東爲古新羅近唐熊津都督府土產金銀銅鐵水晶鹽紬苧布摺扇龍文簾席白硾紙狼尾筆紫花硯果下馬長尾雞貂豽海豹皮八稍魚秔黍松榛薏苡茯苓人參其貢道渡鴨綠江則自鴉鶻關趨遼陽歷廣寧前屯入山海關以達　京師凡迂回三四鎭戍成化中苦女直邀切請改繇遼陽南徑趨寧前職方郎劉大夏以　祖制有微意持不可議遂罷
論曰世推朝鮮封始箕氏及讀黃少詹洪憲輶軒

錄乃得所謂檀君檀君者其傳堯戊辰歲有神降太伯山檀木下國人君之至今奉祀不廢檀君與箕子並都平壤史稱衛滿都王險王險亦平壤也漢取爲樂浪郡范曄東漢書敘東夷特詳曰夫餘曰高句驪曰東沃沮曰濊曰馬韓辰韓弁辰其言濊及沃沮句驪本朝鮮地而夫餘屬玄菟韓有三種馬韓寖大而朝鮮王準爲衛滿所破將餘衆數千人入海攻馬韓自王則諸國當通系朝鮮其後併入高句麗兼有新羅百濟拓境亦侈大已乃以

情唐師武臣力頗抗前旌號爲勁敵頃歲海波稍
警蘙馬幾覆強隣虎眎不遑固圉何今昔強弱逕
庭哉或以向習華風轉趨文弱摩厲自強無孤卵
翼亦有土自完之哲也攷箕子封朝鮮傳四十一
代至準凡九百二十八年而失國準入韓地金馬
郡自立號韓王又傳二百年併於百濟前後凡傳
祚千一百二十餘年三代受命未有若斯之多歷
者用夏變夷於今爲烈吁嗟盛矣

藏板

琉球

琉球國居海島中直福建泉州之東自長樂梅花所開洋風利可七晝夜至距福寧温台亦頗近然貢道必由閩縣以達　京師漢唐宋不通中國隋大業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寛入海訪異俗遂抵流求語不通掠一人歸明年慰撫不從遣武賁郎將陳稜等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䵶鼊嶼又一日至其都虜男女數千人而還其後遂絕元世祖遣使招諭不至元貞三年

福建省平章高興檄別將會百三十餘人史稱瑠
球與彭湖諸島相對天氣清明望之隱約若烟霧
其遠不知幾千里或云於古爲流虬地界萬濤蜿
蜒若虬浮水中因名後轉謂之琉球所轄有古米
太平馬齒七島諸山並隔海外不相屬　國朝洪
武五年遣行人楊載齎詔往諭其國分爲三並稱
王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帕尼芝皆
遣使奉表箋貢馬及方物十五年　賜中山王山
南王鍍金銀印文綺使還言三王爭雄長　詔令

罷兵息民十六年　賜山北王如前例二十一年以所獲元主次子地保奴發居琉球二十五年中山王之子姪及其陪臣子弟入國學
上禮遇特厚以其國往來朝貢　賜閩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永樂二年中山王察度卒　詔封世子武寧嗣王是後嗣封皆請於朝冊立弔祭禮如
朝鮮其年山南王承察度亦卒無子從弟汪應祖攝國來請命如山北王故事　賜冠帶嗣王武寧卒子思紹嗣九年遣使朝貢偕長史程復至表言

長史王茂輔導久乞陞國相兼長史復本中國饒州人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不懈今年八十有一請致仕還其鄉從之思紹卒子尚巴志嗣巴志卒尚忠嗣正統十年琉球商船漂至廣東香山港巡戍欲盡戮冒功海道副使章格不可爲辨奏還其貲十三年尚思達嗣父忠立遣使朝貢亾何思達卒叔尚金福嗣金福卒弟布里與子志魯爭立失其印次弟尚泰久馳奏命給泰久印嗣王時景泰五年也先是山南王汪應祖爲其兄達勃期所弑

尋與山北倂於中山其王世稱尚氏天順七年尚德嗣父泰久立卒成化七年子尚圓嗣十一年貢使還至閩恣殺掠　詔著令間歲一貢貢無過百五十人十五年尚眞嗣父圓立二十二年中山王尚眞以官生蔡賓等五人肄業南雍經五年咨禮部乞放回省覲以聞

上報可嘉靖二年福州府盤獲琉球夷人三十二名譯稱往暹羅置貢儀抵漳州外洋遭風會倭使宋素卿等於寧紹讐殺

上恐墮奸計命併發浙江查勘三年琉球貢使金
良等言本國先遣正議大夫鄭繩等貢方物渡海
風漂未至請先進表歸國
上報聞許之以倭使宗設等逋誅鄭繩還令齎
勑轉諭日本捕治五年尚眞卒王世子尚清上表
請封九年再申前請十一年勑給事中陳侃行人
高澄祀眞太牢封清嗣王侃等言弘治正德時脩
撰羅倫等使安南安南乞留　詔勑鎮國即琉球
請留如安南海外遠恐煩往復乞下禮官議如安

南前格侃等至國授封王拜曰　天朝詔勑藏金匱八葉于兹矣遂諭旨比還特遣王親寧吉長史蔡瀚奉表謝侃等上使琉球錄言大明一統志載琉球有落漈王居壁下聚髑髏事非實及杜氏通典集事淵海嬴蟲錄星槎勝覽諸書亦多傳訛乞下所錄史舘從之先是其國贈侃等黃金四十兩
郤不受因附謝使奏
上以命侃等十九年長史梁梓來朝貢方物請補造海船四號續貢聽如式自備無違例二十一年

漳州人陳貴等通番下海至琉球與潮陽海船爭
利相攻長史蔡廷美沒其貲以夜奔多掩殺其王
尚清械繫貴等七人至福建誣爲寇御史譯審列
奏
上允部覆治以通番律仍聽咨諭國王無輕與中
國商民互市明年尚清移禮部以官生梁炫等四
人學南雍踰七年乞遣歸婚娶　詔給資糧護歸
二十四年遣使來貢兼送朝鮮漂流人口初閩人
蔡璟撥賜琉球而原籍在閩二十六年其孫蔡廷

會充貢使至與給事中黃宗槩覲舊通饋謁事覺
下詔獄
上念貢使姑華賞行勘三十四年尚清卒明年倭
寇浙直敗還入琉球境世子尚元發兵邀擊殲焉
得所掠金坤等六人遣廷會偕貢賚送因言貢使
須乘夏令南風迅始得歸請如三十四年例聽於
福建海口自行脩買歸舟
上嘉其忠許之　賜勑獎諭厚賚金幣三十七年
遣給事中郭汝霖行人李際春持節冊封尚元爲

王越再歲留福州其國遣廷會謝以倭警請如正德中封占城例領　詔冊囘國禮部以非故事且無世子印文不許四十一年始竣封明年遣陪臣鄭憲等入貢因送歸中國漂流人户且請歸本國流移

上令撫瀕海諸路萬曆元年尚元卒四年世子尚永嗣及永卒三十一年封尚寧嗣王如令甲三十七年薩摩州倭侵琉球虜其王四十年遣使復脩貢報中山王業反國海道參政石崑玉等驗貢物

雞倭產請阻回候勢定

上從部議令貢使無入朝量收方物給賞四十四年五月中山王尚寧遣通事蔡廛報倭造戰艦五百餘脅取雞籠山島野夷雞籠淡水洋一名東番云考風土以海氣蒸溽候煖鮮霜雪多颶風暴雨國人深目長鼻織嗇好潔並用色布纏首紫最貴黃次之又次紅綠王兼五色簪以金銀差等廣袖寬博閭左並縞素無木綿貧者隆冬衣苧較閭加寄屋多茅蓋頃漸習陶鋪板袪塵無貴賤着草履

入室則脫唯肅謁使客具冠履婦人以墨點手外指爲花卉鳥獸狀髻肖童子總角不施簪珥粉黛女工麻縷地不產鋏爨用螺殼亦無農器削木爲匙筯得異味先薦尊者居親喪數月不肉食以中元前後日浴尸溪水去腐取骨纏以帛裹草埋土中不起墳王及諸臣家匣骨山穴鑿木爲牖歲時展視惟謹賦法略倣井田分土爲祿食有事始均稅事已即罷刑甚峻犯盜竊刳腹剔刖職官尊者三法司即國相率王母舅妻父任之其次有察度

官司刑名有耳目官資顧問有哪�

官司刑名有耳目官資顧問有哪嚼官理錢穀皆
武職大夫長史主封貢不與政事爲文職洪永所
賜三十六姓多閩之河口人子孫秀者讀書南雍
歸即爲通事累陞長史大夫今僅存七姓凡七姓
男不爲國婿女不爲王妃言語衣服無別別以椎
髻居中者七姓居右者本夷也王日三朝羣臣以
搓手膜拜爲敬俗稱王曰敖那妃曰札喇王宫建
山巔國門榜以歡會府云漏刻殿云奉神永樂間
嘗命使爲葢宫殿頗閎敞然以板代瓦冊封錫以

皮弁玉圭麟袍犀帶賜二品秩及妃皆有冠服綵幣初用中使宣德間改用給事中行人給事賜衣麒麟行人賜衣白澤並假玉帶從福建往治五桅巨艦長可十七丈桅用杉舵用鐵梨木其國届期遣看針通事一人并水手來與偕寢室看針郎自晝燃燈亦名十更船往以西南風期孟夏歸以東北風期季秋望見古米山即其境東去三百里爲葉壁山又東即日本恒與貿易假貸近國哪霸首里並有馬市聚鬻率女僧市用日本錢十當一如

宋季鵝眼綖環　國初使來言其俗不貴紈綺貴
磁器鐵釜賜予及市馬多用之鹽船魚艇制稍異
酷信鬼不知醫藥以婦人不二夫者爲尸其魁號
女君近王宮有寺藏經千卷宅籍無五經有四書
以杜律虞註爲經土田砂礫樹藝鹵莽野多鹿及
馬牛羊豕山多蛇無虎樹之佳者鳳尾蕉貢有蘇
木胡椒黃熟降檀諸香並非所產產硫黃海貝
讌會令童歌夷曲舞以侑觴酒以水漬米越宿婦
人嚼以取汁曰米奇間來自暹羅清洌易令人醉

武宗嘗賜玉杯每出爲壽學書及武以倭爲師甲用皮革矢可至二百步節以金鼓衆驍健耐饑寒勞苦好爭很鬭度不免即引刃自斃於海上故稱勍國然不當倭十一國別號大琉球西南則暹羅東北則日本從長樂广石出海隱隱一小山浮空即所謂小琉球者也去閩省東鄙臺礵東湧水程特數更南爲東番諸山在彭湖東北其人盛聚落而無君長習鏢弩少舟楫自昔不通朝貢又東隅有夷鳥語鬼形殆非人類或云即毗舍那國

論曰琉球創見隋書爲流求序其國俗稍異王姓歡斯氏國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荼所居曰波羅檀洞羽冠毛衣編苧爲甲王乘木獸侯草檠枯以爲年歲壁下多聚髑髏質以今日風教迥殊焉元史作瑠求云水至彭湖漸低近瑠求則謂之落漈漈者水趨下不回漁舟遇颶風漂落漈回者百一自陳侃特標其妄或曰國西古米山有礁甚險舟至輒敗即落漈也琉球及 明始通上國請封入貢與朝鮮埒漸以華風宜其丕變輒按前後

使錄爲更定之頗聞其國壓海外一岡脊無大聚落往使至斂儲倂民間甚苦以嚮慕文敎矢殫其力然猶貸隣倭而後給嘉靖中即有領封會城之議情已微露矣守在四夷當事得無深慮乎

歸安茅瑞徵伯符撰

日本

日本國原名倭在大海中憑島以居三面環水唯東北限大山山外卽毛人國凡島夷百餘不與中國通漢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漢者三十許國皆稱王其大倭王居邪馬臺一謂之邪摩堆地勢東高西下建武中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之極南界也桓靈間倭國亂有女子名卑彌呼年

長不嫁以妖惑衆共立爲王法甚峻侍婢千人兵衛嚴設有男弟佐治國魏景初二年倭女王遣使朝獻制詔以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後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相攻轉聞帯方郡爲檄諭之卑彌呼死立男王國中不服爭誅殺乃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其國遂定是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晉安帝時有倭王贊四傳至武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

宋昇明二年表稱祖禰東征毛人五十五國爰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句驪無道圖見吞竊自假授詔除武使持節都督等號倭王如故隋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遣使詣闕訪以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日爲弟天未明聽政跏趺坐日出停理務云以委弟其誕妄類此大業三年復朝貢使者致詞聞海西菩薩天子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國書云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不悅諭

鴻臚蠻夷書無禮勿以聞明年遣文林郎裴清使倭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迥在大海又東經十餘國達海岸皆倭附庸倭王設儀仗鳴鼓角迎勞復遣使隨清貢方物唐貞觀五年使來朝永徽初其王孝德獻虎魄大如斗瑪瑙若五升器時高麗百濟暴新羅賜璽書令出兵援之咸亨初王總持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華音惡倭名更號日本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或云日本倭旁小國為所併冒其號長安元年其王文武遣朝臣真人粟田

來貢朝臣眞人猶唐尚書也粟田工文好學開元初復朝請從諸儒授經悉賞貿書歸其副朝臣仲滿願留歷左補闕多所該識久乃還天寶十二載復朝會新羅梗海道朝貢更繇明越州是時倭女王曰孝明孝明再傳爲女王高野姬貞元末其王桓武遣使來朝學子留肄業歷二十餘年宋雍熙初日本國僧奝然與其徒五六輩浮海至獻銅器奝然衣綠自云姓藤原氏善隸書不通華言問土風以書對其國有五經書佛經白居易集國王以

王爲姓傳襲六十四世文武皆世官并獻本國職員令王年代紀各一卷初主號天御中主次曰天村雲尊其後並以尊爲號凡二十三世都筑紫城神武天皇徙大和州當周僖王時其後更以天皇爲號及傳應神始於百濟得中國文字傳欽明併得佛法傳用明有子七歲開悟講聖鬘經天雨曼陀羅華當隋開皇中遣使泛海至中國求法華經又傳孝德白雉四年律師道照求法至中國從三藏僧玄奘受經律論又傳文武遣粟田真人入唐

求書籍又傳白壁遣僧禮五臺山其間亦多女王凡統五畿七道三島太宗召見奝然賜紫衣聞其國一姓傳繼顧語宰相歎息久之天聖四年明州言日本貢方物不持本國表詔卻其貢熙寧後時有僧赴闕元世祖至元初遣使道高麗招諭不得要領六年命秘書監趙良弼往始同彌四郎者入朝十一年命鳳州經略使忻都等以九百艘掠其境稍拔對馬一岐宜蠻各島十四年日本遣商持金易銅錢十八年命右丞范文虎等率十萬人往

征抵五龍山遭風舟破士卒得生還者三人尋以
有事交阯不復議日本亦竟不至　明興頻寇山
東濱海州郡及淮安洪武二年以卽位頒諭仍掠
崇明四年
上遣萊州府同知趙秩泛海　賜璽書讓其王源
良懷良懷言蒙古嘗詸我好語隨襲以兵其使趙
姓今使者亦趙姓豈其裔耶擬兵之秩不爲動徐
宣諭朝廷威德良懷氣沮遣僧隨秩表貢方物送
回所擄明越人口

上亦遣僧祖闡無逸報使然其寇掠自如始令閩浙造海舟備倭德慶侯廖永忠請令沿海軍衛添輕舸巡儌從之七年來貢無表文其臣亦私貢馬及茶布刀扇所奉丞相書甚誖

上怒卻其貢已因安置所遣僧於川陝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逆潛納倭精銳貢艘爲應事泄著

祖訓勿復與通明年卻其僧如瑤貢命禮部以書

諭責之十六年以信國公湯和巡視海上築登萊至浙並海五十九城二十年遣江夏侯周德興築

福建並海十六城自南直山東及閩浙粵咸置行都司增屯戍嚴下海禁二十七年勅魏國公徐輝祖練浙兵海上永樂初其王源道義脩貢會對馬壹岐諸島夷數寇掠諭征捕獲渠魁以獻厚賚白金文綺予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使額無踰二百船止二艘勿挾兵器尋　賜金印誥冊封爲日本國王名其國鎭山碑而銘之八年源道義死命鴻臚少卿潘賜往予祭明年倭寇磐石十五年寇浙東海上多獻日本俘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諭還

所掠明年其王源道特遣使奉表謝罪十九年以三千人突寇遼東總兵劉江殲其衆初江閲地形得金線島西北望海堝勢高峻扼海咽喉特爲增築及偵倭至伏兵山下别遣奇兵焚舟斷其歸路倭中伏擒斬且盡江以功封廣寧伯自是倭不敢復窺遼宣德初以倭貢踰約申定格例然倭自得我勘合多指稱貢舶藏兵刃備護卽貢備弛卽掠貢卽慾期所司不敢深摘聽抵　京師宴賚市易飽飫而去稍覘疎防蹈瑕殺擄捆載固未已也正

統後海上防漸踈四年倭船四十餘夜入大嵩港
轉破昌國衛城恣焚掠於是申嚴斥堠合兵分番
沿海寇盜稍戢成化二年連寇大嵩四年鄞人林
從傑等三輩轉掠爲通事隨倭使入貢奏乞歸省
許之仍禁勾引通番十三年倭忽至寧波覘有備
詭云脩貢廢吉士楊守陳貽書主客極言倭借貢
蓄奸請得謝絶不從正德四年其王源義澄遣宋
素卿來貢素卿者故鄞人朱縞也弘治中逋歸倭
有寵于其王僞充正使其叔朱澄識之守臣覺發

以厚賂巨璫劉瑾置不問令還諭王無盜邊因求
祀孔子儀注不許嘉靖二年素卿再至時其王源
義植孱闇諸島强請勘合爭入貢邀利左京兆大
夫藝興遣僧宗設右京兆大夫高國遣僧瑞佐及
素卿踵及寧波故事凡番貢至閱貨宴席並以報
至先後爲序素卿狡賄市舶中官賴恩撓閱瑞佐
貨及宴又引坐宗設上席間爭長相讐殺而宗設
黨盛尾追素卿及紹興臨城索不得遂蹦旁邑殺
備倭都指揮劉錦去已因漂入朝鮮其王李懌得

二倭獻

上以臺省糾叅下素卿獄并二倭繫諭並瘐死特遣給事中劉穆往浙體訪兼飭武備四年縱日本僧玅賀等歸國諭其王捕崇設九年琉球請封道日本附表乞貰素卿并懇新勘合脩貢禮部驗表文無印請勑琉球傳諭自是絕貢者十七年壽再至以違格罷初方國珍張士誠分據溫台寧紹諸郡並瀕海及巳降滅而餘黨遁海上輙糾島倭入寇以故洪武中瀕海州郡數中倭

高皇帝業增置戍守又命南雄侯趙庸招集蛋戶濵丁之族自淮浙暨閩廣幾萬人悉藉爲兵於是海上羣惡少皆仰給縣官而方張餘黨亦以次老死瀕海因得息肩永樂西洋之役華人習知海外饒有琛怪既生艷慕而貢夷往來益習我海道曲折糾引蔓附剽寇復起至是以科臣言併罷市舶而利孔反爲奸商所竊每番船至以虛詞餂取轉展賒貸絕不償直久乃投豪貴家豪貴家侵牟賒奸商逾甚番人坐索動以危言撼當路驅逐又先

期漏語使逸以示德陰握全利其後番人聞而飲恨盤據海洋必切有其貲蓄乃巳而亡命不逞强有力者復入海聚衆爲舶主行賈閩浙以財役屬勇悍倭闌入互市乘機剽掠如許棟王直徐海實繁有徒海上因之多事焚切寧台幾無寧歲矣二十六年始設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興福漳泉治兵捕賊以朱紈爲之紈清勁果於任事日夜詰兵嚴糾察根株通海窟穴遂擣雙嶼擒巨酋許棟因上章鐫暴二三渠魁侵豪貴諸豪屏息切齒亡何

諷臺省奏改紈爲巡視竟以專殺奪官并下紈同事海道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鏜于理訹紈飲藥自殺兼弛海禁而東南瀕海寇益恣無敢呵者三十年王直突入定海關明年壬子倭犯台州破黃巖縣自象山流刼郡邑復簡都御史王忬巡視浙江及興福漳泉海道添設叅將二員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分浙閩轂勳而幕府久廢兵政積弛士柔脆不習戰鬬忬至請假事權募梟勇徵狼土諸兵規畫稍定明年癸丑倭犯温州大猷冐險出洋

擣穴羣賊駭散狂突克寛統部卒東西馳擊頗獲首功而賊勢張甚王直各部擁漳廣羣盜合島倭連艦百餘破南滙所薄太倉入上海遂圍海鹽掠平湖陷昌國衛臨山所再攻海寧衛破乍浦延及寧海奉化諸邑凡留內地三月所在焚蕩西犯松陽北侵海州而福寧秦嶼所亦遭寇頃之以兵科奏改忬巡撫提督軍務湯克寛以副總兵屯金山忬薦盧鏜代以俞大猷總浙直兵時任環以雄略自府同知擢備兵蘇松松陽令羅拱宸亦以知兵

趕陞浙憲也其秋倭流刼興化擊郤之宅部據南沙踰五月明年甲寅春潰圍出嘯聚松旁邑北掠通州如皋海門攺兵部侍郎屠大山爲應天都御史亦以巡撫兼提督倭續自南沙登岸湯克寬敗之採淘港而俞大猷勦普陀倭爲所乘叅將盧鏜禦之嘉興再戰孟家堰亦敗遂陷嘉善焚運艘轉攻嘉興府因我師迎擊遁乍浦合長沙灣寇且東掠崇明而慈谿忽報地湧血尺餘本兵條上方略始議重賞招巨酋王直矣兵科疏駁

上是之命一意主勦是時

天子蒿目東南特採廷臣言命南京兵部尚書張經開府總督直浙福廣山東軍務經故嘗督兩廣著績會議徵狼土兵扼倭乃用經節制當天下半得辟召參佐便宜從事經亦慷慨以盪寇自負中外企踵謂倭旦晚可盡也亡何都御史王忬改撫山西代以徐州兵備李天寵忬規度浙閩頗有緒以弛擔中輟而經以留京遙制鞭長不及羽檄征調不能猝佐緩亟再奉嚴旨專閫所起宿將何卿

沈希儀等又嚄唶不爲用以是訖無成功始倭還屯柘林進薄嘉定參將李逢時募山東槍手六千人適至敗之新涇橋追奔中伏復潰　詔建屠大山禠爲民改張經右都御史專總督而倭連犯海門金山青村所續至萬餘流突樂清黃岩諸縣柘林倭且分掠嘉湖我師禦之審墩失利是歲量蠲被倭郡邑田租罷浙歲貢魚鮮而倭據川沙窪柘林爲穴明年乙卯柘林倭奪舟犯乍浦陷崇德轉掠湖州新倭日增唯兵備任環督舟師敗之南沙

斬級百餘會所調田州瓦氏等狼土兵至蘇人心
稍定而工部侍郎趙文華且報祀海神督察江南
也文華故事輔臣嚴嵩兼掖
上寵欲順指督臣經出其上經自以宿望不為意
心御之時狼土兵新集銳請擊倭趨利文華促經
經欲候所徵永保兵并力以文華佻妄不敢漏師
期而江北三丈浦川沙窪倭報日至文華以經固
老師觀望也亡何柘林倭三千餘瞯金山俞大猷
迎擊大潰遂犯嘉興時永保兵則已集軍門矣經

遂遣參將盧鏜等督狼土等兵水陸邀擊石塘灣倭敗奔平望囘走王江涇副總兵俞大猷以永保兵夾擊遂大敗之共斬級千九百八十有奇溺死無筭倭大氣奪而

上入文華言業遣緹騎逮經樘聞兵科留經乘勢進擣

上惑相嵩歸功文華及御史胡宗憲 賜金幣經功自如不為貰經去而軍中觧體尋以應天都御史周琉代琉罷改戶部侍郎楊宜並齷齪無將略

倭勢復張頃之任環及俞大猷等攻倭陸涇垻斬級二百七十有奇焚舟三十時柘林白茆三丈浦倭並奪舟遁我師邀擊多擒斬宅倭百餘從會稽高埠流刼杭歙直趨南京已又徐從宜典轉入滸墅應天都御史曹邦輔督師殲焉趙文華計攘首功瞯柘林餘倭穴陶宅大集浙直兵會勦失利已而倭遁周浦突圍與川沙窪倭合我師邀擊破之文華遽報蕩平歸朝而浙福都御史李天寵逮訊與張經並死西市以宗憲代皆文華之爲也是歲

日照萧田福清並有倭警明年丙辰以文華言遂擢宗憲代宜總督倭聚新場任環督永保兵進勦再潰因逮曹邦輔謫戍邊尋以叅政阮鶚代宗憲督軍務而倭慘掠慈谿巨酋徐海衆復大至一由海門一由松江一由定海關而海自擁部萬餘導所窟柘林酋陳東併兵逼乍浦已聞督撫移師遂從硤石趨皂林鶚以輕舸馳入桐鄉令河朔將宗禮引所部兵九百遮倭擊殺數百人海爲辟易以援絕火藥盡前迫橋陷與驍將霍貫道俱死之倭

遂乘勝圍桐鄉急引撞竿撞城城幾壞城上人以
緡索挽上斷竿又煮鐵汁灌城下所以堅守百方
倭稍郤亦會總督間使人持重賂說海罷圍且疑
陳東以携其交海騾道崇德西遯東留攻一月勢
孤亦引去桐鄉圍始解而趙文華復以尚書督師
始文華言江南殘倭易殄頊更蔓延
上覺其欺相嵩爲營特遣巳至浙則與宗憲圖襲
海宗憲日夜啗海金帛徉約擊吳淞江倭縱奪舟
去以遲援兵之集諜聞海麾下書記酋葉麻最黠

與海爭一女子相失因諷海縛麻而陳東以桐鄉
之役睚眦與葉麻聲相倚更遣諜持璣翠遺海侍
女說海并縛東且詐爲葉書遺東陰泄之海海得
書泣下心德宗憲竟縛東以報麻與東相繼縛則
海部曲內亂因說海至平湖庭謁堅約令海與陳
東黨分屯沈庄輒詭爲諜令兩相惧至背而鬭乃
督永保兵如墻進乘風縱火海窘沉河死殲其黨
俘葉麻陳東獻遂進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餘
倭窟舟山俞大猷攻之未下會夜大雪督兵擲火

焚其柵盡復斬級百四十餘是歲倭寇古田潮州明年丁巳併獲巨酋王直王直故歙人走海上爲舶主頗任俠島主並嚴事之他舶往往借名行入掠托之直跡故秘先是宗憲以頻歲苦倭特海上凶命勾引島夷內訌其國王故未之知也疏得遣使諭日本王禁戢報可以鄞諸生蔣洲陳可願往而宗憲以鄉曲習知直迎直母妻至慰藉甚厚因遣洲等間過直所洲等遇直五島直爲言日本方亂諸島不相攝誠貰直等通貢互市願擊賊自

劾遂留洲往諭各島別遣養子王激毛臣之後投款宗憲結以重賂且令閒說徐海巳而遣諭直降爲置司海上通互市直亦自分能力主島夷欲詣宗憲面相結謬以豊洲王入貢爲名泊岑港宗憲又厚餽遺遣指揮夏正等爲死閒直遂挺身入杭州宗憲曲諭直佯羈獄具疏聞上不敢深悉其故廷議以直元兇坐棄市宗憲得加太子太保餘遷賞有差而直黨三千人竄據岑港及舟山遂流刧浙東江北蔓延閩粵時阮鶚以都御史移撫閩而

倭掠泰州淮安入寶應參將劉顯率苗兵敗之東鄉多焚溺明年戊午倭犯興泉境遂陷福清南安以岑港倭阻守奪總兵俞大猷秩命兵部郎中唐順之視師浙直明年巳未倭流刼揭陽福安及浙西象山攻桃渚所而岑港倭自柯梅趨泉州浯嶼閩人大譁宗憲縱寇 詔建大猷即訊尋釋立功江北倭數道入都御史李遂馳如臯部諸將無令越天長瓜儀尾及廟灣絕地督兵圍勦遂大破之斬級八百有餘巳又遣劉顯殲倭劉家庄自壬干

倭入黃岩至是首尾八年江南北略平浯嶼倭亦旋遁總督胡宗憲用間力爲多四十一年以言官論劾逮宗憲至京尋釋之罷浙福總督而閩倭復告急初倭阻寧德之橫嶼連營負險參將戚繼光至令人持束草塡河進力戰斬級二千六百餘生擒踰九十乘勝勦福清倭復破之因引兵還浙遏倭自東營澳登岸迎斬百八十級遂去而倭勢轉熾明年進薄興化城攻圍匝月參將劉顯頓兵不敢進及城陷復命繼光及俞大猷馳援時倭巢平

海衛欲逸爲俞大猷所扼與繼光夾擊縱火㷿巢中仙遊連江諸寇悉平倭盡走廣東界方繼光抵福清父老請師期繼光曰吾遠來疲甚且休矣偵者歸語弛不爲備其夕銜枚疾馳三十里黎明逼其巢大呼縱擊倭披靡莫敢枝梧巳破倭歸邑人未知兵出也廣東倭屯潮之烏石爲俞大猷所破逃至甲子門將入海風暴盡溺餘衆二千留屯海豐大猷圍之食盡思遁副總兵湯克寬伏兵擒勦且盡倭患遂息維時四十三年計海氛踰一紀始

靖而受害浙尤劇次南直次閩又次粤城邑燼於兵火子女竄於攘敓行齎居送累鉅萬萬東南脂髓幾於盡吸而倭亦連舶不獲返然率海上奸氓爭以入寇之利餌倭中無賴少年藉爲前行推波鼓𤇆其間眞倭僅十之一二絶與其國王不相聞前遣蔣洲至豐後島轉諭山口所據山口都督源義長及豐後太守源義鎭並具咨表貢方物謝罪量犒其使令浙藩司移咨義鎭等轉諭王鈴東亦杳無報命者自是海上封守益嚴日本遂絶朝貢

隆慶時海寇曾一本等勾引犯閩粤我亦嚴備旋及撲滅非復騷發如嘉靖之季矣萬曆二十年倭酋關白平秀吉簒立遣酋清正行長侵朝鮮猝陷慶尚道掠開城繞出平壤西其王昖令次子琿攝國事走義州求内屬命兵部侍郎宋應昌督總兵李如松等勒兵七萬往援明年春戰平壤攻牡丹臺大破之得級千二百八十五倭奔王京我師略地碧蹄中伏敗衂已申欵倭棄王京棲釜山朝鮮王遂復國因撤師渡江歸又明年議封秀吉爲日

本王倭中變又明年復命總督侍郎邢玠經略以總兵麻貴薺師都御史楊鎬特開府天津經理朝鮮倭酋清正屯蔚山與釜山倭犄角我師至則圍蔚山絶餉道倭饑佯約降而行長從釜山聲援張虛幟蔽江我師遽撤爲倭襲擊大潰時戊戌正月也會別將陳璘劉綎先後至分水陸四路進勦稍有斬獲明年九月秀吉死遮擊歸倭以捷聞凡拮据八年而後定其後對馬島倭與朝鮮復私款三十七年倭酋玄蘇等稱奉國王源秀忠命假道朝

鮮修貢是時薩摩州倭并琉球轂取雞籠淡水喹閩廣四十年冒琉球入貢郤之明年倭酋平義智請貢路　詔飭防海上四十四年三月肥前州歸我把總董伯起初議封平秀吉或云日本王見住山城縣自名號如漢大將軍秀吉死遺孤秀賴甫七齡爲娶巨酋家康女孫令家康協輔與薩摩州太守平義弘抗不相下頃家康故自長歧島外勢頗携始家康攔焉窺南鄙而長歧之酋曰等安即桃員者得罪家康懼爲所滅請取東番自贖遂令

次子秋安連犯闔之東瀕大金尋家康死而局中
變或云家康傳位其子秀忠稱新關白其詳不可
深考然聞薩摩州於倭諸島兵最勁俗喜鬬以良
死爲無勇諸島皆憚其銳前此入寇亦多薩摩肥
後長門三州人巨酋陳東卽薩摩州王弟之書記
也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及豐前豐後和
泉諸島日本主以山城爲都山城君號令久不行
金印勘合向入山口自山口亾并不知所歸諸島
酋長競相攻強則役屬嘉靖時豐後爲大兼有肥

[illegible]等六島及平秀吉雄據六十六州今亦寖微國中殆無常尊云大抵倭船之來利東北風唯清明後爲多而重陽後間有之故防海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帆檣所指一眎風候有備者勝按胡松海圖說曰始倭通中國自遼東今乃從南道浮海率自温州寧波入其西北至高麗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二日南至琉球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焉若入寇則隨

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䑸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嶴壁下陳錢分䑸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滙犯太倉或過南沙而入大江若在大洋而風歘東南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

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其大較若此矣性輕生好鈔掠尤躭麯蘗鮮奕棊及雙陸略通草書男子魁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穿其中以貫頭皆跣足間用屐板屋布地以砂所佩刀極犀利每戰赤體單列提刀突前爲蝴蝶陣以揮扇吹海螺爲號工設伏船製大者容三百人然卑隘遇巨艦難於仰攻且苦犂沉廣福船皆所畏海水鹹不可飲其來開洋必取水五島抵中國境復停船換水土溫燠宜禾稻產金銀琥珀水晶硫

黃水銀銅錢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花布螺鈿灑金漆器扇犀象刀劒互市華人喜得錦綺絲綿磁針貢道故由寧波今久絕而通番人日衆

論曰史稱倭在會稽之東昔夏少康有子封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好沉沒取魚亦文身厭水禽俗殆近之魏志次倭旁國夥矣其云始渡海千餘里至對馬國今倭島名對馬近朝鮮豈即其遺域與往海上國凡百餘統以大倭王頃諸島各爲雄長山城君寄空名其上意略似而强弱

不類然倭自通中國歷二千有餘載或貢或否不聞躙及內地而獨發難　本朝至嘉靖季沿海郡邑焚刼略盡則皆華人嚮導而通番之爲梟烈也鄭端簡謂市舶不可罷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禁海賈而抑奸商而俞大猷言倭市僅刀扇我獲利薄又易蔓禍

高皇帝禁通貢意甚遠唯察風候而以舟師扼之鯨波乃爲長畫大猷以信國裔習海上事當有徵矣即胡宗憲執訊獲醜洵有大造東南比於朱紈

猶爲焦爛餘智策倭今日其亦審所畫哉

録二

藏板

皇明象胥錄三

歸安茅瑞徵伯符撰

安南

安南古交阯地記云南方曰蠻雕題交阯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名焉書所謂南交者也自楚朝貢百越秦并天下開嶺表置南海桂林象郡漢初南海尉趙佗擊併旁郡地自立爲南越王因以兵威役屬閩越西甌駱傳五世至武帝元鼎五年討其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之分置交阯九眞日南凡九郡領以交

阯刺史光武中興錫光任延爲守始教民耕稼姻娶制冠履漸置學校建武十六年交阯女子徵側徵貳反伏波將軍馬援討平之界以銅柱後置交州領交阯等七郡漢末象林縣稍割據爲林邑國吳分其地置廣州徙治龍編隋廢郡置州大業初復置交阯郡史稱南海交阯各一都會也近海饒犀象瑇瑁珠璣賈至率取富其人尚信輕死重賄力農刻木爲符契唐武德中攺交州總管府至德中攺安南都護府隸五筦安南之名自此始宣宗

時南詔寇安南陷都護府懿宗咸通四年併陷安南梁貞明中土豪曲承美竊據送欵于何南漢劉隱執承美署其將楊廷藝交阯節度使傳子紹州將吳昌岌代之乾德初昌岌內爭立大亂廷藝牙將丁公著其子部領攝驩州刺史與子璉擊定亂者推爲帥宋平嶺表璉貢方物內附詔授安南都護併封部領交阯郡王太宗時璉弟璿嗣大將黎桓遷別第代總其衆太平興國五年秋詔發兵分道人討陸路自邕州水路自廣州明年春破賊白藤

江桓詐降誘殺轉運使侯仁寶遂班師雍熙二年
桓因來貢求節鎮明年以爲安南都護淳化四年
進交阯郡王而桓數剽掠欽邕二州眞宗即位進
桓南平王景德三年桓死立中子龍鉞爲弟龍廷
所殺權留後即拜龍廷交阯郡王賜名至忠大中
祥符三年求市邕州以瀕海苦侵寇令仍於廉州
及如洪砦子互市至忠尋爲大較李公蘊所逐從
蠻俗封如桓進南平王子德政嗣廣源州蠻儂智
高反德政欲由水路率兵二萬助王師優賜卻之

藏板

德政死子日尊嗣嘉祐中寇欽邕二州安撫使余
靖等遣諜誘占城同廣南西路兵趨交阯惶怖謝
罪爲罷兵熙寧二年日尊虜占城王自𠦑其國號
大越五年死子乾德嗣寇陷欽廉二州遣將郭逵
致討敗其兵富良江擒僞太子洪眞乾德懼奉表
軍門請割地獻欵詔邕欽民刼遷炎陬俟還界卽
以前廣源等地賜交州然廣源舊隷邕管非交阯
有也政和末特弛互市禁乾德子陽煥陽煥子天
祚各嗣封如制乾德側室子奔大理與天祚爭立

欲假兵納不許淳熙元年進封天祚安南國王尋賜安南國印及曆日安南以國號始於此矣天祚傳子龍翰及孫昊旵無嗣以女昭聖主國遂爲婿陳日煚所襲李氏自公蘊至昊旵凡八傳二百二十餘年而國亡日煚故長樂人謝升卿美丰姿識書王女從窓隙窺悅而歸之竟王其國元已破蜀平大理兵次交阯北先遣使招諭以阿朮率銳師乘勝逼國都日煚跳匿海島屠城夷宮廟留九日鬱蒸引去日煚歸見故國殘燼大憤表宋傳位長

子威晃元破宋威威晃易名光昺請遣子弟爲質三年一貢世祖封光昺安南國王仍以達魯花赤佩虎符往來國中至元初賜曆頒改元詔四年以六事督攝甚備兼索回鶻賈是歲封皇子爲安南王出鎮大理鄯闡交阯諸國光昺卒國人立世子日烜貢方物馴象十八年立安南宣慰司以日烜叔遺愛入覲即令代王然不克納二十年討占城諭交阯助兵糧行省右丞唆都言交阯與眞臘占城雲南暹緬諸國接壤屯戍因餉可省海道轉輸二

十二年鎮南王征占城經近境日烜調兵拒守遂攻敗之渡富良江日烜棄城遁弟益稷降蒙古退屯思明州明年大舉以陳益稷自拔來歸封安南國王奉陳祀命鎮南王脫驩左丞相阿里海牙以兵納之湖南宣慰司言連歲征日本占城賦煩重困輟役二十四年置征交阯行尚書省以萬人由西道永平以萬人由東道女兒關進擊之日烜及其子走入海師還進金人謝罪尋卒子日燇不入朝復議征會成宗即位報罷至大四年世子陳日

會遣使來朝其後貢獻不絶凡三世不稱王亦不
請封取羈縻而已　明興天下略定世子陳日煃
聞征南將軍廖永忠等踰嶺降何真定廣東西懇
欲納款以梁王在雲南未决會遣漢陽知府易濟
諭安南洪武二年令其臣黎安世等來朝貢且請
封爵　詔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封爲安
南國王　賜駝紐塗金銀印并大統曆文綺以寧
等抵境而日煃先卒弟日熞嗣迎請誥印以寧不
可護詔境上别遣陪臣杜舜卿等請命先是占城

瘵役安南侵强與抗日熢數遣兵擊之占城來告急命編修羅復仁主事張福持詔令各罷兵復仁還奏安南王以黄金吉貝布贈使者卻不受

上進復仁等官加賜其使三年遣使祀其國山川安南使杜舜卿等以日熢卒告哀請命

上素服御西華門召見命編脩王廉往祭尋遣主事林唐臣充頒封使封日熞安南國王四年表謝貢方物遣員外郎吳伯宗報之其冬日熞兄叔明篡立五年貢馴象蓄情頗秘禮部已受表主事曾

詧取視其副曰前王陳日煃今叔明何也白尚書詰之以寔奏
上怒郤貢卽日拜詧禮部侍郎六年叔明更奉表謝罪請封使者言日煃實病死國人願立叔明
詔以前王印視事後能塡撫人民更議之七年表謝稱老願授政弟煓報可然叔明實專制國中八年命中書省諭安南等國三年一朝貢王立則世見十一年叔明來告煓喪弟煒署國事十二年禮部尚書朱夢炎奏定使安南禮凡使者抵境王遣

人郊迎設香案身率僚屬至館鼓吹前導使者從至王府立龍亭左王與僚屬行五拜三叩頭禮使與王抗王居其右時安南以詔故陽罷兵占城而疆吏寇剽不已思明府亦來言安南攻其永平等寨

上以書詰煒勑廣西布政司無納安南貢久之德明死二十一年煒爲國相黎一元幽城外尋遇弒立叔明子日焜主國一元又名季犛叔明婿也二十二年假煒名貢二十五年以安南弒君不道詔

絶之明年遣禮部尚書任亨太御史嚴震直諭出
兵討龍州趙宗壽二十九年日焜始以叔明喪來
告
上謂叔明弒日煃有其國今一元踵弒煒勑禮部
無弔慰怙亂時日焜頗侵思明府地三十年遣行
人陳誠呂讓諭還所侵丘溫等五縣不聽日焜旋
亦為季犛弒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焜而黎氏簒立
大誅戮陳宗自謂舜裔胡公滿後更姓名胡一元
子蒼易名𡗥僭稱帝境內而一元為太上皇國號

大虞紀元天聖永樂元年賀卽位詐表陳氏絶奎
爲陳甥求權署國事遣行人楊渤往廉之還以耆
老表上與奎合遂命禮部郎中夏正善往封爲安
南國王二年表謝還思明府侵地勑無阻占城貢
道併還思明府所轄西平祿州永平寨會安南故
臣裴伯耆詣闕奏黎季犛世事陳氏任心膂一旦
覆陳宗易姓改元大逆無道臣祖父事陳項禦寇
海上而季犛簒弑因附番舶告急　陛下幸念陳
氏忠順施弔伐願負弩爲士卒先

上憫之令所司給衣食而老撾宣慰司護送前安南王孫陳天平亦至奏臣係故安南王烜裔孫世事上國傳至熚賊臣黎季犛擅威福輒推刃熚而立顒顒即日焜也亡何更弑顒立子寀在襁褓復弑之自立其子蒼誅夷宗族且盡興滅繼絕惟天王留意焉

上引見賜第月給廩與伯耆俱其冬安南賀正旦使者至

上出天平示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錯愕下拜至

垂涕伯耆責以大義惶恐不能對三年命御史李
椅行人王樞齎勑切責安南國王令以實聞令
遣使阮景眞等隨表謝詭迎天平并還祿州諸寨
地

上命行人聶聰　約勑廣西副總兵黃中呂毅
將兵五千及大理卿薛嵓送天平歸國封胡奅順
化郡公四年天平至丘溫奅遣陪臣供饋牽犒師
見天平皆拜舞踊躍問奅以疾解遣騎覘之壺漿
相望遂前度隘留雞陵二關將抵芹站山險林鬱

且雨潦軍行不成列忽大呼伏發刼殺天平及嵓
去中等亟整兵擊之橋已斷因引還奏狀
上大怒决意南伐七月以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
軍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爲左副將軍新城侯
張輔爲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叅將雲陽侯
陳旭爲右叅將幸神機將軍程寬等凡二十五將
軍兵部尚書劉儁叅賛戎務尚書黄福大理寺卿
陳洽督餉發步騎舟師及土舍達官八十萬人討
季犛大將軍右副將軍等統京衛荆湖閩浙廣東

西兵出廣西憑祥州左副將軍等統巴蜀建昌雲
貴兵出雲南蒙自縣
上親幸龍江禡祭并責黃中等立功別勑占城王
擾其境師次龍州遣行人朱勸往諭季犛父子聽
以金鑄身贖罪不從十月能以疾留副將軍輔發
憑祥入安南境傳檄聲罪遂破三萬衆度雞陵關
諜芹站兩傍並有伏遣鷹揚將軍呂毅等搜捕哨
至昌江造浮橋濟師屯新福縣副將軍晟亦率雲
南兵至白鶴江來會

上聞成國公能率命輔盡護諸將時賊恃僞東西

都及宣洮沱富良各江爲固緣江樹柵築土城綿

亘九百餘里又於富良江南崖置樁水中列戰艦

防攻擊兩都亦嚴備列象馬守險以老我師輔等

遂自新福移營三帶州造舟圖進取十二月副將

軍晟奪宣江而軍次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將

軍輔遣參將陳旭會晟濟師驃騎將軍朱榮等大

破賊嘉林江將軍輔留都督高士文舟師應榮身

率大兵與副將軍合沿江柵皆逼水唯多邦城下

沙坦可駐師而賊設備寨下設重壕壕內外布籌剌輔部署既定夜四鼓遣都督黃中等啣枚舁攻具過重濠至西南城下以雲梯附城蟻引上忽舉火銅角齊鳴賊披靡驅象巷戰遊擊將軍朱廣等以畫獅蒙馬神機銃翼而前象股栗奔突賊大潰蹂躪鹵獲無算遂進克東西都五年正月將軍輔晟等襲賊籌江柵大破之又攻萬刼江普賴山凡斬首三萬七千餘級招撫諒江東潮相繼附諜報季犛及子澄聚舟黃江遂水陸並進至木丸江賊

舟膠又大破之窮追至悶海口地下温乃佯引退賊追躡富良江舟亘十餘里横截江中而用刻船載木立柵迎拒輔率衆力戰賊不支都督柳升等以舟師横擊殲賊数萬江水爲赤乘勝抵悶海口季犛父子以小舟走又安升引兵出奇羅海口永定衛卒王柴胡七人詢得季犛所縛送升軍併得其子澄土人武如卿等獲僞大虞皇帝黎蒼僞太子黎芮等安南平　詔求陳氏後無存者輔等同父老合辭請郡縣視内地乃置交阯布政使司及

都指揮按察司分府十七日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宣化大原鎮蠻諒山新平乂安順化升華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衛十一守禦千户所三市舶司一以尚書黃福掌布按二司事都指揮使司以呂毅黃中掌之前歸附裴伯耆爲按察副使攺離陵爲鎮夷關安撫人民三百二十一萬有奇凡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糧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舟八千六百七十七艘象馬牛十三萬五千九百軍器二百五十三萬九千

九月獻俘闕下

上御奉天門讀露布面詰季犛父子頓首請死罪

下之獄勅訪交阯人才禮送赴京因以明經甘潤

祖等十一人爲諒江等府同知六年總兵官張輔

等凱旋上交阯地圖凡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

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　賜宴中軍都督府制

詔新城侯輔功㝡大西平侯晟次之進封輔英國

公晟黔國公都督柳升封安遠伯黄中呂毅得贖

罪餘手捕黎季犛及蒼授官三品而交人簡定復

反簡定者陳氏故臣從下交南爲副將頗有功因
上意不復立陳氏與所親陳希葛走興化州說羣
盜鄧悉等下之聚衆萬餘南合慈威鑾剽州邑勢
轉盛遂僭號八月鎮守尚書黃福以聞命發滇蜀
兵四萬屬黔國公晟進討兵部尚書劉儁賛軍事
十二月及定戰於生厥江敗績都督呂毅尚書劉
儁叅政劉昱並死之賊漸逼交州七年大發兵復
拜英國公輔爲征夷將軍五月簡定稱上皇立陳
季擴爲大越皇帝改元重光八月大破賊鹹子關

尋又敗之盧渡江及太平海口窮追至美良獲簡
定并僞將相陳希葛等八年正月送　京師磔于
市輔逐捕餘黨阮師檜于東潮州斬首五千級獲
僞將軍范支等二千人悉坑之築京觀
天子念久暴師　召輔還朝以征夷將軍麾下益
晟期盡賊五月晟擊破季擴於璽長海口十一月
請降
上幸許以爲交阯右布政使其黨鄧景異等各授
官然季擴特詐言緩師掠如故九年　詔英國公

輔充征虜副將軍往會晟二月赦交阯停徵課稅
三年七月破賊於九眞州月常江尋又破之海上
慈廉福安諸州縣皆復十年八月大破賊於神投
海戶十月又破賊西心江僞少保潘季祐遁可雷
山乞降輔承制以爲按察副使其將帥相繼降十
一年十二月輔等大破賊於愛子江賊驅象衝突
前鋒發矢落其象奴還奔自相蹂藉季擴走追擒
之老撾十二年八月檻送京伏誅交阯復平宴犒
南征將士　賜英國公輔黔國公晟金鈔有差始

安南民不忍棄陳王而季擴詭陳王後以惑衆勢重於簡定故征之數年而後克或云季擴即定從子行也亡何釋黎季犛戍廣西而子澄以善神鎗且累官工部尚書別賜姓氏矣自英國公輔下交南凡三獲僞王威震西南夷遂以征夷將軍留鎮其地十四年 召輔還以豐城侯李彬代別遣中使馬騏監軍定歲貢扇萬柄翠羽萬箇騏墨而殘交人怨叛者蠭起十六年正月清化土官巡簡黎利反利善戰挾計數初從季擴爲金吾將軍後來

降授土巡簡因輔召還後人心不甚德中朝遂自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爲相國結老撾縱剽豐城侯彬遣參將朱廣等討捕斬級六百利遁去而攻掠自如十七年巡按交阯御史黃宗載言交阯新入版圖而郡縣多兩廣雲南舉貢未歷國學遂授遠方以致撫字乖方若候九年黜陟轉多廢弛宜令到任二年以上從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覈廉汚黜陟報可十八年交阯參政侯保馮貴討黎利死之十九年豐城侯彬請屯田言利奔老撾

上諭老撾匿賊持兩端其詰之是歲給事中柯暹
御史何通等以訐工部尚書李慶慶陽薦暹等堪
牧民並爲交阯知州二十二年
仁宗卽位遣中使山壽諭利以爲清化知府召黄
福還以兵部尚書陳洽代福居交阯十八年有威
惠爲衆憚服旣去而交人益携中使馬騏還京未
幾矯旨下内閣勑往交阯辦金銀珠香内閣覆奏
上正色曰朕安得此言渠在交阯荼毒軍民卿等
不聞耶然亦不誅騏也利攻茶籠守臣琴彭堅守

不下其冬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爲交阯按察使洪

熙元年二月以榮昌伯陳智爲征夷副將軍討利

六月

宣宗卽位勑智及都督方政亟進勦智逗遛不前

茶籠潰琴彭戰死而宣化賊合雲南寧遠州紅衣

賊縱掠皆遥受利節度宣德元年二月智等擊利

於茶籠州敗績四月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

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叅將發步騎十餘萬進

討尚書陳洽仍叅軍事陳智方政白衣隸軍中自

勁時交阯連歲用兵中國疲奔命自
仁宗雅屬意招撫
上罷朝御文華殿顧語侍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
楊榮以郡縣安南非
太宗意欲如洪永初使自爲國奉常貢與民休息
唯士奇榮議與
上恊朕語秘不令外廷知也五月赦交阯有罪者
九月以廣西兵五千益王通十月黎利弟善據廣
威州遂擁衆數十萬分道攻交阯城拒郤之十一

月參將𤨏大破賊於清威至石室縣與成山侯通合兵進屯寧橋諸將言地險惡宜遠斥堠持重通不從麾衆渡天雨泥濘伏縣起衝盪遂大敗尚書陳洽死之黎利方從乂安引精兵來會圍東關通敗後氣大沮喪陰許爲利乞封緩攻十二月以成山侯通告急命安遠侯柳升充征虜副將軍又副以保定伯梁銘都督崔聚爲右參將由廣西黔國公沐晟充征南將軍與安伯徐亨永寧伯譚忠爲左右副將軍由雲南兩道擊賊兵部尚書李慶參

贊軍務召黃福於南京令仍掌交阯布按二司事

二年黎利來攻成山侯日夜訓練得精銃五千出不意擊利大破之斬僞司空丁禮僞司徒黎豸等萬餘級利愳不能軍諸將請乘勝追擊而通猶豫不決賊得以暇脩械固壘勢復張三月圍丘温都指揮孫聚拒破之勑調原下西洋銃卒及湖廣四川各省都司兵四萬五千餘益征南征虜兩將軍四月利以八萬衆破昌江城都指揮李任等力鬬死中使馮智及知府劉子輔等俱自縊成山侯通

斂兵不出利書來請和通輒許淸化迤南地獨按察使楊時習不可通厲聲叱之遂遣人同利使表貢方物九月安遠侯升等師次隘留關利復具書詣軍門乞罷兵立陳氏後日暠者主其地升不敵封奏聞趣兵進長驅至鎮夷關心易之保定伯銘尚書慶並病瘴暑寢劇幕屬郎中史安等言慶曰主帥意頗驕而夷多譎不據險何以待敵慶力疾語升升唯唯前抵倒馬坡獨以百餘騎馳度橋橋壞陷淖伏四起中鏢死銘慶亦繼歿都督聚進兵

至昌江軍中新失帥氣不振賊大驅象前突師潰聚與史安等俱被執死之凡七萬衆靡有孑遺惟尚書福在行交人擁泣曰吾父也向不北歸何至是䕶抵龍州而黔國公晟兵竟阻不進十月成山侯通諜知升敗益恩更啗利金綺予盟退師而前遣使表貢方物及利所具升書請立陳氏者抵京上覽表以示羣臣顧英國公輔曰將奈何輔曰安遠成山侯非將也而少發兵少發兵不足以制敵臣請行以一年擒利

上爲默然大學士士奇榮等言
太宗三下交南中國士馬虧損累萬轉漕度支費
累七十億得城三百餘而十餘年間叛者旋踵不
如因其請撫之以合止戈之義
上曰天下初定安南能先朝貢第令民安陳氏有
後朕奚恤人言羣臣頓首稱善十一月命禮部侍
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充正使通政黄驥鴻臚
卿徐永達爲副齎詔撫諭安南所據利表畧係陳
日煊三世嫡孫寓身老撾二十年其令耆老以實

對卽授封朝貢如洪武制勑主帥卽班師新置三
司以下文武各携家歸凡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
三年正月成山侯通馳奉僞王陳暠遣黎少穎表
貢代身金人謝罪及送囘所掠萬三千八百九十
一人報已全師出境至南寧胥命坐擅矯制失律
棄地下獄當斬贖爲庶人中使馬騏以激變論死
籍其家五月琦汝敬等還自交趾利表謝言暠病
歿諸爲陳氏後者悉絶臣利謹守封疆候旨　詔
更遣汝敬往訪陳後廷臣劾黔國公晟等逗遛

上曲赦晟緘劾章示之贈交阯死事文武復其家四年汝敬還利附使貢方物奏陳氏子孫實已盡臣利有女九齡失亂兵中後知爲馬騏進充宮婢陛下既赦臣幸歸此女其敢負德六年五月利獻代身金人兼請封六月遣禮部侍郎章敞通政徐琦齎詔令利權署安南國事七年二月利遣人附敞琦謝貢歲金五萬兩及方物九年三月廣西總兵山雲奏利死姦臣黎問等構黨讐殺諒山府土官阮世寧七源州土官阮公廷並避居龍州及太

平府勑雲利起微賤因奏立暠從人望朕志息民
遂罷兵徐議立暠利遠奏暠死多行不義爲天所
殛爾宜飭邊兵嚴備世寧等善撫之利子麟旋告
哀命行人郭濟朱弼往祭十月請封令麟權署國
事麟一名龍正統二年以奉朝廷謹　賜塗金銀
印封眞爲安南國王諭還所侵欽州地及逋民二
百餘户麟卒子濬嗣一名基隆天順元年乞賜袞
冕賜朝鮮不許三年庶兄琮酖殺之自立明年夷
目黎壽域等誅琮而立濬弟灝一名思誠天順五

年命侍讀學士錢溥授冊灝耻爲使臣屈溥貽書往復乃定成化初與鎮安土官岑宗紹相攻爲岑氏所敗占城王茶全攻其化州灝自率兵救之乘勝抵其都虜茶全歸

上諭令罷兵十四年灝疏辨爲邊鄙侵伐無占奪事十七年老撾來告急兵部奏安南僻在西南萬里東吞占城西併老撾殘破八百僞勑車里宣慰司殺滿刺加使臣聞其國治戰艦三千欲襲海南所宜申儆勑雲南兩廣守臣嚴禁亾命越境整兵

待之先是國家　登極改元循例詔諭安南安南亦遣使朝貢然侵盜不輟中土人竄入其境有受僞御史者教之窺雲南而鎮守雲南中使錢能貪恣令指揮郭景取捷徑求賂安南以朝使向道廣西頗錯愕潛以兵尾其後覘我虛實改南京戶部侍郎王恕往巡撫械治能黨始戢而巨璫汪直方覬邊功獻取安南策傳　旨索永樂中調兵數職方郎陸容及劉大夏匿其籍以利害動尚書余子俊力沮得寢然自是鎮南關外多華人而臨安諸

郡夷賊滋蔓矣弘治八年占城請討安南少傅徐溥以損威諫乃止十年灝死子暉嗣貢使欲由龍州入南寧知憑祥州李廣寧以國初設鎮南關在其境爭之　詔如舊十七年暉死子敬嗣未踰年復死立其弟誼寵臣阮种擅主權正德四年逼誼自殺夷目黎廣度等誅种表請立賙六年命編脩湛若水往封賙一名瀅爲灝次子玿出玿生灝賙國人立賙而灝之子譓并弟䕫以兄子不得立灝及譓並妻鄭宗強且握兵意不附而賙猜虐人

不堪命十一年鄭綏鄭惟鏟及其黨陳眞弒睭諒山都將陳暠自稱陳氏後與其子昇以諒山之甲逼交州攻殺鄭惟鏟自立僞號天應仍稱大虞因陳眞等攻走諒山鄭綏等共立譓其甥也一名椅而暠與昇率衆據長慶太原淸都三府其黨莫登庸尋奔譓登庸本荊門漁家子有勇力善戰能凌水飛数步繇武舉累遷隷暠以罪奔譓用爲宜陽叅將與暠戰大破之暠死以功封武川伯而大將阮弘裕等討弒睭之罪攻鄭氏鄭綏及其子奔清

化惟鏵子奔高平國兵柄未有屬登庸賂譓親信諷推已典兵加太傅仁國公諸軍並聽節制既得志則漸除譓左右易所親信防守之且詭它盜焚刼譓迫於登庸間行得脫至清化依鄭綏登庸乃僞立懬或云登庸收妻懬母懬登庸子也譓兩遣使乞師爲登庸簒取不得進嘉靖改元以即位詔諭安南國王晭晭死且七年矣使者抵龍州不能達而還六年登庸僞受懬禪僭號立子方瀛爲皇太子尋酖懬當是時登庸與陳氏分據交地譓所

擁清化乂安順化廣南四道而舊臣不服登庸者往往據險爲援九年登庸立子方瀛爲國大王而僭稱太上皇率兵攻譓清化譓敗走乂安及葵州復窮追走入哀牢國哀牢即老撾也譓憤鬱死子寧南七歲一名堙故臣黎峒鄭江鄭惟㦛等立之居清化府之木州漆馬江與老撾接界有衆八千登庸屢攻倚老撾爲援不能克十五年以 皇子生議詔諭安南部奏自正德十年絕貢使法當聲罪請勑錦衣有膽略者往廣西令鎮巡選伴人境

勘報會安南世孫寧令陪臣鄭惟憭間道來乞師
天子銳意征討十六年巡撫雲南都御史汪文盛
黔國公沐朝輔得歸附土舍刁鮮等詗其事執登
庸諜傳檄懸購而賊黨武文淵等各請降自効文
盛列營蒙自縣蓮花灘扼交廣衝登庸頗懼明年
投牒奉款而黎寧亦列播越本末及進兵道里以
聞集廷臣議十八年命咸寧侯仇鸞為征夷將軍
兵部尚書毛伯溫贊軍事征蠻將軍安遠侯柳珣
兼征夷副將軍兵部侍郎蔡經以二廣兵合征南

將軍黔國公沐朝輔以雲南兵合凡三十萬人壓境左叅政翁萬達善兵多算伯温經咸佐之乃駐師境上寄募敢死士入僞都偵狀馳諭安南父老以興繼義討罪止莫登庸父子有擒斬獻賞二萬金加顯秩又諭登庸父子能藉土地束身歸命亦待以不死且剋期進兵時方瀛已物故登庸奉降表獻所侵欽州四峒地願内屬及辨黎寧爲阮淦子非黎氏後遂爲壇鎮南關兩軍相距文武具儀升壇登庸率其任文明并夷目阮如桂等尺組繫

頸徒跣蒲伏壇下伯溫承制受之暫令歸國候命時十九年十一月三日也明年　詔赦登庸廢勿王降稱安南都統司以登庸為都統使從二品別給銀印世襲海陽山南等十三路各設安撫司司設安撫同知等官聽登庸統理通隸廣西布政司歲給大統曆奉正朔仍三年一貢其澌凛古森丫葛金勒四峒侵地還欽州黎寧核果黎氏後畀以所據地制下登庸死矣聽授其孫福海伯溫班師以功進太子太保餘擢賞有差二十一年福海襲

表謝進金銀犀象方物命賚使如故供億減宅藩

罷　賜宴頃之福海爲黎寧逼海上二十五年死

子宏瀷幼族人莫正中等謀作亂勢蹙奔欽州其

黨范子儀等亦潛住永安因擾内地二十八年莫

敬典討子儀黨函首獻護宏瀷至鎮南關請襲三

十年勘明許之尋有兵難貢使黎光賁羈南寧餘

十年至四十三年始達

上嘉恭順特賜宴如朝鮮琉球陪臣劒萬曆初莫

茂洽襲都統使四年九年並來貢十四年越請故

疆從邊吏議給以吟邦邑米等四村而黎寧子寵無嗣世臣鄭簡立黎暉四世孫黎維邦簡卽惟憭子也維邦死簡子松復立維邦子維潭二十一年督兵象襲莫茂洽執殺之并得都統使印盡逐莫氏遺孽莫敬用竄居高平府敬璋敬恭竄居東海新安州以何維潭執敬璋兼有新安遣使浮海詣督府請款文移擅用前國王印詰之以詐對而請益堅因約以高平居莫氏如黎氏漆馬江故事維潭心難之二十四年啓關有日遁去久之進代身

金人聽款二十五年四月總督兩廣侍郎陳大科等築壇受降如登庸時詔以維潭爲都統使仍以高平予莫敬用令維潭無侵害安南復定賜大科等金幣二十七年維潭死子維新嗣叛酋潘彦搆逆維新與鄭松還保清化莫敬恭復振三十年祿州夷官韋達禮侵思陵州諭鄭松嚴束三十四年安南入貢改給銀印以黎維新襲都統使明年交夷七百餘由龍州港突犯欽州嚴諭維新擒勦維新稱盜首武永楨係殘莫嘯聚執扶安等三人獻

總督兩廣尚書戴燿檄總兵孔憲卿等分水陸進擣其穴維新亦調水兵六十艘截新安海上三十九年海風大作溫州獲異船三譯審皆安南夷各給衣糧縱歸四十二年黎酋朝祿等引烏合千餘刼下石西州莫敬琳亦統衆數千索憑祥州米馬入下石始黎氏自利以下雖稱藩得帝其國如趙佗故事死則加僞謚君長並有二名以僞名事中國其後黎莫二姓遞爲雄而莫氏寖微海島黎莫支黨往往僭稱國公侯伯名號旁犯滇粵所至

騷動接安南自李氏都龍編地東距海西抵老撾南接占城北連思明而與中土錯壤則東起欽州迤西歷左江北至臨安元江凡界兩廣雲南三省軺車往來必由廣西憑祥州鎮南關龍州爲孔道由雲南臨安則經蒙自河蓮花灘可四五日至其東都山川以佛跡勾漏海富良江爲大產金珠丹砂珊瑚翡翠蒟醬羚羊蚺蛇之屬甚夥而奇獸有狒狒似獼猴人面知人生死猭獖似猱善捕鼠俗夷獚雜居喜兼并椎髻裸下黑齒昂喙好浴江水

蹲踞爲恭唯交愛人倜儻驩演人淳秀而驩演文學特盛官制略倣華風並習漢字歲凡再稻八蠶桑麻魚鹽饒沃爲諸夷冠

論曰安南自五代後置君若奕棋而黎氏凡三據其地豈一姓苗裔耶　國家拓境匹於漢唐而此邦既隸版圖旋淪蠻落有遺憾焉或謂英國膚功屢奏即留填如黔國南人當不復反而以刑餘荼毒隳彼成績且計黎利縱横英國尚矍蹶無恙令虎旅再發應如子儀之走回紇而竟引棄珠崖爲

歸安茅瑞徵伯符撰

占城

占城古越裳國在交趾南周成王時重譯獻白雉秦為象郡地漢併南越置象林縣屬日南郡東漢時數寇掠其後縣功曹子區連殺令自王號林邑國傳數世甥范熊代子逸晉武帝太康中來貢日南人范椎有奴名文嘗牧牛獲二鱧澗中化為鐵以鑄刀削石立解因為逸將教作宮室械器乘逸

敵墓立永和中攻陷日南九眞義熙後頻入寇交州爲弱五世孫見殺于扶南王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自立宋永初二年以諸農子陽邁爲林邑王陽邁者華言紫磨金也林邑有金山石皆赤金夜飛如螢鑄金人大輒十圍天嘉中交州刺史檀和之將兵深入銷金人得黃金數十萬斤齊天監九年其王范文凱獻白猴歷梁陳貢獻不廢隋仁壽末遣將軍劉芳率步騎萬餘往擊其王范梵志引衆乘象逆戰芳掘坑覆草僞北誘陷之入其都獲廟

主十八枚皆范金爲像葢有國凡十八葉矣因以其地爲三郡置守令道阻不克入梵志尋復國唐貞觀時王頭黎獻五色鸚鵡子鎮龍被弒范姓遂絕國人立頭黎女爲王不能定迎立頭黎姑子諸葛地至德後更號環王王所居日占城後因以占城爲號史稱其俗累磚爲城塗以蜃灰王着法服加瓔珞如佛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幡旗用吉貝鎧以藤弓矢以竹國不設刑法有罪令象踐殺之人深目昂鼻髮拳色黑貴女賤男嫁娶用八月右

姓曰波羅門物產大抵同交趾周顯德中占城貢方物有通犀帶作雲龍形及薔薇水猛火油宋建隆二年其王釋利因陁盤遣使來朝書表于貝多葉盛以香木函爾後貢獻相望太平興國六年交州黎桓獻占城俘太宗令廣州撫遣之雍熙後苦交州侵逼其民率附儋廣二州淳化三年賜其王白馬二遂爲額大中祥符四年貢獅子二畜苑中皇祐七年廣西安撫經略司言占城近修武備抗交阯將由廣東路入貢熙寧中詔協力致討其國

選兵七千扼賊衝以木葉書回牒訖無成功後兩
國並入貢使請各避政和中授其王楊卜麻疊金
紫光祿大夫領廉白州刺史予奉給宣和元年進
簡較司空兼御史大夫懷遠軍節度封占城國王
自是每遇恩降制加封邑淳熙四年占城以舟師
襲眞臘傳國都慶元後眞臘大舉復讐俘其王占
城地悉歸眞臘更立眞臘人主之因號占臘元至
元中內附降虎符封占城郡王命左丞唆都等立
省尋以負固命行省官率兵自廣州航海縱擊佯

請款獻金葉九節標槍其王栖鴉侯山立砦聚衆二萬餘且借兵交趾真臘諸國截歸路師囘招諭始奉表降　國朝洪武二年命行人吳用顏宗魯楊載等齎　璽書使占城爪哇日本等國會占城國主阿答阿者遣虎都蠻來朝貢虎象優詔答之其年貢使蒲旦麻都言安南逼境諭兩罷兵遣中書省管勾甘桓會同館副使路景賢封阿答阿者爲占城國王　賜鍍金銀印大統曆金綺三年遣祀山川以占城通中國文字令貢士赴　京師聯

安南高麗沙漠平頒詔其國四年阿答阿者遣答
班爪卜農奉金葉表來朝譯稱安南侵擾願賜兵
器樂人俾知聲教所被少紓凌奪
上意憐之命中書省咨王言占城安南並奉正朔
已諭令安南罷兵更給爾兵器是同佐鬬所請聲
樂華夷方言各異如爾國能習華音聽赴京肄習
并諭福建行省免征占城海船示懷柔意八年諭
占城等國三年一朝貢以貢使挈行商多詐著
祖訓沮遏之十六年遣子來賀　聖節給勘合文

冊二十四年以其臣闍勝弑立絶貢使永樂元年其王占巴的賴遣賀即位愬安南侵掠諭息兵修好四年征安南勅廣東都指揮司由海道往占城會兵五年獻黎氏俘表謝七年命中使鄭和等往賜其國自五虎開洋張十二帆順風十晝夜至其酋戴三山金花冠臂腕束以金鐲乘象馬郊迎蒲伏十一年再征安南兵部尚書陳洽言初討黎賊及陳季擴占城王出兵觀望至化州大掠以金帛戰象資季擴季擴亦遣以黎蒼女約侵升華府厥

罪惟均

上以交趾初定不欲窮兵諭歸侵地十六年貢瑞象自永樂後三年一貢其國嗣王輒請命宣德元年行人黃原昌往頒正朔繩其王不恪卻所贈金帛擢戶部員外郎七年暹羅使者以前使及番伴百餘爲占城拘留愬于朝正統元年占城使至詔還所留暹羅人及我軍往西洋未歸者六年行人吳惠齎勅立其嗣王摩訶貴舟發東莞從交趾界抵國時臘月尚暑國人多裸袒稻始熟明年上元

夜王爇沉檀燃火樹盛陳樂舞款客十二年攻安南爲其王黎灝所敗景泰末摩訶貴卒其子槃羅茶全請封天順中命給事中江彤行人劉寅之賜冊五年安南王灝大發兵破占城成化七年槃羅茶全卒弟槃羅茶悅攝國事奏安南攻圍刼賜印以息兵諭安南九年命給事中陳峻等賫印封槃羅茶悅爲王抵靈山聞茶悅等被虜乃還而安南王灝奏占城前襲其化州槃羅茶全親率象馬令弟槃羅茶遂先發反弑茶全而槃羅茶悅子茶

質苦來率徭峒伏竹弩夜攻殺荼遂自立邊吏黎
文因發兵擊盜頃已奉勅還所掠兵部尚書項忠
等以奏詞牴牾請勅具實奏十四年安南王灝遣
陪臣阮達濟奏辯占城非沃壤曾無占奪望遣朝
使申畫郊圻二十年占城復請封命給事中馮義
行人張瑾賚勑印往義等方乘巨舶市利至廣東
聞所請封爲王者死恐空反遂馳至占城而安南
已用僞勑立國人提婆苦居攝卽以印幣授提婆
苦册爲王得厚賂黃金還經滿剌加國貨所賚至

海上義死瑾歸報而王弟古來先奏請嗣封前事頗泄瑾下詔獄坐事擅論斬謫戍邊明年復遣給事中李孟陽行人葉應封古來爲王披古來奏初王見虜王弟槃羅茶悅潛匿比封使至復爲交人所執後懇天朝訪本國子孫撥還故土自邦都郎至占臘地界五處立齋亞麻勿庵爲王無何死弟古來序當立願遣使諭還全境二十七處四府一州二十二縣東至海南至占臘西至黎人山北至阿木喇補凡三千五百餘里而提婆苔譯占城使

不知何許人也爲安南所納抗言古來不當嗣二

十三年古來自老撾走崖州懇辯將孟陽等次廣

州疏言占城僻險安南搆兵未靖恐驟封至損國

威宜勑安南悔過仍令古來歸國聽勘從之命兩

廣督府主其事都御史屠滽屬叅議姜英勘定僉

謂古來王弟宜繼　賜勑切責安南王灝始聽命

滽製海舟募勇士千人護古來至新州港弘治元

年王古來奉金葉表謝并附致黃白金器飾於滽

上諭滽受固辭十八年古來卒其子沙古卜刺請

封給事中任良弼等疏行勘明遣使賫勑至廣東境上令領歸國報可正德五年仍命給事中李貫行人劉廷瑞授冊而貫憚往以無通事諸人爲解致命于其使而歸嘉靖初占城及暹羅等國商泊廣東市舶中使牛榮私貿易事覺沒其貲頃之沙古卜剌卒沙日底齊立二十二年遣叔沙不登古魯等奉金葉表貢方物以綵幣報　賜其王使者請給冠帯及稱安南攻掠乞護出境並報可其國東北瀕海從福建長樂五虎門西南放舟甚駛距

海口百里立石塔爲標舟皆繫焉然貢道由廣東

按元史其國近瓊州舟行順風可一日至治木城

可二十餘里俗便山習水開北户向日鮮霜雪尚

釋無絲蠶衣禁玄黃以白氎布纏胸垂至足窄袖

椎結居茅茨不踰三尺分晝夜各五十刻無閏月

夜鼓八更睡起以子午爲率見月飲酒歌舞爲樂

元旦驅象出郭名逐邪冬至定十一月望日釀酒

俟熟賓主繞甕坐且咂且注水味盡乃止產諸香

饒象牙犀角伽楠香惟此地有之價亦頗貴犀如

水牛大者八百斤角在鼻端長可尺五寸馬小於驢樹之異有觀音竹如藤長丈八尺許色黑如鐵每節長二三寸稻種耐旱而早熟宋真宗時求種給江淮兩浙擇田高者藝之卽今黄秈所謂占城稻也語燕鳩果于戰鬭或云文書用羊皮及黑木皮土雜白沙畜多牛不任耕耨亦鮮粒食醞以生蛆爲佳歲時酋長採生人膽入酒又以浴身日通身是膽王當賀日沐人膽汁出游乘象或黄犢車一人持檳榔盤爲導尸頭蠻本婦人目無瞳與家

人同寢夜深頭飛去食人穢飛回復合體如舊諸有罪送不勞山始弘治中安南數侵占城奏請命官往諭大學士李東陽獨曰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修貢然負固日久今遣官抵其國海島茫茫空掉寸舌萬一執迷衡命寢置不問損威已多即問罪興師開禍尤烈宜勿聽時以東陽得大體云

錄四

藏板

眞臘

眞臘本扶南屬國在占城西南其王質多斯那兼扶南有之姓刹利氏隋大業十三年貢獻始通中國唐貞觀初傳子伊奢那與環王相攻自武德至聖曆凡四來朝神龍後分爲二南際海饒陂澤號水眞臘北多山阜號陸眞臘其後復合爲一宋政和六年遣使貢賜以朝服宣和二年封爲眞臘國王建炎二年以郊恩授其王金裒賓深簡較司徒加食邑所部聚落六十餘有銅臺列銅塔二十四

銅象八鎮其上象各重四千斤歲時朝會列玉猿孔雀犀象名曰百塔州以金盤椀盛食因有富貴眞臘之諺其國戰象幾二十萬馬多而小閩人有浮海之吉陽軍者風泊占城方與眞臘各乘象戰敎占城習騎射勝之慶元中眞臘破占城更其王占城轉屬焉元遣使招諭眞臘臣服其習尚詳隋書及永嘉周達觀所作風土記自溫州開洋經交趾抵占城又自占城可半月抵眞蒲卽其境地廣七千里北抵占城西南距暹羅各半月程南距番

禺十日程東瀕大海國中有金塔及銅石塔城上
石佛頭五中飾以金王三日一聽朝坐七寶牀出
入擁劒立象上迎小金塔金佛前導非嫡子不嗣
自王以下男女皆椎髻袒裼止以布圍腰手足並
帶金鐲以香藥塗體家奉佛僧茹魚肉唯不飲酒
供佛亦以魚肉疊貝葉爲經甚華整每旦澡洗以
楊枝淨齒誦經呪文書以麂鹿皮染黑蘸粉畫字
亦有通天文者能推算日月薄蝕以十月爲歲首
閏悉用九月夜分四更候煖不識霜雪夏秋多雨

移避山居產翠羽諸香佳樹異魚貿易以婦人貴
中國針梳鍋蓆磁漆等器開戶東向坐以東爲上
手以右爲淨其大較也俗稱儒爲班詰僧爲苧姑
道爲入思班詰不知所誦何書但從此入仕爲清
貫彌望沃野不事蠶織後暹人來居得桑與蠶種
縫補織紝率倩暹婦爲之洪武初其國王忽兒那
遣奈亦吉郎表賀貢獻方物六年　賜大統曆文綺
二十年命行人唐敬使其國貢象五十九永樂初
以即位諭海外諸蕃御史尹綬使眞臘自廣州發

船由海道歷占城經淡水湖菩提薩州繪山川爲
圖以獻三年其王參烈婆毘牙卒　命序班王孜
往致祭給事中畢進賞詔封其子嗣王景泰二年
來貢　賜王及妃文綺後朝貢不絕今眞臘訛爲
東埔寨賈舶止抵海隅篱木州以柴爲城華人率
寓居市道甚平或云卽蒲甘國

暹羅

暹羅國在南海中自東莞放洋歷占城西南行順風七晝夜至其北岸連交趾本暹與羅斛二國暹土瘠不宜耕稼羅斛平衍多穫暹仰給焉或曰暹即古赤土羅斛即古婆羅刹赤土亦扶南別種也隋大業三年遣屯田主事常駿等使赤土自南海郡舟行二旬達雞籠島至其界王姓瞿曇氏禮遇甚厚隨貢方物獻金芙容冠龍腦香鑄金爲多羅葉文表封以金函後改名暹元成宗元貞初進國

進金字表來貢至正間暹降羅斛爲一國洪武初遣大理少卿聞良輔往諭之四年其王參烈昭毘牙遣使奉金葉表朝貢賀正旦　賜大統曆六年其子參烈寶毘牙復遣貢併獻其國地圖十年貢象及方物命禮部員外郎王恒等賫詔　賜以暹羅國王之印十六年給勘合文冊令朝貢以時二十八年遣中使　賜嗣王昭祿羣膺及妃文綺永樂元年奉表乞量衡爲國中式幷賜金綺古今列女傳爾後定三年一朝貢貢道由廣東二年福建

布政司奏有番船泊岸係暹羅國與琉球通好已
籍船物請命
上謂禮部尚書李至剛等日諸番脩好乃美事漂
舟所宜嘉恤令所司爲治舟廩而遣之七年奉表
遣祭　仁孝皇后使還諭歸南海流民何八觀等
十三年嗣王侵满剌加國勑令罷兵二十一年定
例免抽貨稅給賞畢日許于會同館開市宣德中
賜予稍减成化十三年使來貢汀州士人謝文彬
以販鹽下海漂暹羅仕至坤岳坤岳者華言學士

至是偕來貿易蕃貨事覺下吏弘治中命給事中林恒往冊封正德十年進金葉表文貢方物譯其字無識者大學士梁儲疏請選留來夷一二名在館肄習從之嘉靖元年暹羅及占城各番舶至廣東市舶中使牛榮縱僕私貿蘇木胡椒諸物鬻南京盤獲伏法三十二年貢白象及方物象斃于途遺牙一枝使者飾以珠寶置金盤并象尾獻
上嘉其意禮遣之三十七年其王勃略坤息利尤池牙遣使賚金葉表來朝明年從貢使請特還抽

稅佐脩船費隆慶初東蠻牛求婚暹羅不許統沙外兵破其國虜世子及賜印歸萬曆初嗣王擊走東蠻牛是後暹羅益強移攻真臘真臘請降七年復遣使具金葉表文來貢二十二年緬酋雍罕等從蠻莫道歸暹羅卷甲趨之俘斬數萬緬勢遂衰其國方千餘里山廻環峭立候嵐熱王宮壯麗覆以錫瓦民多樓居避濕樓密聯檳榔片繫以藤甚固俗勁悍削檳榔木爲鏢鎗水牛皮爲牌幷藥鏃習水戰大將多用聖鐵裹身刀矢不能入聖鐵者

象胥　十八　暹羅　十五　芝園

人腦骨也王跨象或乘肩輿白布纏首腰束錦悅以受封　天朝獨留髮國中婦多智夫聽于妻遇中國男子輒私之以諸香澤其體髮日夕三四浴男陽嵌珠玉富者範金盛珠行有聲婚則取女紅貼男額沃土力牆尚釋教經字皆橫書家及百金即以其半施佛重喪禮貴人以水銀灌屍瘞高阜地民間或筏浮於海迎僧呪大鳥食之頃刻盡謂之鳥葬釀秫爲酒甲諸夷稱暹酒工刺繡織紝市用海𧴩言語大類廣東貢物犀象珊瑚寶石阿魏

諸香六足龜西洋布之屬其旁國六坤風土相似多產椒

藏板

爪哇

爪哇古闍婆國在南海中一名蒲家龍今稱下港每移文書于三百七十六年疑肇啓漢初云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阿陁羅跋摩嘗遣使奉表唐日訶陵南瀕海北眞臘王居闍婆城貞觀中入貢至上元間推女子爲王號悉莫令嵗嚴肅大曆中訶陵使者三至元和八年獻頻伽鳥朝貢訖咸通宋仍號闍婆其國與三佛齊國数搆仇殺淳化三年國王穆羅茶遣使朝貢大觀三年再入貢

禮之如交趾元號爪哇舟行自泉南經占城至其國程可一月或曰自東莞開洋至占城順風二十晝夜至世祖海外之役爪哇爲大至元二十九年詔平章史弼等率福建江西湖廣三行省兵二萬征爪哇從八節澗水陸並進會爪哇與鄰國葛郎搆兵其王爲所殺婿土罕必闍耶奉地圖降請援遂攻葛郎下之因許歸治裝入朝反邀擊還軍弼斷後得舟達泉州洪武二年遣行人　賜以璽書五年其王昔里八達剌遣使奉金葉表貢方物納

元授勑九年其王八達那巴那務貢白鹿孔雀尋以中朝待所屬三佛齊與之埒使臣取道邀殺之十三年奉金葉表貢黑奴三百人　詔切責絶其貢三十年以三佛齊挾詐阻商令禮部移暹羅轉諭後其國分東西二王永樂二年東王孛令達哈遣使朝貢請印以鍍金銀印　賜焉五年西王都馬板滅東王會朝使舟過東王城死者百七十人降勑詰問西王懼上表謝罪願償黃金六萬兩已貢萬金

上曰朕令遠人知畏耳寧利金耶罷弗徵　賜鈔
幣諭之十一年貢使還勅聞王以割舊港地界與
滿剌加懷疑懼浮言慎勿聽十三年西王更名楊
惟西沙遣使謝十六年獻白鸚鵡宣德後久不至
正統三年復來貢使臣亞烈馬用良八諦南亞先
後乞賜金銀帶予之亞烈八諦皆官名用良與通
事良殷南文旦並漳州人殷乞還鄉用良文旦乞
便道過里仍還國皆報可命有司給道里費時真
臘等十一國使臣歸勅爪哇護其行八年以廣東

參政張琰言朝貢靡敝中國令以三年爲期景泰三年求傘蓋及蟒衣　詔給其一國王爲巴剌武是後朝貢無常其國四鄉初至杜板僅千家主以二酋流寓多廣東漳泉人有水一泓甚甘稱聖水相傳元將史弼高興往征經川乏水祝天泉隨湧東行半日至斯村中國人留客成聚名新村村約千餘家編茭樟葉覆屋村主廣東人番舶至此互市琛寶充溢又南水行可半日至淡水港乘小艇行二十餘里至蘇魯馬益米糧所湊亦近千餘家半

中國人港旁大洲林木茂蔚有長尾猓数萬又水行八十里至漳佑登岸西南陸行半日抵王居磚墉高踰三丈方三十餘里宮宇鋪板蒙以藤花蓆頗宏麗其俗有名無姓尚氣好闘生子一歲便以匕首佩之蓬頭跣足上衣下帨初婚以五日後迎新婦裸而跣被金珠絲飾王頂金葉冠腰束錦綺跏趺坐或跨象乘牛市用中國古錢衡量以倍華船上澗貿易晨集午罷王日徵其稅澗東紅毛番澗西佛郎機各起土庫歲以哈板船往來用銀錢

互市本夷則用鉛錢書同瑣里無楷筆以刀刻葉
上西番賈胡及唐人雜居服食多雅潔土人啖蛇
蟻蚯蚓無匕筯至與犬同寢食信鬼好游或乘軟
兜寇盜少不設刑禁輕者金贖重即以藤縶刃殺
之塟以水火或令犬食曰犬塟樂有横笛鼓板自
爲夷舞銅鼓響欲過雲價値可数十金貢物鶴頂
火雞犀象珍珠諸名香藥及西洋鋑鶴頂鳥腦骨
厚寸餘外黄内赤火雞軟紅冠鋭嘴食炭大於鶴
産倒掛鳥形如雀羽五色每焚異香取貯翼間夕

則張尾翼倒掛以散馬亦饒吉貝桄榔木青鹽綵鳩白鹿白猿猴所屬蘇吉丹丁機宜打板打綱底勿諸國其旁國碟里日羅夏治合猫里

蘇吉丹

蘓吉丹今訛爲思吉港闍婆支國直泉州丙巳方東至海水勢漸低女人國在焉逾東則尾閭所泄非人世矣王五色布纏首跣足出蔽以傘從者五百餘各持鎗劔頭戴帽如虎鹿牛象狀不一剪髮裸體以布裹腰波羅蜜果甘美蔗長踰丈或曰思

吉港聚落頗衆而吉力石其主也國在山中賈舶僅經其水滿華人泊饒洞貿易饒洞曠衍以石爲城酋出入乘車御馬亦御黄犢鹵薄皆備風俗大類下港饒洞之後爲金後山饒有修竹茉莉土人以一紙蔽下體種荳供食或射鹿佐酒

丁機宜

丁機宜幅員鼂狹酋衆僅千餘其國以木爲城王居列鍾鼓樓出入騎象以十月爲歲首性好潔俗近爪哇而酒禁甚嚴上族輒不御酒客至以扶留

蘇檳榔代茗惟細民無賴時時闌入醉鄉曹偶共笑之地接柔佛爲所侵始通姻好與華人舟中互市產犀象黃蠟嘉文席

吉里地悶

吉里地悶其國在重迦羅東與爪哇接今訛爲遲悶重迦羅山巖稱奇秀沿山皆旃檀至代爲薪氣蒸人候苦熱午必俛首向水坐差可辟瘴然易染疾死田肥宜穀無它產男女斷髮穿短衫夜卧不覆體商船所聚去城稍遠每船至王必出臨之侍

衛頓盛日輸稅亦不苛索也俗以立爲尊夷人見王則坐地合掌不知年歲亦無姓氏文字以石片紀事如于石則總于繩爲一結訟則兩造各牽羊曲者没之葢猶有結繩束矢之風焉

碟里

碟里國在東南海中大洲上有諸港通海人淳產薄尚佛少訟永樂三年國王遣使馬黑木來朝貢

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海中小國無它產產蘇木胡椒頗知種

藝奉佛寡盗永樂三年國王遣使朝貢

合猫里

合猫里國即猫里務地小土瘠多山山外大海饒魚蟲人亦知耕稼永樂三年同爪哇國朝貢產胡椒蘇烏木地鄰呂宋漸成沃土俗亦近馴舶人語曰若要富須往猫里務蓋亦小邦之善區也有網巾礁老者蕩舟為盗海上往來甚駛其國重遭寇掠遂轉貧困賈舶多指别島

三佛齊

三佛齊國在東南海中卽舊港又名浡淋本南蠻別種有地十五州東距爪哇西距滿剌加南距大山西北濵海自爪哇南向順風八晝夜至或云與占城隣居眞臘闍婆間汎海二十日至廣州俗饒而嚣水多地少部領得陸居餘架筏水中爲梁柱蓋屋水長則筏浮便遷徙土沃倍它壤語稱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言富米穀多貿金也畨舶輻輳率漳泉東粤人以錢布市用梵書脉王指環爲印亦

有中國文字累甓爲城周數十里覆屋以椰葉不輸租賦有征伐則調發習水戰敢死海上並畏之其國人多蒲姓唐天佑元年來貢授其使蒲訶栗立寧遠將軍宋建隆後数朝貢大中祥符元年許貢使赴泰山陪位于朝覲壇天禧中奉金字表貢眞珠象牙梵夾經崑崙奴元豐五年貢使入見以金蓮花貯眞珠龍腦撒殿紹興中張運爲度支郎中嘗請將戶部所儲三佛齊國貢乳香九萬餘斤直可百二十餘萬緡分鬻江浙荆湖漕司充餉洪

武初遣行人趙述使其國其王怛麻沙那阿稱臣
四年奉金字表貢方物　賜大統曆文綺六年來
賀正旦八年遣使往招諭拂菻國九年怛麻沙那
阿辛王子麻那者巫里請封十年詔　賜三佛齊
國王印駝紐鍍金其國初隸爪哇後爲所并國廢
於舊港置小酋市易南海商梁道明聚居積歲遂
糾衆爲之長永樂二年命行人譚勝招還而陳祖
義以廣東人亡命爲將領橫掠行旅五年中使鄭
和充舶下西洋祖義鄉人施進卿愬和擒殺之承

制官進卿留長舊港是年遣壻丘彥誠入貢詔設
舊港宣慰使司以進卿為宣慰使二十一年子濟
孫襲脩貢同諸番產神鹿猫睛石膃肭臍薔薇水
龍腦諸香神鹿如巨豕高三尺膃肭臍魚類豕首
兩足其臍紅紫色上有紫斑置睡犬旁驚跳若狂
貢物有火雞五色鸚鵡黑熊白獼龜筒苾布兜羅
綿被道廣東或云三佛齊王號詹卑今王所部稱
詹卑國而故都為爪哇所破更名舊港以別於新
村詹卑市價償金以椒喜買夷婦它國多載女子

易椒以歸

百花

百花國居海中依山為國天氣恒燠如春無霜雪多嘉樹奇卉四時蔥鬱故名俗富饒尚釋敎或云卽宋史注輦國本役屬三佛齊洪武十一年其王剌丁剌者望沙遣使奉金葉表朝貢貢物有白鹿紅猴龜筒玳瑁孔雀倒掛鳥今附船香山濠鏡澳貿易

文郎馬神

文郎馬神國近山以木爲城居民築室大類三佛齊五色布纏首腹背多裸或着衣小袖蒙頭而入下體以縵圍之初以蕉葉盛食及通中國漸用磁器好市華人磁甕畫龍其外人死貯甕以葬王出乘象或泛舟以繡女從典衣持劍或捧檳榔盤威儀甚都華人與夷女通輒削其髮以女妻之不聽歸也女蓄髮苦短見華人髮長羨之或詒曰我長中華用華水沭耳夷女競市舟中水華人故靳以資嘲笑間攜香蕉茉莉相贈土產鶴頂蒟藤最多

入山深處有村名烏籠里彈其人盡生尾逢人羞澁掩面欲避然地饒沙金夷人携貨往市擊小銅鼓爲號貨列地上卻立山中人前視貨當意者置金貨側持去按水經注其國一稱文狼或曰馬文淵遺兵流寓號馬流者玆殆其苗裔云

浡泥

浡泥本闍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統十四州前代不通中國宋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歇附使表貢龍腦象牙玳瑁殼元豐五年其王錫理麻喏復遣使貢乞從泉州乘海船歸　本朝洪武三年命御史張敬之福建行省都司沈秩持詔往諭其王馬合謨沙頗倨傲秩正言折之乃竦聽以蘇祿來侵爲辭秩反覆曉譬遣使隨秩等至以金表銀箋貢方物八年　詔浡泥山川之神

附祭于福建山川位次永樂三年命封麻那惹加
那乃爲浡泥國王　賜印符誥幣六年王率其妃
及子來朝泊福州港守臣以聞遣中使往勞所過
郡並設宴抵京王奉金字表獻珍物妃箋獻　中
宮東宮
上宴王奉天門命供張會同館日給牲牢上尊
賜金玉帶綉龍襲衣鞍馬是年王卒于館輟朝三
日祭賻甚厚塟南京城外石子岡樹碑立祠以西
南夷隷籍中國者守之諭恭順所司以春秋祀封

其子遐旺嗣遣使送歸國故事歲輸瓜哇片腦四
十斤
上勑瓜哇罷征兼封其國山爲長寧鎮國之山製
文刻石從所請也十二年及洪熙元年皆來朝貢
命廣東布政司宴勞嘉靖九年給事中王希文言
暹羅占城琉球瓜哇浡泥五國貢獻並道東莞
祖訓比對符驗伴送舟有定額來有常期旋以夾
帶行商多絶其貢正德間佛郎機混入流毒屏絶
曾未踰数朞遽議開復損威巳甚疏下都察院覆

請今後諸國進貢依期比對驗放番貨如舊萬曆中國王卒無子族衆爭立相誅殺且盡乃立女主爲王今稱大泥隸暹羅嘗與回回錫蘭山國各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貢物有賣珠梅花龍腦生玳瑁黑小厮倒掛鳥產鶴項吉貝西國米蒳藤其國以版爲城王所居覆以貝多葉坐繩牀出則擁大布单衆舁之名阮囊地熱多風雨有麻稻無麥蠶絲飮椰子酒鳴鼓擊鉦爲樂宴敬華人醉者輒扶以歸婚聘先以酒次檳榔又次指環或金錢成禮

以十二月七日爲歲節習戰鬭鑄銅甲若火筒護腹背國有藥樹煎其根爲膏服之及塗體兵刃傷不死薤用棺以竹轝載棄山中二月始耕祀之如是七年不復祀矣市率用金錢以竹編貝葉貯食

南巫里

南巫里小國隸渟泥自蘇門答剌舟行三晝夜至龍涎嶼獨峙南巫里洋中東距黎伐西北距海南連大山山南際海僅千餘家皆回回人俗朴少穀食魚蝦市用銅錢王居類樓甚嚴潔西北海洋中

有帽山平頂上人稱爲那沒黎番舶皆以此山爲指南山下淺水有珊瑚大者高二三尺枝婆娑可愛依山居人数十家皆稱阿孤楂華言王也永樂中入貢産降眞香黑珊瑚又南泥利國其王馬哈麻沙亦於永樂中遣使入貢或云卽南巫里

蘇祿

蘇祿國在東南海中近浡泥瑣里其國分東西峒凡三王各不相屬東王爲尊西峒二王次之永樂十五年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麻哈剌吒葛剌麻丁峒王叭都葛巴剌卜並率其屬三百餘人奉金縷表來朝貢珍珠玳瑁諸物賜王冠服蟒玉金帶鈔幣各給印誥即所部封爲王東王歸次德州卒命葬以王禮謚曰恭定賜祭 御製碑文樹墓道留其妃妾傔從十人守墓令畢三年還國 勑

封其長子都麻含爲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貢道由廣東俗鮮粒食食魚蝦螺蛤釀蕉酒短髮纏皁縵織竹布煑海爲鹽貢物有竹布梅花腦米腦華茇今賈舶所至城頗據天險嶷峒王所都聚落不滿千家頃歲佛郎機屢擁兵攻之不能下其國有珠池入夜望之光浮水面夷人時從鮫室探珠滿袖賈舶至彼值歲多珠得一二携歸獲利數十倍否則所償頓減毎返棹夷虜我他適輙罟數人爲質鄰近地名高藥饒有玳瑁

彭亨

彭亨國一名彭坑直進羅西在東南海島中石崖崎嶇倚多平原望之坦迤如寨土沃候温宜稼穡饒蔬果而稀鳥獸誅茅覆屋木城廣可數里粒食誦梵經煑海爲鹽釀椰爲酒上下親狎耻爲盜椎髻繫單裙富家女子飾金圈四五于頂髮俗尚怪刻香木爲人殺人血祭禱以祈禳萏斷於夷風矣洪武十一年其王麻哈剌惹答饒遣使奉金葉表貢番奴及方物　賜綵幣永樂十二年復朝貢貢

物有金水鑵地產片腦諸香花錫今附船香山濠鏡灣貿易或曰其國鄰柔佛柔佛之副王精悍健鬪其子娶彭亨王女將婚副王送子之彭亨王張宴戚屬畢會婆羅王子者彭亨王妹壻也贅于彭亨時與席起爲壽手指一巨珠光耀異常副王心欲之王子固靳不予副王恚歸而治兵攻彭亨王與婆羅王子奔金山會浡泥王以妹爲王妃率衆來援副王焚掠其宮室去彭亨王命長子攝國隨妃往浡泥久之歸而次子驍弑父兄自立有婆羅

屬夷曰毛思賊每掠人口海上賣彭亨充崑崙奴云柔佛一名烏丁礁林王服帶雙刀諸酋望見王弃刀于地和南序立字用茭葦以刀刺之歲首以四月地不產穀椎跣喜兵彭亨丁機宜之間幾無寧日

婆羅

婆羅國一名文萊負山面海爲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俗素食念佛喜施惡殺民食豬肉論死有東西二王永樂四年各遣使朝貢貢物珍珠玳瑁敔

焦布香蠟黑小厮相傳其國王爲閩人隨中使鄭和往因留鎮焉王府旁有中國碑夷人婚娶請王金印印背篆文作獸形云是永樂間賜然不載會典或其王假以彈壓夷落非須自上方也王祝髮裹金繡巾腰背雙劍步行其親屬稱邦奇蘭嚴重亞於王向有石城木城各一以築岸閉潮折石城於長腰嶼今止存木城先是佛郎機來侵國人走山谷流藥水出佛郎機多爲所毒死因奔呂宋產車渠片腦莾藤或曰郎古師子國在西海中延袤

二千餘里多產奇寶四序暄和稱樂土宋淳化中闍婆使者來言其鄰國有婆羅門者有異術人相危害能先知之按宋史婆羅門即天竺也

皇明象胥錄五

歸安茅瑞徵伯符撰

滿剌加

滿剌加舊名五嶼直占城極南自舊港順風八晝夜至或云自東莞放洋至崐崘收龍牙門港二日程東南距海西北皆山地瘠鹵薾屬暹羅歲輸金四千兩向未稱國永樂三年其酋長拜里迷蘇剌遣使奉金葉表朝貢願內附爲屬郡七年中使鄭和齎　詔勑銀印封爲滿剌加國王請定疆域并

封其國西山俾暹羅無侵擾　詔封爲鎭國之山
賜
御製碑文勒石
上以尚書蹇義善書手授金龍文箋命書詔偶遺
一字義奏敬畏之極輒復有此
上曰此紙難得姑註其旁義曰示信遠人何惜是
上深然之復授箋更書九年王率妻子及陪臣五
百四十餘人來貢廣州驛聞命中使海壽禮部郎
中黃裳往勞
上御奉天門宴王　賜玉帶龍衣金銀器皿供帳

妃及子姪傔從各賚文綺有差遣使送歸國復郊餞十年脩貢十二年王母來朝厚賜之宣德九年嗣王西哩麻哈剌者復來朝貢優禮異它夷命工部治舟遣歸正統十年後貢使數至道由廣東天順三年王無答佛哪沙卒嗣子請封遣使冊爲王成化十年給事中陳峻等封占城王槃羅茶悅聞爲安南所虜抵靈山不敢入遂以所齎挾假風汎至滿剌加國互市誘其王入貢十四年復因其嗣王馬哈木沙請封命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往

册還抵洋嶼遭風溺海死各廩一子入監讀書爾
後遂罷封使正德中被佛郎機仇殺其王蘇端媽
末見逐退休陂隄兵去復國嘉靖初遣使貢方物
給賞如例八年廣東以擒勦佛郎機并絶安南滿
剌加諸番舶兵部議廣東原設市舶司應聽如售
許之二十七年巡視浙福都御史朱紈報海夷佛
郎機行劫漳州界大破之走馬溪尋以御史疏糾
濫殺命兵科都給事中杜汝楨往勘奏前賊係滿
剌加國番人私招沿海無賴往來販鬻拒殺與紈

奏異紈竟得罪死考其俗淳朴尚回回教王白帛纏首衣青花袍躡皮履乘轎男女椎髻短衫圍白布膚黑漆間有白者唐人種也候朝熱暮寒無它産有山泉流爲溪於溪中淘沙取錫煎成塊曰斗錫民以淘錫網魚爲業及織芭蕉簟屋如樓閣用木高低層布聯榻趺坐王居飾以錫箔婚喪大類爪哇物價視華五倍山有黑虎視虎差小或變人形白晝入市龜龍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露長牙遇人嚙即死旁海人畏之貢物有金母鶴頂白鹿

黑猿鎖服花縵黑小廝番鹽錫今其國爲佛郎機所據訛稱麻六甲或云即古哥羅富沙往滿剌加入龍牙門蓋山門相對若龍牙中通船南有凉傘礁俗以擄掠爲豪遇番船多擁小舟迎刼非順風罕有脫者

〃 佛郎機

佛郎機在海西南近滿剌加向不通中國正德十三年其酋鉄立遣使三十人入貢請封至廣東守臣以其國不列王會覊使以聞　詔給方物直遣

歸使者番東莞刼行旅至掠食嬰孩廣人苦之守臣勤水兵攻勦乃遁會滿剌加愬佛郎機攻逐其王御史丘道隆何鰲相繼疏請驅絶後諸番夷船并不之粵潛市漳州久之兵部議滿剌加諸國通市不宜槩絶請禁漳而收之于粵報可嘉靖二年佛郎機人別都盧等擁衆千餘破巴西國遂寇廣東新會縣守臣勦擒之生得別都盧等四十二人詔梟境上二十六年寇漳州私市浯嶼海道副使柯喬禦之遁去四十四年有夷目啞喏唎歸氏者

浮海求貢初稱滿剌加國已復易辭稱蒲麗都家
兩廣鎮巡以聞下禮部議南番無所謂蒲麗都家
或佛郎機所託也行鎮巡詳覈爲謝絶相傳其國
頗富饒多畜犀角象牙珠貝胡椒身長七尺高鼻
白皙鶯觜猫眼鬚捲而髮近赤亦多髡首薙鬚貴
者戴冠賤者頂笠見尊長撤去之着衫袴垂至跸
皮屐衣服用鎖袱西洋布瑣哈剌䍁華紥俗信佛
喜誦經每六日一禮佛先三日食魚爲齋至禮拜
日雞豕牛羊不忌手持紅杖而行飲食不用匙筯

富者食麪貧與奴僕食米婚娶論財責女奩貲數倍無媒妁請佛前相配以僧爲證謂之交印國有大故亦多與僧謀人死貯布囊以葬所畜半入僧室市儈互易搦指節示數累千金不立文字指天爲約無敢負相會則交捫心誤捫首勃然忿爭或詈辱及子孫父祖家長輒以死鬭性兇狡嗜利善大銃中人立死嘉靖初廣東巡簡何儒嘗招降佛郎機人得其蜈蚣船并銃法以功陞上元簿蜈蚣船底尖面平不畏風浪用板捍蔽矢石長十丈濶

三尺旁架櫓四十餘置銃三十四約每舟撐駕三百人櫓多人衆雖無風可疾走銃發彈落如雨所向無敵其銃用銅鑄大者千餘斤因名曰佛郎機然唯夷人精用之中國不及也

呂宋[illegible]

[illegible]小以產黃金故富厚人勤朴不喜爭訟交易不立契書身衣衫袴足穿皮屨出入佩刀自衛亦時禮佛誦經洪武五年同瑣里諸國貢方物永樂三年遣使朝貢賜文綺命廣東布政司宴勞萬曆四年助討逋賊有功來貢道福建其地去漳近故多賈舶令附香山濠鏡澳貿易而中國通倭者率闌入呂宋以為常初佛郎機從大西來自稱干系蠟國與呂宋互市因上黃金為

王壽求地如牛皮大葢屋王許之佛郎機乃剪牛
皮相續爲四圍求地稱是王重失信竟予地月徵
税因築城營室列銃置刀盾以之圍呂宋殺其王
而地併於佛郎機矣其國王遣酋來鎮數歲一易
華人販呂宋旣夥番居澗內名壓冬寖至數萬萬
曆二十一年八月酋郎雷氏敝裏系勝征美洛居
以華人潘和五等二百五十人從夷僱臥船上令
華人日夜駕船稍倦輒箠殺之潘和五等不勝荼
苦謀夜半入臥內刺酋持其頭大呼夷驚起碎易

悉赴水死和五等盡獲金寶兵器焉其船回失道走廣南爲交酋所掠竟被留獨郭惟太等三十二人得歸明年酋子郎雷猫吝從朔霧往代遣僧來闕訴時都御史許孚遠疏聞因以禮遣僧置惟太等于理始夷故奴視華人至是釁益結而中朝采金之使四出妄一男子張嶷且詭稱呂宋機易山多生金豆也三十年詔閩遣海澄丞王時和往勘酋聞大駭華人流寓者爲游說結蓬爲廠如公署夷亦令僧散花道旁迎使者盛陳兵衛邀丞入爲

設食問丞華言開山山各有主安得開且金豆生何樹丞数目嶷疑無以應夷大笑欲兵之華人曲解釋登舟丞悸死嶷坐誅傳首海外然夷益疑華人且啓疆决計殲諸流寓矣明年遂謬言將征他島凡華人寸鐵厚鬻之華人利其直無持寸鐵者乃刻期攻華人華人覺走屯菜園八月朔夷攻殺無算華人羣聚大崙山饑甚夷復擊殺萬餘横屍枕籍存者三百人耳是月漳亦大水墳之夷悔禍下令招撫藉華人貨移書閩當路俾戚屬往領賈

船復稍稍去三十三年　詔遣商諭呂宋無生事端其後留者復成聚云或曰呂宋相連曰吶嗶嘽在海畔稍紆入山曰沙瑤其俗椎髻跣足耳穿大孔垂金鐩衣錦綺多剪服之竃奉佛所至拜寺以兩手和南尤嚴男女之禁有與妻啁笑即從以刃盜無大小論死其人願抵家別者聽及期妻子送詣酋登高棚自剖腹死孕婦以水灌之所生子置水中築版爲城覆茅爲屋又有班監者即蚊罩山山頭火光不斷亦名火山奇險不可到人多扁頭

赤身不受佛郎機部署此皆呂宋鄰壤諸夷也佛郎機未據呂宋時先聚朔霧與其國人親好其破呂宋朔霧與有力焉今以一大酋擁重兵守之且通婚媾亦居然一附庸矣

和蘭

紅夷自古不通中國與佛郎機接壤時駕大舶横行爪哇大泥間及聞佛郎機據呂宋得互市香山澳心慕之萬曆二十九年忽揚帆濠鏡自稱和蘭國欲通貢澳夷共拒之乃走閩閩人李錦久客大

泥與和蘭習訛其酋麻韋郎曰若請市無以易漳

漳海外故有彭湖嶼可壘而守也寀璫在閩若第

謹事之計無不取如携者三十二年七月遂詐爲

大泥國王書移閩當事及中貴人高寀而以巨艦

尾至彭湖時海上汛兵俱撤夷伐木駕廠如履無

人之境而李錦徐挐漁艇附入漳詭爲所擄脫歸

當事繫錦及前所遣猾商潘秀令諭夷還自贖巳

併遣材官捧檄往乃多賫酒幣覿厚償海上奸氓

又潜移華貨私與市夷益生心覬望而寀璫巳羶

夷賄許以三萬金爲壽與尋盟會當事所遣往諭材官沈有容雅饒才略從容諭夷多中窾其酋麻韋郎頗心動衆露刃相挾沈厲聲折之爲語塞因僅以夷刀及玻瓈等器遺璫求市已而當事嚴禁兵民接濟疏請聲勦夷度坐困竟以十月宵遁勾引錦秀等論如法旋奉　旨傳諭大泥國移檄和蘭無爲細人所誤維時閩海幸復寧謐而本夷從此習華境曲折心不能無它覬兼之海上利夷金錢勾引實繁有徒四十五年更從呂宋港口迎擊

華商爾後遂大入彭湖據爲三窟矣其人深目碧瞳長鼻赤髮閩人因呼爲紅毛番又稱爲紅夷云舟長可三十丈横廣五六丈樹五桅凡三層旁鑿小牕置銅銃以俟桅下大銃長二丈餘中虛如四尺車輪云發此可洞石城震数十里非敵迫亦不輕施也舵後銅盤大徑数尺往來海道不迷稱照海鏡奉事天主甚謹毎役使烏鬼行巨濤中如平地或云紅夷富金銭遇華人貨當意輒厚償不甚較直海上貨爲紅夷售則價驟湧其來領國母銭

巨萬求開市不習戰已因中國驅逐始募倭衝鋒所恃獨銅銃其舟既大亦不便回旋可以計破今紅夷銃法盛傳中國佛郎機又爲常技矣

美洛居

美洛居國於東海中稍稱蕃富酋出盛威儀所部合掌伏道旁男子祝髮女椎結腦後多市中國酒器豪飲席間設二大盆盛酒人手一器飲之長大者起爲夷舞年少環視遜不敢登場也初佛郎機來攻願歲輸丁香請降遂赦使自爲守紅夷既鵰

張海外忽以舟師直擣城下虜其酋語曰若毋事吾殊勝白頸以佛郎機人頸皆白故云酋袖手聽紅夷唯謹佛郎機聞而急治兵討違命者會紅夷去國內空因誅紅夷所立酋更立素所親信已而紅夷繼至復逐之去歲相攻殺遞爲雄長華人流寓者辨有口因爲游說中分兩國相界處一高山以山北屬和蘭山南屬佛郎機遂各罷兵然自是其國苦兩屬賈舶亦饒舌矣所產多丁香夷人用以辟邪東洋獨此地多有之

藏板

蘓門答剌

蘓門答剌一云卽須文達那國東南大山西北距海龍涎嶼西去一晝夜程乃西洋要會或曰漢條支唐波斯大食卽其地也自滿剌加西南行順風五晝夜至答魯蠻村舍舟陸行十餘里至其國無城郭有大溪入海海口濤惡善溺舟洪武中遣使奉金葉表貢馬及方物永樂三年其酋宰奴里阿必丁遣使朝貢　詔給印誥封爲蘓門答剌國王五年使來貢頃之王與花面王戰中矢死子弱其

妻號于國曰能復讎者我以爲夫與共國事有漁翁率衆殺花面王王妻遂從焉以何故王假子攻殺漁翁王子蘓幹剌奔峭山永樂十一年中使鄭和擒假王送京伏法諸番震服宣德中貢使數至用金葉表十年封其子嗣王成化二十二年番商馬力麻詐稱蘓門答剌使臣私販易廣東右布政使陳選發其奸抵罪是後間一朝貢貢物有犀牛龍涎水晶石青回回青或曰今其王再易姓大治宮室凡六門門不得闌出入王出乘象鹵薄傳呼

甚盛法嚴於他國俗頗淳椎髻裸體腰圍色布剳獨木爲舟漁海上土產類滿剌加田瘠穀少熟胡椒蔓生番舶往來貨克㧾市用金錫錢酋長好殺輙取人血浴釀茭樟子爲酒其國一名啞齊有山連阿魯那孤兒黎代三國花面王者即那孤兒王也國小僅比大村可千餘家以墨刺面爲花獸狀故名花面風俗大類蘓門答剌山產硫黃

阿魯

阿魯國在西南海中一名啞魯自滿剌加順風三

晝夜至風俗氣候大同蘊門答剌土瘠產薄種芭蕉椰子爲食男子裸體圍梢布常駕獨木舟入海捕魚或山行採米腦香物售商舶防身以藥鏃弩永樂五年其王速魯唐忽先遣使附古里諸國朝貢令中使往賜王文綺貢物象牙熟腦或曰淡洋與阿魯山接山圍繞有港通大溪千里奔流出海味甘淡舟人往來汲之名淡洋田肥禾盛米粒小而香東西竺一歲仰食焉

黎伐

黎伐小國南連大山北際海西距南泥里東南連那孤兒居民千家推一人爲首領隷蘓門答刺言語服用皆同山多野犀

賓童龍

賓童龍國與占城接按宋史爲賓同朧國至道三年嘗偕大食國使來朝其國北接蘓門答剌有雙澗水清徹佛書所云舍衛乞食即其地也目蓮居址尚存風土大類占城編茅覆屋酋首出入乘象馬親喪持孝服擇僻地以葬產伽南香象牙

錫蘭山

錫蘭山與柯枝國對峙以別羅里爲界自蘓門答剌順風十二晝夜至占城極西可望見焉番語高山爲錫蘭因名或曰卽古狼牙須國梁天監中嘗奉表修貢表稱大吉天子足下其國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在南海中海中有翠藍山最高循山東南乘風三日至赤郛𡼖人穴居裸形網魚蝦種芭蕉椰子爲食又西循海行十日至佛堂山泊舟有大磐石印足跡三尺許水不涸相傳先世釋迦佛從

翠藍嶼來登躡跡尚存山麓有卧佛寺稱爲釋迦
涅槃眞身佛榻華飾有舍利子又西北陸行五十
里抵王居王尚釋重象及牛煆牛糞塗體飲牛乳
不食其肉有殺牛者罪死地廣人稠宜稻聚百物
富饒亞爪哇山產水晶青紅寶石黃鴉鶻石每大
雨衝流沙中拾取之海旁有珠簾沙光浮動射日
間歲淘珠諸番賈爭來市市用金錢國人去鬚留
髮纏首穿長衫圍單布梁書稱狼牙王先奔天竺
俗袒而被髮以吉貝爲干縵王及貴臣加雲霞布

覆髆金繩爲絡帶金環貫耳女子被布瓔珞繞身
王出乘象益近天竺教云永樂九年中使鄭和賫
詔諭西洋諸國歸經錫蘭山其王亞烈苦奈兒負
固謀發兵絕歸塗和先發銜枚襲擊虜其王獻俘
闕下釋之擇立其屬賢者十年封耶巴乃那爲王
正統十年遣使貢珠寶石天順三年復來貢貢物
有珊瑚硫黃乳香沒藥藤竭碗石

覽邪

覽邪國地多沙礫麻麥外無它穀山坦迤無峯巒

水亦淺濁俗好佛喜賽祀有駝馬牛羊市亦用錢洪武九年國王昔里馬哈剌札的剌札遣使奉表來貢永樂宣德中附鄰境貢方物有胡椒蘓木檀降香孔雀或曰其國好食人故覽邦港口舶無維纜者外有小嶼名奴沙牙近嶼打水用丁午針六更望錫蘭山不遠

溜山

溜山亦名溜山洋國自錫蘭山別羅里南去順風七晝夜至其山四面濵海如洲在西海中有石門

三遥望如城闕中可過船八溜稍大餘小溜無慮三千土人曰此弱水三千也舟行遇風入溜卽溺人率依山巢居穴處或網溜洋大魚䑋以代糧拳髮穿短衫圍梢布亦多裸形紉樹葉蔽前後產龍涎香貨用金銀段帛磁器米穀溜山傍有牒幹國皆回回人俗淳業漁好種椰樹其椰皮結繩可貫板成舟塗瀝青堅如鐵釘鮫魚一名溜魚織絲帨甚工緻亦有織金帨永樂中國王亦速福遣使來朝貢

柯枝

柯枝一名阿枝古槃槃國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自錫蘭山西北舟行一晝夜至通古里國界永樂二年國王可亦里遣使朝貢十年復至請封其國大山　詔賜王印誥并封山曰鎮國

上親製碑文其銘曰截彼南山作鎮海邦吐烟出雲爲下國洪龐特其雨暘肅其煩熇作彼豐穰祛彼氛妖庇于斯民靡灾靡沴室家胥慶優游卒歲山之壍兮海之深矣勒此銘詩相爲終始會中使

鄭和使至其國王首纏黃白布下繫絲帨束綵壓
腰瑣里人也國人椎髻短衫圍以單布族有五種
南毘最貴祝髮線懸脛與王同類次回回人次富
有財日哲地次牙儈曰華全其最甲賤曰木瓜木
瓜居瀕海業漁樵屋簷不得過三尺衣不蔽膝或
裸體遮以草遇南毘哲地蒲伏俟其過乃起王尚
浮屠範金爲佛每旦鳴鐘鼓汲泉灌佛頂數四乃
禮之兼敬象牛有日溷肌者胎髮縷縷垂後塗體
以牛糞灰行吹大螺妻隨之乞錢葢優婆夷云氣

候常暖多雨土瘠俗淳産胡椒貯以倉轉售商販市用小金錢名吧喃銀錢十五當金錢一

小葛蘭

小葛蘭國其東大山連赤土與柯枝國接境西南北皆海自錫蘭山別那里西北海行六晝夜至候熱土瘠仰傍葛剌國米爲食風俗小淳多回回喃吡人尚浮屠重牛象飯和酥酪婚喪巾服大類錫蘭山地產胡椒市用金錢大者名儻伽重八分小者名吧喃小錢四十准大錢一永樂五年附蕪門

答剌等國朝貢貢物珍珠傘白綿布胡椒尋中使
鄭和至其國王瑣里人復遣使入貢又有大葛蘭
國與都欄樵相近土黒墳宜穀麥居民懶事耕作
歳賴烏爹之米爲食

木骨都束

木骨都束國瀕海自小葛蘭順風二十晝夜至地
曠田瘠或數年無雨穿井極深絞車以羊皮袋水
俗嚚習射冨者附舶遠賈貧民網海魚爲食男子
拳髮四垂腰圍梢布女人髮盤於腦黄漆光頂耳

掛絡索項帶銀圈纓絡垂胷出則單布兜遮青紗蔽面足履皮鞋永樂中嘗朝貢產乳香龍涎金錢豹

卜剌哇

卜剌哇國與木骨都束國接自錫蘭山別羅南去二十一晝夜至居傍海壘石爲城業漁無田耕藝稀草木瓜茄廣斥鹵有鹽池但投樹枝良久撈起凝白鹽其上拳髮穿短衫圍梢布婦女耳帶金錢項掛纓絡產馬哈獸狀如麕獐花福祿狀如花驢

永樂中嘗遣使朝貢

古里

古里綰西洋諸番之會西瀕海南距柯枝自柯枝海行可三日至或曰從錫蘭山取道順風十晝夜至亦海中一大國也去中國十萬里土瘠然宜麥穀俗龎厚以石灰畫地爲禁傷海爲市通諸番貨用金銀錢好馬自西番來匹價金錢千百胡椒多貯倉廩以待商販男子長衫首纒白布婦女短衫圍色布兩耳懸金牌絡索項掛纓絡臂腕足脛用金銀鐲以葫蘆爲樂器紅銅絲爲絃歌聲相協鏗

鏘可聽王好浮屠敬象牛老不傳子傳外孫否則傳弟無外孫弟傳善行人永樂三年其酋沙米的遣使朝貢　勅封爲古里國王給印誥五年七年並朝貢貢物有琉璃瓶梳珊瑚珠拂郎雙刃刀畨花人馬象物手巾嘗貢金絲寶帶金絲細如髮結花綴八寶珍珠鴉鶻石於上鄰有坎夷巴國出擔黎布五色帨皆濶四五尺鬻于古里　又古里班卒國在海中永樂三年遣使來朝貢俗質朴男女被短髮假錦纏頭紅細布繫身土瘠少穀氣候不

齊夏多雨雨即寒產甚薄

忽魯謨斯

忽魯謨斯在西南海中東連大山自古里國十晝夜至土沃民饒廣麥少穀壘石爲城星山五色皆鹽鑿爲盤碟因飡焉男子偉貌拳髮穿長衫善騎射女子編髮四垂漆頂出則布幔兜頭用青紅紗布蔽面兩耳輪掛絡索金錢數枚以青石磨水點眼眶唇臉花紋爲美飾市用金銀錢產珍珠寶石金珀龍涎香撒哈剌氁毯或曰產大馬西洋布駝

羅福祿靈羊喜作佛事歌舞俗頗淳直永樂三年遣使來朝貢方物及駝雞

上命侍臣金幼孜爲之賦駝雞如鶴長三四尺脚二指毛如駝行亦如之其國又云忽魯母恩或曰忽魯母恩國小土瘠產薄在東南海中皆莫孜

祖法兒

祖法兒國又名左法兒自古里西北海行十晝夜可至東南皆海西北重山壘石爲城屋高三四層亦石砌狀如塔田廣而磽土黃赤不生草木民漁

海爲生氣候常如秋俗頗淳尚囘囘教王白布纏首衣青花絲幌或金錦袍靴屨乘轎跨馬前後列象駝吹篳篥女人出以布蒙頭而市用金銅錢文如人形永樂中王亞里遣人來朝貢宣德中復至產西馬鶴頂駝雞福鹿片腦沉香乳香乳香即樹脂以易中國磁器紵絲駝單峯雙峯皆可乘或云其國無城郭產金錢豹

阿丹

阿丹國近古里瀕海可舟行或曰自古里國順風

二十晝夜至土沃豐粟麥壘石為城有馬步勝兵數千俗拳髮穿長衫婦女出不露形用青紗蔽面布帽兜頭兩耳垂金錢數枚項掛纓絡產千里橐駝黑色花驢羚羊自胸至尾垂九塊名九尾羊永樂九年遣中使鄭和往　賜命互市古南荒有丹丹國疑即此或曰其國善推算歲無閏月市易有赤金紅銅諸錢嘉靖時造方丘及朝日壇玉爵購紅黃玉於天方哈密諸夷不得通事撒文秀言二玉產在阿丹去土魯番西南二千里其地兩山對

峙自爲雌雄或時自鳴請依宣德下番例賚重賄往購
上竟從部議已之　又阿哇國永樂中王昌吉利嘗遣使朝貢

古麻剌

古麻剌國在東南海中永樂十八年國王幹剌義亦敦奔率妻子及陪臣來朝貢方物請封給印誥令仍舊號次福州卒　賜謚康靖勑葬閩縣有司歲時祭焉或曰麻剌國有州百餘佛宇至四千區向未通中華其南有層拔國在大海中西接大山其人大食種纏青布躡皮鞋地多巖谷少寒產象牙生金

西洋瑣里

西洋瑣里國瀕海近瑣里壤爲差大洪武三年其王別里提奉金葉表貢方物賚予甚厚永樂元年復遣使朝貢

上諭海外遠夷附載番貨其勿征二十一年西洋十六國遣使千二百人貢方物西洋瑣里貢物獨著其貢有黃黑虎兕羅綿被

瑣里

瑣里西海中小國洪武五年其王卜納的遣使奉金葉表貢方物并圖上其土地山川 賜大統曆

金幣永樂元年復遣使朝貢貢物有紅撒哈剌諸
異布

淡巴

淡巴國在西南海中或曰郎古狼牙脩國非也洪
武十年國王佛喝思囉遣使奉表朝貢　賜金幣
其國土廣景秀泉甘水清饒草木孳畜石城瓦屋
市肆基置輿馬威儀甚都國人勤治生稀寇盜耕
組各有常業居然樂土貢物葢布兜羅綿被沉速
諸香胡椒

甘巴里

甘巴里又名甘把里國在南海中大島上人多織錦粒食亦鮮食永樂十二年國王兜哇剌查遣使朝貢或曰甘巴里小國介西南海中不通鄰境交易產薄用窘然奉佛亦不求積聚

討來思

討來思在海中周徑不百里城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俗尚佛主家事以婦人市多駝羊馬牛亦有布縷毛褐交易用錢土宜麥穄無稻穀宜

德六年朝貢

勿斯里

勿斯里國所轄州一十六村落三百六十每村供國用一日王白皙纏首着衫出入乘馬儀從甚都導馬三百匹金鞍寶轡虎十頭縻以鐵索臂鷹挾劍以從多至千百人有大塔高二百丈國被兵則據塔拒敵可容二萬衆葢亦勁國云或云其國百年不一雨有天江水極甘每溢可浸田水過而耕莫知其源也江上有鏡它國盜兵來輒先照之

木蘭皮

木蘭皮國在西海中自大食國舟行正西渉海百餘日方至一舟容萬人中有酒肆機杼舟之大無過木蘭者物産亦異粒長三寸瓜圍六尺香橼桃榴並巨胡羊高數尺尾大如扇春割腹取脂縫合仍活秋風忽起人獸急就水飲稍遲渴死

打回

打回海外小國永樂三年遣使朝貢其國數苦鄰境侵逼已乃治兵與戰獲勝稍得自立

咭吟

咭吟小國居海島中白布纏首身穿小袖長衫食以手忌豕肉見華人食輒厭其穢與順哈並不通朝貢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產胡椒蘇木荳蔻象牙

順哈

順哈亦海島小國也人醜而黑衣布帛飲食生熟相半婚姻不論貴賤意合則從產胡椒象牙丁香荳蔻

會典載永樂中朝貢又有

急蘭丹國　奇刺尼國

夏刺比國　窟察尼國

烏涉刺踢國　魯密國

彭加那國　捨刺齊國

八可意國　坎巴夷替國

刺撒　喃渤利

千里達　沙里灣泥

論曰海上諸國占城暹羅爲大　明興並受職貢

而占城助征安南暹羅協攻緬悉索敝賦以從王師無忝外臣矣浡泥蘇祿其王入覲闕庭竟以身殞而天朝寵以塋謚至今奉祀不絶有以夫四夷慕義梯航踵接也自佛郎機紅夷薦食外洋而滿剌加呂宋並爲易社鯨波肆沸牛耳狎圭而賈舶往來直趨死地如騖且勾引内訌罔惜啓疆小人𧼈利亦何異藏珠而剖腹者哉余讀東西洋考至機易金豆彭湖尋盟爲低回太息

皇明象胥錄六

歸安茅瑞徵伯符撰

哈密

哈密古伊吾廬地自秦攘郤戎狄西不過臨洮至漢武始築令居以西置酒泉及武威張掖燉煌四郡開玉門通西域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由是單于失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王莽後西域復役屬匈奴明帝取伊吾廬地置宜禾都尉屯田再通西域自建武至延光三絕三通從燉煌西出玉

門陽關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從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爲西域門戶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柳中並膏腴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制西域焉晉爲凉州牧張實竊據後魏西域復通隋煬帝因裴矩進圖記躬度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鎮唐初名西伊州貞觀六年更號伊州伊吾郡隷隴右道安氏之亂盡沒吐蕃大中後張義潮以瓜沙伊肅等十一州來歸五代曰胡盧磧小月支遺種仲雲居之史稱卽漢屯田處地無

水而常寒多雪每天煖雪銷乃得水在沙州西元
封其孽忽納失里為威武王頃之改封肅王卒弟
安克帖木兒嗣　國初於張掖置甘州五衛酒泉
置肅州衛武威置涼州衛湟中置西寧衛別置衛
四為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千戶所三為高臺鎮夷
古浪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
七十里為嘉峪關永樂二年以安克帖木兒貢馬
詔封為忠順王併卽其地建哈密衛先後畫關以
西置衛七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

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而哈密最西東去肅州西去土魯番各千五百里北數百里抵瓦剌以天山爲界授夷目馬哈麻火只等指揮等官分居苦峪城三年王卒無子兄子脫脫俘蠻夷邸命護歸嗣王賜金印誥命以地當西域咽喉天方等三十八國入貢必取道哈密令譯上諸番貢表偵察向背用華人爲長史紀善稍脈內藩而部夷雜居有囘囘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各立都督佐之四年賜王脫脫及其祖母速哥失里母妃等綺幣是歲王爲

祖母所逐勅復立爲王六年王脫脫及祖母各遣使朝貢而脫脫以沈湎衆不附九年卒勅都指揮哈納爲都督僉事守哈密是歲封脫脫從弟免力帖木兒爲忠義王賜印誥玉帶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西域還言哈密城在平川可三四里東北二門王稱速檀有衆數百戶多蒙古回回種人城北大山餘三面並曠衍地皭鹵宜黍麥豌荳耕用糞壤産馬駝玉石鑌鐵大尾羊陰牙角俗獷悍好利西域貢使經哈密輒索道路錢乃聽出

入洪熙元年貢硫黃
上諭虜中既有火藥臨敵宜謹備因勅宣大總兵
知之宣德初遣使祭哈密故王免力帖木兒命其
侄卜答失里嗣封忠順王三年以卜答失里孱弱
復立免力帖木兒之子脫歡帖木兒嗣忠義王共
理國正統四年貢玉求紵絲于四表裏是時瓦剌
强數侵哈密哈密懼稍持兩端璽書諭毋背德終
不悛至拘留漢人轉鬻使至多暴橫或毆死防護
軍較邊臣請絕貢詔曲貸天順元年賜王朝服毋

妻苦罟冠四年賜紙金箔薑桂茶碧而忠順王再傳爲孛羅帖木兒天順末見弑于其酋者林無子王母弩溫答失力署國事遭虜亂加思蘭殘破國人奔潰來貢動以千百意邀宴賞郵傳頗疲供給成化元年從禮部尚書姚夔等議令哈密歲一貢以八月初旬驗放入關多不過三百人內起送三十人赴京其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經哈密者及期偕來無過十人勑哈密王母撫緝流亾稱朝廷厚意二年兵部奏王毋以虜亂加

思蘭倚掠避居赤斤苦峪今虜退空勅復還哈密報可三年以把塔木兒爲右都督守哈密把塔木兒本畏兀族故忠義王脫歡帖木兒外孫也八年把塔木兒死子罕慎赴京嗣都督貢駝馬加賞而土魯番時强盛控絃可五萬其速檀阿力尤桀黠九年挾哈密掠赤斤諸夷王母不從遂見虜及刼金印去罕慎竄苦峪城甘肅撫臣婁良以聞兵部尚書白圭言哈密爲我西藩土魯番無故凌奪不救則赤斤諸衛盡爲蠶食嘉峪外皆敵疆而禍中

甘肅寖深請集廷議恢復會昌侯孫繼宗等議遣
使諭諸衛以脣齒輔車及乘速檀阿力入貢　賜
勑令自新因舉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習夷情
勑往甘肅規復哈密文等至則調罕東赤斤番兵
數千駐苦峪不敢進謬言阿力欲乘虛搗二衛亟
還兵自爲守而弛擔入朝阿力始輕中國益侵內
屬諸夷十二年遣使赤兒米郎等來貢且致書鎮
巡飾罪稱王母已死須朝使至即歸金印城池然
特設語枝梧殊無還意其冬更鑄哈密衛印賜罕

慎明年於苦峪立衛居之給土田及牛具穀種十
四年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速檀年尚稚甘肅撫臣
王濬請秉問納罕慎十八年罕慎入哈密嗣忠順
王罕慎貪殘國人觖望西域諸貢使苦要索亦有
違言二十三年瓦剌酋阿沙赤等相讐殺西走據
哈密尋引去弘治元年奸回誘阿黑麻攻哈密阿
黑麻亦壯乃曰罕慎非脫脫族安得王王故應我
徉好語罕慎聯姻至哈密城下頁經盟誘殺之亦
未敢顯言據哈密遣使入貢請代領西域職貢且

乞大通事往和番兵部尚書馬文升議阿黑麻與
哈密各有分地安得相併以北虜之強我屢卻欵
何小酋輙與我媾且僩然王也姑許照例入貢請
勑阿黑麻還王母及金印歸我哈密四年遣哈密
夷目爲亦虎仙齎勑諭阿黑麻時王母已死阿黑
麻亦悔懼上金印及所據城　詔襃予金幣陞寫
亦虎仙爲都督僉事文升謂夷俗重種類且服元
久哈密同城有回回等三種而北山又有小列禿
野也克力強虜數侵侵逼必得元孽嗣封可懾諸

今落

番乃行求忠順近屬得曲先安定王任陜巴五年取據哈密三種夷目奄克孛剌等合詞奏保使嗣王輔以奄克孛剌阿木郎未給冠服諸番索賞陜巴不得阿木郎更勾引哈剌灰夷掠土魯番牛馬阿黑麻怒六年復以兵入哈密支解阿木郎虜陜巴及金印去事聞命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緱謙經理之會阿黑麻前遣夷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修貢至京事下廷議通事王英言罕東及野乜克力諸夷怨土魯番次骨撫而用之皆吾兵

也西域使者方扣關倚互市為利我聾阿黑麻罪謝勿與通令彼窮而歸怨皆吾間也而廷議皆欲命海以檄往如土魯番歸陝巴聽于貢否卽留前使勿遣而絕其後使

上從之海等至甘州遣哈密夷齋勑往諭阿黑麻歸陝巴不報乃修嘉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戍廣西請絕西域貢七年春海等不俟命輒還

上怒其無功且不進圖本並逮下獄海降山西叅

政謙聞任文升請安置前使寫亦滿速兒等於閩廣稍用王英策閉嘉峪關令西域諸夷歸怨阿黑麻以孤其勢而阿黑麻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諜言用雲梯攻肅州且躪甘州文升曰是直以虛聲恐喝耳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絕水草貢使往返馱水行我第整師旅謹斥堠俟彼至肅州出奇縱擊以逸待勞虜殆可盡頃之阿黑麻西去令夷目牙蘭以四百騎據哈密文升曰是可襲而執也召

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計事撫其背曰汝習夷情悉西域道里今欲擒斬牙蘭葵安出翥言罕東有間道可進兵不旬日達哈密文升曰如若言以罕東兵三千爲鋒我帥三千後繼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若何翥稱善文升即屬甘肅巡撫許進如前策調兵食遣副總兵彭清統銳卒由南山馳至罕東悉令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八年冬進及總兵劉寧抵肅州駐師嘉峪關外遲罕東兵不至乃偕彭清循大路行以水草乏絕不得馳牙

蘭謁知宵遁惟餘番夷八百登臺自保師入哈密
得陝巴妻女并牛羊三千斬級六十而還我士馬
乏粮多物故文升以出師違節制徒取空城大失
望議牙蘭不獲功無可錄獨軍士遠征勞苦宜陞
賞
上念邊臣冒險出塞特陞進左副都御史加寧左
都督清都督僉事而西域亦自是頗憚中國九年
阿黒麻破哈密令夷目撒他兒及奄克孛剌住剌
木城奄克孛剌密結尾剌小列禿襲斬撒他兒還

守哈密阿黑麻偏師合圍舉火示小列秃來援乃
卻走而奄克孛剌使來貢多請乞至許愬曹郎禮
部尚書徐瓊疏逐之十年秋阿黑麻以絕貢失互
市窘甚令其兄馬黑上書言西域諸國不得貢且
歸怨今悔過願還陜巴及金印易前四十餘使予
貢如故文升言虜挾詐俟陜巴金印至甘州始取
寫亦滿速等於閩廣是冬起前左都御史王越加
太子太保總制甘涼等處邊務經略哈密十一年
越出河西而陜巴至甘州令三種都督回回則寫

亦虎仙畏兀兒則奄克孛剌哈剌灰則拜迭力迷失共佐陝巴奄克孛剌以罕愼弟與陝巴不協乃妻陝巴以罕愼女結好是秋賜陝巴蟒玉大帽復封爲忠順王釋寫亦滿速兒等西歸亾何越卒哈密三種人久厭兵而哈剌灰以射獵爲生不願還哈密文升請許留家之半肅州十二年春以兵護陝巴歸哈密而土魯番諸夷許復入京朝貢勞賜良厚陝巴嗜酒掊尅諸部阿孛剌等咸貳十七年春更陰搆阿黒麻迎其次子眞帖木兒來王哈密

陝巴棄城走沙州守臣遣指揮董傑及奄克孛剌往諭夷衆迎陝巴還阿孛剌不從傑等遂擒斬阿孛剌并其黨六人餘怖服乃別令都指揮朱瑄勒兵送陝巴復王而以真帖木兒還土魯番真帖木兒時年十三其母亦罕慎女也會阿黑麻死諸兒讐殺真帖木兒懼不敢還願依奄克孛剌守臣恐與陝巴嫌使居甘州而其兒滿速兒尋定國亂自立矣正德元年陝巴死子拜牙卽嗣真帖木兒尚留未遣三年滿速兒稱速擅朝貢上書求真帖木

兒兵部議質所愛不予五年走出城追獲之七年冬令哈密三都督送眞帖木兒西還八年春至哈密獨奄克孛剌止不行寫亦虎仙滿剌哈三護至土魯番以國情輸滿速兒潛誘拜牙即叛中國拜牙即淫暴心怵屬夷謀害欲挾奄克孛剌往不從奄克孛剌遂奔肅州拜牙即竟棄城走土魯番滿速兒令夷目火者他只丁及寫亦虎仙滿剌哈三取金印守哈密九年正月滿速兒率衆至分據剌木等城而河西大饑窘眞帖木兒且謂甘州城南

黑河可引灌城日夜聚謀侵甘肅遣番文鎭巡索
金幣萬贖哈密城印總制都御史鄧璋等以聞會
四川都御史彭澤甫平群盜　詔移總督甘肅統
延寧固原諸鎭兵經略土魯番夷給事中王江等
言甘肅既有總制宜罷遣不聽十年春澤至甘州
而土魯番寇赤斤苦峪恣殺掠復遺書索金幣澤
度滿速兒强未易兵定乃以綵綺二千白金器遣
通事火信同寫亦虎仙入土魯番說令和好滿速
兒喜許增幣歸金印城池澤不俟報輒上言事定

乞歸即召還掌院事滿速兒諜知兵罷益驕四出侵掠關外諸衛及結尾剌寇我河西且遣使索所許增幣歸印十一年甘肅廵撫李昆以雜幣二百

滿速兒令送拜牙即還國質留來使虎都六撒者兒察其意滿速兒聞質二夷怒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占守哈密而身引萬騎犯肅州遊擊芮寧禦之敗没亾七百騎虜迫城下哈密回夷爲肅州城頗爲内應兵備副使陳九疇廉得其情收繫諸奸回及都督失拜煙答等凡裹甲者擒殺之嬰

城守調屬夷兵刼其老營而潛遣使結瓦剌擣巢穴破其三城滿速兒狼狽走副總兵鄭廉及奄克孛剌尾擊再敗之瓜州九疇遂盡發寫亦虎仙傾陷哈密狀滿速兒復請和巡撫李昆以聞時方命彭澤及中使張永視師疏至罷遣而滿速兒實無意和九疇與昆異議兵部尚書王瓊脩郤澤雅右昆且心害九疇能日媒孽西北事奸夷覘知本兵指而失拜煙答子米兒馬黑麻方入貢在京巧賄權幸突入長安左門訟寃下錦衣衛會兵部三法

司奏行河西訊報瓊因發澤欺罔辱國及陳九疇
輕率激變罪十三年逮昆九疇至請廷鞫幾殺澤
九疇大學士楊廷和善澤得與九疇並削籍昆謫
浙江副使十四年刑部會訊并脫寫亦虎仙死
上幸會同館寫亦虎仙以秘術干進得賜國姓隨
上南征嘉靖改元復論斬死獄中而臺省交章劾
王瓊挾私忌功廷和陰主其中起彭澤為兵部尚
書九疇亦以僉都御史巡撫甘肅瓊坐謫戍榆林
三年滿速兒大舉入寇以二萬騎入甘州九疇率

衆先登力戰解甘州圍乘夜倍道間抵肅州夾擊破之殺火者他只丁衆譁滿速兒中流矢死矣遂
聞上河西危急
上方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濟師至蘭州聞捷用九疇議遷癸夷使閉關絕貢擢賞有差而
滿速兒故無恙也四年牙木蘭復據哈密使肅州又人沙州起原任大學士楊一淸督陝西軍務初
哈密二種避仇内徙一居肅州東關一居金塔寺諸處九疇議移肅州北境棄地以杜後患一淸以

各夷一旦外徙不北合瓦剌必西連察台徒足召釁議遂寢尋一清召入盡出平凉所羈夷使往諭上魯番令悔罪歸我哈密而楊廷和坐議禮罷彭澤亦去職諸新貴人張璁桂萼等用事方讐廷和知王瓊故怨之言哈密不靖由彭澤澤以廷和曲庇惟恐用瓊西鄙乃可寧也七年春起瓊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代王憲總督瓊上書辨澤九疇事言滿速兒實不死按驗當九疇誣罔璁萼擬坐斬弁罪廷和刑部尚書胡世寧力爭九疇雖上首功

失實然其人忠勇可任有功河西最爲土魯番所忌得謫戍邊勒澤及金獻民歸里時哈密當殘破後餘衆千餘奔入塞守臣撫存之歲給耕種以請乞頗兵備副使趙載稍裁額而滿速兒敗歸亦數使牙木蘭請欵其年牙木蘭率衆内附牙木蘭者本曲先夷幼爲土魯番所掠黠而善兵滿速兒倚之與寫亦虎仙等專伺我虛實且數盜邊至是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羈留貢使且率帖木哥土巴攻肅州以遲回欲殺之牙木蘭懼率帳房二

千老雅萬人乞白城山金塔寺住牧未報土魯番
酋虎力納咱兒糾死剌侵肅州遊擊彭濬禦郤之
八年土魯番貢獅子願歸哈密城及所掠求牙木
蘭覆奏哈密既歸乞令失拜煙答子米兒馬黑木
守哈密貢使二十四人遣入京放所羈各番男婦
凡千人安插沙州土巴帖木哥部夷五千四百人
千白城山哈密都督儿吉孛剌部夷在肅州東關
赤斤都督掌卜達兒子鎖南束在肅州北山金塔
寺罕東都指揮枝丹在甘州南山下兵部議廷臣

頗言哈密難守詹事霍韜力言置哈密者離戎虜之交以藩屏內郡或難其守遂欲棄之將甘肅難守亦弃不守乎

太宗之立哈密因元遺孽力能自立借虛名以享實利今嗣三絕矣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唯於諸夷中求雄傑能守城印戢夷落者即因而立之無規規忠順後爲也胡世寧時爲兵部尚書言先朝不惜棄大寧交趾何有于哈密況初封忠順爲我外藩而自罕慎以來三爲土魯番所虜遂狎與戎比

而疲我中國士馬耗財老師轉令戎得挾以邀索國初封元孽和寧王順寧王安定王正與此等耳安定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存亾不可知我一切不問而獨戀戀哈密者何也臣愚謂宜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中國便又言牙木蘭本屬夷歸正安得索之土魯番所仗爲亦虎仙火者他只丁今並斃而牙木蘭復來歸是無奈我何璁等力主瓊議安插諸夷肅州境內獨留牙木蘭不遣如世寧言瓊爲滿速兒函諭朝廷威德九年滿速兒遣

虎力奶翁及天方諸夷使貢方物復索牙木蘭諜言俟奶翁歸即約諸番侵肅州會虎力奶翁歸道病死瓦剌又攻其部我稍息肩來降人言番酋欲以哈密城與失拜煙答妻管理兵部因許通貢著令三年或五年爲期夷使十二入京餘留塞上是後名存哈密而金印遂失忠順王拜牙即終不可復亾何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安揷諸衛夷皆爲虜食失故土住牧河西塞而北虜竊西海瓦剌巢北山河西三面並苦寇盜哈密殘夷虎爾的等迫

求內附督撫王夢弼等疏請分發甘肅寄住哈密都督拜言孛剌等各部下鈐東選克夷軍通事食糧隨操守臣頻歲謹備羌胡無暇及關外事矣

赤斤蒙古

赤斤蒙古周西戎戰國月氏秦漢屬匈奴武帝取爲酒泉燉煌二郡晉屬郡曰晉昌唐初屬瓜州廣德後没於吐蕃宋入西夏元仍瓜州屬沙州路其地有白山饒草木禽獸產金駝馬肉蓯蓉胡桐律

國朝永樂二年故韃靼丞相苦术子塔力尼率所

部五百人來歸置赤斤蒙古千戶所以塔力尼爲千戶賜誥印尋陞衛進塔力尼指揮僉事十年叛寇老的罕走匿赤斤命右庶子楊榮同豐城侯李彬往討以道險艱轉餉罷制諭塔力尼明年遂擒老的罕來獻

上悅厚勞之進指揮同知亾何卒子且加失旺嗣

宣德七年命居所部韃人祖失加卜等于平凉正統五年且加失旺累陞都督僉事明年朝使往哈密不護出疆而都指揮革古者西略沙州勑諭收

圖以偪乜剌乞內遷肅州白城山不許已請建寺其地守臣謂寺不已且寺巢卻之且加失旺卒子阿速嗣始乜剌也先自阿速父時求婚至是娶往受聘阿速以聞復請避地內徙　詔朕向許爾父自擇便往且見許赤斤世守地柰何棄之爾弟保險自備無滋悔是時乜剌强赤斤蒙古與沙州罕東諸衛名內屬然陰與虜市至受平章等秩累詰責不能禁十一年指揮同知鎖合者赴闕求携部歸命

上遣還下其事總兵任禮先是苦朮要于西番生塔力尼又要于韃靼生瑣合者及革古者乃分所部爲三帳自領中帳而令塔力尼領左隸以西番人瑣合者領右隸以韃靼人至且加失旺父子相繼長赤斤部衆強欲併右帳因讐殺瑣合者以窘自歸頃之死子切塔兒嗣而哈密使者道赤斤爲部酋刼掠阿速不能戢我兵捕首惡械送京師景泰中阿速歷陞左都督五年瓦剌也先以書誘脅赤斤諸衞阿速白其書諭勿與通成化二年卒子

瓦撒塔兒嗣會哈密王母避居赤斤苦峪諭還故地六年從夷族請以瓦撒塔兒叔乞巴失加卜丁二人爲指揮僉事佐之明年瓦撒塔兒卒子賞卜達兒嗣十四年以幼懦衆推指揮加定晉秩代視事是後土魯番陷哈密恣掠赤斤其酋挈印并部落東徙肅州南山卯來河泉及迤北金塔寺正德十年土魯番侵甘州鹵赤斤人畜千計奪嗣印去以都御史彭澤撫賞送歸而種人散走塞下衛遂虛嘉靖七年兵部尚書王瓊議撫屬夷查赤斤部

可千餘人以賞卜達兒子鎖南束襲父職朝貢

安定　阿端

安定韃靼別部也地廣袤千里東爲罕東北抵古沙州産駝馬玉石俗以馬乳釀酒飲之亦醉廬用氈帳無城郭洪武七年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使來朝貢鎧甲刀劍　賜金綺分其酋長爲四部曰阿端阿真苦先帖里各　賜印而卜煙帖木兒　賜銀印仍稱安定王明年獻元所授金銀字牌因置安定阿端二衛分統四部永樂二

年表貢馬五百匹令河州衛指揮康壽往受之壽言令甲諸番貢馬償以茶官爲轉輸今安定遠請給布絹報可亡何王爲曲先攻殺部落潰散十一年其孫亦攀丹復故封　賜印誥遣使諭祭前王二十二年中使往西域道死于賊都指揮李英率兵至罕東問故言賊中使者安定曲先酋也英進擊安定俘斬千餘獲駝馬牛羊巨萬曲先遁去宣德二年以安定僧賞竹領真爲國師給誥命銀印是後王與國師並入貢而國師外復有禪師自永

樂後留西寧正統時都指揮汪清疏其窺伺內地
詔歸安定輔其王九年安定酋那南奔等掠曲先
勑亦攀丹約束部落十一年卒子領占斡些兒嗣
王尚幼以其叔輟思麥巴爲都指揮僉事佐之成
化中爲土魯番殘破弘治初安定王子千奔嗣王
遣使入貢會議求哈密忠順王近裔詭稱安定同
系以侄陝巴承襲尋見虜土魯番而千奔終弘治
貢使相望正德七年北虜亦卜剌據西海破安定
奪其誥印種人汪纒爾加等寄跡河州歸德十年

安插西寧嘉靖中尚書王瓊行訪求原守墳塔國師藏卜哈巴及汪纏等令住牧迤北沙糖川部酋襲指揮職領其衆而安定王苗裔無傳阿端久沒莫知其處

曲先

曲先東抵安定北距肅州爲古西戎部落或云亦月氏地也元置曲先荅林元帥府洪武四年設衛以土酋散西思爲指揮同知頃之爲朵兒只巴所攻并入安定居阿眞地永樂四年徙曲先衛治藥

王淮其後指揮散即思及安定酋刼殺中使洪熙改元命都指揮李英窮追踰崑崙西數百里乃還宣德二年復掠西域貢使都督史昭率安定罕東兵討之進馬贖罪還其俘令居故部指揮那那罕表言部落五百餘爲安定所虜餘衆潰居西番江不敢歸　詔安定王遣還復業其後屢入貢正統二年曳目黑麻肊遣指揮火丁貢方物成化後以土魯番及亦不剌侵掠部落走匿烏思藏而衛人牙木蘭刼於土魯番率衆蹂哈密其兄脫脫聚帖

木哥女弟收衛印部衆二百餘依帖木哥等於沙州嘉靖七年以疑貳擁帳三千與罕東衛帖木哥土巴等來歸　詔安插牙木蘭於湖廣江夏遂鬻田宅爲大賈胡而曲先故地盡失矣其俗服色尚白喪易以青産珊瑚珠名馬硃砂

罕東

罕東在赤斤蒙古南亦西戎部落洪武二十五年凉國公藍玉追逋寇至罕東將佐諫勿深入不從縱兵阿眞川土酋哈昝等皆遁去不見虜而還三

十年酋長鎖南吉剌思遣使入貢立罕東衛以鎖南吉剌思爲指揮僉事永樂二年與其兄答力襲等十六人貢馬進指揮使以荅力襲爲指揮同知夷目奴奴爲指揮僉事各賜冠帶鈔幣歲脩貢不絕洪熙元年指揮那那奏部夷負內供馬逃赤斤而官兵方討曲先相驚欲爲亂令守臣招撫之曲先之役夷目班麻思結率所部從得首虜駝馬獻宣德七年以功授指揮使九年罕東別部劄兒加邀刼使者命都督劉廣史昭討之劄兒加自歸還

所掠貢馬謝正統五年赤斤蒙古言指揮鎖合者殺人逃罕東且誘其部落哈密亦言罕東擅相攻鹵人畜兩詔諭之十四年班麻思結言哈密來侵
上念諸夷數告言搆怨而哈密又累誘瓦剌盜邊
詔都御史馬昂約忠順王無伋罕東且令偵虜成化九年土魯番刼哈密城印高陽伯李文等調罕東赤斤兵数千往苦峪闕無功歸時罕東諸夷皆困土魯番而夷酋奄章先與諸族讐殺遁居沙州部落日蕃班麻思結卽奄章子也至是其孫只克

以沙州衛旣廢請卽其地立罕東左衛詔從之以只克嗣祖秩領衛尋晉都督僉事弘治八年土魯番掠沙州只克請救尚書馬文升議發罕東兵往襲以失期功不就自是土魯番每入寇假道罕東令給食而亦不剌安定數掠其貲罕東益微弘治時款肅州塞請郵矣正德中兵備陳九疇擊郤土魯番沙州稍得生聚復歸耕牧比牙木蘭再入殘破其酋土巴等並叛附時只克卒孫日羔剌嗣爲都督嘉靖初與罕東它酋帖木哥土巴先叛附土

魯番者皆來歸尚書王瓊請分其衆半居肅州白城山半居威虜仍擇壯勇練習番上聽日羔剌約月餉累萬石而各夷以城堡未築環居肅州二十八年廵撫楊博始葺威虜金塔寺諸城堡給以耕爨安揷番帳凡七百餘凡部落男婦三千四百餘人爲申約禁番漢交通惟朔望入城市易四十二年著令日羔剌等五年一貢沙州古燉煌地唐天寶末陷西戎張義潮以州歸順建歸義軍卽以義潮爲節度使梁後曹姓代立迄宋朝貢永樂二年

置衛正統中都督喃哥以困瓦剌率部屬戶二百餘來歸命居山東平山東昌二衛給糧及耕地有差衛遂廢或曰二罕東皆在沙州城嘉峪關外夷

二罕東㝡弱

論曰初置哈密本以絡轂西戎隔絕羌虜乃腕腕終鮮血胤而罕愼陜巴並以非類爰立貪酗不堪擔荷至拜牙卽直從叛如流水而欲强之歸國爲我外藩庸可與乎揚旌萬里侈言興繼秖令小醜得以城印爲市靡敝中土甚無謂也余考前後規

晝獨馬端肅襲擊牙蘭扈爲得策惜以閫外違制迄無成功彭王兩經略並以材指聞彭躁而疎王忮而愎適以疆事供陰陽報復之用而功罪翻局若反覆掌可心寒矣或欲縻西寧海虜西制土魯番北控瓦剌兀屬左䈀端肅有言西域賈胡規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能爲中國大患者如虜得志蠶食番族是爲開門延寇近事可鑒議者至以哈密不復埒鄧隲棄凉州則光武之閉玉門曾不足法歟

皇明象胥錄七

歸安茅瑞徵伯符撰

西域

西域諸國並在匈奴西度玉門陽關率土著有城郭田畜初並役屬匈奴匈奴日逐王轄西邊置僮僕都尉領西域賦稅取給焉至漢武帝時張騫始開其跡通漢及貳師將軍伐大宛西域震恐遣使貢獻而日逐王畔單于來降漢益置都護督察諸國以屯田校尉屬都護元帝增置戊巳校尉屯田

車師前王庭西域服從本三十六國哀平間相分割爲五十五王莽簒後更屬匈奴歷六十五載至明帝復通永元中班超定西域并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内屬越海外四萬里皆重譯至超遣椽甘英窮西海即前世山經所未詳靡不備傳珎怪安帝復棄西域屬北匈奴延光二年以班超子勇爲長史西屯栁中因破平車師降焉耆于是龜兹疏勒于闐莎車等十七國並附而烏孫葱嶺以西遂絕魏晉後互吞滅至後魏太延中存十

六國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車師
粟特等九國並遣使來獻太武令散騎侍郎董琬
等多齎金帛出鄯善招撫厚賜之十六國相繼至
隋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等使西蕃諸國至罽賓
得瑪瑙盃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舞女師子皮
火鼠毛而還復令聞喜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轉
相風論太業中相率來朝者四十餘國爲置西戎
較尉而天竺拂菻獨不至唐太宗執焉耆拔龜茲
遂平西域遣使分行諸國詔許敬宗與史官譔西

域圖志而諸國萬里修貢葢百餘中朝報贈冊弔
東至高麗南至眞臘西至波斯吐蕃堅昆北至突
厥奚丹靺鞨號曰八蕃其外爲絕域可謂全盛亘
古所未有也宋世不遑遠略史載西域通中國者
天竺于闐高昌回鶻大食層檀龜茲沙州拂菻九
國餘無聞焉　明興四夷賓服
高皇帝西畫玉門關爲界永樂初封哈密領西域
職貢有天方等三十八國十二年命吏部員外郎
陳誠使西域經十七國還上使西域記而關外諸

國風土習俗益犂然矣是後貢獻或至或否今備錄之以志卽敘之盛若乃西南海夷不取道嘉峪及哈密吐蕃重頻經略者別有傳

土魯番

土魯番一曰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漢車師前王地車師前王居交河城以河水分流繞城因名焉唐置西州交河郡且析以爲縣有安樂城方一二里地曠衍四面皆山城西二十里崖兒城可二里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也永樂十一年遣

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十三年土魯番遣使隨誠入貢授酋長都督都指揮等官宣德五年都督僉事尹吉兒察及指揮僉事猛哥帖木兒等率其孥來朝請留京師　賜居第什器歷正統天順土魯番朝貢不絕成化初速檀阿力寖强速檀華言王也數引兵掠哈密九年遂入其城虜王母及金印去阿力死子阿黑麻嗣阿黑麻死子滿速兒嗣相繼擾哈密及赤斤諸衛是時夷酋所親信牙木蘭娶哈密人火辛哈郎女與寫亦虎仙妻爲女兒

弟陰相構結正統八年至誘忠順王拜牙卽走匿而以火者他只丁入哈密居守巡撫都御史趙鑑謬謂番夷信義可使犒以金緡明年土魯番遂索萬幣贖城印蘭肅州嘉靖初兵部尚書王瓊招撫稍戢語具哈密傳十一年土魯番速壇滿速兒天方國速壇札剌丁撒馬兒罕速壇阿卜寫亦哈密都督米兒馬黑木及額卽叱哈辛等各遣使入貢共四千人禮部言哈密貢期同朶顏三衞　祖制三衞皆許入京哈密則十人起送二人令西域諸

夷違在萬里素非屬國而夷使過倍番文二百餘
通皆以索牙木蘭爲辭且求賞不貲似借端窺伺
邊臣違例起送非法至額即乩哈辛乃韃靼回夷
向未入貢今亦遣五十餘人疑並土魯番部落所
託請下督撫分別存留以尊國體
上可其奏明年土魯番使虎力奶翁等以甘肅內
臣縱僕橫恣愬部　勑遣大理寺少卿蔡經同科
臣錦衣各一員詣甘肅會督按官查勘降罰有差
又之滿速兒死子沙速檀嗣次子馬黑麻復據哈

密占種沙州二十四年遣使求貢并給地住牧總督都御史張珩以聞兵部議土魯番世濟兇惡今馬黒麻結婚乜剌潛耕屬衞意在踵繼内訌以謀泄求款恐爲窺伺甘凉之漸宜諭以華夷界限無妄乞無盜種無殘哈密無苛貢夷乃許通使如其執迷請即閉關聲討明年馬黒麻赴關納款而土魯番貢使火者阿力克等凡八百七十四人扣嘉峪關巡撫都御史傅鳳翔總兵仇鸞君之甘州先是土魯番撒馬兒罕哈密諸夷每假進貢留京商

販延至三四年有旨禁諸夷私出館貿易勒期遣
還仍詔土魯番五年一貢貢使除量准赴京半留
肅州半留甘州其後諸夷貢不如期且併居稱雜
屬楊博代鳳翔疏請
上裁命量准百名存留甘肅聽減半給賞餘諭出
關仍奪鳳翔等俸有差嘉靖末沙速檀潛掠北虜
中流矢死弟馬速嗣請貢許之隆慶時馬速死馬
黑麻嗣其弟瑣非等並遣使來貢禮部言一姓四
使非令甲所載姑各附一使於馬黑麻使中示羈

縻無拂遠人嚮順意報可始甘肅無北虜患専防
西夷土魯番最奸狡自阿力以來皆挾哈密邀利
隆慶後不復言哈密事土魯番頗息肩而海虜轉
熾甘凉間其俗佞嫚鮮雨雪突麻麥饒瓜果羊馬
室居奉佛多僧寺往陳誠使至其國還言城西北
百里有靈山最大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
近山有高臺旁寺擁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
里至一峽南有小土屋從屋南登山坡得石屋奉
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山石青黒遠望紛如毛髮

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緣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纍纍峯巒秀削其下白石戍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堅如石色澤明潤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崖得石笋迸出如手足稍南至山坡石復瑩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熖灼人四面峻壑窮崖天巧奇絕然寡草木亦鮮鳥獸自誠使後土魯番漸張肩嗌諸國及關外七衛地廣人庶賑昔懸絕矣

弘治中經略嘗罷其貢嘉靖二年後貢期以五年有駝馬玉石鑌鐵金剛鑽梧桐鹻栲青撒哈剌禪衣諸物萬曆中並來貢計土魯番去哈密凡千里其鄰近爲火州栁城黒婁

火州

火州漢車師前後王地也自元帝置戊巳二較尉屯田車師前王庭和帝時班超定西域復置較尉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以地勢高廠得名後魏初闞伯周自稱高昌王併於麹嘉唐貞觀

中平其國置西州及都督府而西突厥據車師後
王地尋以來降置庭州領蒲類等縣其後西州陷
吐蕃有回鶻雜居亦稱西州回鶻宋時屢遣使貢
獻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等使高昌經望鄉嶺歷
伊州乃至地極熱產五穀惟無蕎麥出貂鼠白氎
繡文花蕊布赤白鹽蒲桃酒樂多琵琶箜篌俗好
騎射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用開元七年曆以
三月九日爲寒食激水交潑爲戲佛寺皆唐賜額
其國師子王避暑北庭山中出硇砂嘗有煙氣涌

起至夕兊焰若炬火照見禽鼠皆赤疑所錄稱火州者也元號畏兀兒隸馬哈木八　國朝號火州城方十餘里東七十里距柳陳城西百里爲土魯番永樂七年嘗遣使朝貢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至言其國風土蕭條民居僧堂彖半皆零落東有荒城故址即古高昌國治漢西域長史戊巳較尉所居處宣德五年火州王哈散偕土魯番萬戶賽因帖木兒柳東城萬戶兀赤剌並貢馬及玉㲣爾後朝貢止稱土魯番云其域東距哈密西連

亦力把力南接于闐北抵瓦剌東南至肅州一月
程

柳陳

柳陳一名魯陳亦曰柳城漢名柳中延光二年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遂破車師即其地也唐平高昌置柳中縣屬西州交河郡去哈密千里中經大川砂磧無水草馬牛過此輙死大風倏起人馬相失道傷堆骸骨白日鬼魅迷行人夷中謂之旱海出川西行至流沙河上

有小岡云風捲浮沙所積道北火焰山色如火城方二三里四面多田園流水環繞灌木苓蔚候煖俗醇室稀麥麻豆有小蒲萄甘甜無核名鎖子蒲萄人二種囘囘男子削髮戴小罩剌頻女白衣裏頭畏兀兒男子椎髻頻人蒙阜布垂髻於額大抵皆胡服

黑婁

黑婁在嘉峪關西近土魯番世締好黑婁夷貢從土魯番入其地男女山水草木禽獸並黑宣德七

年始遣使朝貢

于闐

于闐國東西五千里南北千里在沙州西南去蔥嶺二百里大略蔥嶺以南其國撒馬兒罕最大以北于闐最大于闐有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所名鹽澤南出積石爲河源者也其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國人每歲秋取玉於河曰撈玉夜眎月光盛處索美玉必得焉河分爲三有白玉綠玉黑玉之別土宜五穀桑麻釀蒲萄酒甚美俗機巧事妖神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

之所自高昌以西國人深目高鼻惟于闐貌不甚類胡亦稍知禮節相見輒跪得問遺書戴于首乃發之自漢武帝以來中國詔書符節傳以相授工紡織喜歌舞善鑄銅器以木爲筆玉爲印漢建武末莎車王賢攻幷于闐徙其王俞林爲驪歸王後于闐將休莫霸自立傳兄子廣德遂滅莎車轉强盛順帝永建六年于闐王遣侍子詣闕貢獻梁天監九年始通江左十三年獻波羅婆步障隋大業中頻朝貢其王以王爲氏唐貞觀六年遣使貢獻

王姓尉遲阿史那社爾旣平龜玆勒于闐王伏闍信入朝上元初以其地爲毗沙都督府安史亂後不復至石晉天福中其王李聖天自稱唐宗屬遣使來貢紅鹽鬱金諸物册爲大寶于闐國王宋建隆二年貢圭一以玉爲柙乾德三年僧善名善法來朝賜紫衣四年王言破疏勒國得舞象一欲以爲貢詔許之天聖三年貢玉帶胡錦獨峯槖駝詔給還其直嘉祐八年以其國王爲特進歸忠保順斫鱗黑韓王從所請也于闐謂金翅烏爲斫鱗黑

韓㪍可汗之訛云訖宣和數朝貢永樂六年其酋打魯哇亦不剌金遣使貢玉璞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見偏隣境頗单弱人民僅萬計皆避居山谷間惟火州魯陳哈失哈力阿力稍有城邑永樂後西戎修貢不敢相攻始獲休息行賈諸番國益饒富始于闐貢使每來必携一寶瑠往反𧸖之鐵瑠耳云其來道流沙踰三月程無薪水獨挈水行是瑠投以水卽沸故實之或曰其域東抵曲先衛北連亦力把力東北至肅州六千三百里

亦力把力

亦力把力或曰焉耆或曰龜茲在沙漠間東距古沙州西抵撒馬兒罕南接于闐北連兀剌東南至嘉峪關三千七百里元時封馬哈木于此名別失八里世祖立宣慰司以萬戶綦公直爲宣慰使後置元帥府領屯田洪武二十四年國王黑的兒火者遣使貢馬命主事寬徹等報諭以書永樂四年王沙迷查千貢玉璞且言哈密忠順王安克帖木兒爲北虜鬼力赤毒死願率兵討之

上嘉特賜綵幣十二年陳誠使其國十六年夷目速哥克剌滿剌來朝言歪思弑其從兄納黑失只罕自立爲王徙其國東去更號亦力把力正統二年其王也先不花遣人貢玉璞駝馬景泰天順後入貢不絕其國逐水草住牧以氊罽爲帳寒暑坐臥於地無城郭宮室近葱嶺有熱海然氣候常寒深山大谷六月飛雪平原夏秋稍暖王戴小罩剌帽簪鵝翎衣禿袖衫削髮貫耳甘肉酪或食𥻆麥俗獷而獄言語類畏兀兒產銅鐵鉛雄黃胡粉氍毹

阿魏白氎布又哈失哈力宣德間遣十四人來朝

貢或曰即阿力馬力

藏板

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古罽賓國在懸度山西史稱地平溫和有苜蓿梓竹漆蒲萄諸果下濕生稻其民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市以金銀爲錢出封牛沐猴孔雀珠璣珊瑚琥珀亦西域都會也其先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自漢武帝始通中國更立其王成帝時遣使來獻漢欲往報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罽賓更不屬漢之國四五又歷頭痛之山身熱之阪繩索相引乃抵

縣度涉危路以事無用非久長計卒罷遣加欽言

隋爲漕國大業中貢方物其王姓昭武戴金牛頭

冠俗乘象治浮屠法唐貞觀中厮賓獻名馬王居

脩鮮城顯慶三年以其地爲脩鮮都督府拜其王

都督開元七年遣使獻天文及秘方奇藥元駙馬

帖木兒主其國東有養夷沙鹿海牙賽蘭達失干

西有渴石迭里迷諸城並隸焉洪武二十年國主

帖木兒遣貢駝馬厚賜之二十二年復貢馬二十

四年貢海青　賜勑加賚二十四年遣使迭力必

失表貢馬二百匹表略云　皇帝膺運爲億兆主
光明廣大昭然天鏡今又施恩遠國凡商賈之入
中國者使觀覽都邑城池雄壯如出昏暗之中忽
覩白日又承赦書恩撫勞問欽仰　聖心如照世
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國中部落惟知歡舞
感戴祝頌　聖壽永永無極照世杯者其國舊傳
有杯朗徹照之可知世事初撒馬兒罕人商於漠
北自捕魚兒海見執
上疑奸細留中國久得其情遣歸國其主因貢謝

及之二十八年遣兵科給事中傅安郭驥等使西域留撒馬兒罕永樂五年還夷目哈里遣使隨貢方物安等言帖木兒卒孫哈里應嗣
上賜哈里璽書銀幣且諭祭帖木兒賜安等衣頁之兀魯伯貢馬復遣安報使或曰兀魯伯即哈里是歲北平按察使陳德文亦自撒馬兒罕歸德文洪武末使西域遍歷諸境采山川風俗作詩歌一帙進呈
上嘉之賜馬擢僉都御史洪熙元年傅安始還國

請勑命吏部言安歷年雖久未經考覈例不得授
上曰安留遠夷二十餘年良苦何例爲命特與之
正統二年貢馬玉石四年貢良馬色玄蹄額皆白
詔圖像賜名瑞䳞十三年又貢方物命宴其使陝
西布政司成化十七年進二獅至嘉峪關夷使奏
遣大臣往迎職方郎陸容言獅子無用之物在郊
廟不可爲犧牲在乘輿不可備驂服宜却勿受禮
部尚書周洪謨亦言往迎非體
上卒遣中使迎之獅日食生羊二醋酣蜜酪各二

瓶參獅人光祿日給酒飯二十二年夷使泊六灣還國迂塗至廣東將往滿剌加市貁猊入貢市舶中使韋眷佐之所在震駭布政使陳選抗言此西域賈胡恣爲奸利願無墮其謀開海道貽諸番笑部覆得寢而番禺縣民黃肆等賄結韋眷交通撒馬兒罕等國夷商滋擾知縣高瑤搜沒番貨鉅萬選具奏竟爲眷誣逮獄道殁南昌聞者惜焉弘治二年撒馬兒罕遣使貢獅所過繹騷禮科給事中韓鼎言猙獰之獸狎玩非宜且供費不貲宜罷道

三年又由南海貢獅及鸚鵡禮部尚書倪岳言南海非西域貢道請郤之自後貢皆從嘉峪關入嘉靖改元撒馬兒罕等夷各進貢陝西行都司伴送至甘州驗放入關各夷留西安真定貿易踰年始赴京禮部尚書汪俊疏稱各夷在途遷延今後給賞即促起程仍行陝直河南各夷還日延住踰遞一日以上住支廩給

上從其議二年始定五年一貢會土魯番寇掠羈留撒馬兒罕天方國各夷于平凉七年總督尚書

王瓊疏放出關并令傳諭土魯番歸哈密城印十一年額卽乩哈辛求貢行總制都御史唐龍查譯來使火者皮列稱哈辛王在撒馬兒罕北山額卽乩地面住牧禮部尚書夏言疏請暫許給賞爾後令附撒馬兒罕進貢無得別稱王爵從之是歲西域貢使二百九十人稱王者至七十五人夏言請國稱一人王大學士張孚敬言西域先年入貢稱王亦有三四十人者答勑並稱王今槩裁恐夷情觖望下禮兵二部議言復奏西域諸國稱王者惟

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諸國名甚多朝貢絕少且與土魯番諸國不相統土魯番弘正間十三入貢天方正德間四入貢稱王者率一人或二人三人餘稱頭目親屬嘉靖二年八年稱王者天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此兩年間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內閣言先年亦有稱王至三四十人者併數三國耳乃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五十三王併數則百五六十王前此所未有況所稱王號原非舊文卽有同

者地面又與弘治時回勑書國稱一王若循撒馬兒罕往歲故事類答王號人與一勑恐非所以尊中國嚴外夷也自後各執賜勑任意往來驛傳勞煩宴賜頻數竭財力以役遠夷計亦左矣

上可言奏十六年甘肅都御史趙載言西域土魯番各國稱王者百五十餘皆非本朝封爵宜改正貢使限以名數至通使舊以色目人為之宜易以漢人無交通生夷心部覆報可萬曆中並來貢其國東西相距千里在哈烈東北三千里東去嘉峪

闞九千九百里山川銕門峽阿木河崑大王白帽婦人以白繒纏首尚回回敎有拜天屋青石雕縷嵌精巧經文裹以羊皮書以泥金城市稠密西南番賈多聚焉禁酒以手取食貢物有番梳矮納鎖服腦砂賽蘭珠梧桐鹻銀鼠皮珊瑚樹枝阿思馬亦花珠道哈密南史述鬱金香獨出罽賓國華色正黃而細大似芙蓉又北戸錄稱唐初罽賓國獻俱佛頭花爲中國所無今不聞入貢

沙鹿海牙

沙鹿海牙在撒馬兒罕東五百里城據小岡西北臨山河河名水站勢衝急有浮梁其地南近山三面皆平川居人依崖谷頗繁庶西有大沙洲可二百餘里無水卽有水不可飲牛馬飲輒死有臭草根株獨立高尺許枝葉如菘春生秋死穢氣逼人取生汁熬膏卽阿魏也亦有細草以熬膏味如蜜

賽蘭

賽蘭一作賽藍去撒馬兒罕千里在達失干東城周三里有浮圖爲所拜之所四面平原流水環繞

草木豐茂五穀蕃殖夏秋間草生黒蜘蛛甚小毒甚嚙人遍體作痛號呼動地土人誦呪禳解以薄荷枝拂毒處又以鮮羊肝遍擦經一晝夜痛息膚如蛻牛馬被傷輒死行人宿必近水避焉元史孛薛塔剌海從征賽蘭諸國並以殲立功考會典西夷貢物有賽蘭珠石

達失干

達失干在賽蘭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里城據平原甚狹小四面平岡溪流蜿蜒多林木土宜五穀居

民稍密俗朴而饒

渴石

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二百六十里城據大村周十餘里四面水田東南近山中有園林頗宏麗故酋帖木兒駙馬居也墻壁牕槅飾以金碧琉璃堂四隅白石柱如玉西行十餘里多奇樹又西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峽兩壁懸崖如斧劈行二三里出硤口有門石色如鐵夷人指云此銕門關也元太祖至東印度駐銕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

馬尾其色綠作人言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瑞獸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帝爲班師盖其地近東印度矣

迭里迷

迭里迷去哈烈二千餘里在撒馬兒罕西南新舊二城相去十餘里王居新城東距阿朮河河廣非舟不可渡多魚城内外居民僅数百家孳畜蕃息河東地隸撒馬兒罕河西有蘆林多獅子

卜花兒

卜花兒在撒馬兒罕西七百里城居平川周十餘里市里華庶戶口以萬計地曠衍宜五穀桑麻天氣溫和冬不附火蔬菜不絕産布帛絲綿六畜大類中國

養夷

養夷在賽蘭撒馬兒罕亦力把力蒙古諸部落間數相侵掠無寧居惟數百人戍孤城四面皆亂山東北有大溪西流長數百里溪旁頹垣雜榛莽

亦思把罕

亦思把罕廣袤近千里於西南海中爲大國四面皆海西北多山東南皆平沙王居宏麗城亦堅壯產饒俗朴食惟麥䅘麥粒麤而甘美少布帛稻黍多馬駝珠珀亦有中國人流寓時賈撒馬兒罕以取給永樂中遣使四十四人來朝貢一云亦思弗罕

答兒密

答兒密國在海中不百里人不滿千家板屋有墻壘無城郭產馬駝羊牛布褐交易兼銀錢亦用牛

耕刑以筆朴服屬撒馬兒罕永樂中遣使十八人
來朝貢方物　賜大統曆文綺藥茶

失剌思

失剌思永樂間遣使朝貢時遣官以綺幣磁器市
馬於迤西撒馬兒罕失剌思諸國宣德中貢使凡
八人

納失者罕

納失者罕東去失剌思数日程皆舟行海中其國
有山林川澤魚蟲城東平原饒水草可牧馬馬有

數種寬小者高不過三尺佫重僧所至飲食之顧

尚氣健鬬以不勝爲嗤鄙永樂中遣使十人朝貢

錄七

藏板

哈烈

哈烈一名黑魯去嘉峪關萬三千里撒馬兒罕西南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居焉國人稱速魯檀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剌黑諸城並隸其國王石城方十里居平川川廣百里四面大山王並山東北疊石爲屋屋若高臺無棟梁並金碧雕嵌牕垣桼如窌列帳重茵錯以綺繡上下相接直呼名王亦然謁見微屈躬道撒力馬力一語握手或相抱爲禮人善走日行可三百里候常燠少雨

市中流水不斷無正朔時日月亦無斗斛用權衡為量貿易以銀錢三等稅十二國用仰給少炊爨飲食無匕箸不祀鬼神祭先於墓所男髠首衣尚白喪易青黑亦無棺槨產巴旦杏鎖服花毯金銀銅珊瑚琥珀珠翠馬獅黑白文獸白鹽堅潤如水晶琢磨為器沃以水和肉食田美多穫農不甚勞每歲更休以完地力宜桑與蠶為紈綺細簝蹁中國甆器尤精巧贈予宴會豐厚大抵西域城郭諸國哈烈最潰亂無恥然有學舍聚生徒講習經義

省刑薄歛寡訟好施兼務農桑則諸國不逮云洪武二十五年遣使詔諭酋長　賜金綺永樂七年夷目麼賚等朝貢十五年吏部員外郎陳誠使其國正統二年指揮哈只等貢馬

俺都淮

俺都淮西南去哈烈千三百里東北去撒馬兒罕如之城在大村中村廣百里城居十一曠衍無險峻土沃人稠稱樂土永樂中嘗遣使朝貢

八剌黑

八剌黑一名八黑在俺都淮東北城居平川周十餘里南近山無險地廣物豐饒西南諸番賈聚焉又八荅黑商其國奉佛浮圖壯麗如王宮永樂間朝貢方物織皮絨罽香木疑卽八剌黑

魯迷

魯迷不詳所始或云地屬哈烈嘉靖三年其王遣使自甘肅入貢獅子二西牛一都御史陳九疇以聞給事中鄭一鵬言所獻皆非土性乞就彼犒遣以光聖德杜窺伺不報明年禮部尚書席書奏魯

迷不載王會眞贋莫辨項土魯番数侵甘肅而甘州撫夷官于魯迷数内査有夾帶土魯番夷衆其詐甚明請善遣出塞仍治所獲姦諜　詔鎮巡體覈五年復貢命畜獅牛内府仍留熟夷五人飼之貢使頗索加賞云往買兎剌費且二萬金詔定五年一貢每貢起送十餘人貢物有玉石珊瑚珠金剛鑽花帳子捨列孫皮花瓷湯壺羚羊角瑣服二十三年北虜寇甘州總兵楊信以土官百戸馬能言令魯迷諸國貢夷九十餘人前禦虜寫亦阿力

等九人死焉都御史詹榮以聞
上從兵部議褫信職建能于理以寫亦阿力死事
給棺歛費送歸本國仍諭國王以優䘏意

麻林

麻林國未詳永樂十三年獻麒麟禮部尚書呂震
請至日率羣臣上表賀
上不許曰往翰林院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成欲
上表進賀朕則許焉麒麟有何損益其罷賀厚賜
遣之

拂菻

拂菻國在嘉峪關外萬餘里按唐史云古大秦也大秦國一名犂鞬居西海西亦云海西國漢時以安息遮

不得達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海欲渡安息西界舟人以入海皆齎三歲糧善令人戀慕多死以英聞亦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犀角象牙瑇瑁始一通焉晉太康中使來貢唐貞觀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瓈綠金精下詔荅賚其後

臣屬大食開元七年因吐火羅大酋獻獅子羚羊
宋元豐四年始通貢鞍馬真珠刀劍元祐六年再
至　國朝洪武四年遣其國故民揑古倫賫詔諭
之尋遣使朝貢其國地寒土屋無瓦王服紅黃衣
以金線織絲布纒首不尚戰鬬刑罰罪重者盛以
毛囊投諸海鑄金銀爲錢無穿孔面鑿彌勒佛背
爲王名禁私造產金銀珠西錦千年棗獨峰駝巴
欖然自漢後言大秦宮室皆以水精爲柱珊瑚爲
棁琉璃爲墻其土多出明珠大貝駭雞犀夜光璧

及火浣布王宮三襲門飾異寶中門有金巨稱作金人立其端屬十二九率時改一丸落有眩人能發火于顏手爲江湖足墮珠玉有善醫能開腦出蟲愈目青或織水羊毳野蠶繭爲海西布及氍毹毾㲪罽帳之屬道多猛虎獅子羊種土而生臍屬地介馬擊鼓驚之乃絕乁語多不經或云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幾於日所入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蔥嶺以西國冣大循海而南與交趾外夷接又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

天竺

天竺國一名身毒漢史稱西通大秦在月氏東南數千里臨恒水卑濕暑熱乘象戰脩浮屠道別國數十王並以身毒爲名張騫使大夏見卭竹蜀布云市之身毒武帝遣使十餘輩間出西南指求爲昆明所閉不得通至明帝夢金人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長丈六尺而黃金色乃遣使天竺問佛道法併圖像其敎始入中國桓帝延熹中頻從日南徼外來獻梁天監初王屈多遣長史竺

羅達奉表獻琉璃唾壺雜香吉貝南史作中天竺
其外復有天竺迦毗黎國後魏宣武時南天竺國
王婆羅化獻駿馬凡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隋煬
帝銳通西域惟天竺拂菻不至唐武德中王尸羅
逸多討四天竺皆臣之貞觀十五年遣使獻火珠
鬱金菩提樹自稱摩伽陀王後朝貢相繼乾封中
五天竺王並來朝獻五天竺其傳在海西南距中
國甚遠或曰南天竺瀕海北天竺距雪山東天竺
際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

竺居其會並直葱嶺南有別國數十置王曰舍衛開戶東向開元時南天竺獻五色能言鳥乾元末河隴陷遂絕周廣順三年西天竺僧薩滿多等十六族來貢馬而滄州僧道圓自晉天福中詣西域歷乾德三年還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貝葉梵經四十夾來獻凡在塗十年住五印度六年五印度卽天竺也明年僧行勤等百五十七人詣闕言願至西域求佛書許之開寶後天竺僧數持梵夾來八年東印度王子穰結說囉朝貢天竺法王死太子

襲位餘子皆出家爲僧不復居本國有王子曼殊室利隨中國僧至館於相國寺善持律後附賈人船歸不知所適雍熙中胡僧密怛羅奉北印度王及金剛坐王那爛陀書來自云東行六月至大食國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天聖二年西印度僧獻梵經賜紫方袍大略其國土沃民淳不茹葷宗瞿曇學戒貪嗔婬妖七日一禮拜天每食輒誦經坐臥置天主爲惺惺法王與大臣服錦罽頂爲螺髻剪餘髮下垂鐃鈸鈴螺雜奏爲梵樂男子

髡首穿耳懸璫跣足服色尚白製如袈裟致詞以砥足摩踵展敬工天文星曆產犀象貂鼲瑇瑁金厲火齊金剛鑽與大秦諸國交市火齊如雲母作紫金色有光耀裂之薄如蟬翼積之則如沙縠重沓金剛鑽似紫石英可切玉或云以肉投大澗底飛鳥食肉遺糞得之恒水源出崑崙甘美下有眞鹽色正白如水精始嶺南香山有灣曰濠鏡爲諸番互市地夷商雜處珍貨充牣易交閩天竺僧渡海來歷三年達濠鏡諸夷信其法遂奉約束戒行

亦足重云　國朝通貢有榜葛剌

榜葛剌

自蘇門答剌順風二十晝夜至榜葛剌在海西南或曰西天有五印度國榜葛剌卽東印度也從翠藍島入察地港更小舟行五百里至鎖納兒港有城池市聚始遵陸抵國可三十五里西通金剛寶座國曰沼納樸兒乃釋迦得道之所永樂二年國王靄牙思丁遣使朝貢六年上金葉表九年至太倉命行人往宴勞之十二年王塞弗丁奉金葉表

來貢麒麟等物正統三年復至其國地廣人稠沃
饒甲於它境王及酋長皆回回人祝髮白布纏首
圓領長衣絲帨皮屨風俗朴厚人好耕殖一歲二
熟賦十二刑笞杖徒流官有印軍有糧陰陽醫卜
百工技藝略備市用銀錢海貝價定打手雖萬金
不改悔別有一種印度不食牛肉飲食男女異處
夫死不改嫁妻亾不再娶孤寡衆輪贍之五嶺山
竉高大氣候恒熱如夏曆有十二月無閏產鑌鐵
翠羽瑠璃桑漆尨廣絲綿製鎗剪絕巧布數種有

濶四五尺者兠羅綿背面皆毳絨厚可五分白樹皮布膩潤與鹿皮等椰芨爲酒檳榔爲茶波羅蜜味甘大如斗優人衣黑白花衫縈帨佩珊瑚琥珀纓絡歌舞侑觴能作百戲以鐵索繫虎行市中入門解索裸而搏虎交撲数回就繫如故人争以肉啖虎永樂間使至禮甚厚禁用酒以薔薇露和香蜜水飲之貢物有戧金瑠璃器皿撒哈剌兠羅綿烏爹泥藤竭糖霜之屬

沼納撲兒

沼撲納兒國在印度中即古佛國也永樂十八年國王亦不剌金数侵榜葛剌遣使齎勑諭之因來朝貢

黑葛達

黑葛達國小而貧平川廣野多草木禽獸稀少市肆牛羊蕃育用鍮錢交易俗尚佛畏刑宣德中嘗遣使十人朝貢又有白葛達在西海中小國土瘠亦尚佛宣德七年國王遣使朝貢

録七 二

藏板

天方

天方古筠沖地舊名天堂一稱西域自忽魯謨斯四十晝夜至其國乃西海盡處或云從陸路抵中國凡匝歲永樂七年因中使鄭和往使以獅子麒麟來貢宣德中遣其臣沙瓛貢方物正德十二年再至嘉靖四年禮部言天方等番國入貢陝西都司稽留半年以上方爲具奏發册所進玉石多疵惡而夷所私貨皆良請行巡按御史查覈自今無得多帶玉石以擾驛路其方物印封案驗不堪治

都司官罪明年火者馬黑木等入貢禮部主客郎陳九川驗玉稍苛夷有後言鴻臚通事胡士紳修郄許稱九川索受玉璞

上令逮訊會大學士費宏製玉帶邏騎執舍中兒去宏疏辯係尚書鄧璋酬答與天方前失玉璞輕重不倫溫旨慰之而九川竟謫戍十七年天方貢使請遊覽中國禮部奏非例疑有狡心詔絕之初定五年一貢有駝馬鐵角皮麁班兒香諸物萬曆中復至俗辮髮穿白長衫用回回曆較中國前後

差三日風景融和四時皆如春田沃稻饒以馬乳拌飯日落聚爲夜市建寺層次高上如塔月初生拜天號呼稱揚以爲禮有馬高八尺名天馬接杜環經行記大食國士女偉壯閒麗衣裳鮮潔一日五時必禮天堂可容数萬人市閈輻湊萬貨豐賤大約與天方國相類成都楊愼謂天方卽大食名號改移海外諸國皆然殆近之矣

默德那

默德那卽回回祖國地接天方有城池宮室田園

市肆五穀繁滋大類江淮間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神靈西域諸國並臣伏焉尊爲別諳援爾華言天使也其敎以事天爲本而無像日每西向拜天有佛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書兼篆草楷西洋諸國皆用之隋開皇中始傳入中國尤精星曆亦鮮醫藥音樂織文雕縷器具精巧洪武元年改太史院爲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二年詔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黑等十一人赴京議曆法占天象給廩賜服有差宣德中國王遣使隨天方國朝貢

正德中回回人于永進秘方得幸拜錦衣衛都指揮同知而御馬監西海子設養虎回夷三名嘉靖登極以給事中鄭一鵬疏屏之并歸甘州所簡進回回女你兒干等奸夷于永竟庾死藉其家今國人多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其人善鑒識每於賈胡海市中廉得奇琛故稱識寶曰回回而種類散處南北爲色目人甚夥並窅目胡鼻用白布纒首寄居吩喀者尤勁悍俗以喀爲酒以牛爲菜好歌舞夫婦配合必取水淋沭親死用布囊屍入棺鼓

樂導至墓去棺底掩以土妻子至以水潑之祈速朽爲孝葢近墨氏之流非同類殺不食禁食豕肉相傳其始驢豕交媾而生不敢破戒奉其教者行賫居送千里不持糧云

阿速

阿速在西海中爲大國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凉膻適節有魚鹽耕牧之利俗尊鬼好施惡爭鬬亦饒物産鮮饑寒寇盗聚落多撒馬兒罕天方諸國人永樂中嘗遣使百十二人來朝貢

沙哈魯

沙哈魯在阿速西南海島中山川環抱居民旅處村落畜産孳息王及酋長城居瓦屋佞佛耻闘俗號淳直西域賈胡來市海中得奇貨不惜酬数倍沙哈魯人不識也永樂間遣使朝貢凡七十七人或曰即古投和國唐貞觀中嘗入貢

火剌札

火剌札國頗微弱四圍皆山鮮草木水流曲折亦無魚蝦城僅里許多板屋俗尚佛喜中國磁器針

線永樂十四年嘗朝貢

吃力麻兒

吃力麻兒山甲水淺西南傍海東北林莽多毒蟲猛獸得中國雄黃麝香磁器甚喜不事耕農好射獵有遶巷無市肆交易無期用銅錢永樂中嘗使十一人來朝貢方物惟獸皮鳥羽罽褐之屬或曰即俺力麻國

敏眞誠

敏眞誠國亦大多高山深水縛木為渡以日中市

諸賈畢集見中國磁漆器爭欲得之產駝馬異香

永樂中國王遣四十人來朝貢

白松虎兒

白松虎兒舊名速麻里兒國中無大山亦鮮林木無猛獸毒蟲之害先是嘗有白虎出松林中不傷人畜旬月後不復見國人以爲神虎父老曰此西方白虎降精因更其國號白松虎兒永樂中使十六人來貢

加異勒

加異勒西戎小種居人不及千家貧窶常傭食鄰國永樂中王者麻里奈那遣使貢方物宣德間再
朝貢

會典載西域朝貢經哈密者三十八國

哈烈　哈三

哈烈兒沙的蠻　哈失哈兒

哈的蘭　賽蘭

掃蘭　亦力把力（又云別失八里）

也克力　把丹砂

把力黑　俺力麻

脫忽麻　縩力失

斡失　卜哈剌

怕剌　失剌思

你沙兀兒　克失迭兒

帖必力思　果撒思

火壇　火占

苦先　沙六海牙

牙昔　牙兒干

戎　白

兀倫　阿速

阿端　耶思成

坤城　捨黑

擺音　克癿

右諸國貢期或三年或五年起送不過三十五人今國俗多不可攷又永樂中遣使朝貢有日落國

論曰西域遠在天末自可存而不論而叩關來王

匪干戈是尋而共球是飭亦可覘　國家威賓之盛矣唯是貿胡借端漁利所在繹騷不無詡虛名而受重困而夷德無厭如土魯番之吞噬哈密作盟乍寒玩我股掌寖假不可復問所貴謹華夷之界而縻以戎索無使生心窺隙治以不治乃王者駕馭戎狄之畧也

皇明象胥錄八

歸安茅瑞徵伯符撰

西番

西番古吐蕃地本羌屬按漢史西羌出自三苗國近南岳及舜徙之三危河關以西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逐水草產牧氏族無定以父名母姓爲種號强則分種稱酋豪其兵長在山谷果於觸突以戰死爲吉耐寒苦得西

方金行之氣焉自商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詩稱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周武王伐商羌髳率師會牧野而平王末戎逼諸夏其後陸渾稱子大荔義渠稱王秦滅義渠置隴西北地上郡而蒙恬築長城西逐諸戎自是羌不復南度漢初羌中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武帝北卻匈奴度河湟築令居始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關隔絕羌胡鄣障出長城外數千里置護羌校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漢因河爲塞稍徙人實河西而先

零種於宣帝時遂度湟水至寇金城後將軍趙充國以威信招降罕幵罷騎兵屯田卒破定之研十三世孫燒當最豪健和帝時隃麋相曹鳳上言建武以來犯法常從燒當種起以居大小榆谷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爲非寇及其衰困遠依發羌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於是拜鳳金城西部都尉列屯夾河其功垂立安帝永初元年發金城隴西漢陽羌征西域羌懼遠屯奔潰西出塞斷隴道前役亦罷而當

煎勒姐種至攻沒破羌縣入寇河内十餘年間軍旅之費二百四十餘億幷涼二州遂至虛耗羌屬支分凡百有五十餘種散處河湟洮岷間而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始通中國至吐蕃祖鶻提勃悉野居析支水西稍幷諸羌或曰南凉禿髮利鹿孤後有樊尼者西濟河逾積石居䟦布川或邏娑川以禿髮爲國號訛曰吐蕃其俗謂彊雄曰贊丈夫曰普同號君長曰贊普及弄贊益强西域諸國共臣之唐貞觀中得請婚公主襲華風稱甥舅國咸亨

元年遂滅吐谷渾有其地東接松茂南極婆羅門西取四鎮北抵突厥幅員餘萬里安祿山叛吐蕃閒邊候空虛盡取隴右蘭河鄯洮等州入奉天長安陷北庭都護府宣宗後其國內亂河湟復歸而吐蕃族種分散大者數千家小者百十家無復統一自儀渭涇原環慶及鎮戎秦州暨于靈夏各有首領內屬曰熟戶餘謂之生戶太平興國九年秦州蕃部以羊馬獻用茶絹答其直咸平四年西涼府六合都首領潘羅支願討李繼遷頃之貢馬五

千匹詔厚給馬價別賜綵百匹茶百斤以羅支爲朔方軍節度六年繼遷攻西凉府羅支僞降集諸豪及者龍族合擊繼遷中流矢死來獻捷會修洪元大雲寺賜金箔物綵而羅支尋遇害宅種喃厮囉寢强以奇計破元昊併羅支舊部居鄯州西仁宗時累加恩兼保順河西節度使子董氊進封武威郡王而瞎氊子木征據河州王韶進破訶諸木藏城穿露骨山力戰破之熙寧七年征舉洮河二州降賜姓名趙思忠宕洮疊三州羌皆以城附自

喃厮囉旣衰諸砦羌族納質者凡七百五十六帳

元始郡縣其地於河州置土蕃宣慰司都元帥府

又於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

撫司而朶甘思烏思藏各設官有差巳又尊番僧

八思巴大寶法王帝師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

金玉印者相望洪武二年　詔諭吐蕃未至復遣

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諭　降會番衆寇臨洮守

將韋正禦之以河氷未合師不得濟正祝天有頃

河氷如巨屋自上流下風隨之氷合渡河擣擊番

衆大驚降附六年令各族酋長舉故官授職因俗爲治以元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給玉印置烏思藏朶甘二指揮使司及宣慰司招討司元帥府萬戶府官元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爲都指揮同知宣慰使元帥招討等官領之七年陞烏思藏朶甘爲都指揮使司置西安行都指揮使司于河州以韋正爲使統二番司復封烏思藏番僧爲闡教王闡化王輔教王贊善王統化番民及封護教王大乘法王大寶法王先後凡七

王給銀印令比歲或間歲朝貢是秋西番獻葡萄
酒
上謂中書省臣曰元造此酒勞民豈宜効之且朕
性不善飲中國亦自有秫米供釀卻弗復進仍賜
酋長文綺襲衣八年以西番地產馬而所用泉貨
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命中使趙成以羅
綺綾帛并巴茶往河州市之諭守將善撫循通互
市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諸部落並以馬赴市
十年川藏族殺使者輦哥瑣南等命衛國公鄧愈

爲征西將軍別以沐英討川藏師分三道覆其巢窮追至崑崙山俘男女萬餘馬牛羊十三萬有奇十一年以西番屢寇邊命西平侯沐英充征西將軍將京衛及河南山陝官軍討之十二年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鞏昌等處整理城隍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汪舒朶兒癭嗉子阿卜商等叛據納隣七站以征西將軍移兵往擊勑文忠英等曰四月庚申日交暈在秦分主戰鬪已未太白見東方至於甲子順行而西西征大利宜順

天將追擊番寇英等兵至洮州賊皆遁斬叛逆土
官阿昌失納等遂於東籠山南川築城戍守疏聞
上曰洮州爲西番門戶今城守扼其喉矣命置洮
州衞英等兵進擊擒三副使鹵獲人畜甚衆十五
年勅松州衞指揮耿忠令番人計戶出馬充賦二
十年禁番使闌出麻鐵二十五年建昌衞指揮使
月魯帖木兒等叛命凉國公藍玉往討誘執之送
京師伏誅玉因奏四川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項歲
蠻夷梗化由軍衞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衞於

順慶府鎮巴梁大竹諸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通連雲棧𡨋改爲衛漢州漢縣西連松茂碉黎當西番出入地眉州控制馬瑚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爲要害皆𡨋增置軍衛長河西朶甘百夷地連屬恃其險遠乆不入貢請兵致討

上報百姓供輸煩擾又藉壯者爲兵其何以堪成守有成規無增益重困吾民長河西諸夷徐議大舉遂班師三十年於陜西洮河二州立茶馬司聽吐番納馬易茶令茶戶私鬻者藉其茶私茶出境

及開監不覺察罪皆死又以邊吏或假朝旨横索番馬製金牌信符命曹國公李景信賫往求吐番令各番族認辦馬課別置一牌藏大內每三年遣使賫出比驗相合收馬給茶以杜奸欺是歲景隆用茶五千餘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餘匹分給京衛騎士又令禮部檄長河西打煎爐番酋責以納馬脩貢諸番稽首奉約茶法大行永樂元年　賜番酋及國師金幣定來朝賞格三年四川布政司言諸番以馬易茶例禁夾帶今番商往往易茶及

以它物易布帛
上謂互市以資國用來遠人其聽之又諭兵部榜示西番馬至必與佳茶有謬欺者巡按御史以聞四年迎番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師封大寶法王宴賜甚厚五年遣指揮劉昭等往西番置驛通使撫諭軍民昭還遇番賊刼掠率衆攻敗之洪熙時曲先安定二衛酋邀殺中使指揮朱英聲討以番兵從論功進國師兜卜格刺思巴等秩給誥命銀印宣德元年遣中使侯顯等使諸番歷三歲始歸六

年都督陳懷等討松藩番冦平之九年闡化王貢使亂藏等以賜物易茶至臨洮沒入留亂藏請命上給茶釋還初諸番脩貢輙阻于生番正統四年松藩守將趙得遣諭因相率來貢凡八百二十九寨而指揮趙諒脩郄番僧商巴誘執之掠其貲其弟率衆入犯都御史王翺㢘其枉出商巴獄中具以聞諒伏誅復命商巴爲國師十四年詔停西番金牌歲遣行人四員視茶政景泰間西番三十一處並朝貢衆服獨董卜韓胡都指揮使克羅俄

監纍稍黠悖 詔讓之天順五年番寇涼州圍都督毛忠勢銳甚總兵宜城伯衞穎戰郤之八年西寧番酋把沙作亂穎與巡撫都御史吳琛將中軍督甘涼蘭鞏諸衞所官軍三萬五千人分五路進擊追至駱駝山俘斬千七百餘先是番僧入貢不過三四十人景泰以後遞增賜予不貲所至煩費成化初禮臣以爲言令烏思藏番僧三歲一貢以何番僧劄實巴等以秘密法進

天子愛幸之法王封號至累數十字道從用執金

吾仗寵錫番渥其徒玉食錦衣無應數千人矣五年彗星見給事中魏元等請革去法王等號給事中丘弘亦劾其安乞寺田佃戶命戶部覈實予民七年兵部請收茶易馬如巡撫都御史馬文升議令陝西布政司將庫貯茶課等銀遣官領送河南湖廣市茶運赴西寧等茶馬司收貯移文所司市易番馬俵給甘凉固原靖虜慶陽等衛缺馬官軍騎操報可九年岷州番入寇十七年始定例闡化闡教輔教三王從四川贊善王從陝西各布政司

比照勘合并齎印信番文咨本方許入貢貢各百人多無過百五十大乘大寶二法王止許十人隨四王貢使入京十九年以都御史阮勤言歲運四川茶十萬斤至陝給賜番僧是歲西番滿松族反侵內地都御史馬文升討之斬八十三級二十四年罷行人巡茶以御史一員領　勑專理西番茶馬事自景泰後茶政寖弛番馬多不至弘治十七年命巡撫都御史楊一清督理茶馬一清請復金牌信符舊制疏曰臣考前代自唐世回紇入貢已

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行之所謂摘山之産易廐之良無害而有利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彼旣納馬而酬以茶則我體旣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互市交易得失較然盖西番爲中國藩籬久矣漢武帝表河西列四郡斷匈奴右臂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羌狄終不敢越羌而南以羌爲世讐恐議其後也夫羌夷本非孝子順孫徒以資茶于我絕之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此制西番以控北虜之上策前代略焉

而我朝獨得者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巡茶之官卒莫能禁坐失重利垂六十年豈惟邊方乏騎乘遠夷無復仰給意外之憂或從此啟查得洮河西寧三衛番族應金牌四十一面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內府收貯每三年一次遣廷臣齎收馬給茶後因邊方多事停止歷年滋久如曲先阿端諸衛邈不相通誠恐數十年後雖近番不復知有茶馬矣伏乞申明舊制昭示蕃族使知朝廷脩復信符各供差發其蕃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

丞等官久不襲替亦令查出奏請就彼各襲原職以爲統領有願將馬易茶者聽敢有不受約束量調蕃漢官兵誅勦以警其餘奏上　詔議行之時番部中董一韓胡雅慕文教奏請中朝書籍兵部尚書余子俊疏稱成都府志方輿勝覽二書並載扼塞不可與餘量加頒賜正德初烏思藏僧綽吉我些兒以術得幸出入禁中請授其徒二人爲國師還居烏思藏如大乘法王例入貢禮部言烏思藏遠在西方性極頑獷雖設四王撫化其來貢必

爲之節制令無患邊而已今無故遣僧往萬一詐誘羌胡妄有求請反生事端不聽頃之遣中使入番迎佛尚書毛紀及臺省連章諫止亦不允是時北虜亦不剌遁居西海蠶食諸番識者慮其勾結深入如前代吐蕃吐谷渾言官請屯兵青海絕羌虜連和徵輸調發幾無寧歲而

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番僧奏討腴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書並 聖旨禮部尚書傅珪佯不知孰奏孰爲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大不敬 詔

勿問而亦竟止十年調朔方勁兵勦海虜避走松
潘旋歸故巢費以萬計迄無成功嘉靖元年西番
反鎮守都督鄭卿討之不能克自是歲涘入境四
年建昌鹽井寧番等處各番縱刧兵備副使胡東
皐進兵撫勦各降附八年洮岷屬番頻入鞏昌隴
右騷動總督尚書王瓊討候彼入即引大兵擣巢
羌人頗畏及秋防套虜赴花馬池番遂乘虛深入
臨洮鞏昌兵部尚書李承勛言西番爲冦皆因茶
禁久弛處置失宜故相挺而起且聞番衆爲海虜

亦不剌所侵日益內徙將來羌狄交通何以善後
昔漢趙充國不戰而服羌殷頻殺羌百萬而軍輿
煩費內地虛耗兩者相去懸矣乞廣宣帝之明專
充國之任制馭方略悉聽瓆便宜區處從之瓆集
衆議且撫且勦先遣都督劉文遊擊彭棫分布明
年二月自固原進兵至洮岷開諭諸番禍福洮州
東路木舍等三十一族西路答祿失等十三族岷
州西寧溝等十五族皆聽撫給白旗犒賞遣歸唯
岷州東路若籠族西路板爾等十一族岷州剌即

等五族恃險不聽三月分兵攻若籠板爾二族蕩
其巢剌喞等族震慴聽命凡撫定七十四族斬級
三百六十餘諸蕃復定十四年岷州番僧剳失祿
竹援董卜韓胡例量請自買食茶十五年烏思藏
輔教等王入貢番僧多至三千餘人長河西等宣
慰司多至千餘人
上以起送太濫令巡按御史查糾正罪十九年雜
谷安撫司剌麻僧都綱定日藏等違例入四川求
貢

上以故事宜道嘉峪諭行查覈是時金牌爲海虜所掠並散失二十年海虜卜兒孩獻金牌馬匹納款兵部尚書張瓚等請命本鎮偵察情實兼令巡茶御史覈金牌所自以聞二十三年甘肅巡邊番夷攻刼莊寨督撫疏撫剿互異下兵部議尚書毛伯温言番夷梗化宜陳兵固守宣布威德令知悔禍獻首惡以贖如其怙終法宜追剿無異同悞事上從之明年始設岷州二十五年四川白草番攻陷平番堡明年巡撫都御史張時徹及副總兵何

卿會勘定其亂弁討平馬羅番蠻賜金幣二十八年總督尚書王以旂及御史劉崙請復金牌勘合兵部議自諸番困於海虜漸徙內地不復賫符比號番族多詐虜掠無已給而復失　國體反傷惟嚴禁茶闌出雖無金牌馬將自集請給勘合如成化例報可初威州保縣金川等番僧三歲一貢漸至五百五十人三十六年禮部據會典裁百五十至四十年來貢該寺演化禪師遣都綱郎哈等執稱永樂間勑本寺貢方物百五十分其都綱恭葛

剌等寨各認守山隘請如前頒守臣以聞令郎哈等百五十人赴京餘留境上胥命部議百五十人照會典給全賞餘衆既各認守分地亦准給各緞絹二疋許之是歲以岷州建治後民逃俗敝番夷狎習世官仍屬岷州衛經歷司兼理添設鞏昌府判一員蒞焉其冬以闡化王方物粗惡不以國師領貢招討司宣慰部落不附貢並裁賞申諭邊臣爾後番貢違式者無輒驗入四十一年增設茶馬司於甘州招番易馬明年烏思藏闡化諸王請封

上以故事遣京寺番僧達丹班麻等二十二人爲正副使通事序班朱廷對監之班麻等在塗騷擾廷對歸白其狀禮部議自後請封即以誥勑付來使或下附近藩司選僧賫賜從之諸藏不遣番僧自此始王瓊巳定諸番亦卜剌尋爲虜收復西部稍寧隆慶末虜俺答既受款詭以迎佛爲名留丙兎等十五部駐牧西海吞噬日甚總督尚書王崇古遣番官馬你卜剌赴虜傳教戒殺諭河西各酋無搶番虜益畨寺焚脩萬曆二年丙兎台吉圖㘓

河州歸德以千餘騎入掠黑占帀番族數馳西石硤紅帽各番陰附虜從套西來嘉峪日衆而下洮麻生番及洮州列咂族恣掠臨洮衛明年總督侍郎石茂華檄總兵孫國臣掩剿焚其宂六年始改洮岷叅將爲副總兵虜俺答西赴海上謁烏思藏僧瑣南堅叅與其徒星吉藏卜而丙兎掠甘藏等族越黃河移牧莽剌川求茶市洮西固原洮河始苦虜八年丙兎糾永邵卜等再掠楊咎族以俺答誚責歸海上而虜擒番得志東套諸酋覬逐爭利

無虜歳火落赤遂據牧水塘糊十年虜連掠日羔
河東把力諸番族十三年松茂諸番搆亂突犯平
夷堡明年圍蒲江關都御史徐元太調土司兵擊
定之而火落赤從洮塘川入内地傷屬番五百餘
十五年遂來西寧收紅帽番族撲搶南川會歹言
黄台吉威正恰以搶番中流矢死鋒稍挫十六年
遂同永邵卜南掠歸德番族而海虜尾剌他卜囊
往掠擺羊絨生番副總兵李魁追至南川創死十
八年火落赤糾威正等掠番至舊洮州會虜王揹

力克西收丙兎部誘渡綽遜河張其勢副總兵李
聯芳等並陣殁西陲震動
上特命尚書鄭洛以右都御史經略兼制七鎮火
落赤再移莽剌川明年洛屯蘭州首諭招番驅虜
撦力克因移帳東歸火落赤旣失援而西寧肅州
各道調集瞿曇等四十八族幷國師禪師播告
朝廷威德共招番八萬三百有奇虜勢益孤十月
發兵出青海焚仰華寺總兵尤繼先統洮河延固
兵直抵莽捏西川搜勦不見一虜洛乃歸報終始

以招番爲完策二十二年火落赤復掠歸德番族
逼河州明年始設臨洮總兵九月海虜永邵卜等
攻剌卜爾族參將達雲遮擊大破之昝币申中各
族出精兵三千協助因追叙經略鄭洛招番功二
十六年臨階副總兵孫尚賢討遣屬番香藏族入
虜營招番族脫脫胡班麻爾卜等來降認中馬二
十八年海虜三千餘從紅崖掠番族番走匿林薄
遊擊柴國柱追至雪打班迤南多奪獲三十二年
火落赤從山後透罷羊絨掠生番三十九年隆卜

雙善二番族各投番文請復中馬額四十一年火落赤以黄番紅兜卜等爲導入白石崖四十三年烏思藏以比歲旱饑願六年并貢厮女直併援永樂時賜長河西經藏例請賜經弘化寺部覆許之長河西宣慰司亦請如闡教等王量給茶價 詔不許按今西番地爲都指揮使司二曰烏思藏曰朶甘爲指揮使司一曰隴答爲宣慰使司三曰朶甘曰董卜韓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爲招討司六曰朶甘思曰朶甘隴答曰朶甘丹曰朶甘倉溏曰

朶甘川曰磨兒勘爲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別思麻爲千戶所十七曰朶甘思曰剌宗曰孛里加曰長河西曰多八三孫曰加八曰兆日曰納竹曰倫答曰果由曰沙里可哈忽的曰孛里加思曰撒里土兒曰參卜郎曰剌錯牙曰泄里壩曰潤則魯孫並洪武初置其後增設招討司有曰直管安撫司有曰別思寨曰雜谷曰長寧長官司有曰雜道曰達思蠻又有加渴瓦寺金川寺韓胡碉怯列寺番僧有封灌頂國師者自洮岷階

文西固南達松茂族種甚繁在𢈩文者名武都羌在洮者吐谷渾羌而松茂間東西阻河列砦四十有八殆不勝紀焉始生番出殁如風雨而屬番納馬中茶頗馴服後寖通生番剽刼自虜據西海起松山及莽剌彌望皆虜反出番南番不堪虜私餽皮幣曰手信歲時加送曰添巴至充部落嚮導番虜一家藩籬盡撤亦大煩經制矣風俗大抵朴魯君臣爲友上下一心食酪衣氈居毳帳間用板屋或壘石巢居如浮屠以梯上下人居其中上貨下

畜高十餘丈謂之碉房甲者二三丈名雞籠音樂
尚箏琵好狠鬬務耕牧貴壯賤弱尊釋信詛重利
懷恩喜噉生物能耐饑寒亦天性也階文番據層
崖深箐食稗豆跳躍如獮猴相傳番人無腓易奔
以憑險不畜騎洮番甲馬頗整即面中一二鎗挺
立不撓衣多用氆氌紅綠緣飾戰屍以埋奴爲大
譬鑿阬露其首居恒據險發冷箭擂石截軍餉日
就關堡索飲見爨煙起即蛾聚攢食日和番每執
堡軍爲質山川大者崑崙山可跋海黃河折支湟

水物產弥異有犛牛名馬羱羊天鼠皮獨峰駝而仰給中國茶麝香爲命無茶則發腫病且死無麝香則苦虵蠱殘麥禾故自昔以閉關絕貢可制西番貢物多畫佛銅佛銅塔舍利足力麻鐵力麻氆氌珊瑚犀角左髻毛纓酥油刀劍遮甲麻衣道川陝其長河西朶甘思等並由雅州入境每渝約多人且不如期隆慶三年著令各三年一貢赴京多者八人以次遞減至四人餘各留邊候賞而賞額每處多者千餘人少不下百人所費不貲率奸商

積猾胥詐勑混索金繒且往來互販以漁利所貢獻亦殊不成享廟堂雅知其敝卒不能禁而別種在雲南鐵橋北名古宗一云細腰番

高皇帝既下雲南裂吐蕃爲二十三支分屬郡邑轄以土官府則麗江永寧州則北勝蒗蕖等各控制之皆効順惟我頤指永寧所轄外有所謂野西番者稍不易制古宗種鴂舌辮髮短裳用氀牛或羊毛撚線爲之婦人用青白磁珠與硨磲相間懸于項或以松膏澤髮成縷下垂俗大近西番云

論曰羌部散處其强不能當虜而與虜合則彼遂得借以樹敵撤我藩籬故招番以扞虜自隆萬後始煩規畫洮河間每苦脊脊多事而虜猶不得遽收爲用以　中朝先後經制尚足以縻其心也虜搶番之徑既開而轉與羌習吾曾不能制羌死命而聽虜挾羌爲市蠶食日深將鴟張日甚策莫若嚴假道之禁以携羌虜之交是在邊臣早爲綢繆地耳若乃法王佛子藉口壤奠厚往薄來無惜小費而妨大計則廟堂久有成模矣

兀良哈

兀良哈本東胡遺種其地西連開平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屬山戎秦為遼西郡北境漢初匈奴冒頓滅東胡走保烏桓山至武帝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左北平遼東五郡塞外伺察匈奴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而東胡支姓別依鮮卑亦因以為號曹操北征烏桓踰盧龍越白檀涉鮮卑庭俘降者十餘萬後東部鮮卑宇文別族破於慕容晃竄匿松漠間元魏時復居鮮卑故地號庫莫奚

歲致名馬文皮俗同突厥好冦刦至隋去庫莫曰奚唐貞觀中奚長可度内附置饒樂都督府尋叛服不常安祿山節度范陽盛飾俘詭邊功咸通後契丹方強奚舉部役屬其酋去諸以數千帳保嬀州北山自別爲西奚而東奚駐琵琶州及石晉割幽州雁門以北入契丹東西奚遂併隷焉遼城故奚王牙帳地實以漢戸號中京大定府金因之元初爲北京路總管府至元中改大寧路　國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隷遼東置都司於古惠州領營興

等衛所二十餘所謂北平行都司也洪武十四年封子權於大寧爲寧王時宋國公馮勝征納哈出上諭據大寧塞列戍控制遂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每出師留重兵居守卒破降納哈出二十年設行都司明年故元宗室遼王阿札失里及朶顏諸酋願內附二十二年詔於潢水北兀良哈地分三衛居之自錦義度遼河至白雲山曰泰寧衛以阿札失里爲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爲同知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衛以海撒男答

爲指揮同知自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曰朶顏衛以脫魯忽察兒爲指揮同知並給印俾鈐東部落爲東北外藩靖難兵起從劉家口襲大寧盡拔諸軍召兀良哈諸酋長以三衛胡騎挾寧王入松亭關事平詔三衛奉職偵虜如

高皇帝時官其酋爲都督都指揮餘以次授秩

賜勑陞襲令歲再貢駝馬由喜峰口驗勑入衛無過百人會徙寧王南昌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移保定大寧地虛三衛因頗竊據出没塞下永

樂三年福餘衛請糴馬令於廣寧開原互市九年以三衛爲本雅失里所脅掠我邊卒又遣苦列兒等紿云市馬行窺伺命指揮木答哈等諭還所掠仍納馬三千匹贖罪北馬至償以布又許以馬易糧上馬至十五石絹三疋後以邊圉議裁馬直得布絹半給而三衛名驪就中國且陰導虜二十年上北征阿魯台旋師夜召諸將諭曰虜敢爲悖逆以兀良哈羽翼也當分兵剪之遂簡步騎五萬分五道往而身率大軍邀其西師次屈裂兒河虜數

萬驅牛馬西奔陷澤中麾騎兵前擊斬級數百虜自相蹂藉死無算
上垂高瞭虜復聚遂張左右翼嚴陣夾攻令甲士持神機弩伏深林戒寇至乃發須虜突而左左師馳之丞林中中伏驚潰死傷略盡追奔三十餘里蕩其巢還以勅兀良哈捷頒詔天下自是三衞稍創自戢宣德元年朶顏衞指揮哈剌哈孫等朝貢不至武進伯朱榮鎮遼東請掩擊之勑榮整兵慎防無與　較三年秋

上親歷諸關駐蹕石門驛守將奏兀良哈萬衆盜
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諸將請益徵兵
上曰孽虜無能爲也朕以鐵騎三千出其不意成
擒必矣遂決策親征簡士三千人人二騎持十日
粮夜銜枚出喜峰口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
營二十里虜望見以爲乘障卒悉衆前
上麾鐵騎分兩翼進親射其前鋒殪三人飛矢雨
集神機銃迭發虜潰走睹黃龍旗大驚羅拜請降
並生縛之斬其酋命諸將窮搜虜穴忠勇王金忠

以故韃靼名王子及其甥都督把台請自效或啓言　上虜其類也往必不反
上竟遣之忠與把台果大獲來歸
上飲以金爵遂輟賜顧謂侍臣王者宜推誠待人漢用金日磾庸不足法耶初
高皇帝克元上都設開平衛戍守東接大寧古北口西接獨石各置驛四自大寧旣棄開平勢孤五年城獨石幷徙開平衛凡棄地三百里自是盡失龍岡灤河之險邊陲斗絕益騷然矣六年詔蠲三

衛罪予自新以泰寧衛印奪于虜明年更給是歲阿魯台敗兀良哈遂住牧遼東塞九年毛剌脫懽攻殺阿魯台併諸部勢寖强因通兀良哈正統元年福餘失印更給如泰寧例而脫懽遣使貢通兀良哈及女直潛伺屢諭不悛三年春其酋阿魯歹等以五百騎掠葭州獨石守將楊洪邀擊西涼亭生擒百戶乞麻里等奪所掠命集兀良哈使臣僇之市因諭都指揮安出等縛首惡獻明年夏三衛酋歹都等愬賞薄互市失利非

文皇帝故事因陛辭敕諭之其秋楊洪復破其騎五百于白塔兒　璽書褒賞五年貢使易農具歸見阻闗吏爲言
上聽給予明年福餘部脫火赤完哈等徉射獵掠邊被獲明年復掠遼東守將曹義擒其酋孛台並磔之是時以都御史王翺督遼東軍務自山海抵開元斥堠相望謹備虜及三衛八年兀良哈諸部侵東北關索鹽米始於喜峯密雲設都督及都指揮鎮守驗貢然多不過百餘騎九年以三衛聚犯

詔發兵二十萬分四道成國公朱勇出喜峰口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左都督陳懷出古北口踰灤江渡梛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破福餘於全寧復破泰寧朶顏於虎頭山鹵獲萬計而都督同知楊洪出黑山俘斬安出部各論功加秩三衛從是寖衰然怨我遂刺骨因糾朧懽子也先入寇爲之鄉導矣十二年春都御史王翺同總兵曹義巡塞外抵廣寧兀良哈伏林中義擊敗之十四年三月福餘泰寧共潛結也先入寇

朶顏獨拒險不從也先至不能入大掠二衛人畜去其秋旋與虜合土木北狩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略京東弁設叅將總兵罷朶顏三衛互市景泰二年復議予貢當關驗放伴入然三衛常竄名北虜使中窺我遇北使厚不無心望且結婚迤北挾爲重稍用侵軼盡没遼河東西三岔河北故地薊遼多事自此始也四年兵部尚書于謙言三衛使疊至頗爲虜間宜令邊臣嚴備因條上防禦諸事詔是後使至伴二三人入京餘不得輒入關五年

泰寧衛都督僉事革干帖木兒乞大寧廢城及甲盾尚書謙持不可

帝重絕三衛懽遣譯者語大寧城逼近塞不便馳獵又炎暑多生疫其甲盾須寇至乃給六年及朶顏諸酋朝乞耕地及犂鏵種糧　詔予糧三十石亡何入邊參政葉盛督師卻之天順三年虜酋孛來謀掠三衛諭革干帖木兒申儆進左都督明年死以其子脫脫孛羅襲父都督僉事時三衛多與孛來通貢使浮額自景泰末業從獨石萬全右衛

闌入至是隨孛來使者走雲中成化元年孛來爲請賞勑諭四方貢使賞有成額三衛曩朝貢從東路喜峰口今朶顏都督朶羅干等擅易貢道希混賞　朝廷照例分別又何誅焉是歲寇邊遣都督季鐸往諭至泰寧還兵部以奉使無狀請逮治詔貸之泰寧衛酋請市牛及農具塞下并乞賜蟒上諭蟒衣勿與宅聽與民交易朶顏三衛各酋因請職事兵部覆未有成勞例無陞授不許二年迤北瓦剌遣使貢馬挾三衛從喜峰口入　詔待以

三衛禮勑其酋阿失帖木兒無紏朶顏妥更貢道

三年海西女直偵報北虜毛里孩逼朶顏三衛聲

搶遼東勑遼薊宣大守臣嚴備四年及毛里孩侵

天城遣都督李譯詰之五年諭三衛常貢外無進

海東青兎鶻十二年勾虜亂加思蘭謀寇十四年

三衛酋乘巨璫汪直與兵部侍郎馬文升爭女直

異同請開市二十年三衛酋復請改貢道從開原

兵部援例議格先是自天順後虜酋潛結三衛蹂

躪中朝因羈縻不絕誘致之亦不敢大爲寇弘治

二年兵部尚書馬文升奏往歲三衛盜虜馬經大同宣府報虜老營今兩鎮經年不報疑彼此相通乞於團營選馬步三千赴永平再三千赴密雲防禦及會兩鎮巡撫三年秋喜峰口出哨軍士撲殺夷人十年燒荒出塞掩殺邊釁遂啓十一年冬朶顏入寇兵部尚書馬文升議檄守臣分據要害相機勦殺其貢夷令通事傳語利害歸與酋長約束仍請勑三道切責三衛酋長並從之十七年朶顏勾小王子入寇

上御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議遏虜大學士李東陽言虜與朶顔通潮河川古北口距　京師一日而近宜固根本無遠出師自疲

上深然之時朶顔部落益蕃屢侵盜而諸部獨花當以完者帖木兒裔種最貴花當次子把兒孫驍勇敢深入兼結婚小王子爲中國患滋甚正德四年泰寧衛酋滿蠻率部落二萬餘欲附居近塞避北虜令居故鎮安堡戒無旁嚙其後花當部屢挾增貢詔暫增一年不爲額花當部堅請不從乃益

匃小王子部虜十年把兒孫自鮎魚關毀垣入馬蘭谷殺叅將陳乾等命都督桂勇征之把兒孫遣扯禿等來請入貢且獻馬贖殺乾罪兵部尚書王瓊持議必以把兒孫償乾乃罷兵予貢把兒孫輒謾言呼扯禿等去我亦幸無事竟予把兒孫貢班師亡何復入寇叅將魏祥全軍歿終正德世不能聲討嘉靖初都督馬永帥薊有威信三衛頗親且畏不敢深犯始花當長子革列孛羅早歿其次把兒孫兒狡謀奪嫡以種人不附不得嗣花當爲都

督至是把兒孫死華列孛羅子革蘭台貢馬請嗣
兵部令轉譯部落方許貢華蘭台乃寇漁陽諸小
關堡率殘破十一年巡撫都御史王大用欲厚賂
朶顏城其霧靈山不果會酋阿堆哈利赤頻入建
昌喜峰太平諸塞恣殺掠華蘭台又請陞秩兵部
以御史連疏詆大用請以毛伯温代大用旣去虜
益盜邊邊人皆廢耕牧而朶顏諸部日益横十八
年花當㐌子打哈脅求職事聲阻貢薊鎮請徵邊
兵會剿

上令姑申諭之二十年華蘭台挾北虜求添貢衛三百人不許請二百人亦不許時剽掠塞下聲結小王子旦晚入寇會俺答吉囊自雲中深入太原邊臣恐謬曰頊山海關諸邊無儆亦悉顏諸酋功也

詔補前貢失期者衛二百人明年復導虜犯青山口內批以侍郎胡守中兼憲職勦撫守中憸險嗜利多乾沒內帑金又擅出塞盡伐遼金以來松木百萬自撤藩籬且偏索富人及舊弁金錢言官論死西市巡撫徐嵩以阿附守中削籍尋坐贓

謫戍明年薊鎮出塞襲朶顏別部李家莊斬四十級李家庄零夷居近獨石不通大虜慣盜馬狡而善射虜追輒走險亦頗爲我扞邊是役藉怨轉與虜合而遼東塞亦以朶顏故連中虜二十六年兀良哈益結海西建州夷出沒遼東西塞明年葦蘭台死子影克襲故事三衛以貢時身受職至葦蘭台父子始遣人代請而影克剽悍踰于父益誘俺答大入塞二十九年遂導虜逼都城方虜急數言遼陽軍遼陽軍者虜所呼朶顏也自典戍後始設

薊遼總督調邊兵入衛及移戍薊無寧歲咸寧侯
仇鸞旣拜大將軍主開馬市誘俺答執送叛人蕭
芹等受欵謂知三衛虛弱朶顏酋影克實首禍欲
發兵出擣以爲功兵部尚書趙錦及總督薊遼侍
郎何棟持不可三十年冬棟計擒叛酋哈舟兒陳
通事舟兒通事皆邊民降朶顏夷工爲虜諜至是
就擒伏法傳首邊塞三十三年朶顏寇桃林關總
督侍郎楊博復搆得首惡通漢請繫獄俟諸夷入
貢械赴喜峯口宣示國威諸夷並竦三十六年虜

酋打來孫始收三衛導犯冷口三十八年虜酋把都兒辛愛挾朶顏酋影克勒數萬騎薄塞盡殺偵諜度灤水由潘家口入大掠薊總督侍郎王忬遣總兵馬芳等以輕兵八千出虜後牽制虜不敢深入三日引去　詔逮繫總兵歐陽安等并忬論死移總督宣大尚書楊博代博以朶顏等夷通虜不爲用乃申約舉燧自居庸抵山海千里聯絡虜聞震疊終歲不敢近塞明年影克復勾把都兒辛愛等犯一片石叅將佟登等禦卻之四十二年虜數

萬騎破墻子嶺進掠通州　詔宣大總兵馬芳等
馳援總督侍郎楊選逮繫棄市其冬三衛入貢禮
部尚書李春芳請宣示諸夷哨報以時有反覆即
閉關誅勦　詔所司豊廩賚稱朝廷柔遠意隆慶
元年朶顏酋董忽力勾土蠻數萬騎大入界嶺口
勢甚熾以援師四集走捧捶崖迷路墜崖枕藉死
董忽力亦華蘭台子也爲影克親弟是時影克出
義院口爲我師火鎗擊死而子長昂與忽力頡頏
明年

上念山陵急薊以譚綸爲總督拜戚繼光爲大將
軍專理練兵浚隍增陴會俺答諸虜各奉欵迄隆
慶三衛修職謹邊鄙稍息而長昂得襲職爲都督
一名專難爲西虜青把都壻萬曆元年董忽力索
賞喜峰口啓釁總兵戚繼光勒兵青山圍勦忽力
以身免明年縛首惡獻予欵始攺喜峰口守備爲
叅將彈壓之而長昂與叔長禿擾寧前工三年春
總兵戚繼光追逐昂墜馬幾獲得躍上乇騎去生
叔長禿覊董家口昂納馬鑽刀盟已復合董忽力

縱掠四年朶顏宅部酋炒蠻乘、夜入我鴉鶻安衆將苑宗儒等死之六年昂勒賞阻諸夷進馬遣弟蟒金率精騎窺喜峰西掠前屯薄山海一片石九年西虜蟒古歹馳昂營謀大入遼十一年導虜以三萬騎長驅中後所直馳山海關是時三衛屬夷八十餘種而昂與董忽力大嬖只馬答哈炒蠻小阿卜戶兵力寖盛號爲六兒然部落不踰萬十二年長禿董忽力犯前屯錦義總兵李成梁追奔與中迤西多斬獲其秋長昂亦大入劉家口且糾西

虜哈不慎等勒萬餘騎以打牲爲名圖盜邊會
上視山陵昂往來虹螺山射獵調部夷東西馳甚
恣也而忽力以犯遼罷賞頗窘十三年率枝屬三
百餘叩關鑽刀長昂以遼鎮聲搗穴一夜數徙帳
亦哀請款及已得撫則愈驕十七年再入花場谷
十七年昂遣弟犢兎擬計來調盟石門遊擊陳愚
聞紿執通事張五烈等僇之其冬昂同弟蟒金犯
董家口二十二年我哨騎生得伏諜郎打兒罕等
七人郎打兒罕係昂心膂昂願革二年舊賞請贖

上幸許昂自是亦稍戢二十四年福餘酋伯牙兒挾賞羅文谷拒卻之明年以千餘騎突青山口及連犯扒頭崖三道嶺並失利二十九年叩關欵盟長昂亦以是歲聽復木市寧前頃之煖兎擬討修石門寨掠車廠庄總兵尤繼先出塞擊虜紅草溝擒斬八十有奇昂與蟒金代叩關三十四年擬計挾賞葦子谷昂與蟒金指減貢夷表裏亦勾西虜班不來世等謀聚兵侵薊明年昂圍獵墜馬死子賴暈歹蹕昂轍同蟒金料阿鎮等九夷挾賞擦崖

子關三十六年大入建昌河流口遼鎮總兵杜松襲拱兎部夷來告捷諸夷益鬨因入大勝堡總督侍郎王象乾諭諸夷各聽撫專勦賴䝴蟒賴䝴蟒勢孤乃屬西虜啞拜台吉請欵四十年蟒金等酋以千餘騎縱掠曹庄明年滿旦孌只亦連犯掛甲嶺厥郎谷四十三年入窺廠房烽延燒黃花邊外山場四十六年奴兒哈赤躪撫順滿旦及男溫布台吉等乘隙覗石塘而馬蘭亦報蟒金聲犯桃林界嶺薊鎮戒嚴明年石塘遊擊朱萬良調援遼滿旦一母

于益恣以萬騎入攻白馬關及高家堡項之尋盟而它酋駱駝那莫賽召里賓等時時傳調聲挾益隆萬來三衛稱梟桀者長董爲亮而長昂雄塞上垂四十年每勾內虜爲重其後竄藉冒賞衛系蹂雜而土蠻部落亦報箭入市如虎墩炒花宰㛂輩並詭三衛加額濫觴不可復詰至滿旦以一夷婦躑躅曹石間居然勁敵尤可嘆也大抵三衛與韃靼同俗專逐水草喜偷剽時入漠北盜馬率三四人驅千百匹虜尾追不敵則降事之爲導至約婚

詛誓常營遼河兩岸潛伺而貪中國賜予亦時以
虜情輸我得先時設防向本仗爲藩籬及其叛猶
不失爲耳目顧我善馭之如何迫則鋌而走虜耳
目塗塞將爲憂滋大耳考三衛各分地住牧率以
廣寧爲界福餘泰寧傾鄰遼陽開原而朶顔𨈆集
寧遠遮西境外虹螺山盡有舊大寧地花當巢穴
直古北口西北葫蘆峪故福餘泰寧恒與東虜合
朶顔恒與西虜合衛制首泰寧次福餘次朶顔而
朶顔於三衛地最險偪虜及二衛益衰朶顔獨強

盧今遂用爲首稱曰朶顏三衛云

論曰三衛地界宣遼爲薊門之肩背自大寧失而宣遼隔絕昔人有血脈壅滯肩背拘攣之恨豈不信哉世多以

文皇帝界虜爲口實爰攷永樂宣德有勦捕之

詔有宣捷之勑除惡務本曷嘗不厪門庭之誡乎

且

文皇帝嘗語大學士金幼孜曰今守開平興和大寧邊境可幸無事當日無棄大寧意甚明大寧棄

斯開平難守開平棄斯古北可虞胡馬雲擾誰階
之厲初以三衛偵虜亦略倣漢倚烏桓伺匈奴或
謂善處之可因以爲間雖藩籬失而耳目在計非
全拙乃市賞無藝至爲東西虜擭臂掛藉臂養鷹
而緜繼去手又如之何余攷兀良哈事至霧靈山
不果城更以媒譖未嘗不嘆邉臣之難爲任也

跋

右皇明象胥錄八卷。明茅瑞徵撰。瑞徵字伯符。浙江歸安人。坤從孫。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知泗水縣。調黃岡。擢兵部職方主事。陞郎中。歷福建叅政湖廣右布政。晉南京光祿寺卿。歷官有廉吏之目。壯年卽解組歸田。自號苕上愚公。情耽吟咏。官職方時。著有萬曆三大征考皇明象胥錄等書。三大征考近人亦爲重刊。是書不見四庫著錄。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史部作八卷。書刊於崇禎己巳。每半葉九行。行十九字。昔鄭端簡公曉編有吾學編。所次四夷考。精核簡嚴。洵稱良史。惟根據多略。且編至嘉靖朝而止。瑞徵服官職方。間按歷代史牒。及耳目近事。用爲增定。

以訖萬曆紀事。如佛郎機。魯迷等國。前考所缺者。併捃輯增訂。明代邊疆四裔諸國。羅列略備。觀其所述。雖不如嚴從簡殊域周咨錄之博洽。然實較明史外國傳爲詳覈。按明史外國傳。說者謂出於尤侗之手。其所據諸書。當與嚴從簡茅瑞徵略同。惜明人於海外諸國。疆域地理。多所未諳。且不免謬誤。如明史述外國地理者。首推佛郎機。呂宋。和蘭。意大里亞四傳。然明史稱佛郎機近滿剌加。已於地望不合。蓋當時梯航諸國。由南洋羣島而來。稱曰相近。尚爲近理。至後人以佛郎機與法蘭西音近。雖稱爲佛郎機。尤爲大謬。蓋明史之佛郎機。即泛指西班牙葡萄牙而言。昔丁謙撰明史外國傳考證已辨其謬。又如撒馬兒

罕．乃元裔察合台別支之帖木兒帝國．丁謙謂卽馬基頓王亞歷山大．既滅波斯．復取索克地河那國都之馬拉坎達城．在中國史書則始於魏書之悉萬斤．唐書之薩末鞬．元史之薛迷思干．而非明史所稱卽漢罽賓地．隋爲漕國之說．又云元太祖蕩平西域．盡以諸王駙馬爲之君長．元在西域．封太祖長子朮赤．次子察合台．及憲宗弟旭烈兀．爲察哈台．伊兒汗等三大國．撒馬兒汗爲之長者帖木兒．乃察合台後王之婿．故稱駙馬．實無駙馬盡爲君長之事．此亦明史外國傳失察之處也．至如明史殊域周咨錄所稱「古有狼徐鬼國．分爲二洲．皆能食人．爪哇之先．鬼啖人肉．佛郎機國與相對．其人好食小兒云云．」則尤

爲荒誕可笑。瑞徵是書。不免仍存其說。此當海禁未開以前。士大夫對於域外之想像。往往如是也。然明自永樂成化以還。遣鄭和張宣乘槎航海。經營南洋。其後若梁道明陳祖義之雄長舊港。使後之主政者。不主放任之策。則南洋羣島。或隸入吾國之版圖。至是書稱美洛居。歲輸丁香。明史稱「美洛居。有香山。雨後香墮。沿流滿地。」此與十六世紀歐洲人士尋覓香料羣島之事。可以相證。又是島後爲紅毛番。佛郎機所分。此卽荷蘭與葡萄牙爭雄南洋羣島之事。是書言之確鑿可據。至書記海外風俗。如佛郎機人高鼻白皙。鶯嘴猫眼。鬚捲而髮近赤。亦多髠首薙鬚。貴者戴冠。賤者頂笠。見尊長撤去之。則其俗於今猶

不相遠也．且是書所載各國事實．與明史略同．如是書云．「賤者頂笠．見尊長撤去之．」而明史則云．「賤者笠見尊長輒去之．」明史僅刪「頂」字．「撤」改爲「輒」字．是明史與殊域周咨錄及是書所據史料．必出一源．但互有詳略之不同耳．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風雪之夕國楨記

四夷考卷之一

福清葉向高進卿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檇李高承埏寓公　校

朝鮮考

朝鮮箕子封國漢初為燕人衛滿所據傳至右渠武帝攻殺之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公孫氏晉高氏並據其地高本扶餘別種人改國號曰高麗居平壤即樂浪也已為唐所破東徙後唐時王建代高氏並有新羅百濟地益廣東徙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嶺為界國朝　高皇帝洪武二年王顓表賀　即位遣符寶郎偰斯齎金印誥文封顓為高麗國王使者入謝　上從容問王居國何為城郭修乎甲兵利乎宮室壯乎頓首言東海之波臣朝夕禮覺王甚恭他未皇也　璽書諭王佛法非所以治國梁武後世之前車也王其毋惑以王君臨一方而出令之無所其何裹之有王國北接胡虜南鄰倭虜創於此恐將逸於彼倭狡而貪出沒海上且窺王虛實朕私憂之設險蒐乘以固吾圉惟王念哉令以經史諸書賜王其悉朕意中書省臣言高麗使者往來私為市非法請征其入而禁其出不聽五年顓請從耽羅國所留蒙古人及征胡秀山逋寇報詔耽羅國附屬也蒙古亦人耳國何棄焉逋寇以朕命命之傳檄可致勿用兵頃之貢馬五十匹道亡其二使者以聞及馬[illegible]

慕諸之則使者所備也 上責其不誠卻之七年諭中書省臣曰古諸侯事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九州外夷戎世見而已高麗去中國近知經史禮樂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不則比年聘冀高麗貢獻數使者溺海幾不返甚失朕意丞相其明以諭王八年顓弑死子禑嗣貢不如期卻之羈其使周誼仍敕遼東守臣絕勿通十七年表請故王謚及嗣封不許十八年許之明年貢馬千匹布萬疋謝請易冠服不許指揮高家奴自其國市馬歸言禑辭馬直上令給之二十一年國相李仁人廢禑立王昌歲中兩請入朝皆不許李成桂復廢昌立定昌國院君瑤瑤嘗遣子奭來朝奭未歸而成桂廢瑤自立王氏自五代至今傳數百年絕其國評議司表言禑昌不當立瑤暴虐失人心國虛無王舍成桂莫適與也惟朝廷命之 上曰彼夷耳吾何誅成桂更名旦從居漢城已請更國號詔仍稱朝鮮二十八年入貢表語謾遠撰表者鄭總羈留之旦老請子芳遠嗣永樂元年賜冕服經籍從芳遠請也六年世子禔來貢八年獻馬萬匹助征虜十三年表更立子祹為世子是年芳遠老請以祹嗣宣德元年遣使賜祹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綱目通鑑因謂禮臣是書有國家所當知朕嘉惠遠人故賜之四年祹進海東青敕詔珍禽異獸非朕所貴其勿進方物效誠而已毋金玉飾祹再進再諭之已請遣子弟入學不許仍賜諸書俾學于國中正統四年建州夷酋凡察童倉逋居朝鮮界上別酋李滿住以為言詔問祹亡何凡察歸建州衛表言凡察以窮歸臣臣遇之善卵翼而遂飛必索之凡察復言祹羈留其私屬請檄還不則隨以兵詔兩解之且慰藉祹國家以王為東藩如凡察直夷

畜之何敢望王彼其懷鳥獸心去留無恒王第善自備毋與較景泰元年賜祹世子珦冕服祹卒珦嗣三年卒子弘暐嗣𥕞而孱遜其叔瑈天順三年邊臣疏瑈私與建州夷酋董山通已又殺毛憐酋郎卜兒哈累詔戒諭之成化三年進海青白鶻却之時方征建州瑈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率兵助王師捕斬李滿住及其部落遣使來獻俘璽書褒嘉之明年瑈卒子晄嗣六年晄卒從子娎嗣復出兵助擊建州掟閭遣中使賚王金幣並及其將士弘治八年娎卒子㦕嗣㦕病風遜其弟懌嘉靖二十三年懌卒子峼嗣未踰年卒子峘嗣時日本入寇舟漂至朝鮮及姦民往來海上私與倭市峘輒捕以獻 上亦厚賜予答其意隆慶元年峘卒從子昖嗣李氏自成桂以來事朝廷恭歲時朝貢外慶慰報謝無常期行李踵於道王嗣立則使者往封有大事則頒詔其國他夷不敢望也始成桂立 高皇帝雖置不問然心惡其篡而傳者復以成桂為仁人子故 祖訓謂其父子先後弑王氏四王其後嗣當永樂正德嘉靖間累表自白言恭愍之弑由嬖臣倫仁人誅倫立禑禑既立則遣兵侵遼東先臣成桂懼干上國返其兵禑遂遜位于子昌而恭愍妃安氏以禑昌皆非王氏不當立乃黜昌立瑤瑤復不道國人請命 高皇帝立先臣贈瑤别邸終其身先臣實未嘗為弑而虛蒙此聲又家世出新羅司空故以為仁人子皆冤甚乞下史館昭雪之 今上初乃得請其地東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其設官略倣中國以田制俸刑法不苛俗柔謹崇釋尚鬼惡殺茅居学衣知文字喜讀書上下威儀燦然可觀矣山川九都神嵩北岳海鴨綠江為大産金銀鐵水晶鹽紬苧布白

磕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豽海豹皮八稍魚昆布秔黍麻榛松人參茯苓其貢道由鴨綠江歷遼陽廣寧入山海關達京師成化中苦女真邀劫請改道職方郎劉大夏持不可議遂寢

論曰隋唐之際高麗勍矣觀其勤萬乘抗前旌固東夷之雄也　明興濡沫仰流皇風淪被俎豆詩書爲冠帶　國聲教遠矣彼威之而不來此柔之而愈服雖招攜有經亦先聖之遺化也成椓初興逆取順守引於今茲藩封勿替可謂盛矣而襲休日久積弱成形　高皇前言儆於左卷神聖之所豫謨有國家者曷可忽哉

日本考

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附庸國百餘大者五百里小者百里最強大桀黠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其後天材雲尊立累傳皆稱尊神武天皇立累傳皆稱天皇亦開立女王時與中國通唐咸亨初改號日本元世祖使趙良弼招之不至遣忻都范文虎將十萬兵往征至五龍山暴風舟覆軍盡沒終元世絕不通　國朝洪武二年倭寇山東淮安明年再入轉掠閩浙　上遣趙秩語其王良懷爾能臣則來毋患苦吾邊不能則善自爲備良懷言蒙古常使趙良弼好語餂我襲以兵今使者得毋良弼後乎其亦將襲我也欲刃之秩爲具言所以來宣　國家威德耳豈狙汝耶良懷氣沮乃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入貢　上亦遣克勤仲猷二僧往諭然其爲寇掠自如瀕海郡縣迄無寧歲乃下令造海舟防倭穆廣侯廖永忠請備輕舸以便追逐從之七年來貢無表文其臣氏久私貢並卻之九年表貢語謾詰責

之十三年再貢皆無表以其征夷將軍源義滿所奉丞相書來書倨甚命錮其使明年復貢命禮臣爲檄數而却之已復納兵貢艘中助逆臣胡惟庸惟庸敗事發 上乃著 祖訓示後世毋與倭通而令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分行海上視要害地築城設衛所摘民爲兵戍之防禦甚周倭不得間小小入與我軍相勝敗永樂元年王源道義遣使入貢 上賜冠服文綺給金印道義稍捕獲諸島寇來獻賜賚甚厚封其山碑而銘之予勘合十年一貢八年道義死子源義持立遣使往封頃之我兵獻海上俘其首皆倭人羣臣請誅之 上釋歸璽書下義持爾父畏天事大職貢不愆先烈之不圖而輕干上國爾罪在必討朕所以隱忍者未忘爾父之恭耳爾其思之義持奉表謝罪禮其使遣歸未幾復寇遼左都督劉榮大破之初榮偵倭至即伏兵望海堝而別遣奇兵斷其歸路倭中伏奔捕馘無孑遺當是時我方招來諸島夷絡繹海上倭乘爲欺詐瀕海復騷賴是捷遂戢論功封榮廣寧伯宣德七年以日本貢久不至命中使諭其王源義教明年來貢自後遞貢遞掠備嚴則貢得間則掠與之期不遵我亦取羈縻示寬大而已倭益肆無忌至焚官庾民舍縛嬰兒竿上沃以沸湯卜孕婦男女剖視賭勝爲樂慘毒不忍言至成化時廷臣始有發憤議却其貢者而竟格不行正德四年王源義澄遣宋素卿來貢素卿者鄞人朱縞也逃入倭有寵于其王易姓名充使其族人相與耳目爲奸利守臣白發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素卿厚賂閹瑾賜飛魚服遣歸嘉靖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王源義植孱諸島爭貢以邀利大內藝興遣宗設謙道先素卿至俱留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至爲

序市舶中官賴恩墨素卿財先素卿宗設大忿相讐殺戕指揮劉錦袁璡大掠寧波奪舟去巡按御史以聞禮臣仍右素卿以給事御史言乃下素卿獄論死沒其貲絕貢者十七年至嘉靖十八年其王源義請復貢乞易勘合還素卿貲不許仍申約貢必如期舟三人百不者却勿受夷性婪違約如故內地奸豪往往與為市不償直夷索逋急則恫喝官府以縱寇為解兵出則陰泄之倭速其去日尉往也如是者久之倭大恨言我挾王貲而來不得直何以歸報因盤據島中我亡命無賴及小民迫於貪酷饑寒困苦者咸相率從亂東南之禍大作於是朱紈以巡撫莅治之紈日夜飭兵嚴緝察上章暴勢豪交通罪奸謀稍解紈竟為豪所中自殺賊益猖獗三十一年殘浙東明年犯太倉破上海崇德嘉善諸邑時王忬為巡視忬經略擒殺頗有緒旋移大同去李天寵代將則盧鏜湯克寬俞大猷是時倭至無虛月屯據柘林川沙窪青村陸涇壩諸處四出流剽而柘林賊最劇鏜戰孟宗堰大猷戰金山衛天寵合諸將兵戰烏程縣之窯墩皆不利別將李逢時率山東兵戰新涇橋小勝旋大敗三十三年張經為總督經前總督兩廣有威惠討調廣兵禦倭兵未集而工部侍郎趙文華以禱海至文華素夤緣大學士嚴嵩貴幸頤指經經自以大臣位其上自重不為下文華屢促出師經以兵機秘業已刻師期不告也文華遂劾經養寇並及天寵詔逮訊時經已與賊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千九百八十有奇進攻陸涇壩賊又敗之斬首二百七十有奇焚其舟三十餘艘倭大創經上疏自理不聽竟論死西市以周珫代經胡宗憲代天寵珫亦幾去以楊宜代屬文華督察其師倭來者益多大衆掠

吾等奉召而來謂宜信使遠迎宴犒交至也今行李不通而兵陳儼然公毋誑我乎宗憲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約誓堅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澂歸宗憲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為質直乃使毛臣王澂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其與洲夥力狀宗憲慰藉甚至令居獄中俟命疏聞詔誅直始宗憲本無意殺直以本固爭之强議者且謂其受直金欲貸其死故宗憲懼不敢為請直死王澂毛臣殺夏正率餘衆據舟山從之踰年乃解三十八年倭寇江北分數道入巡撫李遂馳至如臯與賊遇白蒲諸將言宜及其未定擊之遂曰夫戰貴得地賊方銳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即小挫難復矣約勒軍中毋得言戰賊益進遂策曰賊分道入過如臯必且合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逼天長鳳泗即 皇陵驚最要自黃橋逼瓜儀搖南都而梗槽次之若從富安而東海濱荒涼擄掠無所得至廟灣絕矣乃吾得地時也於是部諸將防遏令毋得過天長瓜儀而分兵綴賊後賊果走廟灣遂欲以策困之通政唐順之以視師至促戰斬獲甚衆順之會有他役釋去遂益合兵攻圍賊困甚欲遁副使劉景韶督兵焚其舟賊救舟我兵水陸攻之大潰斬首八百餘級江北倭悉平其寇福建者張甚連攻破寧德福清永福諸邑巡撫阮鶚罷去王詢劉燾游震得相繼撫閩無尺寸功宗憲檄參將戚繼光往援時賊據寧德之橫嶼阻水為營路險隘官軍坐守踰年莫敢進繼光軍令嚴所部用命至則令軍中人持束草填河進力戰大破之生擒九十餘人斬首二千六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算奪所擄三千七百餘人歸乘勝剿福清牛田倭又破之繼光初至福清邑令及父老請師期繼光曰吾兵疲且休矣俟緩

國即古之周防州也山口之西為長門關渡在焉渡此而西為豐前其南為豐後又其南為日向豐前之西北為筑前西南為筑後筑後之南為大隅大隅之西為薩摩豐後東南懸海為土佐為伊豫為阿波阿波相近懸海為炎路土佐豐後之間為佐加關薩摩之北為肥後又其北為肥前肥前西懸海為平戶平戶之西為五島北為多藝為伊岐極北則對馬島諸島皆有酋長山城君弱空名耳倭不禀其號令內相攻强則役屬而豐後最大其入貢必由博多歷五島而行回則徑趨長門每歲清明後至五月重陽後至十月常多東北風利入寇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其入寇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人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豐前豐後和泉諸島俗喜盜輕生好殺每戰必單列緩步為蝴蝶陣前一人揮白扇為進止木弓竹矢以骨為鏃刀極剛利中國不及也男子魋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披髮跣足間用屨土氣溫煖宜禾稻桑麻產金銀琥珀水晶硫黃水銀銅錢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花布漆器扇刀劍鎧甲貢道故由寧波達于京

論曰四夷為中國患從來久矣而皆殷於西北獫狁島夷狂逞肆噬則明興實甚豈盛衰之數亦遞乘歟夫以　高皇帝之威靈北暢南洽獨倭馭之而不馴綏之而愈貳此其不可以禮義化誨懷服視諸夷為特甚矣東甌江夏僇力經營保障之具犂然畢舉屠寧一戰威震殊俗赳赳虎臣于今為烈矣顧鉅防隳于平世疆事弊於匪人東南之禍其亦有必然者也重以匪茹罔懲包荒太甚郊關弛禁虎兕狎遊遂令貢使內訌姦氓外市紛紜糾結干戈日尋毒流海內

十載不休。祖訓之嚴於絕倭。淵乎卓哉。真萬世之龜鑑矣。

安南考

安南唐虞時南交也。秦為象郡。漢初南越趙陀據之。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光武時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建安中改為交州置牧。唐置都護府。改為安南。五代時土豪曲承美據之。已為南漢所併。宋初丁璉有其地。封交趾郡王。自是棄為夷。璉傳弟璿。黎桓篡之。桓傳子龍挺。李公蘊篡之。公蘊八傳嗣絕。為其壻陳日煚所有。元攻下之。封其子光昺為交趾郡王。終元世貢不絕。亦時時侵掠邊郡。不敢大為寇。國朝洪武二年。國王陳日煃遣使同時敏等來朝貢。上命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齎詔封日煃為安南國王。給鍍金銀印。未至日煃卒。侄日熞嗣。請詔印。于以寧拒之。吾受命封先王。何以得擅予。若日熞請於朝。乃遣編修王濂、王事林唐臣封日熞嗣王。而嗟賞以寧得使臣體。日熞拜詔甚恭。未幾為陳叔明所篡。叔明老。弟端代視事。端攻占城。敗死。弟煒代。先是上嘗戒安南占城毋相攻。至是以叔明兄弟怙强速禍。復遣使諭之。叔明表謝。連歲貢。上厭其數。令三年一貢。毋侈方物進犀象以勞吾民。二十一年黎季犛弒煒。立叔明子日焜。命絕其貢。叔明八年死。上以叔明身自為篡。勑禮臣毋弔。而遣行人陳誠呂讓諭還所侵思明五縣。不聽。日焜旋亦為季犛所弒。季犛大誅殺陳氏。更姓名曰胡一元。子蒼曰胡奝。僭號紀元。國曰大虞。永樂元年表言陳氏世絕。奝為陳甥。求署國事。從之。已真封為王。會陳氏故臣裴柏耆走闕下乞師。而老撾亦傳送故王孫

江北焚漕舟文華盛集兵戰於陶宅敗績遂還朝應天巡撫曹邦輔再戰再敗惟蘇松參政任環戰稍捷賊別部自日照登掠贛榆自上虞登掠高埠皆不滿百人官兵莫能禦高埠賊轉掠浙西南直破南陵溧水橫行數千里殺傷無算至蘇州乃滅諸將大猷等逐賊海上頗有斬獲而閩廣倭大至三十五年楊宜罷去宗憲代阮鶚代宗憲文華復出督師時浙賊惟陳東最强徐海後至與之合參將宗禮率所部河朔兵九百人與戰于崇德三遇三克追蹴橋橋陷兵潰禮死之賊進圍鶚于桐鄉鶚固守不能拔乃解去而宗憲欲構二賊乃遣人至海所若為好語者東疑之宗憲則厚賂海使執東自贖海許諾即計擒東及其黨麻葉等百餘人以獻而自率其衆別營梁庄官兵遂圍東巢盡殲其餘黨進攻海于梁庄海死別部據舟山俞大猷攻之未下會夜大雪大猷督兵進賊拒戰敗歸巢擁柵自固我兵縱火焚之斬首百四十餘級餘悉死巢中兩浙平其明年誅王直王直者徽人也嘯逋海上能號召諸夷治大舶巢五島中奸商王激葉宗滿謝和王清溪等共集衆與相署置倭之來皆直等導之宗憲欲招之乃迎其母妻至杭供具犒慰甚厚而先是鄞生員蔣洲者上書督府言能說直使禁戢諸夷毋內犯宗憲遣洲行以生員陳可願副之至五島直邀入為言日本方亂往無為也誠令我輩得自歸無難倭矣遂遣養子毛臣同可願還具白直語而傳送洲至豐後島其島主留洲稍為傳諭諸島居二歲乃遣僧德陽及夷目四十人隨洲來入貢直亦許俱至而宗憲亦遣毛臣歸報直所以遊說百端至是直乃來御史王本固疏言不宜招直異議閧然直至覺有異乃先遣王激入見宗憲曰

圖之賊偵者歸告不為備其夜督兵行三十里黎明破其巢邑人尚未知兵出也繼光歸賊復肆四十一年攻陷興化總兵劉顯去賊一舍而軍不敢戰復命繼光往時賊方巢平海閩繼光至欲逃為俞大猷所扼不得出繼光督軍薄戰大猷繼之因風縱火賊皆糜巢中無脫者𠓗黨寇仙遊連江諸處盡討平之當是時微繼光幾無閩未幾廣東倭亦為官軍所敗逃至甲子門將奪舟入海暴風盡溺得脫者僅二千餘留屯海豐俞大猷就圍之賊食盡欲走副總兵湯克寬伏兵待之賊至伏發擒斬幾盡倭患遂息自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財力俱詘生靈之塗炭已極倭亦大傷至盡島不返隆慶時海上逋寇曾一本等復稍稍勾引入犯閩粵我亦嚴為備旋至旋撲非如嘉靖之季矣始倭熾時議者以市舶罷夷無所衣食故反宜開市如諸番衆將大猷以為倭與諸番不同諸番產物多舶至而征之其利厚倭之市僅一刀一扇無他產可利也而又生禍端國初絕之今忽開之乎且倭能若我者以我陸而禦之主客反而勝敗分也吾以海為塹以舟為家明風候嚴約束來擊去追倭可創矣舍此不圖而輕與之市為國家生事後必悔之大猷習海上事後多用其畫其地北跨朝鮮南盡閩浙其往朝鮮也自對馬島開洋信宿至閩浙順風旬月至其主居山城故稱山城君山城之南為和泉又南為沙界沙界之東南為紀伊紀伊之西為伊勢山城之西為丹渡左為攝津左之西為攝摩右為但馬右之西為因幡丹渡西為美作左為備前左之西為備中右為因幡右之西為伯耆美作之西為備後備後之北境出雲之南境備後之西為安藝出雲之西為石見安藝石見之西為山口谷

陳天平來朝。安南使者見天平多泣下。詔詰季犛。季犛詭請迎天平歸還。以國天平。行命都督黃中呂毅率兵五千送之。季犛遣使迎。具牛酒犒師。偵騎往壺觴道相屬也。不為虞。行至芹站。伏發殺天平及大理卿薛嵒。中等引還。 上大怒。以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率新城侯張輔西平侯沐晟等二十五將軍出廣西雲南兩道討季犛。而以尚書劉儁督師。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督餉。親幸龍江禡祭。戒諸將毋縱吏士暴掠。毋輕進貪功。罪人得則歸國陳氏。擇立其子孫能行。至龍州。卒。輔進破隘留雞陵等關。傳檄數黎賊二十罪。師次新福縣。晟亦自雲南至白鶴江。遣人與輔會。 上命輔盡護諸將兵。代能。時賊恃宣洮富良諸江為固。緣江樹柵立樁。別築土城。備禦甚嚴。欲老我師。輔晟合攻之。下令軍中。丈夫報國立功。在此時矣。先登者賞不次。士皆奮。啣枚舁攻具薄城。裨將蔡福先登。衆繼之。舉火城上。銅角齊鳴。賊披靡退。驅象巷戰。遊擊將軍朱廣以畫獅蒙馬。神機銃翼而前。象奔。賊大潰。斬獲及蹈藉死者無算。進克東西都。賊焚城遁。連戰萬劫江木丸江悶海口。皆大破之。諸郡邑相繼降附。輔偏宣 上意。令安業隨窮追季犛父子于奇羅海口。都督柳升以舟師會。悉擒之。安南平。得戶三百一十二萬。象馬牛羊舟糧器械無算。捷聞。詔求陳氏後無存者。父老合辭請郡縣。視內地。乃置交趾都指揮布政按察三司。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衛十一。所三。市舶司一。以尚書福總布按二司事。勑輔求交趾有能學藝者舉以聞。六年。輔振旅還。論功進輔英國公。晟黔國公。升安遠伯。餘陞賞有差。已。交人簡定反。 命晟討之。儁復督師。晟戰敗績。儁及都督呂毅叅政劉昱皆沒賊黨

之歸而晟兵竟不出通懼大賂遺利與盟而旋師按察使楊時習爭之強不聽羣臣劾通並馬騏下詔獄論死通後竟脫利表言前國王遺嗣暠今在老撾請嗣封　上集大臣議英國公臣輔尚書臣義臣原吉皆言交南本中國地勞苦而得之不宜隳成功示賊以弱大學士臣士奇臣榮頓首言兵興以來天下無寧歲今瘡痍未起而復勤之臣不忍聞且求立陳後者太宗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叛亂相尋至深厪先帝憂今因其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於計大便漢棄珠崖前史榮之安在為示弱乎　上曰卿二人言是　先帝指朕固知之明日出暠表諭羣臣朕以止戈為武卽議者未同無庸恤羣臣頓首稱善於是命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齎詔召安南文武吏士皆來歸並叢陳氏後當立者以聞利遣頭目黎公僎等送還官吏百五十七人戍卒萬五千一百七十人馬千二百匹其陷沒不得歸者無算且言暠死陳氏種絕　上心知其妄然業置之乃詔利權署安南國事八年利死子麟代之正統初以麟事朝廷恭詔封為安南國王諭令還所侵欽州地及逋民二百餘戶麟卒子濬嗣遣兵攻占城執其王摩訶賁該以歸詔歸其王不聽濬為庶兄琮所弒弟灝嗣輒侵我土司地攻殺老撾宣慰使刀板雅蘭掌父子為八百敗歸累詔戒諭之灝驁橫自如屢攻占城併其國我無以禁而中官錢能鎮雲南復私與灝通蘭結諸夷姦宄繹騷幾危雲南賴巡撫王恕發其姦亂乃弭弘治十年灝死子暉嗣使者入貢乞改所賜常服從王制不許十七年暉卒弟誼嗣阮种弒之立灝庶子晭晭孱甚政在羣下盜起國亂正德十一年陳暠弒晭自立莫登庸逐暠立晭兄子譓專其

國家所以鎮撫四夷共其患難之意也且彼此分定我諸土司亦毋敢黨亂以遺爾憂于爾豈不利焉而愛此尺寸之地為維潭乃聽二十四年夏四月築壇具儀受其降具如登庸故事督臣陳大科疏聞因盛言莫之篡黎其事逆　先朝猶赦其愆況黎之復讐其名正今日宜許其順以夷治夷　祖宗成法事下兵部議如大科言詔以維潭為都統使予莫敬用以高平令維潭毋得侵害安南復定其地東至海西至老撾南接占城北連思明衛二千八百里縱一千七百里夷獠雜居獷悍喜鬬其君長尤狡獪有二名以偽名事中國自黎氏以來雖奉貢稱藩然自帝其國中如趙佗故事死則加偽謚黎暭之弒或云鄭惟𨫼為之陳暠討惟𨫼而僭焉者也諰者惟𨫼所立也鄭宗强亡黎者鄭也登庸乘亂而竊其柄者也寧者非真諰子也傳聞死不得而詰矣其俗惟交愛人倜儻驩演人淳秀有華風文學則驩演為盛其山川佛跡勾漏傘圓富良江宣光江為大產金珠珊瑚玳瑁丹砂諸香蘇合油胡椒羚羊角犀角兕白鹿猩猩狒狒白雉翡翠蚺蛇蟻子鹽臨波羅密菴羅果烏木蘇木

論曰安南自宋以前雖內屬然叛亂代有固南服之外疆也李翚之討彼惡已盈寧席中國廣大輕用武哉掃氛驅孽還我舊封　皇靈暢矣而銅墨朝頒羽書夕至元戎三遣旋戢旋棼昆明百粵之區戈船下瀨之士騷擾相奉困敝已極國家曾不得其尺縷斗粟之用播然舍旃與之更始兵革不興版章無損豈非繼述之善而明聖之所圖歟惟時反側初安刑餘肆毒官猶苟且之政將乏折衝之才遂啟戎心卒隳成業故談者有遺論焉黎莫相殘盛衰迭禪程以較

逆無所等差然皆先後輸誠叩闕請命王封永削國體彌尊威已加矣然後譯之操縱有宜抑

亦參伍於前事也昔成化時閹直倖功數從中問所司征安南故籍劉忠宣匿不與事乃中寢

嗚乎茲蓋臣之用心哉

四夷考卷之一終

陳季擴鄧宗異等益猖獗乃命輔往輔率諸將敗賊馘子關又敗之太平海口追至清化殲其黨季擴自言我陳王後也請立不許請降許之以為交趾右布政使輔歸復反竟復遣輔轉戰連年賊乃獲自輔之下交南凡三擒偽王威震西南夷中遂留鎮其地而尚書福有威惠交人懷之弭伏莫敢動十五年召輔還以豐城侯李彬代久之福亦歸尚書陳洽代時中官馬騏墨而殘交人怨之三年之間叛者四五起彬先後討敗之而黎利最劇連結老撾出沒縱橫彬不能制詔以為清化知府利許諾然竟不赴而攻刼日甚先後破茶籠州諒山府茶籠守琴彭諒山守易先皆堅守力盡俱死之洽力言利詐宜亟誅而中官山壽持撫議甚堅擁兵自衛諸將陳智方政復不相能彼此牽掣師遂敗事聞　章皇帝下璽書切責而以成山侯王通總兵討賊通戰寧橋中伏大敗尚書洽死之已敗賊交趾城下殺萬餘人諸將請乘勝蹙賊通不從賊知通怯益聚眾肆掠攻昌江城守將李任顧福日夜拒戰焚其攻具賊益起土山以飛鎗射城中任福率敢死士夜開門殺守土山者襲破其營賊為地道入鑿橫溝應之從溝中發石擊殺賊甚多賊恐大軍至據其城攻圍不休相拒九閱月城中將士三千餘人至是亡其半力竭不能支城遂陷任福皆自刎死中官馮智北向再拜誓不從賊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俱自經死軍民感其義同死者甚眾　上遣安遠侯升黔國公晟分道往援以尚書李慶督師升剽而輕既連勝易賊慶言宜少戒升不聽竟中伏死慶及副總兵梁銘相繼病沒參將崔聚率兵進至昌江賊大驅象而前軍亂聚被擒時尚書福在行交人得福環跪泣公在我曹不至此既送

國。嵩奔據諒山，死。譓迫於登庸，奔清化。庶弟憲立，交人云憲，登庸子也。無何，死。登庸遂竊安南王。其子方瀛。譓竟死清化。故臣共立譓子寧，居木州漆馬江，倚老撾為援。嘉靖十六年，寧遣鄭惟憭求乞師。　上以登庸弑逆，又久不廷，當誅，議討之。以咸寧侯仇鸞為帥，尚書毛伯温督師。伯温至廣，區畫諸便宜，為進兵計。廣守臣多難之，且謂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先後事同，不足誅。登庸亦遣人自歸。廷議未決。伯温駐師境上，檄諭交人，懸重賞購登庸父子。懼，請束身待罪，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職貢。乃於鎮南關築壇具儀，登庸率其屬繫頸徒跣，北面匍匐上表降。伯温承制受之。詔赦登庸，歸廢勿王，以為安南都統使，世其職。仍覈黎寧果黎後，則畀以所據地。否則已。制下，登庸已死，授其孫福海。二十六年，福海死，子宏瀷幼，阮如桂等擁立之，族人莫正中欲為亂，不克，來奔。三十年，命宏瀷嗣。四十三年，貢使黎光賁至京，光賁以國難羈留南寧者十五年，至是乃達。其後貢遂絕。萬曆間，莫茂洽為都統使。茂洽死，國大亂數年。鄭惟憭子鄭檢立黎暉後黎維邦為主。維邦死，檢子松復立維邦子維潭。嗣盡逐莫氏遺孽。莫敬用竄居高平府。敬璋、敬恭竄居東海府保樂州，復內相讎。未幾，敬璋為黎兵所殺。維潭遣使浮海詣督臣歸罪，請款關輸貢，移文擅用前國王印。守臣詰之，維潭飾辭對狀，請款愈堅，因與約，必以高平居莫氏，如黎氏漆馬江故事。維潭心難之，業為期啟關有日矣，遂遁去。頃之復款，具言其恢復之義、歸附之誠。第謂高平乃其故土，且莫氏篡臣，不宜以漆馬江為比。守臣曰：莫氏在先世雖為篡逆，今日乃國家之外臣也，爾安得滅之？以彼奔敗之餘，使得假息一隅，毋遽殄絕，是我

四夷考卷之二

福清葉向高進卿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檇李高承埏寓公　校

女直考

女直古肅愼氏在混同江東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漢為挹婁元魏為勿吉唐為黑水靺鞨其部落曰女眞金祖也後避遼諱曰女直元滅金以其地置軍民萬戶府五　國朝分為數種居海西者曰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諸處者曰建州女直極東最遠者曰野人女直又諸小種甚多皆勇悍善射耐饑渴喜戰鬭建州居中為雄長地最要害其人知耕種緝紡居處飲食頗有華風永樂元年野人酋長來朝已悉境歸附先後置建州等衛一百八十四兀者等所二十都司一曰奴兒干官其酋為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俾統其部落別為站為地面各七不領于衛所並約歲一朝貢野人遠無常期已又開馬市開原城設安樂自在二州居降夷終文皇帝世諸夷奉職謹徼發惟命我亦厚賞賜金帛以結其心諸來朝及款邊通市者悉聽而建州衛指揮呵哈出及其子釋家奴皆以有功賜姓名阿哈出曰李思誠釋家奴曰李顯忠顯忠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故俾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父子兄弟光寵矣顯忠死子滿住嗣猛哥不花死子撒滿答失里嗣宣德四年滿住請入朝充宿衛不許其年海西野人女直數寇邊

都督巫凱請討之　上不欲勤兵第賜勅戒諭仍令凱厚恤入貢諸夷毋苛留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為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董倉逃居朝鮮董倉弟董山嗣為建州衛指揮亡何凡察董倉歸建州數與朝鮮相告言語在朝鮮傳中方七姓之難建州亡其印詔更給已後得故印詔上更給者凡察匿不出乃更分建州左衛置右衛剖二印使董山領左凡察領右正統末北虜數煽誘諸夷與窺邊滿住董山等咸耳目虜入寇不絕殺掠遼東吏民無算景泰中巡撫王翶遣指揮王武經歷佟往招之稍歸所掠而身自入謝然是時諸酋多死子孫以從亂故盡失其賜　勅不得官以舍人入貢賞賜大減恨恨也成化二年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諸部來朝貢邊臣以禮部定名數驗方物貂皮純黑馬驃壯始聽不則拒之殊非厚往薄來中國所以待夷狄之意請更其制下兵部議如秉言而董山糾毛憐海西夷入盜邊無虛月遣都督武忠往諭並　勅考郎兀諸酋撒哈良等毋黨叛皆頓首謝董山亦悔走闕下自歸責而遣之然暴橫自如語言不遜詔羈之廣寧尋誅之以武靖伯趙輔為靖虜將軍都御史秉督師討之分三道入擣其巢朝鮮亦發兵遏其東走輔斬首虜多滿住死明年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邊備日嚴夷稍稍創而朝廷亦欲羈縻之勿絕復以董山子脫羅為指揮滿住凡察後皆得襲諸從叛者視先世遞貶一官諸夷復貢然往往以報董山讎為辭患苦塞上巡撫陳鉞不能禁輒襲殺降夷以捷聞時大閹汪直方倖功鉞揣其意疏言建州夷連結海西名雖屏蔽實懷獸心得利則朝失利則寇宜大發兵創之而通事王英者復說直是可乘也毋為他人功直

銳甚請行詔以兵部左侍郎馬文升經略之直亦繼往文升至則具言夷所以叛無他端起于二三酋豪失職怨望及貢使苦關吏求索相挺爲亂耳宜嚴罰吏而稍寛夷使自新可不煩兵服也直心害文升而文升遇直無詘禮鉞復構之遂刻繫文升謫戍蜀時諸夷業已聽撫有次第會文升去鉞遂言夷酋伏當加修怨怙亂不誅無以示警乃遣直行而以撫寧侯朱永爲帥襲破之頗有斬獲道遇貢使哈速郎兀等以爲賊捕送京師誅哈速等五人戮郎兀等七十餘人論功進永保國公鉞右都御史直歲增米三十六石諸將校陞賞有差而夷大恚怨益深入殺掠焚劫慘於往時矣御史強珍暴其狀旋爲直陷謫戍邊遼事益壞守臣若用兵思復親夷會其酋完者禿貢馬乞入謝請於朝許之自是諸衛復奉貢請襲如故少入寇塞上稍休至正德間海西夷加哈叉竹孔革等爲亂阻絶朝貢旋撫諭解散嘉靖初夷酋速黑忒最強諸部畏之入貢亦最恭以補殺叛夷猛克功賜綵幣金帶大帽撫慰之以風勵諸夷其後請乞煩大率以詐冒得官入貢浮于常額乃從兵部議勅遼東守臣夷來必嚴覈如制方啟關否毋納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撫孫襘禦之失亡多頃之於敖爲巡撫坐減賞物夷人詳不能定顧詐殺諱者夷挾恣數入塞殺掠如成化時復時時與虜合爲邊患撫臣連以不任罷去遼東西大困已復稍戢朝貢至今不絶其地有長白山横亘千里高二百里巔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爲鴨綠江北爲混同江險隘則五嶺喜昌石門夷視爲咽喉土氣極寒冬常穴居喜馳獵上下巖壁如飛浮馬渡江河不用舟檝恃其獷捷故屢入寇然貪惜官賞雖叛輒服馬產楛矢

石砮赤玉真珠金麻布鹽馬鯨睛膃肭臍海東青鷹鷂鴉鶻兎鶻牛魚粟麥㯋葵菜及貂鼠青鼠虎羆猻狸海中豹驢騾牛狗猪諸皮貢以冬月為期非期者邊臣具請其陞襲以頒給勑書為驗久稍濫嘉靖雖禁不能盡覈也

論曰女直之興微矣極其勢至於亡遼蹙宋基中國大禍患生於所忽蓋謂茲歟勝國驅除明興豢養稍馴狎矣彼其屋居耕食分地世官非專事射獵遷徙無常如匈奴比故可得而羈縻畜也歟奔豕突夷性則然而此叛彼歸朝侵暮欵信使一臨扣關相望假令恩威足服其心而擾馴毋失其宜一彊吏辦之矣顧夸者徼之以為功貪者漁之以為利自我致寇亦復何尤夫以馬端肅之經畫夷方悔禍勞之不圖而反為罪首卒使奄竪快心邊陲飲痛謀國如此以制夷撻虜能哉

朶顏三衛考

三衛在大寧都司北曰朶顏福餘泰寧其地在春秋為山戎秦為遼西郡北境為奚契丹所據東漢征敗之其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故地號庫莫奚後屬契丹名兀良哈今猶仍其稱元即奚都地置大寧千戶所國初置行都司及營州等衛洪武十四年封子權為寧王守北藩時宋國公馮勝征納哈出　上諭令據大寧塞分兵列戍以控制之至出內帑鈔募兵輓粟餉軍勝遂築大寧寬會州富峪四城每師出輒留重兵為守卒破降納哈出二十一年故元宗室遼王阿里失禮及朶顏諸酋奏願內附詔立三衛以居自錦義歷廣寧至洮河皆命[illegible]衛

以阿里失禮為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為同知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為福餘[illegible]撒
男荅為指揮同知自全寧抵喜峯近宣府為朶顏衛以脫魯忽察兒為指揮同知各領部落為
外藩畜牧遷徙從其俗靖難兵起先襲破大寧盡拔諸軍及三衛胡騎挾寧王入松亭關事平
詔三衛奉職如　高皇帝時盡官其酋與約歲再貢衛毋過百人其後屢告饑許以馬易糧小
小入犯璽書詰責許以馬贖罪比馬至復償以布其易糧者上馬至十五石絹三疋邊為之困
後乃以都督劉江議裁馬直半給布絹是時寧王從藩江西都司及諸衛皆遷內郡大寧地虛
三衛因竊據出沒塞下外暱就中國而內通虜永樂二十年　上北征阿魯台曰虜恃兀良哈
耳必剪兀良哈乃簡步騎五萬令諸將分五道往而身率兵邀其西走五軍會兀良哈果驅馬
牛羊車輛西走昭澤中　上麾兵蹙之斬首數百級相蹂躪死者甚眾已乘高望見寇眾復聚
乃分左右翼夾擊而令甲士持神機銃入深林中為覆曰寇至乃發已寇突而左左師馳之走
林中林中伏卒起虜驚走渡河大潰死傷略盡餘數百人躍馬走　上曰此虜酋所居疾擊之
追奔三十里蕩其巢而還三衛自是創復稍稍自歸　上亦貰其罪待如初　昭皇帝立更給
福餘衛印並釋前所虜部酋帖格歹從指揮安出請也　章皇帝初貢不時至邊將請討之詔
飭部伍防守而已毋輕議兵宣德三年秋　上大閱行巡邊駐驛石門守將奏兀良哈萬眾侵
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諸將咸欲擊之或請益徵兵　上曰孽虜無能為也朕以鐵騎
三千出其不意擒必矣遂決親征下令選士三千人人二騎持十日糧夜銜枚出喜峯口馳四

十里眜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見我軍以為乘障卒易與悉衆來戰　上中分其騎為兩翼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矢如注繼神機銃一發虜大潰走　上以數百騎追之虜望見黃龍旗知　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生縛之斬其酋命諸將搜山谷務窮虜巢忠勇王金忠者故韃靼名王子也及其甥都督把台請自效上從之或言虜其類也往必不反　上不聽竟遣之忠與把台果大獲虜人馬牛羊數百至　上命酒賜以金爵顧謂侍臣王者用人宜誠如朕昨懷疑聽人言將失二人心或言夷族叵測上曰漢用金日磾何不可耶時　天子神武嫻於兵士馬精強所任皆效力故一戰大克六年詔諭三衛蠲其罪使自新其明年更給泰寧衛印以舊印奪於虜而福餘印亦以虜再失至正統元年再給　睿皇帝初三衛復通虜酋脫懽及女直伺塞下屢詔戒諭之三年春三衛酋阿魯反等以五百騎掠葭州為邊兵破歸獨石守將楊洪邀之西涼亭生擒百戶乞麻里等奪所掠　上命集兀良哈使臣於市戮示之遺諭都指揮安出等近邊臣屢擒盜邊者訊之皆爾部人爾其縛首惡來獻毋匿叛安出使指揮伯都哈孩等入貢具言其人已遠遁無從捕再勑索之其明年夏三衛酋歹都等言賞薄互市失利非　文皇帝故事　上因其使陛辭勑諭歹都文皇帝以爾通阿魯台歲徵爾馬三千匹贖罪爾俛首聽命朕實爾寬而妄意無厭是速敗也其亟改圖不者將貽悔其秋楊洪復破其五百騎於白塔兒璽書褒洪五年使者易農具歸關吏阻之其酋以為言詔聽歸其明年福餘所部脫火赤兒哈等以射獵為名掠邊關被擒其明年復掠遼東守將曹義擒其酋孛台所[illegible]于

市。其明年，虜酋脫惟死，子也先嗣，益驁橫，屢犯塞。朵顏乘是愈擾邊，然多不過百餘騎。明年秋，三衛乃並入寇。命成國公朱勇率諸軍分道出喜峰口諸處，都督同知楊洪出黑山東西，齊擧並擊兀良哈。勇等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福餘，逆戰敗之。次虎頭山及流沙，遇泰寧、朵顏，又敗之。洪至克列蘇，俘斬安出部賊，各奏功。自是三衛服衰，然怨我刺骨，因通也先，導之入寇矣。而其朝貢中國如故。安出反，都言女直來侵，且修怨。詔戒止之。亦時時以瓦剌暴掠聞，輒賜勑存慰。詐急則避居近邊。十二年春，都御史王翺同總兵曹義巡塞外，至廣寧，兀良哈伏林中，義圍擊敗之。別將胡源出開原，集禮出寧遠，各有斬獲，錄賞翺等有差。十四年，福餘、泰寧結也先入寇，朵顏獨扼險不肯從，虜不得利，大掠二衛人畜去，二衛益衰，而朵顏獨強盛，竟與虜合。我是以有土木之變。嗣後三衛入貢，往往雜入北虜使中，窺我邊。北使厚，心不能無望，且以我虜虜也，故常挾虜為重。以結婚迤北，脅邊吏，盡沒遼河東西、三岔河北故地。薊遼從此眷眷多事矣。景泰三年，三衛遣人言也先將以冬月往哈剌莽來，召衛酋往議事。兵部尚書謙議：也先貢使絕，而三衛使疏至，疑為虜間，宜令邊臣嚴為備。因條上防禦諸事，詔從之。五年，泰寧都督僉事革千帖木兒上書，乞大寧廢城及甲胄。謙復持不可。 帝心難予城，又重絕三衛懼，乃用廷臣議，遣譯者語之：大寧城迫近塞，不便射獵，又炎暑，恐生疾疫，非所宜居，其去塞二百里住牧，毋犯邊吏；約甲胄不爾吝，寇至則給。其明年，革千帖木兒及朵顏諸酋來朝，乞犂鏵種糧及耕地自給，詔予糧三十石。其明年，入邊，參政葉盛督軍破走之。天順三年，虜酋孛來

謀掠三衛。詔諭革干帖木兒使修備。緩急來告。隨晉革干帖木兒為左都督。其明年革干帖木兒死。弟兀研帖木兒代領衆部落不附。乃從朶顏都督朶羅干請。以其子脫脫孛羅為都督僉事。領父職。是時三衛多與孛來通貢使。浮常額。故事貢道由喜峰口。景泰末。已聞從獨石萬全右衛入。至是乃隨孛來使者俱入雲中。邀厚賞。我待之如故。仍戒邊臣毋盡納。至成化元年。孛來為請賞。結三衛心。詔諭孛來。國家待四夷輕重有等。成憲具存。三衛違貢道。舍東而西。無誅為幸。其又何厚焉。其年復犯邊。遣都督季鐸往諭。至泰寧而還。兵部劾鐸奉使無狀。請逮治。詔貸之。泰寧衛酋隨請于塞下市牛及農具。並乞蟒衣。制勿與蟒。其他聽與民交易。其明年詔虜使毋通朶顏。已又戒邊臣備朶顏通虜。五年詔三衛常貢外。毋進海青兒鶻。其後屢以馬市請。兵部持不可。至十四年。命兵部侍郎馬文升和輯女直三衛。而通事百戶王英喉。幸閹汪直使攘文升功。三衛乘閒申前請。且欲改貢道從開原。復以兵部議格。而三衛亦要索無已。時大抵自天順後。北虜諸酋反覆相殘蹂。並陰結三衛伺我。然亦不敢大為寇。而總兵梁銘頗以威名著。弘治二年。請增貢不許。其後小小入邊。或絶貢我。輒嚴備。至十年。守臣張瓆楊友出塞燒荒掩殺。邊釁遂起。十七年。朶顏通小王子入寇。　上御煖閣。召輔臣議。語在北虜傳。時朶顏部落益蕃。累侵盜。而諸部花當為貴種。花當次子把兒孫。特驍勇敢深入。益為中國患。正德四年。泰寧酋滿蠻率部落二萬餘。欲附居塞下。避北虜。守臣以聞。兵部議許居故鎮安堡。第戒邊臣毋縱虜內蹂。從之。其後花當累請增貢。且謂不得請則絶貢。詔暫增今歲。後如故。而花當請益堅。

虜為梗而遼東塞亦以朶顏故連中虜我兵禦之互有勝敗二十七年革蘭台死子影克襲故事三衛酋皆以貢時身受職闕下至革蘭台父子乃遣人代請我不能詰頃之有庚戌之變虜時言遼陽軍導我來虜呼朶顏為遼陽軍故云自是調邊兵入衛及移戍薊無虛歲三衛滋勾引莫誰何三十年咸寧侯仇鸞請征之樞臣趙錦督臣何棟議不可撤藩籬引寇自近事遂寢其年冬誅逆酋哈舟兒陳通事舟兒通事皆邊民為夷酋幹堆板卜所獲更姓名充貢使大為虜諜先是虜謀犯京東舟兒為言潮河川可入北逼古北口復傳虜西還誤我畿甸為殘至是虜求開市舟兒煽構其間何棟計擒之始伏法其後楊博為總督復購殺其首惡通漢夷稍戢三十八年虜把都兒十萬騎挾朶顏酋影克哈孩為鄉導我諜多被殺虜遂潰墻深入督臣王忬誅死其明年影克勾把都兒犯一片石遊擊郭琥敗之四十二年糾東西虜二十萬由墻子嶺入大掠畿內督臣楊選誅死隆慶元年夷酋董忽力勾土蠻十萬入寇勢甚猖獗折墻出至棒椎崖迷失道墜坑死無算語具虜傳是後督臣譚綸總兵戚繼光協謀練兵增垣控制有方迄隆慶三衛奉職稍謹虜亦無大舉邊特少安衛制首泰寧次福餘而朶顏末今朶顏盛故以為首稱曰朶顏三衛云三衛皆勾虜而朶顏為甚大抵夷性喜偷剽善反覆虜衆至則逢之為導而貪中國賜予燕撫厚亦時時以虜信告我得預防故迫之則毆使為虜信之則償其計善馭之則因用為間雖藩籬失而耳目猶在不能絕亦不可絕也其地東接海西西連開平北抵北海南達薊遼俗與韃靼同其山曰馬盂廣袤 以中峰形似故名産馬橐駝黃牛青牛瑪

瑙鵲樺皮白葡萄。

論曰。兀良哈之為中國利害甚明也。分閫建藩。高皇之慮遠矣。內徙于 文皇非得已也。干戈初戢。障塞尚虛。愛弟之請難裁。征戍之勞在念。權宜移置。姑待後圖。觀其次鳴鑾鎮。有減殘虜守大寧之諭。彼何嘗遽割以資夷哉。犂庭甫定。榆木變興。雄謨莫究。遺憾可知。 章皇寬河之役。威折奸萌。假令乘勝長驅。刈殘酋。復舊疆。善繼善述。誰曰不宜。顧上有雄略之主。下無謀遠之臣。後且並開平而失之。遂使要害藉於犬羊。而宣遼隔若胡越。桀戎之策從茲絀焉。夫西河套而東大寧失之。皆我害也。然河套猶明知其奪於虜。而時圖恢復。乃大寧藉口於 文皇。職方氏遂視若三衛之固有。無敢談及。故實莫稽。而傳訛日甚。可勝嘆哉。

四夷考卷之二終

四夷考卷之三

福清葉向高進卿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檇李高承埏寓公 校

哈密考 赤斤等衛附

國初畫嘉峪關以西先後置衛八曰哈密曰赤斤蒙古曰安定曰曲先曰阿端曰罕東曰罕東左其先置後廢者曰沙州而哈密最西近土魯番去肅州千五百里爲西域咽喉以故重凡諸夷入貢必哈密譯其文乃發其地故漢伊吾廬唐西伊州元族屬威武王忽納失里居之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永樂元年遣使貢馬明年乞封詔仍爲王改稱忠順賜金印其部落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皆領以都督統於王安克帖木兒立一年卒無嗣兄子脫脫先是俘蠻夷邸　上厚撫之使嗣王設衛置官以華人周安爲長史劉行爲紀善駸視內藩矣未幾脫脫爲祖母速哥失里所逐詔還其王與祖母睦如初朝貢不絕然湎酒昏縱部下不附九年卒命都指揮哈剌哈納爲都督僉事守哈密是年封脫脫從弟兔力帖木兒爲忠義王忠義王時哈密稍輯惟瓦剌一入寇忠義王以聞詔詰瓦剌旋解去宣德元年忠義王卒詔以脫脫子卜答失里嗣王仍稱忠順以幼故復立忠義王子脫歡帖木兒爲忠義王共理其國正統四年忠順王卒子哈力鎖魯壇嗣王別名倒瓦答失里嘗爲其母乞醫藥　上嘉予之仍勑罕

東諸衛還所掠哈密人畜無何瓦剌攻哈密刼王王母去詔詰瓦剌歸王及王母哈密自是畏
瓦剌稍貳於我璽書諭王朝廷樹立之恩於先世甚厚背德不祥慎毋為人所誑惑也然竟不
悛益通虜拘留漢人因而轉賣者甚衆使者復暴橫至毆死護行軍校邊臣請絕其貢詔曲貸
之天順元年倒瓦答失里卒弟卜列革嗣王乞朝服束帶母妻冠袍及兵器諸物詔下有司予
王朝服母妻罟姑冠餘勿許隨以王母努溫答失里請先後賜乘轎洗盆金箔茶香及諸藥物
甚戢其後請以部人必剌牙失里為國師　上曰國師以優西僧之有戒行者難輕授其命為
都綱天順末卜列革卒世絕王母署國請以族人阿兒察嗣阿兒察辭乃命把塔木兒為右都
督守哈密把塔木兒者故忠義王脫歡帖木兒外孫也初王母以非族類不宜立而哈密酋母
雜法兒等及國人請之堅故有是命把塔木兒死子罕慎嗣為都督成化九年土魯番強控弦
可五萬其酋速檀阿力尤雄黠速檀華言王也攻破哈密執王母及金印去罕慎竄居苦峪城
甘肅守臣以聞兵部議哈密我藩籬土魯番無故奪之此而不問則諸衛將盡為蠶食嘉峪之
外皆敵疆矣必復之乃使都指揮詹昇諭赤斤蒙古諸衛以輔車脣齒宜自為計而遣都督同
知李文右通政劉文討之至則調赤斤罕東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謬言阿力欲擣二衛虛還
其兵使自守而身自歸朝阿力遂輕中國益侵我內屬諸夷時遣使稱王母死還金印城池以
虛辭謾我十四年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速檀未壯守臣請乘間納罕慎哈密至十八年罕慎入
哈密晉左都督罕慎貪殘失國人心西域諸貢使苦要索有怨言弘治元年奸回誘阿黑麻使

我不得從乃遂通小王子部落自鮎魚關毀垣入殺衆將陳乾及指揮談茂馬英等遣都督桂勇討之兵尚書王瓊建議諭花當必以把兒孫償乾乃罷兵許貢花當言把兒孫已遠遁請入馬贖殺乾罪瓊初持議堅後竟許花當貢班師未幾復入寇殺將魏祥全軍沒終正德世不能討 肅皇帝立都御史孟春言把兒孫修貢謹又歸我人畜請予一秩詔予千戶給事中許復禮謂不宜予事乃格是時把兒孫與小王子婚屢誘虜入寇都督馬永禦之頗有斬獲孟春復請毋惜一官以弭虜御史盧瓊疏罷之未幾把兒孫死革蘭台為都督革蘭台父革列孛羅花當長子也早死把兒孫狡悍謀奪嫡然種人不附附革蘭台至是乃得襲時嘉靖十年也革蘭台立隨入寇漁陽諸小關皆殘破撫臣王大用頗有遠略欲厚賂城其霧靈山不果革蘭台又乞晉秩大用持不可屬虜酋阿堆哈利亦數殺掠建昌喜峰口太平諸塞御史連疏詆大用啟釁奪其官虜益張邊廢耕牧而朶顏亦益輕我二十年革蘭台遂復求增貢不許時時暴塞下輒盡結小王子旦夕入寇會虜自雲中深入太原邊臣恐困曰山海關諸邊連歲無警亦是酋功也宜予賞詔從之其明年復誘虜犯青山口內詔以侍郎胡守中往劉撫守中憸嗜利盜內帑金多又擅出塞盡伐邊金以來松木百萬自撤藩籬徧索富人舊將領金錢言官劾守中論死西市巡撫徐嵩以阿事守中削籍已有發嵩乾沒狀者逮謫戍其明年總兵郤永出塞襲孛家莊斬四十級孛家莊者朶顏別部也善盜邊然不通大虜亦能盜虜馬每往輒呼我戍卒曰吾往盜馬耳無我虞也狡而善射虜追之輒入險不能逼頗為邊障是役後遂恨我往往合大

攻哈密阿黑麻亦壯乃曰罕慎非脫脫族安得王王故應我因好語罕慎與結姻兼盟殺之遣使入貢言罕慎病死請代王領西域職貢兵尚書馬文升議諸夷各有分地安得相併兼夫以北虜之強我尚郤其欵何物小酋欲與我媾且惘然王也格不予而遣哈密部酋寫亦虎仙諭阿黑麻以金印歸擇所宜王文升謂夷俗重種類且服元久非是族也不可使守乃行求忠順近屬安定王裔孫陝巴為王以奄克孛剌阿木郎輔之二酋輕重不相得陝巴空名耳無與為守阿黑麻乘間攻殺阿木郎執陝巴去而以阿木郎奪賞物掠其牲畜為解事聞賜勅切責遣侍郎張海都督同知緱謙往經略之會土魯番使來海請羈之肅州而再勅阿黑麻令歸陝巴廷議勅無為也我愈褻而夷愈重不如海自以檄往不聽則伺隙誅之或閉關絕之制在我矣通事王英言罕東及野乜乞里諸夷怨土魯番剌骨我撫而用之皆吾兵也西域使者方扣關倚互市為利我聲阿黑麻罪謝西域毋與通彼窮而歸怨皆吾間也如是則土魯番勢孤自保不暇焉能有哈密哉詔從廷議命海檄土魯番須陝巴歸貢乃許不則留前使毋遣而絕其後使仍以寫亦虎仙等為都督轄三種夷奄克孛剌為之長如罕慎故事海等不侍詔遽歸下獄謫免阿黑麻遂自稱可汗略罕東諸衛聲取甘州於是戍其使四十餘人於兩廣而稍用王英策閉嘉峪關絕西域貢令怨阿黑麻是時阿黑麻已西去留其將牙蘭以四百騎據哈密文升計是可襲而虜也謂肅州撫夷指揮楊翥汝熟夷情策安出翥言罕東有徑路達哈密不旬日至襲之必以罕東兵為鋒我兵繼之文升喜屬河西巡撫許進總兵劉寧使副將彭清以三千

騎往馳罕東兵不至乃循大路行乏水草騎不得馳牙蘭詷知遁去兵入哈密獲陝巴妻女并牛羊三千宥脅從八百人我士馬亦多物故文升意大望違節制取空城無益不當賞獨軍士勞苦遠征當賞　上念邊臣出師塞外功宜錄各陞賞有差而哈密夷衆久苦兵困甚不能支盡焚其廬舍內徙肅州先是奄克孛剌并種人亦寄居赤斤守臣并為請居之苦峪給牛種耕牧自便奄克孛剌遣寫亦虎仙來貢請乞無厭至訐訴曹郎禮部尚書徐瓊疏逐之十年秋阿黑麻以絕貢失互市窘乞歸陝巴易故四十餘使貢如舊詔起前威寧伯王越帥諸路議還其使其明年陝巴歸復故封遣兵護之國以奄克孛剌寫亦虎仙等佐之奄克孛剌以兒罕慎故怨土魯番越復以罕慎女妻陝巴結其心稍稍立而陝巴嗜酒掊克部酋阿孛剌復構阿黑麻迎其次子真帖木兒為王陝巴奔守臣令董傑諭阿孛剌還陝巴不聽傑與奄克孛剌等擒斬阿孛剌復其王送真帖木兒還土魯番時阿黑麻死諸兒讐殺真帖木兒懼不敢歸以母罕慎女也依奄克孛剌守臣恐與陝巴嫌使居甘州而其兄滿速兒稍定國亂自立矣正德元年陝巴卒子拜牙郎嗣滿速兒與通好上書求真帖木兒兵部議我方質其所愛不宜予六年議予之湯沐衣幣遣歸以都督寫亦虎仙滿剌哈三為護行至則留不歸反以我情輸滿速兒導之侵我奄克孛剌以聞因具言拜牙郎欲叛中國從土番國且不守遂奔肅州頃之滿速兒遂拜牙郎使其將火者他只丁守之詔都御史彭澤督師往討時鄧璋為總制給事御史言兩帥並置莫適任也宜罷遣不聽澤度滿速兒强未易兵定乃以繒綺二千白金甖四入土魯番庭說

令和好滿速兒喜許歸金印城池澤召還而拜牙郎尚為所留我益幣索之卒不應滿速兒益驕日夜與寫亦虎仙牙木蘭等謀入犯縱騎蹂關外及苦峪諸城會滿速兒以他事怒寫亦虎仙將殺之火者他只丁為解許至肅州歸幣千五百疋滿速兒喜釋弗誅遣入徵幣無有也遂復奪哈密城大入為寇游擊芮寧與戰死之亡七百騎賊迫肅州城下偽請和而陰約諸降夷及夷使為內應兵備副使陳九疇廉得其情收繫捶殺之嬰城守而使使媾瓦剌達兵掠其巢滿速兒狼狽走我乘之頗有斬獲副總兵鄭廉及奄克孛剌再敗之瓜州滿速兒復請和邀撫都御史李昆以聞時方遣彭澤及中貴人張永往視師疏至罷行而滿速兒實無意和語張甚又竟不歸拜牙郎九疇議夷兄弟方內競安能加我且俗無積聚師行則徵發煩擾未戰已先困矣我內地早收堅壁待之可坐破也宜絕其使勿通都御史昆議異謂不宜絕請 上裁兵部尚書王瓊右昆議從之瓊雅欲修郄彭澤又心害九疇能日媒孽西北事奸夷覘知本兵指又度 天子多嬖臣可賄中則相與闌通上書訟九疇激變邊先後並諸守臣逮下獄澤奪官昆謫叅政議殺九疇戶尚書澄持不可乃削籍而寫亦虎仙者以貢至當緣倖臣以秘術于 上得侍左右橫甚至冒國姓嘉靖改元暴其罪並子婿論死西市逮王瓊戍之起彭澤為兵部尚書九疇以都御史撫甘肅三年滿速兒以二萬騎入甘州九疇先登戰疾力走之殺火者他只丁部下傳滿速兒死九疇以聞 上方念河西危急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率師西討未至以捷聞獻民等實不見賊而滿速兒故無恙事頗上聞諸議禮貴臣故善王瓊欲甘心澤九

疇使錦衣百戶王邦奇劾奏之　上怒甚大學士楊一清為請不能得下法司議勒澤獻民歸里九疇且不測兵尚書胡世寧力言九疇雖輕信所部上功失實然其人忠力足任也且土魯番所忌惟九疇游辭反間變詐百出罪九疇是快夷心自隳於城非計乃戍之窮邊是時哈密已大殘餘衆千餘人走入塞守臣撫存之歲給耕種多五百石少百石而夷酋請乞煩我無以應乃以兵備副使趙載議裁其賜而滿速兒既敗歸亦數使牙木蘭欵關求貢尚書王憲遣夷使往諭復不報六年秋乃遣馬黑麻虎力嬭翁來稱貢隨令牙木蘭入寇於是留其使肅州明年夏牙木蘭降牙木蘭者曲先夷也幼為土魯番所掠壯而黠滿速兒倚之數苦邊至是以入寇不從欲誅之懼而來奔頃之虎力納咱兒犯肅州趙載彭濬擊却之督臣王瓊以所斬獲示馬黑麻等械下獄其年冬滿速兒請歸哈密瓊以聞下廷議時頗有言哈密難守不宜復詹事霍韜力言置哈密者所以離戎虜之交外領西域內敵邊郡不可失也或難其守欲棄之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乎第宜覈夷情討軍實下令有能和輯諸戎屏我西陲則畀以其地毋規規忠順後為也尚書世寧疏言先朝不惜棄交阯大寧何有於哈密且我實封殖忠順以為外藩而自罕慎以來三立三為虜後遂與戎比而窺我耗金幣勞士馬竭財力無尺寸功徒使戎得挾以為資以邀索我臣以為此與國初所封元孽和寧王順寧王安定王等耳安定王又在哈密西最近邊今皆存亡不可知我一切勿問而獨戀戀于哈密何也昔光武閉玉關後世善之臣愚謂宜謝哈密專守河西毋煩憊中國報聞滿速兒時往來關下遣人索前使及欲得牙木

蘭釋憾事聞將報許世寧復爭牙木蘭本我屬夷土魯番安得索之且彼所恃者寫亦虎仙大者他只丁今皆斃而牙木蘭復來歸是無奈我何我料兵食以備之結瓦剌以撓之撫新附賞有功內治既修何憂乎狡夷 上是之章下瓊瓊引夷使伏堦下風諭朝廷威德為言牙木蘭已他徙釋馬黑麻虎力嬭䏶俾入貢滿速兒再使來語稍恭瓊慰犒之遂以哈密歸然我竟不能有至二十五年復為馬黑麻速檀所據語具土魯番傳中諸酋乩吉孛剌等瓊皆為請襲招居近地耕牧河西入貢如故哈密名存而地久沒矣初阿力虜王母以不助掠亦斤王母頗有威嚴能馭下王母虜亦斤諸衛相繼沒土魯番日以金印為市遞歸遞奪我自楊翥議襲後無能以一騎踰關而西一闖其境徒重棄金印議論紛拏遣將召兵迄無虛歲而金印竟不返世寧發憤力爭不能格也都御史唐澤御史劉濂疏曰今之處土魯番與哈密迹有已然理有當然勢有必然撫之以恩則驕溢震之以武則力屈此已然之迹也順則綏之而備愈嚴逆則禦之而武毋黷此當然之理也處置得宜則彼此懼寧不則禍連而不解此必然之勢也盍師戒輕舉寇難橫挑其大者有五焉尺籍空虛屯田榛蕪兵食不充一也我屢挫而怯彼方勝而鋭二也我失瓦剌之援進則無資彼合瓜州之力退且有據三也河東臨洮創夷未蘇赤斤諸衛零落殆盡根本既搖藩籬亦撤四也西南苦虜東北苦戎並力則捉襟深入則搖腹五也況哈密遠在磧外豺狼是鄰强驅垂亡之部落復還久失之封疆兵必難留勢將自潰為宜寬而撫之聽其自歸蒐乘補卒慎擇將帥募民廣屯塞下使軍實日充然後蹈瑕遘釁惟吾欲為招兵

剌城瓜沙興哈密襟喉西域拱衛中華將無不可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始王瓊興議戍以議禮諸臣薦銳意哈密後心知其難卒請從澤等議焉

赤斤蒙古

赤斤蒙古周西戎戰國月氏秦漢屬匈奴武帝取為酒泉燉煌二郡晉屬晉昌郡唐屬瓜州後於吐蕃宋入西夏元仍屬瓜州其地有白山多草木禽獸永樂二年故韃靼丞相苦术子塔力尼率五百人來歸設赤斤蒙古千戶所以塔力尼為千戶賜誥印所部為衞千戶為指揮僉事十年叛寇老的罕走匿赤斤命右庶子楊榮同豐城侯李彬議討之彬榮計道險轉餉難且隆冬興師非司馬法請止兵　上從之以勅諭塔力尼遂擒老的罕來獻賜綺幣襲衣晉指揮同知塔力尼卒子且加失旺嗣晉都指揮同知宣德七年所部韃人祖失加卜等來歸命居之平涼正統元年且加失旺表言與韃靼戰有功晉都指揮使五年晉都督僉事明年勅諭且加失旺及都指揮革古者可兒即等曰近使者至哈密命爾與沙州衞護行爾獨棄朕命不遵革古者又時率其屬往來沙州為盜暴苦行旅甚負朝廷所以建衞設官封殖爾等之意其改圖毋忽其年赤斤蒙古以瓦剌寇掠乞內遷肅州之白城山詔止之已請建寺其地守臣謂寺而不已且予之巢勿許便從之且加失旺卒子阿速嗣為都督僉事指揮同知鎖火者乞晉秩且言肅州都指揮胡麟阻其市易勅戒胡麟而以鎖火者為都指揮僉事先是且加失旺嘗言瓦剌也先來求婚未即聽至是也先遣人要阿速往受聘阿速以聞復請內遷避瓦剌報詔也先

求婚朕向許爾父自擇便自心中阻顧受聘非宜往而見詐悔將何及赤斤爾世守地奈何棄之爾第保險綏衆善自備朕且命邊將緩急爾矣是時瓦刺强赤斤蒙古與沙州罕東名内屬然陰與虜市至受平章等官沙州酋薛令以為言詔詰責之十一年赤斤酋鎖合者赴闕下乞携部落來歸 上遣還下其事于總兵任禮始苦木娶西番女生塔力尼又娶於達達生鎖合者及革古者乃命分所部為三帳自領中帳使塔力尼領左隷以西番人鎖合者領右隷以達達人至且加失旺父子相繼長赤斤部衆强欲並右帳相讐殺不休鎖合者窘故自歸未幾死以其子切塔兒嗣為指揮同知而哈密使者往來道赤斤為其部酋刼掠阿速不能禁我兵捕獲刼者械至京釋之景泰元年以擒叛寇功晉阿速都督同知諸部下陞賞有差後復晉左都督五年瓦刺也先以書誘赤斤諸衛脇使助己阿速白其書 上命守臣遣人諭阿速毋與瓦刺通成化二年阿速卒子瓦撒塔兒嗣為左都督六年以其叔父乞巴失加卜丁二人為指揮僉事佐瓦撒塔兒從夷族請也其明年瓦撒塔兒卒子賞播塔兒嗣十四年夷酋復表言賞播塔兒幼不更事指揮加定為衆所服乞晉秩代視事賞播塔兒亦自請之報可以加定為都指揮僉事仍令侯賞播塔兒壯還衛政是後土魯番陷哈密侵掠赤斤至正德間奪其印種人散亂多走塞下衛遂虛

安定　阿端

安定韃靼部也東為罕東北抵古沙州地廣袤千里無城郭俗以馬乳釀酒氊帳為廬産馬駝

王石洪武七年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使貢鎧甲刀劍等物賜織金文綺分其酋長為阿端阿真苦先帖里四部給印章明年獻故元所授金銀字牌請立安定阿端二衛詔從之以夷酋沙剌等為指揮等官永樂二年表貢馬五百匹遣河州衛指揮康壽往安之壽言今甲諸番貢馬償以茶官為轉輸令安定遠不便請給布絹報可安定王亦攀為曲先指揮沙剌所殺部落潰散至永樂十一年其孫亦攀丹来朝復故封歸安定賜以印誥二十二年中使喬來喜等往西域至必立出江死於賊都指揮李英率兵至罕東問故罕東指揮綽里加言賊中使者安定曲先酋也英進兵擊安定斬四百八十級虜七百餘人獲駝馬牛羊十四萬有奇曲先遁去安定王詣闕頓首謝宥其罪遣歸宣德二年以安定僧賞觸領占為戒淨慈應國師給誥命銀印是後安定王與國師屢入貢而國師之外復有禪師正統時國師則桑出鄰真禪師則攝剌藏卜攝剌藏卜者禪師賞竹領真之姪也賞竹領真自永樂時來歸居西寧卒而攝剌藏卜嗣仍留西寧都指揮汪清疏其歸伺內地恐患邊詔歸安定輔其王九年安定酋那南奔等掠曲先我使往問復為所掠勅戒亦攀丹約束部落毋生事十一年亦攀丹卒子領占幹此兒嗣王尚幼以其叔輟思奈巴為都指揮僉事佐之成化時為土魯番殘破苗裔散失至弘治初安定王領真幹即兒子千奔請嗣王許之終弘治世千奔時入貢正德七年亦卜剌破安定奪誥印據其地餘眾內徙嘉靖間復令部酋嗣為指揮領其眾然安定王後無傳而阿端久沒莫知其處矣

曲先

曲先在安定西古西戎部落元置曲先答林元帥府洪武四年設曲先衛以土酋散　為指揮同知其後為朵兒只把所攻并曲先入安定居阿真地永樂四年指揮哈三散即思三即等表言西番侵暴乞仍立衛徙治藥王淮報可以三即領衛事給印章並從安定治所於昔兒丁永樂末散即思及安定酋劫殺中使洪熙改元命朱英討破安定追踰崑崙西數百里至雅令闊地曲先遠遁英還師都督史昭言叛首未獲宜窮追詔已之宣德二年散即思復掠使者及西域貢使命史昭率安定罕東兵討之散即思懼而逃遣弟千戶堅都等進馬贖罪　上以遠夷不足較宥之還其俘令居故部指揮那那罕表言二女四弟及部落五百餘人皆為安定所虜及餘衆潰居西番江不敢歸詔安定王亦攀丹索部下遣還仍諭居西番江者使復業其後屢入貢然亦苦土魯番內徙失故地

罕東　罕東左

罕東在赤斤蒙古南亦西戎部落洪武二十五年侵塞涼國公藍玉討之將佐諫勿深入不聽師至阿真川土酋哈昝等皆遁去不見虜而還三十年酋長鎖南吉剌思遣使入貢立罕東衛以鎖南吉剌思為指揮僉事永樂二年與其兄答力襲等十六人貢馬晉指揮使答力襲為指揮同知頭目奴奴為指揮僉事皆賜冠帶鈔幣自是貢不絕洪熙元年指揮那那奏所部夷人以負內供馬逃赤斤復坐官兵討曲先相驚欲為亂　上令官臣招撫之使復業曲先之役罕

東頭目班麻思結率所部從擒斬首虜獲駝馬牛羊以獻宣德七年論功授指揮使九年罕東別部劉兒加邀劫使者命都督史昭劉廣討之廣昭相與計寇負罪重必深匿我以討叛名而逋逃之弗誅兵且無震乃先使指揮祁賢以百騎往覘敵行月餘渡畢力朮江劉兒加詣賢自歸請還所掠貢馬謝廣等以聞命宥之正統五年赤斤蒙古言指揮鎖合者殺人逃罕東且誘其部落哈密亦言罕東擅相攻虜掠人畜兩詔戒諭之十四年班麻思結言哈密來侵上念諸夷數相告言搆怨無已時而哈密又累誘瓦剌盜塞下詔都御史馬昂約勒忠順王毋與罕東讎且令偵虜情報我成化九年土魯番攻奪哈密都督李文右通政劉文奉命調罕東兵往討逡巡解歸是時罕東諸夷皆困土魯番而夷酋奄章先因與諸族讐殺逃居沙州朝廷許其耕牧輸貢部落日蕃班麻思結即奄章子也至是其孫只克以沙州衛既廢請立罕東左衛治其地下兵部議從之以只克嗣其祖官領衛事已晉都督僉事弘治八年土魯番掠沙州迫諸夷自附只克請救用兵部尚書馬文升議發罕東兵襲之我師出罕東失期不能有大功自是土魯番入寇每假道罕東令給食而亦不剌安定數掠其資罕東愈微至弘治時往往欵肅州塞求恤矣只克卒孫日羔剌嗣為都督嘉靖初與別酋帖木哥土巴先叛附土魯番者皆來歸邊臣請分其眾半居肅州白城山半居威虜仍擇其壯勇練習之番休迭上皆聽日羔剌約束部落侵番而我邊以餉夷糜倉粟坐困

沙州

勁不能當虜十一然而驅諸衛蹂近關如雉兎然則安在其為我藩哉情見勢彰恩威俱詘權衡操縱此為其時而猶欲噓既燼之灰戀將棄之肋捐厚幣市空城以庶幾悔禍於戎心亦已過矣議者徒見其綰轂西戎憚委成勞不知燉煌置郡始自漢武今哈密諸衛即其地也輪臺一詔即武業悔其罷之晚矣　二祖之封殖蓋云以夷防夷寧樹彼以勞我哉王恭襄才臣經營招附亦頗有勞以技敗名謀國者鑒諸

四夷考卷之三終

四夷考卷之四

福清葉向高進卿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檇李高承埏寓公 校

西番考

西番古吐番地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至唐時並吐谷渾始盛唐末復衰宋入貢不絕元世祖始郡縣其地以番僧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明興洪武二年遣使持詔諭之隨寇臨洮守將韋正禦之時河冰未合師不得濟正祝天賊若平者則合河冰頃之有冰如巨屋自上流而下風隨之冰合即渡河擣其營賊大驚請降自是諸部相繼來歸六年令諸酋舉故官授職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給玉印置烏思藏朶甘二指揮使司及宣慰司招討司元帥府萬戶府官故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為指揮宣慰招討元帥萬戶等官領之明年陞烏思藏朶甘為都指揮使司置西安行都指揮使於河州以韋正為使統二番司復封番僧為大寶法王大乘法王闡教王護教王闡化王贊善王凡七王各給印誥俾導其衆約比歲或間歲一貢使者時往撫諭八年川藏族殺我使鞏哥鎖南等於是命衛國公鄧愈為征西將軍沐英副之討川藏師分三道進覆其巢窮追至崑崙山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匹牛羊十三萬而還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

沙州與赤斤接境洪武二十四年王子阿魯哥失里遣使朝貢永樂三年置衛以其酋困即來買住二人為指揮使給冠帶印誥困即來領衛事遷進都指揮都督宣德七年來告饑 上語戶部臣曰救災恤患朕固不吝然勞內以事外非計其命肅州具糧五百石使困即來自取之頃之言諸夷侵掠請從居察罕舊城不許正統四年所部都指揮阿出不花等逋入哈密及罕東酋班麻思結等竄居其地困即來以聞 上命哈密罕東還其逋並歸侵地仍諭困即來善撫部落毋盜鄰啟釁其後屢偵瓦剌哈密事情遣使來告 上嘉勞之賜綺幣晉其子都指揮僉事喃哥及指揮僉事薛令等各一秩七年令邊將率戍卒助修苦峪舊城從困即來請也城竣入謝賜綺幣襲衣歸言瓦剌也先欲為弟娶其女詔聽自便九年困即來卒困即來受職四十餘年朝貢頗恭官為祭賻以喃哥嗣為都督僉事弟克羅俄領古為都指揮使佐喃哥領衛事明年沙州衛都指揮兀魯思不花貽書邊將言指揮乃兒不花等欲誘瓦剌掠沙州守臣以聞 上曰是書無喃哥名何也其令總兵任禮使人往覈之其明年任禮疏言喃哥弟鎖南奔為瓦剌偽封令喃哥復言其就婚罕東慮有他變勅禮招撫之十三年禮擒鎖南奔以獻兵部請正法 上以其父兄恭順釋弗誅是時喃哥以困瓦剌率部屬二百餘戶一千二百三十餘人來歸命居之山東平山東昌二衛自都督而下給糧及耕地有差沙州遂廢未幾喃哥卒克羅俄領占嗣後賜姓名羅秉忠

論曰明興諸夷自北虜外其煩擾中國則哈密為甚虜紛我者也哈密我自紛也夫土魯番雖

汪舒朶兒癭嗉子阿卜商等叛據納鄰七站復命英討之英兵至洮州賊皆遁去斬叛逃土官阿昌失納等築城於東籠山南川留兵戍之疏聞　上曰洮州為西番門戶城之是扼其喉矣命置洮州衛英兵進擊三副使癭嗉子悉破擒之斬獲人畜甚衆十五年勑松州衛指揮耿忠令番人計戶出馬充賦名為差發二十年禁番使貿出麻鐵二十五年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纆忽樂等叛都指揮使瞿能討之月魯帖木兒遣人請降諸將疑其詐請擊之能不聽賊遂遁去　上命凉國公藍玉討之月魯帖木兒與瞿能戰敗玉誘執之送京師伏誅玉因言四川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益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杜遏奸萌從之玉又請籍民為兵並討長河西朶甘百夷　上曰民勞甚復籍之其何以堪長河西諸夷姑待後舉玉遂班師明年製金牌信符遣使頒給諸番諭之曰往者朝廷有需于爾必以茶貨償之未嘗暴有徵也近聞邊將多假朝命漁獵爾等朕甚惡之今後遇有差發必合符乃應不者械至京罪之隨立茶馬司於洮河二州聽番人以馬易茶民毋得私市違者死遣曹國公李景隆至番市馬以茶五千餘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餘匹分給衛士復令禮部檄長河西打煎爐番酋責以納馬修貢諸番咸稽首奉約茶法大行永樂元年遣使賜番酋及諸國師白金鈔幣定番族來朝賞格四年迎番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封為大寶法王厚賜遣歸明年遣指揮劉昭等往西番設驛遣使仍撫諭軍民昭還遇番賊刼掠率衆攻敗之洪熙時曲先安定二衛酋邀殺中使朱英討破之以番兵從征功國師宛卜格剌思巴等皆晉秩給誥命銀印宣德元年遣太

監侯顯等使諸番更三歲方歸正統四年生番隨渠等八百二十九寨寨首曲吾巴等各遣僧入貢初諸番有欲貢者為生番所阻松潘守將趙得遣人諭之故相率貢指揮趙諒與番僧商巴有隙因與得誘執之掠其財其弟小商巴率衆入犯遣都御史王翶都督李安討之翶察其枉出商巴于獄具以聞諒伏誅得謫戍復命商巴為國師十四年停西番金牌歲遣行人四人視茶政景泰間西番黑樓等三十一處男婦一百餘人朝貢諸番桀服獨董卜韓胡都指揮使克羅俄監粲稍桀黠悖慢屢詔讓之未幾死天順五年番寇涼州園都督毛忠總兵宣城伯衛頴戰卻之八年西寧番族把沙作亂頴與巡撫都御史吳琛率衆討破之初番僧入貢不過三四十人景泰漸增至天順遂至二三千人前後絡繹賞賜不貲所至騷動成化元年禮臣以為言詔諭闡化王令遵貢期三歲一至毋多人毋雜用國師禪師等印未幾番僧劄巴堅參等以秘密法進 天子愛幸之法王封號至累數十字道從用執金吾仗賜予駢蕃其徒錦衣玉食至數千人矣九年岷州番入寇千戶包景禦之被害十七年給烏思藏諸番王及長河西魚通寧遠等宣慰司勅書勘合令貢時四川陝西驗入十九年以都御史阮勤言歲運四川茶十萬斤至陝給賜番僧二十四年罷行人巡茶以御史一人代之自景泰後茶政稍弛番馬多不至非復國初時矣弘治末命都御史楊一清理其事一清請復金牌信符舊制疏曰臣考前代自唐時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宋熙寧間行之所謂摘山之產易廄之良無害而有利計之得者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闕非虐使于番也因納馬而酬茶體尊名

順非互市交易之比也。且非獨以馬故也。蓋西番之為中國藩籬久矣。自漢武帝表河西列四郡，斷匈奴右臂，而漠南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羌，狄終不敢越羌而南者，以羌為世讎，恐議其後也。不然，則河洮岷隴之區，能無戎馬之跡乎。夫羌夷之人，本非孝子順孫，徒以資茶於我，絕之則死，故俛首服從。此制番控虜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巡茶之官，卒莫能禁，坐失重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乏騎乘之用，將來遠夷無資於我，跳梁自肆，將生意外之憂，撤藩籬之固，甚非計也。請下所司申明舊制，昭示番族，使知朝廷修復信符，各供差發，其不受約束者，徵兵問罪，以警其餘。奏上，議行之。

正德初，番僧復肆，法王綽吉我些兒者，烏思藏使也，以術得幸，出入禁中，請授其徒二人為國師，還居烏思藏，如大乘法王例入貢。禮部尚書劉春言，烏思藏遠在西方，性極頑獷，雖設四王撫化，而其來貢，必為之節制，令毋患邊而已。今無故遣僧往，萬一詐誘羌胡，妄有所求，請因以冒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反生事端，其害甚大，請罷之。不聽，尋遣奄劉允入番，取佛禮部尚書毛紀及臺諫連章諫止，俱不聽。是時西海逋虜亦不剌暴掠西番，無寧歲，徵兵逐勦，虜避走松潘，旋歸故巢，費以萬計，竟無成功。嘉靖元年，西番反，鎮守都督鄭卿討之，不能克。自是歲入境殺擄人畜，卿與諸將各擁兵不戰，總督尚書王憲以聞，詔讓卿。八年，洮岷番賊數入鞏昌，隴右騷動，兵部議西番為患，皆因茶禁弛廢，處置失宜，故相挻而起，此所司之過。且聞番衆為亦卜剌侵苦，因以役屬番胡，交通並肆猖獗，何以善後。昔漢趙充國不戰而服羌，段熲殺羌

百萬軍興煩費內地為之虛耗是知用勇將者逞目前之快任老成者獲萬全之安乞廣宣帝之明尊充國之任制馭方略悉聽總督尚書王瓊假以便宜毋有所撓從之瓊徵集大衆開諭諸番示以福禍多聽撫惟若籠板爾及剌卿等族不服乃分兵攻之破若籠板爾二族蕩其巢剌卿等族震慴稽首聽命凡斬首三百六十餘級降七十餘族諸番復定十二年烏都鵓鴿番為亂四川巡撫楊守禮討破之是時金牌為海虜所掠盡散失二十八年劉崙以為言兵部議番族變詐不常北虜抄掠無已脫給而再失失而又給而又失之如國體何夫番人納馬欲得茶耳誠嚴闌出之禁雖無金牌馬將自集不然終無益也宜給勘合如成化故事從之四十二年烏思藏闡化等王請封 上以故事遣京寺番僧遠丹班麻等為正副使以通事序班朱廷對監之班麻在途騷擾廷對歸曰其狀禮部議自後請封即以勅付其使毋別有所遣從之封諸藏之不遣番僧自此始也王瓊既定諸番亦卜剌亦為虜所收復西陲稍寧至隆慶末虜俺答以迎佛為名復駐牧西海蠶食日甚番人大困矣其地自烏思藏朵甘二都指揮使司外為指揮使司一曰隴答宣慰使司三曰朵甘曰董卜韓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招討使司六曰朵甘思曰朵甘隴答曰朵甘丹曰朵甘倉溏曰朵甘川曰磨兒勘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別思麻千戶所十七曰朵甘思曰剌宗曰孛里加曰長河西曰多八參孫曰加八曰兆日曰納竹曰倫答曰果由曰沙里可哈思的曰孛里加思東曰撒里土兒干曰參卜郎曰剌錯牙曰泄里壩曰潤側魯孫皆洪武間所置其後亦時有增設及族種甚繁不勝紀焉番有生

熟其受差發者為熟番不者為生番俗質直朴魯上下　君臣為友吏治無文音樂尚琴瑟食

氈居毛帳務耕牧好很鬬貴壯賤弱懷恩重利尊釋信詛其山川崑崙山可跋海黃河析支湟水為大物產犛牛羱羊草上飛骨篤犀金剛鑽馬價珠銅佛天鼠皮鐠璐沙棠樹黑驢為奇貢道由四川陝西屢違約多人且不如期至隆慶三年俱限三年一貢定名數每處赴京毋過十人餘留邊候命賞賜有全有減著為令

論曰西戎為患自三代然矣盛於漢熾於唐而馴服於明非向背之情異也合則強分則弱勢固然耳然當其強也足以抗虜及其弱反折而入於虜抗虜則虜虞是虎爭之形也折而入於虜則我虞是蠶食之漸也是又無全利全害者也夫正嘉以前河湟之守未失虜不西也自亦卜剌通俺答譎而青海為虜穴矣負嵎而眈眈我其能久有羌哉以羌合羌尚為我患以虜合羌憂方大耳夫欲制羌命伐虜謀則有　高皇帝之神謨在其毋泄泄然以羌予虜也

土魯番考

土魯番本漢車師前王地晉屬高昌郡唐為交河縣在火州西百里永樂六年番僧清來率其徒法泉等來朝貢方物命清來為國師法泉等為土魯番僧綱司官賜鈔幣遣歸九年土魯番總統古麻剌失里十一年萬戶賽因帖木兒各遣使貢十三年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歸土魯番遣使隨誠入貢後遂授其酋長為都督都指揮等官宣德五年番酋都督僉事尹吉兒察及指揮僉事猛哥帖木兒等各率其孥來朝請留京師自效　上嘉其誠從之賜居第什器尹

四夷考卷之五

福清葉向高進卿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檇李高承埏寓公　校

北虜考

北虜東至兀良哈西至瓦剌皆其地而兀良哈以內附為屬夷別有傳其窺據沙漠為中國患離合盛衰代變靡常大抵元遺孽也　高皇帝洪武元年秋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兵二十五萬北伐逼元都元主夜開建德門及其后妃太子遁出塞居開平而使其將擴廓帖木兒將兵自太原來侵達聞徑擣太原擴廓還兵自救達與遇春計以精兵夜襲破其營擴廓僅從十八騎遁去其明年春遇春兵至大同守將竹貞棄城走元丞相也速攻通州曹良臣拒却之元兵自是不敢窺北平而納哈出據金山李思齊張思道據秦隴皆名元臣擁兵自固　上以書諭元主曰自古有國家者必仰觀天命俯察人事君之祖宗起自北方奄有中土及君之身中外多故朕以淮右布衣仗義興師芟夷羣雄此雖人事亦天命也以君知時通變遂遯沙漠故戒戢將吏勿復窮追君不見察益縱部下令盜吾邊人民苦之若此者恐非君之福也以朕為君計誠宜限地自守修德順天斬延世祀毋輕動貽悔又書諭納哈出皆不報達等師遂西李思齊走臨洮　上以書招之思齊降張思道走寧夏為擴廓所執其弟良臣以慶陽降頃之

吉兒察死其子卜烟川兒復自土魯番來歸授指揮僉事正統天順間土魯番朝貢不絕成化初阿力始強自稱速檀猶王也累引兵劫掠哈密諸郡地幾盡九年遂入哈密據其城執王母奪金印阿力死子阿黑麻嗣阿黑麻死子滿速兒嗣相繼擾哈密及赤斤蒙古諸衞攻掠甘肅為患不休嘉靖初王瓊招撫之復歸哈密語具哈密傳中滿速兒死子沙速檀嗣次子馬黑麻復據哈密耕種沙州遣使求貢並求給地以居守臣以聞兵部議土魯番父子世濟凶惡今馬黑麻結婚瓦剌潛耕屬衞意在西抗彼兄東侵我土姦謀發露乃始款關求貢請居近地此正欲為窺伺甘涼之謀漸不可長宜令守臣諭以華夷界限不可踰越毋妄乞地方毋盜種沙田毋殘害哈密毋苛取貢夷乃可許其通使如執迷不悛陽順陰逆則宜徵兵征討閉關絕貢詔可二十六年馬黑麻赴關納款土魯番使火者阿力克等八百餘人因而扣關總兵仇鸞巡撫都御史傅鳳翔盡延入關居之甘州故事土魯番五年一貢貢使半留肅州半留甘州至是諸夷貢不如期且請毋析居屬楊博代鳳翔不許因稍為調停示寬恤詔姑從之仍奪鸞鳳翔博俸有差嘉靖末沙速檀以潛掠北虜中流矢死弟馬速嗣屢貢隆慶時馬速死馬黑麻嗣其弟瑣非速檀虎來失速檀阿卜撒亦並遣使求貢守臣為請禮部言瑣非等所請本非令甲但遠人效甚難以終絕而一姓四使又於禮不可宜姑令瑣非等各附一使於馬黑麻使中以示羈縻制可其地去哈密千里中經黑風水草俱乏難以遠據而自阿力以來皆挾哈密以徼利至隆慶後不復言哈密事土魯番亦戢始陳誠使回言其國城西百里有靈山最大夷人言此十

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傍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纍纍峰巒秀麗峰下白玉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理明析顏色光潤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笋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壑窮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自誠使後土魯番漸張吞併諸國地大人衆異於向時矣其地近土魯番者為火州柳陳

論曰土魯番彈丸地耳漢一戊己校尉足鞭箠諸國唐麴文泰稍不恭侯君集偏師執之無留行也乃至明而桀甚何哉豈　祖宗之神威淵畫詳於此而略於西無以震之故與釁興於哈密而禍結於邊陲綿綿涓涓裁之不早固禦戎之鑒也

四夷考卷之四終

復叛達攻殺之遇春自鳳翔奉命分兵取開平李文忠副之過惠州次全寧敗也速兵進攻太興州破擒元丞相脫火赤遂克開平俘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斬之元主益北遁遇春還師至柳河川卒文忠代將其兵元攻我大同文忠擊敗之擒其將脫列伯而大將軍亦悉下秦隴還師其年冬王保保襲蘭州王保保者擴廓帖木兒別名也守將張溫固守指揮于光來援兵敗被執保保舁至城下使呼溫降光大呼守者第毋降大將軍援至矣保保殺之明年春

上以保保數擾邊復命達為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馮勝為左右副將軍鄧愈湯和為左右副副將軍北代問諸將策安在咸言宜直取元主 上曰王保保方在塞下舍近圖遠失緩急之宜非計爾達其自潼關出安西擊王保保爾文忠自居庸入沙漠追元逋寇兩軍並舉虜在彀中矣諸將皆頓首曰善達軍出安定營沈兒峪口保保潛遣兵襲東南壘敗左丞胡德濟達親救之乃卻因斬裨將數人械德濟送京師明日合戰衆咸奮大敗保保兵擒其將士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萬五千餘疋雜畜稱是保保走和林是夏元主殂于應昌其國人謚曰惠宗上嘉其達變遣使祭而尊之曰順帝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立亡何李文忠擣應昌破之獲太子買的里八剌降其衆五萬人宮女財寶圖籍不可勝計元主以餘兵走和林捷奏 上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復致書元主告以謚順帝及封崇禮侯之意而下詔漠北曰朕即位初遣使臨諭四夷咸奉職納貢惟漠北以庚申君故未及今彼祿位已終人心絕望爾諸部酋長各依職來附朕當更給印章還領所部毋為寇災矣朕既為天下主視華夷無間凡馬牛羊孳畜從便地牧

養達者且舉兵加誅毋執迷貽悔於是諸酋相繼歸附獨王保保猶在和林 上屢招之皆不報五年春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馮勝為征西將軍分三路討之達與虜戰不利斂兵守寨勝軍至蘭州右副將軍傅友德先進多所斬獲甘肅守將上都驢率吏民迎降進至亦集乃路兀岐王朶兒只班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又敗之瓜沙文忠進兵臚朐河留部將韓政守輜重令士卒人持二十日糧兼程疾趨敗虜將蠻子哈剌章于土剌河追至土魯渾河虜益衆搏戰文忠馬中流矢步持短兵接戰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虜騎乘之文忠戰益力窮追至稱海虜遁去師還明年春虜先後寇永平慶陽塞守將輒擊敗之達文忠等復往諸邊備胡當發 上自臨諭創業之初君臣同其艱難及于事平念欲休息顧居安慮危古人所慎比聞胡人窺塞豺狼出沒重煩卿等其為朕總率將士鎮遏邊陲清野以待其來盡銳以擊其惰至邊之日宜先圖上方略使朕覽焉達行至臨清聞虜寇武朔諸州遣陳德郭子興馳往擊之虜遁去德子興追敗之答剌海口斬獲甚衆鴈門守將吳均大同守將王約復相繼破虜擒其平章定定等 璽書戒達以殘胡擾邊連歲未滅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不下魯仲連謂其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卿等念哉其冬達破王保保兵於懷柔明年夏都督藍玉敗元將脫因帖木兒遂取興和李文忠亦遣裨將擒其平章陳安禮木爵飛太尉伯顏不花斬其將真珠驢復親率兵攻其高州大石崖克之斬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進至氊帽山破斬魯王及司徒答海俊等其秋遣崇禮侯北歸明年王保保卒保保屢敗屢奮元主倚以

自强。上欲致之不能，心壯其節，閒問諸將，令孰可稱奇男子者，咸對曰副將軍遇春。上曰非也，遇春我得而臣之，如王保保眞奇男子耳。因策其女為秦王妃也。而參政蔡子英者亦義不事明，子英故為保保所知，定西之敗，走匿關中，吏行求得之，械送京師，過洛陽，信國公和困辱之，終不屈。其妻聞子英至，欲見之，子英不許。至京，上命以官，不受，退而上書。閒一夕大哭，人問之故，曰思舊主耳。語聞，詔有司送出塞。是時愛猷識里達臘殂，次子脫古思帖木兒立，丞相驢兒、哈剌章、蠻子及國公脫火赤、平章乃兒不花等時寇塞下。十三年春，西平侯英討擒脫火赤。明年，大將軍達率諸將征乃兒不花，至北河，襲灰山，大克獲而還。而納哈出猶據金山寇遼東，邊將屢敗之，獲其將乃剌吾。初大師克燕，納哈出俘至京，上遇之厚，竟釋歸，聚眾至二十萬，輜重饒于虜主。上以舊好屢招之，不聽。二十年春，乃命宋國公馮勝為大將軍，率潁昌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兵二十萬往擊之，復遣乃剌吾歸諭之降。勝軍出松亭關，累敗虜兵，乃剌吾至，納哈出驚喜，執手勞問殷勤。乃剌吾盛言上所以遣歸及綏來意，由是其眾多欲降。勝軍駐金山，納哈出使使來稱疑，然陰覘我師。勝遣永昌侯玉往受其降。虜使歸，具言師盛，乃剌吾亦勸之力。納哈出嘆曰：天不與我有此眾矣。遂率數百騎身詣玉。玉飲之酒，懽甚，酌酒酬玉，玉解衣衣之，曰：君服此，我乃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不飲，爭之急。納哈出怒，取酒澆地，顧左右咄咄語，欲脫去。時鄭國公常茂為輔行，茂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茂直前搏納哈出，傷其臂，不得去，遂擁以來。而所部將士在松花江北，聞之大駭潰。

勝急遣降者觀童前往諭降其衆得諸囹潰甚衆師還都督濮英等為殿殘寇伏道左突出殺英勝上問鄭國公茂鶩潰虜衆狀茂亦訐勝軍中陰事為勝負以是賞不行濮英以死事贈金山侯納哈出至封為海西侯賞賜慰勞之甚厚其秋遣使即軍中拜永昌侯玉為征虜大將軍率延安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都督耿忠孫恪及定遠侯鄧等征虜明年夏玉率兵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兼程進去海四十里而軍不見虜欲還定遠侯曰將軍提十餘萬師入虜地勞費甚而不見虜自還將何辭手見 主上乎玉乃令諸軍穴地而爨毋令虜見烟火乘夜疾抵海知虜營在東北八十里蹙薄之會大風揚沙晝晦虜不意師至大驚太尉蠻子率衆拒戰破殺之虜主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玉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及妃主等五十九人部酋二千九百餘人男婦七萬七千餘人馬駝牛十五萬盡焚其甲兵而還俘至璽書褒玉地保奴等給第居之京師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 上怒玉無禮妃聞之慙懼自經死地保奴頗有怨言 上曰吾嘗欲封之以存元祀今如此其居之琉球遣使護往脫古思帖木兒既遁兒欲往和林依丞相咬住行至土剌河為其臣也速迭兒所襲衆復散獨與捏怯來等十六騎偕遁咬住來迎欲共依濶濶帖木兒值大雪不得發也速迭兒襲執縊殺之並殺天保奴捏怯來等遣使來降命居之全寧應昌諸處未幾失烈門襲殺捏怯來部落遂潰故丞相咬住太尉乃兒不花知院阿魯帖木兒時寇邊 上命英國公友德等以 燕兵從 燕王定遠侯鄧等以晉兵從晉王往征之燕王者 成祖文

皇帝也師出古北口　文皇帝臨塞諭諸將曰虜地曠絶吾千里行師無間諜難以成功乃發騎詗知乃兒不花等駐迤都遂冒雪抵其營虜不知也指揮觀童者與乃兒不花有雅故前往說之乃兒不花迫遂偕觀童來見　文皇帝慰接之酒食遣歸度將至營復召之如此者三虜不能測悉收其部落馬駝牛羊還捷奏　上喜曰清沙漠者燕王也明年夏　文皇帝督潁國公出塞捕番將阿失里等其秋命都督劉真宋晟征哈梅里哈梅里在和林西元屬兀納失里大王居之往來患苦西域諸夏使　上嘗遣使招諭之不從真等攻破其城兀納失里遁去俘獲甚衆於是虜益衰終　高皇帝世脊息遠遁不敢大為寇而　上亦大封建諸王藩北邊璽書時下惟詰戎制虜為務虜自脫古思帖木兒弑後大臣紛拏益五傳至坤迭木兒咸未幾而弑不復知帝號矣　文皇帝初鬼力赤立稱可汗去國號復稱韃靼獨所部大酋猶稍稍仍漢官名永樂元年遣使賫書諭鬼力赤曰元運既終我　皇考太祖皇帝受天命撫有天下朕以嫡子奉藩於燕入繼大統嘉與萬邦同臻安樂比聞塞北推奉可汗特遣指揮朵兒只恍惚等持文綺四往致朕意今天下大定薄海内外皆來朝貢可汗能遣使往來通好為一家使邊城萬里烽堠無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豈不美哉并勅其太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告以遣使往來意各賜文綺二項之虜寇遼東懿路寨官軍頗失利虜亦引去　上復書諭之其秋鬼力赤阿魯台率衆西與瓦剌馬哈木戰大敗瓦剌者元別部也當洪武時强臣猛可帖木兒據其地死而衆分為三其酋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禿

孛羅不肯與可汗朝會相讐殺不休明年夏遣使完者禿賷勑諭瓦剌令天下一家莫不來庭惟爾北部猶觀望未歸使者往爾其遣人通好朕當授以官賞俾安本土射獵畜牧毋外王化並賜以文綺馬哈木等遂遣使入貢其使往鬼力赤者皆不返四年夏諭鬼力赤令還所遣使不報諜言也孫台為部下所殺馬兒哈咱奔瓦剌阿魯台逃居海剌兒河 上曰事虛實未可知第戒邊將善為備明年春韃靼僧耳赤赤也兒吉你兒厌等來歸 上遣還令賫綵幣賜虜酋仍密諭寧夏守將是或為虜間宜防之鬼力赤立數年以非元種衆不附迎本雅失里欲立之 上諭本雅失里曰近聞鬼力赤迎爾北行以朕計之鬼力赤與乜孫台為肺腑親爾與之勢不兩立夫元運訖六代相傳無一人得善終者爾之保身亦何容易自古有天下者皆前代子孫爾元氏宗嫡當奉世祀如能幡然來歸朕當加以封爵居以善地爾其審之未幾虜竟殺鬼力赤立本雅失里為可汗 上遣給事中郭驥指揮金卜反往使復諭以通好本雅失里殺使者西與瓦剌戰為所敗七年夏封瓦剌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把禿孛羅為安樂王給誥印其秋命淇國公丘福為征虜大將軍率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往擊虜 上諭福曰本雅失里逆天道殺信使故命爾徂征爾必戒之出開平而北即不見虜亦常如對敵遇虜設奇奮擊不得便即止毋為虜所紿仍告本雅失里以興兵問殺使之罪虜脫脫不花王把禿王偽丞相昝卜王等相繼來歸福率千餘人先至臚朐河遇虜游兵擊敗之乘勝渡獲虜尚書一人飲之酒問可汗安在尚書言可汗聞兵來欲北遁去此可三十

里福喜曰可疾馳擊擒此虜矣時諸軍未集諸將皆以爲此詐我不可信不聽令尚書爲鄉道徑前薄虜營虜佯敗誘我深入福銳意乘之安平侯泣諫曰將軍輕信諜者言懸孤軍至此虜示弱紐我也將退欲乘我進且覆我徼疲極取我耳將軍獨不念陛辭日 上諄戒乎而躁亂若此計獨宜結營自固晝揚旗伐鼓出奇兵挑之夜多燃炬鳴礮張軍聲使虜莫測一二日我大軍至並力擊之何不克也即不然猶可全師歸何慮不出此而自取敗亡爲武城侯亦力言福皆不從謀使同安侯使虜僞求和以兵繼之同安儀不欲行福厲聲曰違令者斬乃先馳馬行控馬者皆泣下諸將不得已從之卒遇虜安平侯力戰殺數百人馬蹶被執死之五將軍皆歿師殲焉 上聞之震怒意欲大創虜拔亂原乃召諸將議親征第患道遠轉餉難尚書夏原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行過十日請築一城貯之留軍守又十日亦如之庶濟師 上曰善如其計名所築城曰平胡曰殺胡明年春詔曰朕受天命承洪業統御萬方普天率土靡不從化獨北虜殘孽肆逞凶暴屢使拊循輒見拘殺恩既遏背德豈可懷朕仰稽天道則其運已絶俯驗人事則彼衆已離今親帥六師彰天討大擊小順取逆治攻亂逸伐勞悅弔怨五者必勝之道也蕩除有罪廓清疆宇庶幾一勞永逸暫費永寧於是命原吉輔皇長孫居守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從明年三月發京師次鳴鑾鎮順寧王馬哈木等遣使貢謝 上登凌霄峰望漠北顧謂廣等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惟風埃沙草耳衰微若此而猶強何哉次清水原地鹹鹵水泉不可食 上默禱泉湧出賜名神應泉次環翠

峰獲虜人訊知虜居兀古兒札謀西 上謂導者虜西而我軍東北趨恐左若西北邀之可
獲也導者固請趨兀古兒札 上曰胡為導宜從爾至則虜果遁倍道追之及虜於斡難河
斡難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戰大敗以七騎絶河遁去裨將劉江梁福等追之
不及還正月班師至廣漠鎮前騎報阿魯台聚衆山谷中遣使諭之阿魯台欲降所部議異遂
迎戰敗走 上曰虜性貪雖敗且窺吾後乃伏兵數百於河曲柳林中使數卒實草於囊負之
行 上親率精兵千餘後諸軍發虜望見負囊者爭趨之伏兵發殪之 上急擊之生擒數十
人餘盡死駕還次玄石坡勒銘曰惟日月明惟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銘擒胡山曰瀚海
為鑪天山為鍔一洗胡塵永清沙漠銘清流泉曰於鑠王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會
軍士乏食 上輟供御散給之下令軍中許相借貸抵京倍償其直師賴以濟次開平張宴大
酺將士酺已 上乃肉食秋七月至北京冬還京師阿魯台遣使言欲輸欵且言瓦剌不宜信
瓦剌亦請乘阿魯台敗遂蹙之 上兩答其意明年阿魯台累貢馬且請得部署女直吐番諸
部 上問左右多言許之便學士黄淮曰虜狼子野心散則易制合則難圖殆不可聽也 上
是其言曰淮如立馬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平地見目前耳遂不許而送其兄妹北歸盖洪武中
師至捕魚兒海俘來者是時阿魯台與本雅失里君臣已各部而居明年馬哈木等乘本雅失
里弱滅之阿魯台上疏請為故主復讐會馬哈木使來言滅本雅失里得傳國璽欲進獻恐為
阿魯台所邀請兵征之且多所陳乞 上曰虜驕矣姑待之勞其使遣歸明年夏虜酋伯顏不

花來朝亦請誅瓦剌其秋封阿魯台為和寧王母妻封夫人瓦剌貢遂絕明年三月 上親征瓦剌 皇太孫從行安遠侯柳升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分率諸軍都督劉江朱榮為前鋒夏六月次撒里怯兒江遇虜與戰斬數十人 上度虜且大至申令嚴備恐虜有能漢語者盜吾營馬哈木等掃境來戰見我師整頓山巔不敢發 上令騎挑之虜奮迎敗死數百人我偏將滿都力亦戰死都督馬聚被創甚 上遙見麾鐵騎馳擊之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首數千級追至土剌河馬哈木遁去會日暮還營 上語 皇太孫遲明當窮追此虜盡殲之 太孫言虜已奔敗游魂假息不必追 上從之班師至飲馬河阿魯台遣其大酋以下來朝會而身稱病不能行 上賜米百石驢羊各百别賜其部落米五千石勑 皇太子以班師告天地廟社仍詔告天下七月駕還北京明年春馬哈木等貢馬謝罪語甚卑送還前所留使舍黑撒答兒等 上曰黠虜乃巧言文過羣臣頓首虜禽獸不足較乃受獻館其使使者言馬哈木以阿魯台與中國歡將為已害欲候冬襲之 上勑邊將嚴為備明年春阿魯台與瓦剌戰破之使使來獻俘 上報賜仍及其將士未幾順寧王馬哈木死遣宦者海童往勞賢義安樂二王先是海童嘗使瓦剌歸言所以拒命者順寧王之為順寧死賢義安樂可撫也故 上復遣之十六年春海童及瓦剌貢使至馬哈木之子脫懽請嗣父爵 上復封脫懽為順寧王而使海童及都督蘇火耳灰等以綵幣往賜太平把禿孛羅及其弟昂克别使使祭故順寧王自是瓦剌復奉貢而阿魯台貳初阿魯台降以迫瓦剌窘甚南保塞自歸 上固曰虜

黠詐窮來歸我非其本心然天地之仁主覆育豈顧擇哉納而封之虜既得休息生聚畜牧數歲益蕃富遂慢我使者或拘留之彼使歸肆行刼掠部落往往寇塞下 上戒諭不悛二十年三月大入興和 上銳意親征召問兵尚書方賓賓言餉不足未可興師問戶尚書夏原吉原吉對如賓語加切 上不懌令原吉往視開平餉適刑尚書吳中入對復如賓 上益怒逮原吉及中繫掖庭獄賓自殺禮尚書呂震譖賓等誣罔命戮賓屍幾欲殺原吉楊榮力救乃免遂命英國公輔偕六卿議餽運輔等議分前後二運前運半用車半用驢騾大軍行隆平侯張信尚書李慶等督之後運稍後大軍行俱用車保定侯孟瑛等督之共用驢三十四萬車十一萬七千五百民輓者二十三萬有奇運糧三十七萬石駕遂發五月次隰寧大閱將士製平胡三曲使士歌之踰月至威遠川報虜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之 上曰虜欲牽我耳吾兵鼓行前虜自救不暇何暇攻我哉七月進次殺胡原獲虜部下言阿魯台聞兵出其母妻罵之曰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為逆天負恩事爾死固宜吾屬何辜今虜矣阿魯台遂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闊灤海側而身與其孥北走 上命焚輜重收其馬駝牛羊遂班師曰虜患邊驅之足矣吾不欲黷武也顧謂諸將兀良哈我屬夷今顧黨虜亟剪之語在兀良哈傳中八月還京師明年七月虜降者言阿魯台將入寇 上遽召諸將諭之曰虜意朕不出宜先出塞待之伐其謀諸將皆曰善部分行寧陽侯陳懋為先鋒九月次西陽河虜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為順寧王脫歡所敗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聞大軍至率餘眾遠遁矣乃

官阿失帖木兒等為千戶進次上莊堡先鋒㦤追虜至宿嵬山不及遇王子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降馳奏聞也先土干在虜中素雄黠自豪阿魯台忌之既見　上慰諭甚至也先土干喜曰　明皇帝真吾主也封為忠勇王賜姓名曰金忠官其甥把台罕為都督冬十月班師發萬全　上乘馬忠勇王騎從問以虜中事對稱旨復為勑勞之所部皆舉手加額呼萬歲十一月至京師忠勇王數請擊虜自效　上曰而休矣兵數動即朕猶厭之況下人乎吾欲自戢也忠曰如邊人荼毒何　上曰卿意善然事須有名漢文帝言漢過不先姑待之明年春正月開平守將奏虜盜邊羣臣勸　上如忠勇王言遂親征夏四月發北京陳懋金忠為先鋒出塞數千里至荅口闌納木兒河不見虜英國公輔等願假一月糧深入誅之而　上次開平時夜夢神人言上帝好生者再學士榮幼孜乞承天意赦虜罪遂降詔諭其落部至是欲旋師乃諭輔出塞久軍士勞瘁等且休矣朕更思之秋七月班師至清水源道旁石崖高甚顧勞幼孜刻石紀行曰使後世知朕征虜過此也次蒼崖戍不豫次榆木川　上崩　文皇帝凡五出漠北三犂虜庭中外勞費計臣凜凜虞乏軍興而虜緣大創本雅失里妻率屬來朝瓦剌襲封爵稱外臣阿魯台是後亦奉貢謹邊境少事矣

四夷考卷之五終

四夷考卷之六

福清葉向高進卿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檇李高承埏寓公 校

宣德元年春賢義王太平死子捏忽烈嗣封三年秋 上親巡邊大破兀良哈五年春以陽武侯祿議棄開平移城獨石始 文皇帝世旣棄興和及大寧至是開平復失宣遼道絕虜益迫內地而阿魯台瓦剌時相攻兵拏不解阿魯台敗 上勅大同守將武安侯享虜敗部曲離散即來降宜嚴為備未幾阿魯台攻兀良哈敗之駐牧遼東塞下遣使入貢 上曰虜貢宜自宣大入今乃從遼東非制其命守臣防之八年秋虜咎卜冠甘肅都督劉廣遣將敗之殺咎卜父子咎卜者阿魯台部酋也時阿魯台使來群臣請拘之發兵問罪 上曰阿魯台歸命久 祖宗待之厚毋以細故廢前恩且部下逆彼不能制未可罪也禮其使璽書諭之明年夏阿魯台復為順寧王脫歡所敗獨身逃使使來投 上惻然遣使撫之是時脫歡強稍併有賢義安樂之衆急擊殺阿魯台悉收其部落欲自立為可汗衆不可乃行求元後脫脫不花王為主以阿魯台衆歸之居漠北哈喇嗔等部俱服屬焉阿魯台子阿卜只俺乞歸附以為左都督其冬脫歡使使來告捷言欲獻玉璽 上賜幣令毋獻璽阿魯台旣死所部阿台王子朶兒只伯因竄居亦集乃路屢寇甘涼敗我兵 睿皇帝立累招之不從正統元年群臣劾總兵官寧陽侯陳懋都督劉廣等縱寇罪廣坐掩敗上功械下獄餘罰治有差其夏虜酋脫脫木兒滿哥帖木兒

率衆款涼州塞，守將李安以聞。上勅安毋以虜款弛備。其秋命都督蔣貴率京兵征虜，師出無功。上命兵尚書王驥、鄭埜廷議邊事，越五日未奏，逮驥、埜下獄，已而釋之。明年春，復命邊將方政、史昭、丁信、楊洪等分道討虜。都御史李儀言：和寧殘孽窮無所歸，乍臣乍叛，小為邊寇，固自其常。第嚴烽堠，練士馬，備之足矣，不宜各棄所守，窮兵遠出，冒寒涉險，幸一時功。上曰：儀言是。然師業已行，政等才足辦也。已而皆無功。其夏命尚書驥行邊，得便宜行事。都指揮安敬以罪戮狥軍中。復坐虜入奪郤督同知史昭一秩。其冬命都督任禮為平羌將軍，都督蔣貴、趙安副之，尚書驥督師，剿阿台朵兒只伯。明年夏，禮、貴破虜於石城，斬三百餘級，擒偽左丞脫羅及部屬百人，金銀牌六，璽印二，馬騾駝牛四百餘，兵甲衣裘稱是。阿台與朵兒只伯以數騎遁去。追破之梧桐林，至黑泉而還。偽平章阿的干以餘黨降。趙安出他道，復破之刁力溝，擒偽右丞等三十人，遂出塞千餘里，虜衆幾盡。論功封禮寧遠伯，貴定西伯，安會川伯，賚驥等有差。未幾瓦剌破殺阿台及朵兒只伯，勢益張，東誘兀良哈、女直窺塞下，亦時遣使來貢馬。四年春，勑諭其可汗脫脫不花王曰：朕惟我　太祖高皇帝兼受中外，待漠北尤誠信，朕遵守不敢失。可汗聰明仁智，順天道，遣使通好，人民安樂，此亦可汗祖宗受民遺澤之所致也。朕甚嘉之，今遣都指揮康能等齎書幣往致朕意。可汗宜益敦前好，使命往來無間，華夷一家，將後嗣蒙澤，可汗名亦千萬世不虞，可不念歟。仍賜可汗諸衣服器幣，及其右丞相脫歡等皆有賜。未幾脫歡死，子也先嗣，稱太師淮王。太師者，虜握兵大酋號也。是時濡衆皆服屬也先，脫脫不花徒以

元裔名為君不相臨制顧妻也先姊以為歡君臣並貢我亦各賜勅答其意賞賚金帛甚厚久漸驕桀不恭貢使初止三五人後乃百人最後至三千餘人屢賜勅戒約毋過三百人不聽我濡忽絅之使者亦暴橫往來殺掠道路恣要索稍不厭輒造釁端虜所請財物亦歲歲增至中國所無者我不能應虜顧益誘雜夷與其使偕九邊騷驛公私耗費又攻哈密執其王毋掠沙州破兀良哈至脅誘朝鮮邊將皆知其必為寇屢疏聞勅戒防禦而已不能絕也十一年冬遣使言往攻兀良哈歸且乞糧并欲見大同守奄郭敬　上勅敬毋予糧毋得擅見虜已復請更給順寧王印詔予之十二年虜使至宣府致脫脫不花及也先書于守將楊洪洪以聞勅洪禮其使報書中國家威德耳毋嚴拒夫虜歡時洪在邊頗有威名虜畏之故以書結洪項之其部下阿兒脫台歸來言也先謀入寇脫脫不花止之吾屬受明恩何忍為此也先言王不為吾當自為之吾以騎日蹂塞下彼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如此足逞也　上屢因其使勅讓之也先益糾結諸胡使謀我貽書兀良哈謂爾祖父官皆元成吉思可汗薛禪可汗所授爾慎毋忘且責令供頓過軍兀良哈以聞詔問也先不報故事瓦剌使歸我使送至其地因留明歲與俱來使者往往以好語媚虜見也先奏胡樂則曰是安能及中國女伎耶吾他日來且請以賜若也先喜因為其子請婚使陽應曰諾已謾之曰吾為若奏　上報許矣也先乃大喜以得婚中國誇諸酋十四年春大貢馬為聘朝廷曾未之知也答詔語不及婚則大媿怒七月遂盡發其種落犯諸邊脫脫不花王寇遼東知院阿剌寇宣府也先自寇大同至猫兒庄偏將吴浩戰死羽檄

[illegible][illegible]奄王振用事顧自喜欲怙中國威重壓虜主親征廷臣伏闕爭之不能得踰二日駕遂行命郕王居守太師英國公輔等從軍事一聽振至宣府天大雷雨以風群臣請止師振怒俱令略陣進次雞鳴山衆忷懼振威顧益張成國公勇等有所請事皆膝行尚書王佐鄺埜失振意罰跪草中竟日乃解振日督進師虜漸退伏塞外誘我欽天監正彭德清語振虜勢如此脫更進致踈虞桼萬乘何學士曹鼐亦力諫振皆不聽八月至大同奄敬密告振前行正墮虜計振乃議旋師諸將皆言宜從紫荆入振顧欲邀　上至蔚州幸其第已復虞蹂其鄉轉向宣府再越日乃發西寧侯宋晟武進伯朱冕與虜戰陽和口敗沒諜報虜踵襲我使恭順侯吳克忠拒之敗沒成國公勇永順伯綬以四萬人繼往盡沒克忠綬與虜戰皆力士卒盡克忠猶下馬跪射矢盡猶刺殺數十人與弟克勤皆死獨子瑾脫歸綬兵盡以空弓擊虜虜怒支解之既而知綬本山後人相與哭之曰此吾類故勇乃爾次日至土木議入保懷來振顧私重不肯行遂至營地高無水師困甚欲移營以虜迫復止虜偽退營動虜乘之我師大潰英國公輔尚書佐學士鼐等皆死喪士卒數十萬輜重盡為虜得　上北狩報至京師震駭廷臣聚議戰守所宜侍講徐珵依占象倡南遷侍郎于謙曰欲遷者可斬也請集勤王兵死守學士陳循曰侍郎言是衆和之顧　皇太后尚疑奄李永昌極言南宋事可鑒持守議益力　皇太后悟勅郕王監國晉謙兵部尚書任以事群臣廷劾振奸狀請族夷之　王令俟處分群臣慟哭請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從旁呵止之給事中王竑直前捽順衆共毆斃之復牽奄毛貴王長隨礫誅之

入犯則討之并下禮官議議言古王者不治夷狄以為不足治也也先所稱固不可盡從若可汗乃隋唐以來北狄酋長之通稱非中國所禁勑書宜稱為瓦剌可汗示羈縻便郎中章綸言可汗在中國固夷酋之常稱在戎狄則帝者之位號觀其上唐太宗為天可汗元世祖為成吉思可汗可見矣向脫脫不花乃元世傳稱名猶近正今也先弑主僭號名實大舛若因而稱之彼以為中國天子亦稱我可汗得誇示群酋群酋讋服且遂為中國患莫若賜勑別封為敬順王或瓦剌王便詔從廷議稱瓦剌可汗也先既新立恐諸部不從欲通好中朝其弟賽因孛羅魯王諸酋皆貢馬稀復深入為寇矣而我所賞賜虜費亦不貲未幾知院阿剌攻也先殺之始阿剌欲繼也先為太師也先不許阿剌怒遂隙也先淫酗殘虐諸部皆貳愈益忌阿剌佯飲其二子酒毒斃之阿剌率所部攻也先數其三罪曰漢兒血不花王血兀良哈血皆在汝身天道好還行及汝矣也先未即戰而與所厚酋伯顏帖木兒得知院等議帳中其知院禿革帖木兒嘗判阿麻火者故阿剌部也共刺殺也先并殺伯顏得知院或云也先戰敗從數十騎逃已復棄其騎困其從一婦人乞漿婦人飲之酪遂去夫歸婦言狀夫疑其為也先追殺之也先死諸部離散竄居西北邊離合不常瓦剌稍衰矣阿剌後亦失所終而孛來為雄長稱太師復求故可汗脫脫不花子尊立之號小王子自是虜以小王子為尊稱而毛里孩阿羅出諸酋相繼奮咸為邊患 睿皇帝復辟念居虜中時伯顏帖木兒有保護功遣都督馬政賚綵幣賜其妻孛來留不遣而使皮兒馬黑麻入賀言欲獻璽賜勑詰責留馬政罪且曰璽非真即真秦物耳朕

衆譁甚 王疑欲退謙前掖之慰諭群臣散虜奉上至大同守將劉安郭登伏謁 上命稍出錢犒虜諭登固守毋受虜欺軍校袁彬沒虜得侍 上登遣人語彬欲奉 上乘間入城彬以聞 上曰我命在天毋蹈險第語安報 皇太后朕在虜中無恙亟具金帛迎歸耳安聞諸朝王詰責安此虜詐爾何輕聽後勿復爾 上遂由 大同出塞居也先弟伯顏帖木兒營伯顏俯伏跪拜執臣子禮甚恭九月 王即皇帝位尊上爲太上皇巡撫都御史朱鑑具陳禦虜方略首請罷奄豎監軍 帝嘉納之逮奄敬下獄敬監大同軍與虜通歲造鐵鏃私遺虜陽和口之戰敬撓軍故敗至是逃還京論罪坐死詔禁錮之十月也先使人來議和還車駕賜勅答之數日自大同入犯紫荆擁 上皇南從間道攻關破之都御史孫祥死進薄都城宣言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等出迎駕衆知虜詐不出於是以通政叅議王復中書舍人趙榮充九卿如虜師朝 上皇也先謂爾等將小官亟令直等來上皇密諭復榮彼無善意宜亟歸是日虜焚三陵殿寢門游騎四出掠下邑朝議欲鍵九門清野以老敵尚書謙曰不有戰何以守乃親擐甲先將士出反闔德勝門而軍示士卒必死燔城外積芻毋資虜詗知 上皇駕移遠虜營乃發礮擊虜死者以萬計總兵石亨力戰彰義門又敗之都督孫鏜王通合擊又敗之虜勢沮而諸勤王兵以次集於是謙榜各門募番漢軍能擒斬也先首獻者賞萬金爵上公也先內懼逡巡遁而使使來言欲還 上皇請罷兵報詔太師且奉朕兄歸意良厚顧部下多剽掠朕所以發兵備他盜耳太師如戢兵以數騎護歸 上皇朕亦遣數騎迎彼此解甲相和好固朕志也

復勅勞伯顏帖木兒朕兒在營知院供具無闕敬謝知院是日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駕出紫
荆關石亨躡虜清風店大破之昌平伯楊洪都督孫鏜范廣陶瑾等分道捕畿內餘寇破逐之
上皇駕出塞脫脫不花王遣使來貢大臣請禮其使以間也先從之使也先土木之勝意輕中
國且挾　上皇為重質邀索無已尚書譙颺言社稷為重君為輕以塞虜望而先是虜過大同
帥郭登亦登城告虜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虜既失所挾又見中國全盛城池深固人心
憤懥稍稍悔禍事　上皇愈益共奉居得知院營閒數日輒設宴妻妾行酒身自彈虎撥思兒
踏曲以佐歡　上皇雖狩虜意氣故自如未嘗有所降下虜時望見所居帳夜有光龍文交騰
雨雪不凝大驚異大酋咸頓首伏謁稱中國聖人也先數薦女弟侍　上皇固卻之愈敬服諜
奉駕歸矣景泰元年春誅逆奄喜寧喜寧者胡種也降虜見親信日導虜入寇虜薄都城及邀
大臣迎駕皆其謀　上皇患之計不誅寧虜不靖乃命袁彬請也先遣寧至京軍校高斐與俱
密繫書斐肘令邊將計擒之至宣府被獲械赴京論功晉參將楊俊為都督賚副千户　上皇
聞寧擒大喜謂歸南有日虜既失寧無與導謀益衰息然遲我迎　上皇徘徊塞上時入虜掠
雲中上谷閒我使久絕其衆皆思歸大酋阿剌知院遣參政完者脫歡來具言欲和不得報且
入寇報詔虜必盡出塞乃可和不然朕不惜戰也完者脫歡復來請脫脫不花及也先使亦至
秋七月乃遣禮侍郎李實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偕完者脫歡報使并問　上皇起居實等見
上皇泣　上皇亦泣問　三宮安否將來何物實頓首言本以通問來無所將　上皇曰此細

故不足論卿第歸語朝廷圖迎我歸守陵墓足矣也先語實我留　皇帝無以為數請迎歸不報何也實反覆曉譬欲奉迎也先言汝修通問耳何遽言迎其亟遣大臣來大臣朝至駕夕發實歸具言之時已遣都御史楊善右侍郎趙榮使虜使指不及迎廷臣累請如實言更遣使帝終不許善至也先為言南北和好久柰何拘我使臣減賞賜自生釁端善曰爾父在先朝貢使不過數人寡求請所以能長好爾使且三千人間有奸中國法潛逃非我拘留賞賜第覈其虛者何言減也也先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善度也先意稍動因言太師爾忘　明皇帝之大恩乎而以小人言失累世歡天道好生爾好殺宜早戢兵毋逆天生災也先曰者者因問　皇帝歸更踐阼否善曰天位已定不可易也也先曰堯舜禪受何如善曰　上皇以兄傳弟正法堯舜耳也先不能難第言汝迎　天子將何物善曰吾以賄來太師其將被此名也無賄而有令名何利如之也先大然之其日引善見　上皇遂設宴餞自彈琵琶妻妾前觴顧善曰都御史坐善不敢坐　上皇曰坐善乃坐仍起周旋也先嘖嘖羨有禮次日伯顏帖木兒餞次日駕行也先築臺設　上皇座率衆拜辭妻妾亦拜辭也先復自送數十里慟哭辭去遣得知院送至野狐嶺亦慟哭辭平章昂克射得一獐追來獻八月駕抵京居于南宮自是虜貢不絕屢請報使尚書王直偕廷臣請許之制曰正統間使通虜幾危宗社今朕方思與虜絕卿等第謀所以富國强兵雪讎恥稱朕意焉毋復言使虜事尚書金濂胡濙相繼言虜向化誠不報且生釁其何靳一介行李踐虜庭稍慰其望濂復引高帝以三十萬衆困平城以為戒制曰使毋往朕

志定矣平城事非所宜言於是勅可汗前者使往小人言語短長傷和好兩國人民咸罹灾害
此亦朕與可汗所共知也可汗今請答使朕恐蹈前失不復遣可汗使皮兒馬黑麻等朕皆優
禮厚給馬直遣歸自今使來朝貢者聽然亦須人少賞賜乃得厚朕終始不食言別勅也先指
如之三年春尚書謙侯亨請出塞討虜　帝曰師行勞姑待之時脫脫不花與也先不相能所
妻也先姊生子也先欲立為太子脫脫不花不從也先亦疑其主與中國通害已遂治兵相攻
不花王敗走依兀良哈弒死也先盡收其妻子殺元裔幾盡都督楊俊言也先弒逆吞併諸部
東至女直西至赤斤蒙古皆受約束不誅為患滋大請悉各邊兵出塞擣其巢一大創虜下本
兵及諸將議尚書謙言虜誠當誅但邊兵盡出虜且乘吾虛非計詔從謙議會也先使來尚書
王直等復請答使詔問謙謙言臣職兵戎知戰而已使事不敢聞制曰謙言是使勿遣制詔也
先太師求答使朕固欲遣第恐更如往者搆是非無益反滋害故不遣人來者乃至三千餘邊
將請謝絕朕念太師誠款姑聽後少遣臨遣時與總目關會得為詐冒防諸正副使已陞都督
都指揮指揮千户等官厚賞賜市易者悉聽車輛送至境太師其體朕意毋忽當是將虜使驕
毆守衛掠人財物至欲騎入長安門稍約束即彎弓相向我以通好故不能問也十月也先使
來稱大元田盛大可汗致書　皇帝往者元受天命主夷夏今已得其位盡有其國土人民傳
國玉璽敬遣使修好仍通殷勤　上皇田盛者華言天聖也下其書禮官集廷議報書云何都
給事中林聰御史徐正言宜勅也先諭以順逆毋從其僞稱安遠侯柳溥言宜仍稱瓦剌太師

不貴也獻與否惟爾馬政亦自虜中代孛來乞糧不許天順二年春孛來大舉寇陝西安遠侯柳溥統兵禦之輒敗猶時飾小捷聞御史劉濬劾溥溥行賄得釋濬謫官已而虜大熾關中震動乃名溥還奪太傅明年春正月虜入大同定遠伯石彪破走之都督周賢都指揮李鑑戰死其秋復寇大同守將安陽伯李文避不敢出虜直抵雁門忻代殺掠甚衆烽火達于京師邊民大擾遣都督顏彪馮宗率兵屯紫荊倒馬二關為聲援虜益肆往來自如勅二關兵出雁門虜始退明年春寇延綏榆林守將彰武伯楊信拒卻之明年夏寇河西守將仇廉禦之敗績遂渡河大掠關隴震動懷寧伯孫鏜兵尚書馬昂率京兵及河南山東兵西征會曹欽反關下昂討賊有功不果行而侍郎白圭都御史王竑相繼出禦虜其秋孛來三上書求款廷議請遣使撫諭乃命指揮詹昇賫勅諭孛來曰比邊臣奏太師書言通好事朕已悉知朝廷故與北邊往來無間負約構怨常在北邊今歲復掠我河西邊將追捕兩致殺傷廷臣咸請大發兵誅討朕以生靈故謝罷群議太師書中亦言愛惜多人性命朕與太師既同此意故使使往諭太師自今其棄細故行大道散遣部落毋為邊患使來賞賜朕不爾吝賫往綺幣至可領也其冬孛來遣納阿出等隨昇來報命且請從陝西入從之未幾復糾毛里孩入河西賜詔責讓令貢道仍由大同毋趨陝明年使至大同詔守將彰武伯信虜名貢其心叵測且有三千人伺塞下宜善為備仍勅虜使察占毋多挾人來留其餘塞下官餼之聽與邊人交易孛來上書言已為諸部長賞賜不宜等諸部禮臣言孛來賜視諸部大溢獨其君小王子與之同虜貪且蔑君臣分以此

怏怏宜稍褒其意詔增幣一襲未幾小王子沒或云孛來弑也虜共立其兄脫思為主稱馬可古兒吉思王子遣使入貢賜勅招諭之成化元年春王子與孛來並貢復求報使不許項之孛來誘兀良哈九萬騎入遼河武安侯鄭宏拒卻之其冬寇延綏命彰武伯信率大同兵御史項忠率陝西兵禦虜皆無功虜諸酋亦內爭孛羅忽者結毛里孩阿羅出者結乩加思蘭各樹黨相攻出沒河套中河套古朔方郡繞水艸其外為東勝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國初嘗守之兵民耕牧套中自東勝而外地平衍虜來一騎不能隱以故避不入後以曠遠徙弗居至是遂為虜巢邊民亡命者時導虜入掠邊事日亟而孛來勢分復為毛里孩讎殺稍衰矣乩加思蘭亦虜別部居哈密北山天順末始盛侵掠哈密雄視諸酋我因其貢羈縻之 東渡河與虜合二年夏大入延綏適大學士李賢言虜據套近我邊我出彼歸我歸彼來禍無休已宜令各邊守臣簡精銳窮巢穴驅而去之一勞永逸國家雖費不可以已也乃使彰武伯信為平虜將軍都督趙勝副之率京兵萬人諸邊兵合萬人往擊虜未至虜入固原都指揮林盛戰敗詔促信行信至邊虜退其冬復入延綏叅將湯胤勣敗死明年春毛里孩乞通貢制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其令各邊謹備虜毛里孩不得貢則渡河東侵大同廷議楊信兵少不足制虜於是以撫寧侯朱永為平胡將軍率京兵往都督劉聚鮑政副之會毛里孩再上書求貢許之詔永駐軍代州先是毛里孩已攻殺孛來弑其可汗馬可古兒吉思虜更立可汗毛里孩復弑之并逐少師斡羅出自稱黃苓王別酋孛魯乃稱齊王並遣使貢而乩剌也先之子阿失帖木兒者亦來貢

使者顧挾兀良哈夷由喜峰口入故事宴勞北使優於他夷至是以其混兀良哈使來且入喜峰口非制乃以夷使禮禮之虜使恚有違言通事諭之故上書服罪乃遇以故禮禮部言阿失帖木兒兩月間使進貢者二又不循故道殆其結各虜徑近狎至以窺邊宜遏絕其奸於是賜勅言自爾祖脫歡而來朝貢信使有常時往來道路有常處未嘗雜引他夷生事端故朝廷待之不疑今爾貢兩月再遣又同朵顏使從東來朵顏卜剌俱我屬衛朝貢有期今無故糾以來非法也爾自今其體前人心歲冬農隙時聽遣使使毋過三四十人仍從大同入朝廷得一意欵待毋傷世好長久之計也瓦剌自也先死後數歲戢至是復稍張與毛里孩諸酋拿兵爭雄長諸酋亦坐是不得并力於我未幾有滿四之變滿四本名俊故元平涼萬户把丹之孫也國初虜降者皆處以邊地謂之土達俊處涼州三坌溝號滿家營有衆數千人時出行劫邊將墨其財俊厭苦之會其黨事發詞連俊四年秋遂據石城為亂石城天險即唐吐番石堡城王忠嗣所謂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者也寧遠伯任壽廣義伯吳琮合兵三萬擊之大失利於是命都督劉玉都御史項忠征之忠圍困其城數月不下伏羌伯毛忠指揮周璽費澄俱戰死廷議謂賊未平且勾虜滋蔓請濟師大學士彭時持不可明年二月俊黨楊虎貍降誘俊出戰擒之并其黨磔于市始俊計事敗且入虜以圍急不得出比俊誅邊將已報虜入套窺邊矣其冬阿羅出糾兀良哈寇延慶於是撫寧侯永為平虜將軍都御史王越督師往延綏御虜永至邊以捷聞論功越等俱陞賞永世侯而虜據套自如邊郡大擾七年冬召永還以邊事委越及總兵許

寧而使侍郎葉盛行邊會虜入敗叅將錢亮寧不能救兵部尚書白圭請大發兵搜套盛至邊條上築堡增兵諸事謂搜套師未易輕舉盛還圭請集廷議議言套虜不驅邊患無已第邊兵多而無統是以屢衂宜擇遣大將付以閫外得專事虜於是以武靖侯趙輔爲平虜將軍悉部署諸路王越仍督師虜大入延慶輔不能禦未幾稱疾召還以寧晉伯劉聚代之聚未至虜相繼掠固原延寧諸處邊臣屢疏聞詔讓輔越玩寇罪延綏巡撫余子俊建議循山築牆設墩臺砦堡以制虜從之虜自是不敢大入延綏毛里孩孛魯乃阿羅出三酋亦稍衰敗而滿魯都入河套稱可汗乩加思蘭爲太師九年秋九月與孛羅忽並寇韋州王越偵知虜盡行老弱巢紅鹽池可取也乃與總兵許寧遊擊周玉率輕騎晝夜馳三百餘里襲擊之擒斬三百餘級獲雜畜器械甚衆盡燒其廬帳而還虜自搗套以來無歲不深入殺掠人畜至數千百萬邊將擁兵莫誰何徼所遺老弱及殺吾民以上功冒陞賞三邊大將朱永趙輔劉聚出師大抵效邊將故習虜益橫內地且自危用事者始議搜套聚兵八萬糜資儲無筭頻歲師不出至是搗虜內失其孥相與悲泣渡河北去患少弭已復稍稍東寇宣大遼東誘兀良哈爲導十一年秋滿魯都乩加思蘭並遣使貢未幾復相讐殺始乩加思蘭以女妻滿魯都欲代爲可汗恐衆不服謀殺滿魯都而立斡赤來爲可汗滿魯都知之索斡赤來乩加思蘭匿不與攻逐滿魯都併有孛羅忽之衆滿魯都部酋脫羅干亦思馬因復攻殺乩加思蘭亦思馬因稱太師自乩加思蘭死虜數歲稀入寇大璫汪直恃寵喜事數挑兵徼戰伐功王越朱永坿和之諸大臣心知其非不敢

爭十六年春邊報至遂命永為征虜將軍直與越俱督師出塞捕虜先是永征建州越不與以為恨至是越聞套虜有居威寧海子者紿永由他道身與直率輕騎乘雨雪襲擊之斬首四百餘級擒百七十餘人班師論功封越威寧伯越有智略其用兵能以奇取勝徒以附直故為世所訾是後虜與直奉命出師十八年春禦虜于延綏小捷賞賚甚衆虜亦益盜邊不休明年夏入大同諸堡殺掠人畜數萬守將許寧以捷聞虜既得利長驅入順聖川散掠蔚朔諸州烽火徹于圻內宣府巡撫秦紘總兵周玉力戰卻之虜去輒復來至成化末迄無寧歲而是時滿魯都已衰弱不知所終其入寇者復稱小王子或稱把禿猛可王即故小王子後也與其太師亦思馬因不協頗相攻二十二年哈密都督罕慎報太師亦思馬因死而瓦剌有兩太師一克捨一華捨克捨死其弟阿沙赤為太師華捨弟阿力古多與相讐殺西走掠哈密當克捨時嘗以小王子遮絕貢道請借兀良哈兵襲之不許小王子死弟伯顏猛可代為小王子弘治元年夏小王子奉書求貢詞稍慢自稱大元大可汗下兵部廷議之英國公張懋等言虜借名號自其故態不足誅即　先朝亦嘗寬假宜令守臣納其使從之伯顏猛可立以年幼恐太師專權遂不復設太師與瓦剌屢入貢時馬文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皆習邊事進疏至輒得請戎備修又數貽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虜奉約謹不敢大為寇故當弘治初諸邊稀虜患異成化時矣其後乃有火篩火篩者脫羅干之子小王子部落也狡黠善用兵刼諸部屢寇邊獲財畜日强盛跋扈與小王子爭雄長邊患復熾十年冬寇肅州巡撫吳珉不能禦以王越鎮陝節制諸

軍越已奪爵起自田間明年秋越率師襲賀蘭山後虜破之明年虜寇榆林寧夏大同皆殺掠多明年春寇威遠遊擊將軍王杲敗績右叅將秦恭副總兵馬昇逗留不進皆論死其夏連寇大同總兵王璽等失亡多命平江伯陳銳及侍郎許進率師禦虜銳畏怯遇虜不敢戰嬰城自保罷還以保國公朱暉代之進亦致仕去虜猖獗甚京師戒嚴分遣文武大臣守潮河川天壽山居庸紫荆倒馬白羊諸關以都御史史琳督師大同虜解去明年春迭入延綏守臣屢告急復命保國公暉都御史琳統諸路兵西禦虜奄苗逵監軍暉行至河套襲虜斬三級驅牛畜數百歸賞賚有差廷臣屢言功薄不當賞報聞虜分道掠固原寧夏諸邊輒從花馬池入西北大擾暉等不能禦都給事中屈伸疏劾之詔讓暉因召還以秦紘督師鎮陝紘至邊大治塹築堡虜稍靖十七年夏六月歸正人報虜有異謀　上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令譯審虜情因諭以京軍當恤督將須得人健東陽頓首朝廷養兵衛畿輔而工役煩多耗士氣非制宜釐其弊

上納之時　天子仁聖孜孜求治憤虜桀驁欲一創之會其秋虜入大同殺墩軍　上遂召健等議出師討虜曰墩軍皆吾赤子虜殺之不道宜問罪臣健對陛下垂念赤子德至厚然兵危事未易輕動　上意未釋臣遷言邊事急孰與京師疲內以事外非完策臣東陽言北虜與朶顏通潮河川古北口去京師一日而近虜若道此而我軍顧遠出大同東西奔走自斃之道也

上曰兵即未遽出宜蒐乘蓄備以需皆頓首曰善已召兵尚書劉大夏諭如初大夏亦力言未可上曰太宗時師行頻往輒摧虜今向以不可大夏曰　太宗時兵餉足將士經百戰足辦

虜故利也今承平久人不習兵餉又乏　陛下試度何如　太宗時師出之日非獨不能制虜徒毒擾邊人耳　上憮然悟曰朕幾誤計乃寢師然猶拜朱暉為征虜大將軍苗達史琳督師豫簡京軍俟報至乃行而使都御史閻仲宇往大同通政參議熊偉居庸關督餉虜引去暉等罷行明年春虜三萬騎圍靈州詔督諸鎮兵往援虜圍久不克解去散掠內地總兵李祥偏將仇鉞擊走之　敬皇帝崩

四夷考卷之六終

死傷數百乘輿幾危　上命守臣告捷於朝駕還群臣迎賀賞賚有差是後虜雖歲犯邊然罕大入小王子死有三子長阿爾倫次阿着次滿官嗔阿爾倫前死二子長卜赤次也明皆幼阿着稱小王子未幾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克罕猶可汗也然亦稱小王子如故嘉靖元年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三年秋大同巡撫張文錦以鎮城孤懸迫虜築水口等五堡遣卒二千五百家戍之卒憚行叅將賈鑑督之嚴叛殺鑑及文錦多走出塞降虜明年　屢入陝西諸塞殺吏民亦不剌復駐牧賀蘭山後出沒擾邊詔起楊一清為總制一清議勦尚書金獻民議撫會王憲代一清乃下憲議憲亦言適虜不大創患無已時已勒所部待師期詔憲愼防守毋輕出塞六年春虜連寇宣府叅將王經關山俱戰死其秋數萬騎入寧夏塞王憲督總兵鄭卿杭雄拒卻之斬首三百餘級明年春掠山西其冬五萬騎掠宣府總兵趙瑛等拒卻之已復大掠陽和至朔州指揮趙源戰死明年春數萬騎入寧夏塞杭雄禦之敗績遂由鎮羌入西海與亦不剌結親謀內犯時王瓊代憲益修邊虜亦稍卻未幾召還唐龍代之十一年虜欵延綏塞詔卻之遂擁十萬騎入寇總制龍請許貢以紓患　上曰虜負罪宜討大臣當戮力振國威乃取目前計縱虜耶龍連戰頗有斬獲虜以數萬騎渡河而西襲卜兒孩大破之卜兒孩者亦小王子部落遁入西海與亦不剌阿爾禿厮共患邊者也明年秋虜窺大同塞總兵朱瑾議浚濠塹過虜騎大同卒素憚瑾治軍嚴因是役也遂亂攻殺瑾總督劉源清欲盡誅諸亂者卒愈嚚嬰城叛遺小王子金幣女伎曰中土饒可帝勝沙漠也指代王宮曰以此為那顏居小王子勒兵應

驅至寧武關石湖嶺副總兵丁璋力戰死繼祖堅壁不敢戰俾遊擊將軍周宇禦虜太原北死之虜越而南殺掠萬計至平遙居民梧白挺與格虜有斃者以故郤而俺答復入又越太原至石州殺掠益甚浸淫平定壽陽間矣言官交章劾繼祖竟不罪罷歸召翟鵬還已復使督宣大兵二十一年虜使石天爵再至邊臣誘殺之以功受賞俺答怒入塞大掠山西殘傷四十州縣殺掠二十餘萬雜畜二百萬衣襆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區踰月乃出塞諸將觀望莫敢戰獨參將張世忠蹋虜關甚力死之時吉囊虜忻代妓淫日夕卒死俺答益張二十三年十月自萬全右衛深入內地言者謂撤防秋兵太早上怒逮翟鵬及薊州巡撫朱方下詔獄杖死以翁萬達代鵬萬達有計略詰邊蒐卒次第修諸墻堡戎備大飭明年秋虜以數萬騎犯鐵裹門鵓鴿谷萬達分軍為二故帥張達將左部故偏帥張鳳將右部達戰鐵裹門虜郤鳳戰鵓鴿谷殺傷大當虜欲解去已憤曰南軍不數百我以數萬返何以復軍乃益合圍殺鳳磁人王邦直素負勇力提大刀入陣獨殺數十人竟鬬死軍沒然虜亦大懾明年復使使求款邊卒狃前事殺之萬達請治殺使罪紓虜忿且言虜款堅宜羈縻制之毋絕不聽陝督臣曾銑謂虜巢套中近塞下不驅之邊患不休銑欲復套料兵實具方略疏請大學士夏言主其議 上業報許而大學士嚴嵩素與言相軋思有以中乃乘間訐言受銑金妄議興師開邊釁貽社稷憂故帥仇鸞嘗以貪暴為銑劾繫獄嵩啖之疏銑諸不法狀 上大怒逮銑誅之并誅言自銑死後無敢言復套事矣二十七年秋虜入大同塞萬達策虜趨鎮安堡使總兵趙卿駐馬虜佯攻獨石卿

達制　兵走獨石虜遂踰長安嶺掠隆永得利去詔罷卿　萬達俸二秩明年春虜犯宣府滴水崖萬達先諜知之乃檄大同總兵周尚文曰虜且東二鎮相援制也其以兵趨滴水失期者罪無赦又虞尚文不時至則具疏請尚文得旨介而馳未至裨將董暘江瀚力戰死亡其軍尚文遇虜曹家庄大戰敗之虜恃衆不退益治兵攻圍三日萬達計曰戰久矣兵必疲不援尚文是棄師也率衆鼓行前虜走出塞已復寇拒墻堡尚文以車兵敗卻之尚文卒張達代萬達已還隨憂歸郭宗臯代明年夏虜入大同塞達禦之虜為三覆待我達恃勇不戒中伏力戰死副總兵林椿援達亦死達椿皆驍勇敢戰邊人惜之事聞逮宗臯等罰治有差以仇鸞帥大同其秋虜至鎮鸞使其黨時義賄虜令東寇薊薊山外界虜恃三衛潘馬至是三衛反導虜深入至古北口詔發京邊兵數萬守要害邊兵發虎符遠不時會京兵烏合不任戰虜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悉力禦之稍卻虜分騎間道出師後我兵大潰虜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無筭游騎至通州京師震恐集諸營兵壯者出邊敗死悉老弱不過五六萬而諸内使廝徒負養在其中矣倉卒從武庫索甲仗武庫奄不時發久之未能軍兵部尚書丁汝夔始以聞　上大驚詔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傅督九門門各守以文武大臣集武舉千人隸焉别募良家子蒼頭義軍垂四萬登陴咸寧侯鸞保定巡撫楊守謙俱以兵至諸勤王兵先後至　上内視稍彊拜鸞為平虜大將軍諸道悉屬進守謙兵部侍郎督師釋故叅將戴綸歐陽安等繫令從軍自效虜至通州阻白河御史王忬先已悉收舟楫不得渡越數日乃西薄都城獲奄楊增等令持書來曰

四夷考卷之七

福清葉向高進卿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檇李高承埏寓公　校

踰月虜大舉寇宣府總兵張俊分遣諸將禦之皆為虜所圍俊疾救解遊擊將軍張雄穆榮敗沒士死傷數千失亡人畜無筭復命苗逵朱暉史琳出禦虜都督李俊神英都指揮陳雄張澄佐之皆無功言官劾暉等老師費財徵還其冬虜入鎮夷所指揮劉經死之復自花馬池毀垣入掠隆德静寧會寧諸處再旬乃退關中大震陝四巡撫楊一清疏言諸將觀望莫相救致虜深入多殺傷宜擇大臣節制諸路令乃可行詔以一清為總制時正德元年春也一清條上修邊諸事行之會逆瑾竊柄輔臣李東陽相繼逐一清旋亦致仕去諸奄四出稱守備監軍暴螫行間邊事益困矣三年春虜近塞下命兵部侍郎文貴開府督師貴所請度支金錢巨萬名修邊費然半輸瑾所虜殺掠男婦數千雜畜器械倍之莫誰何明年夏命工部尚書才寛節制延寧甘肅諸軍貴專督宣大其秋虜伏大衆於延綏塞下遣輕騎攻新興堡副總兵侯勳禦之伏起被圍會救至虜解去喪馬二千七百餘匹殺傷略當寛以捷聞其冬虜入花馬池寛禦之敗死總兵馬昂與別酋亦孛來戰于木瓜山諸處頗有斬獲其年亦不剌入西海亦不剌者小王子丞相也小王子與火篩雖殺火篩死復以他事怒亦不剌欲殺之亦不剌懼擁萬衆掠涼州攻破安定王等族奪其誥印諸番苦之西海自是始有虜別部阿爾秃斯與亦不剌合日與小王

子尋兵敗則掠邊破堡寨五十餘殺兵民千餘雜畜糧械失亡無算守臣輒以捷聞七年秋遣人至肅州求邊地住牧且請婚哈密議欲遂招之以扞虜不果明年夏再來請甘肅巡撫張翼啗以金帛令遠徙虜遂掠烏思藏據之轉掠松潘洮岷無寧歲小王子復屢入宣大塞殺掠慘于西陲守將潘浩等不能禦罰治有差八年夏五萬騎由大同入犯寧武倒馬諸關山西守臣請調它鎮兵戍大同者還守關兵部議寧武二關所以蔽山西而大同所以蔽寧武也若專守寧武是自撤藩籬非計大同兵宜無動而別調內地兵戍寧武從之以咸寧侯仇鉞總兵禦虜鉞至大同屬虜寇萬全衛與戰於沙河失亡多以捷聞未幾奏虜退召還明年秋小王子入宣大塞別部自懷安入順聖川遊擊張勛守備田琦廉彪戰死總制都御史叢蘭告急詔命張永督宣大延綏兵都督白玉爲大將軍協蘭禦虜他將皆屬分遣撫寧侯朱麟等守古北口及紫荊諸關永等多挾從人請乞頃未出國門已費度支金錢十餘萬卒無功蘭玉與虜戰于平虜城南潛置毒飯田間如農家餉虜食之多死明年秋十萬騎入固原塞明年夏入大同塞詔都督劉暉侍郎丁鳳率師禦之虜突入白羊口大掠而去未幾復以七萬騎分道入總兵潘浩與戰于賈家灣敗績都指揮朱春指揮王唐戰死浩再戰再敗虜遂犯宣府殺掠無算浩奪三官諸將罰治有差十二年秋五萬騎入大同塞屬天子以遊幸至陽和親部署諸將禦虜總兵王勛等遇虜於應州爲所圍　上督兵援之衆殊死戰虜稍卻會暮休營明日虜來攻自辰至酉戰百餘合虜引而西追至平虜朔州會大風黑霧晝晦　上乃還是役也獲虜首十六級我軍

之遊騎至應朔諸州旋解去亂亦隨定是時小王子最富强控弦十餘萬多畜黃金犀毗稍厭
兵其連歲深入蹂西北邊皆其別部酋曰吉囊曰俺答二酋亦元裔于小王子為從父行其大
父曰攴顏哈有十一子次曰賽那剌有七子長吉囊次俺答皆雄黠善兵吉囊壁河套名襖兒
都司直關中俺答壁豐州灘直代雲中吉囊俺答各九子子各萬騎其弟老把都亦數萬騎壁
張家口諸邑從百十皆有分地率盜邊自肥日益强盛名尊小王子不受其約束小王子亦從
壁東方直薊遼號曰土蠻異種黃毛者兇悍不能別死生衆少於三部虜或時深入黃毛輒從
後掠儌取子女玉帛虜苦之因合兵急擊大破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專事我十三年春入延
綏秋入花馬池掠固原殘安定會寧二縣總兵王效副總兵梁震禦之斬首二百餘級虜東犯
大同十五年秋復入延綏總督劉天和督諸將禦之斬首百餘級明年春入甘州大掠已分掠
東西諸塞無寧日每入大率十萬少亦數千諸將莫能禦獨大同總兵梁震數以家丁刼虜有
功虜畏之震死家丁多走降虜十八年秋虜寇宣府逮總兵江桓下詔獄明年春入延綏奪總
兵周尚文俸其秋大掠宣府至蔚州堡寨盡破總兵白爵遇虜于水泉兒大敗副總兵雲冒再
遇馬連堡又敗留兩月乃退巡撫楚書以捷聞西虜復掠固原會大雨道濘虜騎困弓矢盡膠
劉天和與戰大獲殺吉囊子小十王捷聞　上喜甚天和及諸將周尚文等皆增秩并錄輔臣
本兵功諸賞賚甚渥明年秋虜遣使石天爵款大同塞巡撫史道以聞詔郤之以樊繼祖督宣
大山西三鎮兵抗虜翟鵬督餉兼督畿南兵為援虜不得請遂大舉內犯吉囊先由白泉口長

予我幣。通我貢。即解圍。不者歲一虔而郭時　天子坐西齋宮。望烽火四起。憂之。無所出。召大學士嵩。禮部尚書階。問虜事。嵩言此掠食賊。不足憂。階言宜以計緩虜。令出塞待命。乃款。如此往復。冀少遲。我兵集。虜可破也。　上命集廷議。廷臣相視莫敢發。司業趙貞吉抗聲言北虜無狀。至震動勾城。柰何為城下盟。第錄故帥周尚文功。出沈束于獄。捐帑金百萬。以百金易一虜。不效。貞吉受其咎。時束以理尚文功得逮。故也。檢討毛起言虜近。姑許之而後寒之。若何。貞吉怒。衆叱之。　上聞壯貞吉。擢左諭德兼監察御史。稱詔齎五萬金勞行營將士。大將軍鸞計難。貞吉拒不受。益縱部士薙髮冒虜。掠村落。有司捕獲不敢法。疏請。上念大同卒首勤王。即有罪以迫飢困置勿問。第付鸞自治。兵部遂下令勿捕。有捕至反笞捕者。卒愈益驕。患甚于虜。衆籍籍歸怨汝夔矣。汝夔顧語諸將。虜方盛。未易得志。計無如守。諸將畏虜。諉言汝夔禁不敢發。語浸上聞。而守謙亦恐戰未必利。少挫。且張虜。約勒部士毋輕動。虜縱掠近郊。至西山中貴人園宅別業。多焚蕩。環泣。　上前。謂汝夔守謙右虜左士。使異類縱橫殘神鄉。　上震怒。逮二人下獄。戶部尚書李士翔坐徵發不給。褫職冠服視事。虜剽得子女金帛無筭。意欲滿。乃循諸陵而北。倘佯去。欲奪白羊口。大將軍鸞以十萬衆尾虜。不敢擊。卒與遇。潰。鸞幾為虜擒。裨將戴綸徐仁力戰乃免。虜東循潮河川由古北口出。諸將斬遺稚弱八十餘級。詐增鹵獲稱飲至。汝夔守謙竟坐誅。貞吉亦以報命失　上意杖謫。詔鸞督京營兵。鸞議京營兵脆不習戰。請徵諸邊銳士集京師為重兵。部議是。撤垣墻敞堂舆。非策。卒從鸞議。鸞意氣日盛。擅自議語。署置所上疏

即報可。不下部。尚書王邦瑞力爭不可。 祖宗無是法。毋啟跋扈端。不聽。邦瑞尋罷去。虜既歸會疫病人畜多死。所掠皆歸部落。稍中悔。大將軍鸞懼虜且復至。陰使人諷以開市。其冬俺荅遂上書求貢。明年春。使子脫脫詣塞下申請。督臣蘇祐以聞。下廷議。咸言邊事陵遲甚矣。姑從虜以紓吾邊。且永樂成化間。嘗許女直三衛市。何靳于虜。詔給金十萬易布幣。開市五堡。漸及延寧。以侍郎史道經略其事。兵部郎中楊繼盛力條其不可。大槩謂虜踐蹦我 八陵。虔劉我赤子。不能報而反與市。損威重長寇仇甚矣。今之為謬說者。不過曰吾外假馬市羈縻虜。而內得自寬修武備。夫虜至逆也。至無饜也。人心憤之矣。不及時激厲其氣用之。而和以自弛。使邊人媮好衣美食。忘其憤而懈于戰。將愈隳。豪傑效用之心何。備之能修。往者邊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矣。是開百姓不靖之漸也。又不過曰得馬以資吾軍。不知既已和矣。馬焉用之。且虜安肯捐其善馬以予我。我歲糜數十萬而無所償于虜。一不如意。彼必敗盟以失信責我。釁端百出。此其害廷臣皆知之。而莫敢言。惟陛下獨斷。 上雅不欲市。而方嚮用大將軍鸞鸞持市議堅。相嵩唯唯而已。 上不能奪。乃下繼盛吏。謫去。五月馬市成。虜奉約頗謹。我叛人蕭芹等。素導虜謀中國。不利虜款。欲敗之。謂俺荅曰。中國毒水上流。伏甲市傍。若幾殆。俺荅因心疑其左右。復受芹賂。為言芹有異術。能使城自頹。愈益動。市畢。潛犯左衛。并使其黨為內應會謀洩。引還。史道遣人讓虜。虜內媿。因以千騎隨芹入試其術。不效。遂執以與我論功。道進尚書。鸞為太子太傳。道復為虜請以牛羊易粟。廷臣多謂虜欲無厭。不宜聽。督臣蘇祐疏言一牛數

庚一羊數釜米如珠而牛羊如山竭虜不能厭也虜無親而貪寒盟其心耳市虜以安邊也朝市暮掠何危如之必勿許詔從祐議詔道還其冬大入邊殺掠邊臣詰之漫應曰此貧虜掠食耳我不能禁即中國能禁民勿盜耶已復請市弘賜堡御史李逢時以非期拒卻之俺答恚益縱掠別酋把都兒辛愛破遼東新興堡殺指揮姚大漢等指揮王相以所部兵四百遏虜千戶葉廷瑞佐之戰俱力相死廷瑞重傷虜引去議者咸咎馬市非計鸞內恐因請邊塞毋扼虜縱其深入內外合擊之破必矣兵部謂深入則蹂我畿輔縱能破虜其傷實多鸞議絀復請率兵出塞捕虜　上不許然鸞實中怯無意行特恃寵嚜咤以虛聲聳朝廷三十一年秋鸞病死都督陸炳暴其奸詔剖棺尸諸市籍其家悉罷諸邊馬市吏言者死三十二年春虜入大同口參將史略死之又入青邊口副總兵郭都死之遊擊孫邦丁碧力戰卻虜已又入延綏塞副總兵李梅死之其秋俺答把都兒自大同入徑趨紫荊急攻插箭浮圖等峪遊擊陳鳳朱玉率寧夏固原兵來援虜卻鳳玉追之過浮圖守者請犒師鳳玉曰毋緩賊吾旋軍享之及虜於三家村大戰竟日虜敗走未幾小王子入宣府塞抵赤城大掠而去俺答犯山西巡撫趙時春禦之諜言虜有遊騎二十去此兩舍可擒也時春擐甲欲馳總兵李淶爭不聽遂前伏兵起淶與子松及參將馮恩等皆戰死時春走免三十三年夏虜犯大同左衛總兵岳懋戰死逮總督蘇祐黜為民其秋數萬騎入薊州塞總督楊博募死士擊之三十四年春犯馬蘭峪參將趙傾葵等戰死總兵周益昌來援虜退其夏入青邊口參將李光啟戰敗虜執以索贖光啟罵虜死其秋大

寇犯宣大山西參將丁碧力戰死參將馬芳以家丁夜劫虜逐出塞三十五年夏入宣府塞遊擊張紘戰死軍盡沒其冬小王子及打來孫以十萬騎入遼東塞總兵殷尚質戰死亡卒千人奪總督王忬巡撫蘇志皋俸是年誅叛人張邦奇呂仲佑邦奇衛舍人與丘富周原趙全李自馨等皆以白蓮教捕急先後叛入虜虜居之豐州號板升板升華言屋也富最用事日夜教虜治攻具懇田積粟收知略士與謀我邊民黠知書者踵歸虜俺答令富試之能者統衆騎不則給甌脫地令事鉏耨御史李鳳毛言虜累入犯謀由富等乞命副使楊順計獲詔給順萬金毋問出入下令擒斬俺答諸酋予萬金爵伯擒斬丘富周原三百金授三品武階副總兵田世威密遣富故人王動及第浩入虜招富降大同人孫廷美亦陷虜與浩共說富富問儒生計安國留與歸孰便安國曰公華人也乃為犬羊用乎今官家方急公宜亟歸取功名毋失邦奇謂富曰中國購若歸且遺之禽富怒令邦奇與浩質邦奇罵浩若賣丘公與中國耳富怒殺廷美浩約呂仲佑內應攻大同動逃歸謀復弟讎適邦奇挾虜騎至邊索所藏倭刀識書伏甲執之并得呂仲佑姦狀俱伏法論功陞賞督撫諸臣官計安國為鎮撫厚恤浩廷美家三十六年春把都兒以六萬騎入流河口副總兵蔣承勳乘塞力戰死之西虜犯延綏副總兵陳鳳及其子守義俱力戰死之其夏俺答入宣府塞殺參將祁勉等冬大掠大同塞俺答子辛愛妾桃松寨者以私通部目蠻帶蠻帶懼誅來奔辛愛大恚縱騎索諸邊總督楊順懼議遣還或曰無爾也我失丘富而彼得蠻帶沮降且辱國順竟私與之辛愛磔以狗虜自是益輕我大攻圍右衛數月不

王之誥聞變率六千騎抵雁門檄大同總兵孫吳入援吳與山西總兵申維岳俱逗留不進虜薄石州攻陷之殺知州王亮屠男婦幾盡進攻汾州趙全遣閒為内應州人獲之得先為備虜攻八晝夜不能克遂分掠文水交城平陽介休閒所殺虜男婦復數萬計邑里為墟時黄台吉以偏師駐宣府塞下綴我兵之誥奉詔還懷來護陵寢巡撫王繼洛駐代州不敢出虜留内地挾三旬無與抗者值雨潦半亡其騎乃還延出塞去事聞詔逮維岳世威論死繼洛謫戍邊吳落職之誥罷去其月三衛酋董忽力勾土蠻入薊州塞大蹂昌黎撫寧樂亭盧龍閒京師為震總兵李世忠避虜不敢擊壁李家莊虜圍之援至乃解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檄諸將追虜會大霧虜迷失道墮棒槌崖中崖深十餘丈積尸為滿後騎踐之而過諸將張臣等詗知爭趨至割虜首報功世忠乃濫及平民為言者所劾詔謫世忠戍罷燾放隨卿歸里臣等以鹵獲有驗晉二級明年春　上詣山陵顧瞻塞下念薊急以譚綸督薊戚繼光總兵綸與繼光皆嘗用南兵破倭相與計薊兵屢衄後有朝氣而無暮氣不足賴宜用南兵益名募至三萬令卒治塞垣夾垣為臺高數丈矢石相及環薊而臺者三千垣周二千餘里虜自是避不敢深入薊三年冬西虜吉能率精騎西掠熟番靈藏等族留餘衆套中寧夏總兵雷龍等襲擊之斬首虜百餘四年夏俺答大舉犯平虜參將張剛幣賄虜使移攻威遠總督陳其學率諸將馬芳等與戰漢虜相紛挐殺傷大當虜退剛下吏其學去王崇古代其秋虜入遼東塞至錦州總兵王治道自山海關馳至欲出戰巡撫李秋曰千里趨利兵家所忌將軍且休矣治道不聽促叅將郎得功先

解右衛地斗入虜南一面通川虜分騎塞道衛大困故將尚表以轉餉圭遮虜不得歸極力城守虜不能克議者欲棄右衛予虜　上問大學士嵩嵩意欲棄之而難于言乃對尚書　許論習塞事請問論論阿嵩極言衛難守搖　上意　上益發兵援三十七年四月兵大集虜解去其冬土蠻犯界嶺口馬芳拒卻之三十八年春元良哈導虜由潘家口入大掠近畿詔逮總兵歐陽安論死切責王忬忬恐稱疾為相嵩搆誅復使楊博督薊博經略頗有緒名歸其年俺答由鎮羌入西海留老弱豐州大同總兵劉　謀乘閒攻板升拔叛黨乃使部將王孟夏等以三千人先趨自以重兵繼之斬獲百餘縱火焚其居而不得丘富等其後富以掠邊中流矢死四十一年秋虜寇遼東塞總兵楊照率兵襲之敗死明年冬虜大舉由墻子嶺入大掠順義三河諸將孫臏趙溱俱敗死胡鎮拔柵走京師戒嚴　上怒逮督臣楊選誅之虜留旬日引去四十四年冬黃台吉突入洗馬林把總江汝棟伏銃卒二百搏之幾獲以救至脫去明年　肅皇帝崩當　帝世虜諸部獨俺答強黃台吉其子也尤剽悍嘗勸其父毋臣土蠻土蠻伐之不能克遂與連和亦不剌阿爾禿廝始雖通匿西海為甘涼患然猶與虜角其後亦折而入於虜塞東西岌岌憂之帝嚴明慮軫邊計一不當輒執戮行閒大吏嘗亦與虜市未浹歲絕之而邊臣顧私賄虜相與為欺徹邊大圮隆慶元年秋趙全說俺答寇山西曰晉兵弱石隰閒多肥羊良鐵可致也彼藉宣雲為救遠來罷安能抗我俺答乃分六萬騎四道竝入入井坪入朔州入老營入偏頭關卒皆悍勇邊軍遇之披靡副總兵田世威嬰城自守遊擊方振出戰敗入壁創甚總督

進治道繼之虜伏起兩將皆沒敗書至 上方憂虜而大同報虜酋把漢那吉來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孤鞠于俺答妻一克哈屯所長而還俺答愛之為娶兔慎部女曰大成比妓那吉又自聘兔扯金女未及婚會俺答有外孫女已聘襖兒都司矣俺答聞其美自取之號曰三娘子襖兒都司怒且治兵相攻俺答懼奪那吉所聘女與之那吉恚恨攜其妻及其乳母之夫阿力哥等扣敗胡堡求入總督王崇古大同巡撫方逢時相與計此奇貨可居吾豐館餼飾輿馬予官爵尊顯之以示虜令俺答而急之則因與為構令縶板升諸逆以贖其孫不聽則脅誅那吉以牽沮其氣即不然因而撫納如漢匈奴質子事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而黃台吉立我以一屠耆谷蠡秩秩那吉勢必爭兩族相持我因按兵稱助推亡固存那吉懷德黃台吉畏威安邊之大略也若循故事置海濱彼一窮胡雛何足重輕且恐失意颺去非計因具以其章上聞詔授那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户御史葉夢熊疏爭之謫去時俺答方掠西番得報疾馳歸約諸部稱兵入塞索那吉趙全益教虜必困我那吉乃出一克哈屯聞全謀哭罵俺答曰耄悖不謚死信漢叛兒反覆乃欲浸漢漢士馬強安能必得志是速殺吾孫也俺答乃擯全遣人來祈請崇古故不令見那吉引虜使登門閣騶從導那吉過其下使者訝此那吉耶胡為乎漢威儀耶諦視之果那吉也大喜歸報俺答崇古因使使與俱說俺答曰趙全諸叛逆天下之惡一也惡于中國而保于爾何利蒲受而甘心不則勿復望那吉矣俺答始意中國恚其歲犯邊必殺那吉及聞無恙則大喜敬謝使者太師全吾孫我何敢藏叛虜

稱我尊官為太師也復使使來定約因請稱臣貢方物開市崇古為聞請朝未報屬黃台吉以萬騎趨大同崇古質責其使曰與我好而掠我何也使謝曰彼未及聞耳無他端因還語俺答馳名黃台吉黃台吉喜出張家口宣鎮兵斷其歸路虜前部欲戰黃台吉曰戰則敗約我無辭于太師整兵而西出拒門堡俺答隨收捕趙全李自馨劉四呂老祖諸逆梏以獻周元聞變服毒死始全與丘富俱坍虜富死全益重虜初入塞止盜村落不敢入城堡全教虜左右疏計課校人畜益習攻取圍困掩襲事諸鎮疲于奔命矣全有衆萬人騎五萬牛羊稱是自馨及元差減最下者亦千騎俺答每欲盜邊先置酒全家計定乃行全為俺答建九楹殿奉居之尊為帝會大風飄棟瓦殺數人俺答懼不敢居而全等各建堡治第擬于王者陷石時州全計曰自此塞雁門扼居庸據雲中上谷效石晉故事南北之勢成矣朝廷屢購之不能得至是乃伏法全未至時已詔那吉歸俺答迎之河上祖孫嗚嗚相勞苦曰帝天也覆露我使使入謝申請貢市崇古為奏虜款堅宜聽且乞詔邊臣毋燒荒搗巢生虜釁下廷議兵部尚書郭乾言虜方求款即要我以不燒荒不搗巢他日者若要我以不乘塞不設備其將如何宜更議毋遽許廷臣咸言市虜　先帝所禁柰何弛之崇古言　先帝時虜方張又勾自逆鸞故盟易寒今虜實仰我搏顙待命何慮何嫌而絕之歟且國初嘗王和寧王順寧矣弘治間小王子三歲三貢矣是之不遵而徒藉口于　先帝何也因條為八議以進廷臣言利者十三言害者十七相持不決大學士高拱張居正力言崇古議是請于　上報可五年三月封俺答為順義王昆都力哈及黃

台吉為都督同知把漢那吉為指揮使賓兔台吉等十八人為指揮同知那木台吉等十九人為指揮僉事打兒漢台吉等十八人為正千戶阿拜台吉等十二人為副千戶恰台古吉等二人為百戶昆都力哈即老把都也賜勑安答曰我 祖宗受命御宇內外率育朕纘承丕替頃因爾孫來歸特命邊臣護視以禮遣還爾懷戢朕恩稱臣奉貢俘獻叛逆悃誠用章朕遠稽前代近覽本朝款塞稱藩厥有舊典用是錫爾王封并及子姪部落皆有常秩爾當堅守臣節約束爾衆毋為邊患朕亦勑邊吏同好棄惡爾毋食盟自干天罰俺答率所部受詔甚恭使使貢馬謝百官班賀兵部下市令貢馬不過五百匹簡上駟三十進御夷使不過百五十人設槀街于邊城無令入都市期自二月至四月為率大同于左衛威虜堡宣府于萬全右衛山西于水泉營俺答以威虜無水改市得勝堡黃台吉與父不相能欲自別異市新平堡市物虜以馬雜畜皮毛我以金銀絲繒諸貨官市畢聽民市是年九月報市成凡得馬七千餘匹官給值六萬緡賞賜酒肉布帛費四千緡西虜吉能等復請市詔予吉能市紅山墩切盡着力二酋市寧夏清水營始俺答受封時切盡等在營語使者曰我西陲之酋也 帝何遺澤焉崇古令使者好語曰若無虞陝西太師行為若請矣既而總督王之誥議令數歲不盜邊乃許崇古言吉能與俺答叔侄勢相依倚許俺答而不許吉能俺答必陰呼吉能市貢吉能亦必陰誘俺答窺秦彼兩利也市晉則物力不給窺秦則關隴驛騷我兩害也將旦夕生患安能數歲之誥議非是之誥去戴才代才 上言陝西市諸番歲久不可令虜雜其閒延寧二鎮雖迫虜然法令嚴無寸帛闌

出者奈何自弛禁使虜生心無已則令東市三鎮示覊縻　上詔議才而封吉能為都督同知部酋四十九人授指揮千百戶有差卒許市方三鎮市畢虜更乞月一市崇古為請不許明年春老把都吉能相繼死俺答表言欲歸心佛教請金書經及剌麻僧詔給遣之已復以四事請給順義王印封諸蹐市鐵鍋聽虜使入京崇古皆言宜許兵部議既予封矣其何靳于方寸之印予之當鐵鍋宜勿予即予予銅毋予鐵使者毋聽入止而饗之邊諸蹐稍給財物毋輕予官從之俺答機變械飾身赴市場凜凜遵約陰令其子弟躑躅邀索因而調停示德黃台吉市每後期部下卒時掠我民復刼車夷華固等東徙華固者不知其所從來嘉靖間始流居宣府塞下而先是有史夷者亦以黃台吉暴虐自拔歸御史劉良弼言二夷雜處為我外藩車夷既刼則史夷之勢自孤史夷復去則北路之藩盡撤中國制馭不可不謹詔俺答歸車夷自俺答款後塞下稍寧邊臣皆論功受賞大學士拱上疏言夷性如禽獸然順其欲則搖尾乞憐違其願則狂顧反噬非可以禮樂馴法度約者也當先帝時虜遣使求貢不過貪賞賜關市之利耳而邊臣倉卒不知為謀當事之臣憚于主計斬使絕之致挑虜釁自是大舉內犯直抵京畿三十餘年迄無寧日使邊民肝腦塗地膏腴棄而不耕屯鹽廢壞豈惟邊事不支而帑儲竭于供億士馬罷于調遣中原亦且敝矣此則往事失計之明驗也天佑國家胡雛委命朝廷處置得宜虜遂感恩請貢斯實天以安攘之機授我于是因而受之名順義美較之往歲呼關要索相去千萬九夷八蠻聞風慕義孰不向化威靈所被南洽北暢此亦千古之一時已然臣等所為深

謀遠圖則不在是昔　先帝嘗切宵旰之憂下詔修塞者屢矣然財力俱傷迄無成效者非徒奉行不力之過也實以虜擾應接不暇尺寸未成而尋丈已壞矣今虜效順受封九塞晏然出國家什一之富以收胡馬之利招中國携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沈幾密畫次第舉行即虜或背成而我歲有歲功月有月效十年無事常勝在我矣則和可戰可寓戰于守寓守于戰亦可此則邊臣所當加之意者也如昧制馭之權宜苟一時寧謐遂爾偷安卒然有變何以應之則其患又自今日始矣臣請三歲遣近臣視塞以八事殿最邊吏積餉修險練卒鍛甲督屯理鹽養馬招降皆以數課計治其功罪績最者同斬虜廢壞者做失機上嘉納馬至其後奉行鮮實虜亦浸驕不如約市直日增至歲糜金錢數十萬緡巡撫王象乾力為裁節邊乃甦亙刺自正德後稀往來嘗與虜戰殺其酋虜部每西行輒以復讎亙刺為名大蠶食諸番西北苦之而東虜土蠻數入遼東李成梁守遼東以功封寧遠伯

論曰北狄之盛至勝國極矣不有大聖人興孰為驅除觀我　大祖之命將徂征神謨獨運元侯樹屏九塞周防信禦戎之上策也永樂之世大鉞親麾王庭屢蹶至使內帑竭于軍興遺亏隳于朔野夫寧好戰蓋懲臚胊之衂深謀燕翼故勤萬乘勞士馬而不悔耳威靈震被再世晏如爰及正統凶燄復張加以行人失辭戎心無厭渝盟犯順輅馬震驚苟非社稷有靈夷庚旋復禍患之興曷云其極跡所由來固款貢為之階也是以　景皇深懲往事杜塞釁萌行李罕入其疆聘覲不報其使綢繆補葺上下協心虜亦叛亂相尋鳴亏內競彼紛我睦邊部雖或小

虜而國威幾再振矣其後千撫弛警自撤藩籬東勝朔方棄爲豺虎引寇屬垣邊城晝閉威寧一戰虜胆稍寒而根結既深蕩除未易揚塵飲馬羽檄交騰　孝皇赫怒興思犂庭之烈顧問公卿張皇撻伐事雖不行夫庸非仁者之勇歟正嘉之際黠酋暴興族類蕃滋近世未有曾銑發憤建謀欲傾其巢穴還我舊疆而帷幄搆爭蕭墻生釁伊吾之劍未鳴而身首異處矣豈不痛哉虜既得志益肆憑陵鳴鏑天都徹烽大內師中之寄委于匪人騎士材官雲蒸霧集而不敢以一矢加遺虜氛日惡厥有由然　穆皇初歲虔劉汾石幾無孑遺屬天厭亂孽虜扣關遂緣舐犢之思用蠲放麑之德桑椹既食好音是懷馴異類于壇坫拯氓隸于干戈亦云盛矣而玩愒寖生軍實耗墜迎佛祿番狡謀百出金錢內盡藩籬外撤故識者憂之夫關市之費省于轉輸款塞之稱美于和戎琛幣之交安于鋒鏑此邊臣之所禱祀而求也然而尋得失于累朝考虜情之終始乍臣乍叛不可爲常故　二祖驅之于前　列聖絕之于後雖間或慕義貢獻不卻其誠而安攘之大猷在彼不在此矣夫順者逆之機也安者危之伏也易云喪牛于易詩云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六經之治貴于未亂可不謹哉

四夷考卷之七終

四夷考卷之八

福清葉向高進卿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檇李高承埏寓公　校

鹽政考

國家之制鹽政也蓋邊政也鹽政修而邊政興之修也鹽政弊而邊政興之弊也其故何也國初召商于塞下輸粟餉邊給之鹽引一引而粟二斗五升耳無重糈之費也所司無留行食祿之家毋侵利一切奏請無私予無傍奪之孔也竈戶給以攤場艸蕩每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有私鬻違禁者死無漬漏之奸也故鹽政修也塞下之地盡墾而為田坻京露積士飽馬騰無捐腹之憂也邊郡既實內地益充民得甘其食美其衣老死不聞徵發無轉輸之苦也屯堡星聯兵農雲集耕夫得安于力作而胡馬不窺于長城無蹂躪之擾也故邊政修也鹽政之弊也則有存積常股之害興常股七分以為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賈開中越次放支是法以罔利弊也則又有折銀之害興商輸之運司運司輸之度支度支輸之邊內帑苦于供億沃壤化為蒿萊急目前之羨餘忘百世之長利是法以見小弊也則又有奏討占窩之害興勳戚權倖夤緣請乞名曰餘鹽恣行夾帶但憑城社無敢譏訶是法以私竇弊也則又有增價之害興成化間折銀三錢五分耳正德間則四錢五分嘉靖間則七錢官有羨征商無溢入是法以重課弊也則又有衙門要索之害興商登籍于戶曹趨而給引于南戶曹又趨而受鹽于

運司又趨而至于行鹽之地往來馳逐動經旬歲奸徒憑其翕張墨胥視為囊橐然且有罰之金贖之鍰關節之苞苴操踰束濕利盡吹毛是法以侵削弊也則又有守支之害興程期累次魚貫積薪沒身無及妻子代支資斧竭于餱糧錢神疲于公府是法以留難弊也更此數弊商困極矣乃竈之病也則又有總催之害興攤場艸蕩半為并兼賑濟官銀全被乾沒分産凋零傭奴　役是法以豪强弊也則又有賠累之害興鹽　入官兩水消鎔督償日急鞭扑無聊流亡轉徙乞貸為生是法以操切弊也嗟夫管仲佐霸吳濞竊雄弘羊心計劉晏轉輸鹽之為利從來久矣國初經制遠邁前籌乃在今日潰決萬端商竈兩病頃邊事又告急矣膏脂既竭輸輓日艱督餉文移填委于司農之府當事咄咄計無復之茲非所謂鹽政弊而邊政俱弊之明驗歟窒鑄導流以濟緩急則其說可稽已減額課也省搭配也早掣支也絕請乞也清場蕩也給工本也寬私禁也乃其要在處置餘鹽也餘鹽溢而私販多矣私販多而正課阻矣正課阻而國用虧矣縱之則病商操之則病竈操縱兩失其宜則亡命之輩潛山泛海之徒得陰持其柄以為市今淮揚之間高牙大檣横行出沒關吏不敢譏而有司不得詰者皆私販之奸人也無事則竊利權有事則為亂階是寧可不杜其源而防其漸哉故先臣丘濬欲行給牢盆法而霍韜欲復國初鈔法凡皆以收餘鹽之利而塞扞網之端操是說而推廣之要以存竭澤之慮寧稍通融于商竈嚴呑舟之禁毋輕假借于奸徒使利行若流商至如歸無倍征有溢賦不亦今日資鹽策便國家之長計哉若夫搆求立法之本意修明已試之舊章復飛輓廣屯田塞下

餘紅腐之饒度支省轉餉之苦鹽政邊政兩利而俱存則有　二祖之功令在又何論于區區補偏救弊之勞也

屯政考

屯政者曰　高皇帝元年令諸軍屯種龍江始也其行於九邊自宋訥獻守邊策立法屯布始也當其時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僅僅備識察外悉令屯田人受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半贍其人半給官俸并城操之軍其區畫何甚詳也　文皇帝納黃福之請至欲廣屯於遼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且令各荒屯曠土能自開墾悉蠲其賦而寧夏總兵何福以積穀獨多下璽書褒諭其激揚何甚至也　列聖相承遵而不廢宣德中屯法大行頻歲豐登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於是令戶部灌輸貿糴多至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而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屯堡七百餘所其收利何甚博也蓋國家所以強本實邊禦虜安民酌成周寓農之規鑒近代養兵之弊管仲讓其善晁錯屈其筭而趙充國諸葛亮羊祜郭元振韓重華諸人遜其功敵法至善也其後奉行不善屯種軍餘苦于賠補相繼逃亡田畝日荒而九邊供輸之費遂以大困惟時心計之士碩畫之臣相與持籌布策講求修復為國家建無疆之利而竟因循廢格日以滋壞及嘉隆以來累清屯田雖時盈時耗而較其見存之數大約損故額十之六七矣蓋在洪永間遼東屯糧以石計者七十萬今十七萬甘肅六十萬今十三萬寧夏十八萬今十四萬九千延綏六萬

今五萬薊州十一萬今僅視延綏山西計其初當亦不下十萬今得二萬八千有奇是何盈縮相去若此甚也愚嘗考求其廢徹之由可爲振舉者四而其可以徐議未可卒圖者一 祖宗時屯田諸軍給與牛具種子優恤甚至且不許他役妨其農務其後邊事漸興多抽屯軍補伍于是屯種之人失其本業而田遂就蕪此可爲振舉者一也 祖宗時沿邊曠土盡以給軍間有肥瘠不同則令視其歲收之數而考較之謂之樣田其後貪漁將領多私其腴區而移磽瘠于軍士低昂竄易糧益不均重以豪右侵奪而農事益弛矣此可爲振舉者二也 祖宗時武備修飭各邊多築城堡且耕且守得以爲備故人皆自完而不虞虜其後邊險稍失城堡多湮胡騎縱横出沒擾我禾稼即欲力耕厚積徒爲虜外府耳此可爲振舉者三也 祖宗時賞罰嚴明政不媮窳管屯之官皆覈所積之多寡而定其殿最故人人自勵其後玩愒成風上下相承以管屯爲職者優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督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踵弊襲偷恬不知怪屯政之廢又何惑乎此可爲振舉者四也若其利病得失之原則又有大於是者蓋國初鹽政修明輸粟給引賈人子以積粟爲利各自設保伍募衆督耕畚鍾盛于戈矛墩堠密于亭障軍民錯居守望相助屯田之興于斯爲盛其後納銀例開無所事粟商既散歸屯亦大廢不數年閒邊事坐困矣故今議者咸謂鹽政不修則屯政難復本本原原其說當矣顧愚以爲守法易復法難法在而復之易法亡而復之難今鹽引納銀從來已久一旦督粟于邊吾恐度支之合未下而輸輓之怨先興也兼之軍國經費半倚商緡必欲以粟易金弊且視

閒率供土木之役畚鍤是勞未嘗操戈執銳以從事于戎行弊且寸挺不持空身備伍迄于今日因仍已甚領班之將復多貪漁富者賄免貧者氣奪彼其數千里裹糧赴命流汗浹踵而不得休迺使之營不急之務應無藝之工重為其帥所苦雖使孟賁烏獲復任徵發亦安能昂首伸眉度功絜藝乎此病在班操之失制也　先皇帝時蓋亦深燭其弊上下咨嗟太息求為經遠之計而人情久弛振刷為難日復一日偷安自喜脫一旦有意外之事發于倉卒國胡以支之誠使欲改絃調瑟桑土綢繆則莫如議任將必以軍功多者猷望著者敭歷深者乃充其選而紈絝之夫勿使之建旗鼓而坐于將壇之上也又莫如議責實器械必精伍兩必備蒐簡必嚴諸游惰者法後期者法將弗恤士者法堅持而行之勿因人言不便而遂廢格也又莫如議存恤凡士番休至者毋苦以他役使得一志畢能各習其務曉然知國家所以勤勞訓誨之意而忘其跋履之難一有緩急能得其死力而後可也如是則有將有兵戎務稍舉而又時稽其充耗月程其功效使祈父之謠不興而六師之勇自倍即　二祖威靈可復振也又安在兵制之詳略哉

四夷考卷八終

衿見肘吾恐邊士之腹未充而司農之計先窘也所謂可以徐議而未可卒圖者蓋謂此也嗟夫九邊重鎮國家根本强胡跳梁日睥睨其間而空虛若此至竭天下之脂膏猶不能給主計者徒仰屋而歎是不亦可爲寒心哉今鹽法之舊雖未能盡復亦宜講求屯田之意專委大臣督以修舉今沿邊之人隨宜占墾毋問所從來但使荒蕪日闢穀價不騰不必紛紛清勘以滋厲階俟人心樂趨邊境稍戢然後廣徵吏士搜理舊章需之歲月遠收其利此皆今日之所當亟議者也夫欲內省民力外裕邊儲積豐于垣士餐于伍不煩輸輓之勞無乏軍興之備以捷虜制戎伸威固國　非屯政曷繇哉愚故略著其顛末令憂國者得以考覽焉

京營兵制考

歐陽公有云古之有天下者其興衰治亂未始不以德自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嗟夫兵之重也寧獨秦漢以來然哉蓋在周之盛時伍兩卒旅之法統于大司馬者已最爲詳備天子至躬萬乘之尊脩鞞鞈珌琫之容以從事于行間故武備日張疆埸無虞迨後畿輔削弱至不能具一旅之師以至于亡兵之重也若此矣歷漢而唐而宋代有建置然竟皆不振豈其初制固然哉積漸之弊使之也我國家置兵監酌往代二百年來京師無肘腋之虞强臣無專制之患爲謀臧矣顧兵政之設易壞難修其盛也南剿北伐威加方外而其弊也至尺籍空虛大司馬四顧張皇計無所設至厪廟堂宵旰之懷也則豈非因循耗蠹之大驗哉蓋明興制兵有五軍營五軍營變而爲三大營三大營又變而爲團營團營又弊而戎政府之名始立矣其沿革之由盛

衰之數大槩有可考焉五軍營者　高皇帝所定也籍留守等四十八衛之衆而訓練之有中軍有左哨有右哨有左掖有右掖而總之曰五軍無事則戒弓馬習技擊環衛都城有事則簡師命率分統以出事已而休制至善也　文皇帝時仍五府之舊增七十二衛又以龍旗寶纛等物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阯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是爲三大營三大營之訓練如　高皇帝時而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之軍又歲以班操至春秋番練如三大營益詳備矣洪宣之世海宇昇平兵革不試將媮士窳日以廢壞至于正統嬉恬益甚京營之兵幾不能受甲此己巳之變所由興焉于肅愍逢多難之秋深惟良策遂于三大營之中拔其驍銳分爲十營營萬人其統之之官則隊長統五十人隊官統百人把總統千人都指揮統五千人訓練之方則有八陣八陣分而爲六十四陣纖微委曲咸有條理雖未能盡如　祖宗之舊要以救弊舉廢振弱爲强斯亦有足觀者矣大抵法久則蠹人久則玩以　二祖之盡制曲防勢禁形格不三傳而遂壞其壞也以肅愍之忠勤景帝之責任日夜焦勞而僅僅得十萬之師爲國家用亦足以明兵政之易壞而難修已天順初年務反景泰之所爲遂革團營八年而復成化初再革二年而復又增爲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曰敢勇果勇效勇鼓勇曰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營萬人京兵八萬益以外兵八萬分兩班隷之期年一報代初十二營之選也其任者名曰選鋒不任者歸本營名曰老家老家固已孱弱而所謂選鋒者歲久而浸失其初供役于私門棓克于主帥上下相蒙苟歲月無事愈益脆懦斯其與老家何異也庚戌之役虜叩

郊關而無能以一矢相加遺都門晝閉烽燧燭天 肅皇帝震怒責令廷臣博謀所以強兵禦虜之略諸臣迺請復三大營改三千為神樞統以勳臣督以樞臣巡以臺臣省臣其大指俱如洪永時而規制為備上是其議著為令及今數十年矣其蠹弊之端又有甚于曩日者當 文皇帝建三大營時挽疆超距之士不下三十餘萬一損而為十萬再損而幾于無兵嘉靖雖復祖制而兵籍存者不能加團營之數又缺額者十之二三掛名投閒買差替役者又十之二三則當時亦已無兵矣況在今日而欲求抗旌揭竿射石飲羽之夫為國家用安從出乎此其故難言之矣夫將之于兵若家人父子之相屬也故必休戚相通而後能臂指相使今京營諸將非皆以才見庸素拊循士卒者也多賈人子厚金帛結中官權貴而為之請託者耳夫彼既輸財于此不得不取償于彼故有索月錢需常禮恣意誅求若以為當然而不可易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數百萬石以贍兵而兵歲出月糧之半以贍將將愈飽而兵愈飢甚有典衣鬻兒而枵腹待命者矣何以振士氣而鼓其銳乎此病在將領之侵奪也夫器不用則敝士不訓則衰今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其下操也目不識進退之節手不習擊刺之方相與趨走納喊若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已耳甚者挾無弦之弓插無羽之矢懸無鞘之刀質明而入未午而出以為故事若此耳又甚者于下操之日責追贖鍰漫無統紀又甚者豪門占役市井竄名冒支經費按牘而求其人皆不可考行伍安得而不消營陣安得而不廢乎此病在操練之寡實也 文皇帝集班操之兵蓋強本深根之大慮非以人衆飾觀為也嘉隆

閒率供土木之役畚鍤是勞未嘗操戈執鋭以從事于戎行弊且寸挺不持空身備伍迄于今日因仍已甚領班之將復多貪漁富者賄免貧者氣奪彼其數千里裹糧赴命流汗浹踵而不得休迺使之營不急之務應無藝之工重為其帥所苦雖使孟賁烏獲復任徵發亦安能昂首伸眉度功絜藝乎此病在班操之失制也　先皇帝時蓋亦深燭其弊上下咨嗟太息求為經遠之計而人情久弛振刷為難日復一日偷安自喜脫一旦有意外之事發于倉卒國胡以支之誠使欲改絃調瑟桑土綢繆則莫如議任將必以軍功多者猷望著者歷深者乃充其選而紈絝之夫勿使之建旗鼓而坐于將壇之上也又莫如議責實器械必精伍兩必備蒐簡必嚴諸游惰者法後期者法將弗恤士者法堅持而行之勿因人言不便而遂廢格也又莫如議存恤凡士番休至者毋苦以他役使得一志畢能各習其務曉然知國家所以勤勞訓誨之意而忘其跋履之難一有緩急能得其死力而後可也如是則有將有兵戎務稍舉而又時稽其充耗月程其功效使祈父之謡不興而六師之勇自倍即　二祖威靈可復振也又安在兵制之詳略哉

四夷考卷八終